

- 3/ 《大乘成业论导读》
- 4/ 《解深密经导读》
- 5/ 《阿弥陀经导读》
- 6/ 《唯识三十颂导读》
- 7/ 《唯识二十论导读》
- 8/ 《小品般若经论对读》（上）
- 9/ 《小品般若经论对读》（下）
- 10/ 《金刚经 心经导读》
- 11/ 《中论导读》（上）
- 12/ 《中论导读》（下）
- 13/ 《楞伽经导读》
- 14/ 《法华经导读》
- 15/ 《十地经导读》
- 16/ 《大般涅槃经导读》
- 17/ 《维摩诘经导读》
- 18/ 《菩提道次第略论》
- 19/ 《密续部总建立广释导读》
- 20/ 《四法宝鬘导读》
- 21/ 《因明入正理论导读》



楞伽經

導 讀

主編：談錫永
導讀：談錫永
釋文：釋素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文化典籍导读/谈锡永主编. —北京: 中国书店,
2006. 10

ISBN 7 - 80663 - 396 - 0

I. 传... II. 谈... III. 佛教 - 宗教经典 - 中国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9297 号

传统文化典籍导读

谈锡永 主编

责任编辑: 润农

出版: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 100050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110 千字

印张: 186

印数: 0001 - 2000

书号: ISBN 7 - 80663 - 396 - 0/B·130

定价: 358.00 元 (全 21 册)

敬告读者

本丛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罄者可由本社邮购。

目 录

卷首语	(1)
总序	(2)
别序	(6)
前言	(12)
第一篇 导读	(1)
第一章 《楞伽》异译	(3)
第二章 解释经题	(7)
第三章 如来藏——本经的主旨	(10)
第四章 “如来藏”的传播	(16)
第一节 小乘部派与如来藏	(16)
第二节 《华严》与如来藏	(18)
第三节 中观与如来藏	(20)
第四节 如来藏的建立	(24)
第五章 本经的结构	(29)
第一节 序分	(29)
一、本经缘起与法义	(29)
二、大慧菩萨问佛	(30)
第二节 正宗分	(34)
一、说如来藏	(35)
二、修离垢证如来藏	(51)

三、证如来藏心识	(56)
第三节 流通分	(61)
第二篇 释正文	(63)
甲一 序分	(65)
乙一 证信序	(65)
乙二 发起序	(65)
丙一 大慧赞佛	(65)
丙二 请佛垂示	(66)
丁一 总问百八句	(67)
丁二 别问	(67)
丙三 世尊答问	(74)
丁一 牒计所问	(74)
丁二 说百八句	(78)
甲二 正宗分	(80)
乙一 说如来藏	(80)
丙一 说五法	(80)
丁一 诸识生灭相	(80)
丁二 次明妄想见	(83)
丁三 明智及如如	(85)
丙二 说藏识及圣智	(86)
丁一 先明藏识	(86)
丁二 次明圣智	(91)
丁三 用智观识	(92)
戊一 遣除外道妄执	(92)
戊二 净除自心现流	(95)

己一	事渐理顿	(95)
己二	三身佛教	(96)
己三	三乘差别	(98)
戊三	辨常不思议境	(99)
己一	显外小无常	(99)
己二	显种姓差别	(102)
丙三	说三自性	(105)
丙四	说二无我	(106)
丁一	首明人无我	(106)
丁二	次明法无我	(107)
丁三	建立及诽谤	(108)
丙五	说如来藏智	(110)
丁一	明空	(111)
丁二	明无生	(112)
丁三	明离自性	(112)
丁四	明无二	(113)
丁五	明如来藏三义	(114)
乙二	修离垢证如来藏	(116)
丙一	总说四行	(116)
丁一	善自心现	(116)
丁二	外性非性	(117)
丁三	离生灭见	(117)
丁四	自觉圣智	(117)
丙二	别说三位	(118)
丁一	资粮位——说因缘相	(118)
丁二	加行位——言说妄想	(121)

丁三 修习位——远离四句	(123)
丙三 说四种禅	(128)
丙四 说佛涅槃	(129)
丁一 明涅槃真义	(129)
丁二 明佛力加持	(130)
丙五 结说诸义	(132)
丁一 明缘起性空	(132)
丁二 明常声如幻	(134)
戊一 辨常声	(134)
戊二 辨如幻	(136)
戊三 辨四法	(139)
丁三 明四果差别	(141)
戊一 正示四果	(141)
戊二 别示二觉	(144)
戊三 四大造色	(145)
戊四 五阴性相	(146)
戊五 辨涅槃相	(146)
戊六 辨妄想相	(148)
丁四 明自证智	(151)
戊一 辨圣智及一乘	(151)
戊二 辨意生身相	(153)
戊三 辨五无间业	(154)
戊四 辨佛之知觉	(155)
丁五 明化他智	(156)
戊一 辨四等密意	(156)
戊二 辨二种密法	(157)

戊三 辨法有无相	(158)
戊四 辨宗通说通	(160)
戊五 辨虚妄分别	(161)
戊六 辨善于语义	(163)
己一 依义不依语	(163)
己二 依智不依识	(164)
己三 九种转变论	(166)
戊七 辨相续解脱	(167)
戊八 辨智不可得	(172)
戊九 辨世论勿学	(175)
戊十 辨涅槃差别	(179)
戊十一 辨如来觉性	(182)
戊十二 辨不生不灭	(185)
戊十三 辨七种无常	(193)
乙三 证如来藏心识	(197)
丙一 说灭正受次第	(197)
丁一 明三乘次第	(198)
丁二 明实无次第	(199)
丙二 说如来常无常	(201)
丙三 说阴界人生灭	(202)
丙四 说四法分别相	(205)
丁一 正明五法	(206)
丁二 通摄三性	(207)
丙五 结说余义	(208)
丁一 明诸佛如恒沙	(208)
丁二 明诸法刹那坏相	(211)

丁三 明如来变化	(215)
甲三 流通分	(217)
乙一 大慧请问食肉	(217)
乙二 世尊解说断肉	(218)
附录	(223)
《大乘入楞伽经·偈颂品》	(225)
导读者简介	(277)
编辑委员简介	(278)

卷首语

近年对佛家经论有兴趣的人多，而能读佛家经论的人却少；演绎佛学的著作译作较多，而能引入导读、有系统的经论丛书则未见。此套丛书精选佛家经论若干种，小乘大乘，空宗有宗，显乘密乘，规模略具。

佛家经典，即使精心选注，也很难了解其经论大义，很可能仅得一偏之见。因此，便需要指导怎样去读经论，令读者直接领会经论的真义，“导读”之作遂生。

“导读”之作，除注释或讲解经论外，最重要的，还是指出一经一论的主要思想，以及产生这种思想的背景，同时交代其来龙去脉，即其启发承先的作用。读者循序而入，便当对佛学发展的脉络了然，亦能体会佛说一经的用意，菩萨演绎一论的用心所在。

总 序

九十年代初，拟出版一套能引导学人自行研读佛家经论的丛书，厘定经论二十种，初期完成《异部宗轮论》、《心经》、《四法宝鬘》三册，分摄小乘、大乘、密乘。

丛书编写历经十余年，并经多次严格修订，除订正误刊错字外，并补充资料内容，令其更能引导读者，于丛书中诸经论能融会贯通，及能旁及其余经论。

读佛家经论，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名相，而实在于领略其旨趣。若不得其旨，则虽诵经终身，开卷终觉茫然。

经论有不同的旨趣，衍生成不同的宗派，实由于行者根器不同、修学不同之故。印度晚期，将此归纳为四宗部，而修学次第则分为九乘，这已成为藏传宁玛派的传统。若根据这传统来读经论，在领略经论意旨方面，会容易一些，也能深入一些。

本丛书的编辑，实亦根据此传统。且依古代论师的善巧方便，先依唯识抉择部派佛教的经论，再依中观应成派抉择唯识，最后则依了义大中观（如来藏）抉择应成派。

所以本丛书可视为桥梁，由此即能领略宁玛派九乘次第的基、道、果意趣。亦即由小乘的止观修学，依次第而至大圆满的修学，皆须知其基、道、果，然后始可修学。

二

依宁玛派的观点，一切经论实为了修学而建立，或说体性，此即为基；或说观修，此即为道；或说现证，此即为果。依龙树中观，以般若波罗蜜多体性为基，修观中道为道，其果即为现证般若；若依弥勒瑜伽行，则以法相为基，修观唯识为道，其果即是如来藏。前者为二转法轮的教法，后者则为三转法轮的教法。

因此，本丛书所收的经论，实为各修学次第的基。其重要性，亦即在于此。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近代佛教学者接受了西方的治学方法，喜欢用“发展”这一观点来处理一个系统的学术，因此便将佛家经论视为一系列的“思想发展”。然而这样做，却实在非常不恰当。

佛陀当日教导弟子，依次第而教，因此开示的理论便亦依次第。但我们却不能说佛陀于教导“四谛”时不识“十二因缘”，于教导“十二因缘”时不识“中观”，于教导“中观”时不识“唯识”，于教导“唯识”时不识“如来藏”。因此，我们不能说这种种学说，实由“发展”而来，而非佛陀的次第说法。

是故各种不同的佛家见地，只有传播的先后差别，而非由一个思想发展成另一个思想。也可以这样说，有“佛家思想传播”的历史，而无“佛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至于在传播方面，由于传法者的根器与修学各各有别，是故对法义可有不同的演绎，但这亦并非“发展”。

由是可知，佛家经论实为由上向下的建立，而非由下向上的发展。

由上向下建立理论,是为了修学的需要。所说证空性,如何去证空性呢?那就非依次第修学不可,那就需要由上向下建立各次第的基。盖至最上时,实无“空性”可证,唯现证“乐空无二”,这才是行人的“最后一着”。但若一开始即不唯说空性而说“乐空”,行人亦必无入手处。是故由“乐空”境界向下建立,如是于中观始有“四重缘起”的观修,于瑜伽行始有“离相四加行”的观修。

指出各次第的基,其旨趣所在,是这套丛书的基本观点。

三

理解佛家经论,宜由修学着眼。若离修学去理解,则生疑惑。

以《入楞伽经》为例。倘离修学,则会觉得其不纯,既非纯说“唯识”如《解深密经》等,亦非纯说“如来藏”如《如来藏经》等。笔者当年即持此疑,向敦珠无畏智尊者(Dudjom Rinpoche)请开示。尊者只答一句:“《楞伽》说菩萨的心识,但菩萨亦由凡夫起修,是故便亦说凡夫的心识。”笔者即因尊者这一句开示,才得叩开“如来藏”的大门,建立“了义大中观”见,亦即“智境唯藉识境而成显现”的“如来藏藏识”境界。

盖佛家一切法门,无非只是心理改造,由凡夫改造为圣者,即是法门建立的目的。是故释迦说“四谛”时,亦说“四谛十六行相”。所谓“行相”,便即是心的行相,也即是心理状态。

《楞伽》说“如来藏藏识”,即是“圣凡心理状态”的分

析。那实在是为实修作指导，而非建立一种思想。如是理解，即知《楞伽》并非不纯。同时亦可明白，当年达摩尊者何以只传四卷《楞伽》以印心。“印心”者，即是洞悉心理状态变化，而与修学的见地相印。

举此一例，即知经论不是纯理论的建立。

四

丛书于印行前，各导读者重新再次修订，力求此丛书能令修学者不堕入虚无，亦不偏执于宗义。虽非尽善，或可庶几。

乃为之颂曰：

文字原非障	实为修道基
所修亦不执	次第断毒尘
是故佛因位	喻为金刚心
顶礼诸圣众	洒我以甘霖

波錫社

别 序

《入楞伽经》(*Laṅkāvatāra-sūtra*)是一本难读的经典。

说它难读,并非因为经中的名相深奥,而是因为它的主旨难明。

本经在中国汉土传播,有三个主要系统。两个属于禅宗,另一个为法相宗。禅宗与法相宗,在见地与修持取向上本大异其趣,却同时以本经为依止,足见两宗对本经主旨的体会,已各有不同的观点。至于禅宗两系,古师以一乘教讲说本经,谓系据南天竺所传;后来则改用《摄大乘论》(*Mahāyānasamgraha*)讲说本经。同一禅宗,对本经竟亦有不同的观点,更可见经义之难明也。

印度论师中,属“瑜伽行中观派”(Yogācāra-Madhyamaka)者皆重视《入楞伽经》,如入藏地初传佛法的寂护(*Śāntarakṣita*),即谓经中的《总品》已尽摄大乘佛教义理。至于藏地密宗宁玛派,其最高法门“大圆满”,即依《入楞伽经》作为基本经典。这样一来,便更增加了本经的复杂性,其主旨似更模糊。所以一向以来,学者皆谓《入楞伽经》难读。

笼统的说法,便谓《入楞伽经》是结合如来藏与唯识思想的经典。然而这样确定本经的主旨,实嫌简率。盖经中处处说“如来藏藏识”,“藏识”即是阿赖耶识,由是自可说

之为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结合。但这样说，却只实为皮相而已。问题在于：经的要旨不能轻轻地用“结合”一词来交代。如何结合？转出什么义理？这义理代表什么样的修持见地？如是种种问题，主“结合”说者却都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若据藏密宁玛派的观点，本经实主说如来藏。《入楞伽经》本已明言，释尊下降楞伽演说自内证智境界，此境界便即是如来藏。亦可以说是释迦的心识状态，然而佛的心识状态，已不称为识，通常皆称之为“智”。

然则何以却会牵涉到藏识呢？

《入楞伽经》对此其实已很明显，一切如来的智境都无可说，亦且不可思议，以其已超越识境的语言文字以及一切概念。不过，如来的智境亦非不食人间烟火般茕然独存，凡有智境，必同时自显现而成识境，这个识境，周遍一切处、周遍一切界，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自显现而成一切时空的世界。关于这点，由于时代限制，于口耳传承中便说之为“甚深缘起”、“极密缘起”，亦即四重缘起中的“相碍缘起”（一切时空皆因应其相碍局限而成显现）。

所以，如来藏这佛的智境，在我们的时空世界便自显现而成为藏识。因此，《入楞伽经》是这样来定义如来藏的——“名为藏识的如来藏”。不过，在旧译三种《入楞伽经》中，都译失了句义，依然笼统因循译为“如来藏藏识”（tathāgatagarbha-ālayavijñ-āna），遂令智境与识境的关系不明。笔者已据梵本将本经重译，目前复依藏译及日译作出修订，希望一年后能够出版，读者若能读此新译，自当对

“如来藏藏识”有明确的理解。

如今，但依古义一说如来藏——简单地来说，“如来藏”其实有三种境界：佛的心识法尔不受污染，我们将这种境界名之为“不空如来藏”；菩萨藉修习力，可令心识当下离诸烦恼污染，我们将这种须藉修习作为基础的当下离垢心识，名之为“空如来藏”；凡夫心识必受污染，我们将这污染的心识境界，名之为“藏识”。

所以《入楞伽经》处处提到“如来藏藏识”这一名相，实在并非是将如来藏与藏识二者“结合”，它其实是用这名相来统称上述的三种心识境界，用来显示如来的内自证智境，以及由修习力而能成显现的菩萨心境，与内自证智所自显现的识境。

宁玛派这种见地，在藏地本土亦已几乎失传，是故许多得“大圆满”传承的喇嘛，于著述时都未将之表出。这失传有其历史原因——

我国藏地初传佛教之时，汉土禅宗和尚摩诃衍入藏地传法，得没庐王后信仰。可是在辩论时，摩诃衍却输给了印度瑜伽行中观派的论师莲花戒(Kamala śīla)，加上没庐王后后来又毒死自己的亲子，藏地臣民对她非常反感，因此便造成藏土传法须忌讳禅宗的局面。

还不只这样。藏密格鲁派(黄教)草创时期，跟觉囊派竞争得很激烈。他们都传“时轮金刚”，然而在见地上却大有差别。觉囊派主如来藏“他空见”之说，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士却主中观应成派之说，由是两宗便势成水火。后来格鲁派执掌政权，便逼觉囊派改宗，此派一废，藏密论师谈

如来藏时便十分小心翼翼。

宁玛派受到上述历史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大圆满”的如来藏思想便只重口传。虽然，宁玛派的如来藏见地不同觉囊派，觉囊派持“他空见”，跟宁玛派的“了义见”不同，但受到的压力则只有轻重之别而已。然而一旦掌握了这有关如来藏的见地之后，再读宁玛派祖师的论著，便会觉得许多论著其实已贯穿了这个见地，只不过未白纸黑字地将之写出来而已。（据敦煌出土资料，则宁玛派古师却未受历史因素影响，所以亦有些文献白纸黑字表明如来藏这一见地。可是这些文献皆未翻译为汉文，姑置之不论。）

由宁玛派的如来藏思想，可以解释《入楞伽经》的传播分歧。

宁玛派的“大圆满”，本属印度瑜伽行中观派的修习（当时未有“大圆满”之名）。这一派修习的特点，跟瑜伽行派不同之处，在于不以“转识成智”为究竟，而瑜伽行的唯识今学派则以之为究竟。然则二家却亦有相同之处，即同样重视心识境界。由是即可说明为什么法相宗会将《入楞伽经》视为本宗所依的经典，这应该是秉承印度瑜伽行派论师的传统。

至于汉土禅宗，由初祖菩提达摩起，至五祖弘忍，以及与六祖慧能同时的神秀，都一直重视《入楞伽经》，这即是因为禅宗古师的见地，实同藏密宁玛派“大圆满”的见地，皆以心识当下离垢为修持目标。后来禅宗改用《摄大乘论》来说《入楞伽经》，实已偏离了印度论师的传统，也可以说是对禅宗古师的离异。

本经“导读”，即以宁玛派的见地作为根据。由此见地，可认为本经实全说如来藏。也可以这样说，本经实演说佛、菩萨、凡夫等三种心识。持这见地以读《入楞伽经》，即无晦涩难通之处。如若不然，只在名相上做工夫，或只依唯识的观点来诠释，恐怕都未能通达本经的要旨。因此“导读”中所发挥的如来藏思想以及《入楞伽经》经旨，对汉土学者来说应该有一份新鲜的感觉。然而我们却不妨持此观点来研读四祖道信以上的禅宗祖师论述，当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即与此见地吻合。

至于宁玛派祖师的论著，则可用龙青巴尊者的《心性自解脱论》(*Sems nyid rang grol*)、《法性自解脱论》(*Chos nyid rang grol*)及《平等性自解脱论》(*mNyam nyid rang grol*)为例。若持上述观点研读，便当于见地上生胜解。凡夫具心性，菩萨具法性，佛具平等性。然而自性圆满清净则一，故任从一路而入皆可证自解脱。这便与前说如来藏的见地一致。这个说法，亦即释尊所说的三解脱门——空解脱即心性自解脱，无相解脱即法性自解脱，无愿解脱即平等性自解脱。

甚至持此见地来认识唯识学说，也会领悟到，这是对凡夫心识，以及对修行时所现的心识境界，作一系统分析。盖行者必须对心识境界有所确认，始能谈得上心识修习也。

由此可见，《入楞伽经》所贯穿的，实为佛法修习的最高法门，以当下自解脱为目标。这法门，亦即是文殊师利菩萨及维摩诘居士所演说的“不可思议法门”。

希望本文以及“导读”，能破解学者对《入楞伽经》的疑难。若有少分利益，应当感谢宁玛派近代法王敦珠无畏智金刚尊者的教导。

波錫社

二〇〇四年岁次甲申五月修订版序

前 言

《楞伽》是一本十分重要的佛家经典。印度及中国汉地、藏地，三地的佛家都与本经有很深的渊源。

在印度，称为“空宗”的中观派，以及称为“有宗”的唯识学派，都重视对本经的研究。

据藏地宁玛派说，公元1世纪“大圆满”法系大师俱生喜金刚(dGa' rab rdo rje)所传的颂偈，即有与《楞伽》相同的法义。这种法义，后世称之为“大中观”，即为中观究竟真实义。阐扬这法义的，后人名为“瑜伽行中观派”。

于公元7世纪时，受藏王赤松德真迎请入藏弘法的阿闍梨寂护(Śāntaraksita)，即瑜伽行中观自续师，他持自续派的观点，虽跟“大中观”的观点不同，但这只是道次第的差异。后来莲花生大士入藏，遣遍照护(Vairocana)赴印度求法，所求来的便已是瑜伽行中观的“大中观”法门。由是藏密即能秉承印度古学，以“大中观”见，修“大圆满”法。

在寂护之前，有印度学者写成了一本《究竟一乘宝性论》(Ratnagotravibhāga，本论已由笔者重新翻译，收入《宁玛派丛书》见部)。藏地认为此论乃弥勒菩萨所造，汉地则说是坚慧论师所造。然而二者都属瑜伽行中观派。该论所发扬的，便亦即《楞伽》的观点。

今人研究《楞伽》，或认为是空宗的经，或认为是有宗的经，或认为是刻意企图沟通空、有两宗的经。但无论如

何，印度佛学的两大支流都同时重视《楞伽》，这却是不争的史实。

至于在汉地，公元5世纪时菩提达摩西来，传法与慧可，当时即以“四卷楞伽”交付，由是开创了“楞伽宗”。

一般说法，说达摩嘱慧可以“楞伽印心”，所谓“印心”，即是印证行者所证的心识境界。然据慧可传记，则达摩的说法是：“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这样，达摩所重视的，除了印心之外，恐怕还有度世的一面。

慧可有一首很有名的偈颂，是因为有一位向居士致书来问，慧可故造此颂作答，其中有两句说：

观身与佛不差别 何须更觅彼无余

这两句偈颂便即是《楞伽》的主旨，因为众生皆具佛性，所以从这意义来说，众生与佛便无差别。慧可宣扬《楞伽》这种思想，大概便即是度世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汉地禅宗与藏地宁玛派的“大圆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重视一心契入法界，不起分别，亦认为一切众生都本具佛性，即《华严》之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们的修持手段亦颇为相似，而且都同时重视《楞伽》，从这一点来讲，可以说凡重视实修实证的佛家宗派，对《楞伽》都重视有加。所以研究《楞伽》，若只研究其名相法义，作诸般争论，恐怕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实修与理论到底是两回事。

据传记，慧可于讲授《楞伽》之后，每叹息说：“此经于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由此可知，后人研究《楞伽》的方向，实在被慧可料中。一旦成为名相之学，本经的精义便模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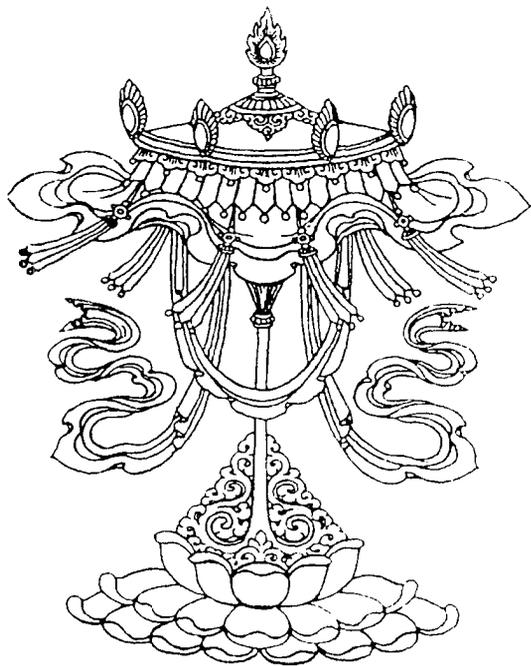
今依藏密宁玛派的观点，亦即“大中观”的观点，为研读本经的初学一述经中的密义。这样做，并非将本经硬扯入密乘，而是因为印度晚期的论师，的确用本经来配合密乘的修持。本经出世时，密法早已流行。藏密的“大圆满”由俱生喜金刚于公元1世纪开始传播，法系彰彰可考，而本经面世，最早亦恐怕是公元3世纪的事。

近人不知印度密宗的源流与史实，误认为“无上密”是密宗后期发展的产物，因此认为至公元7世纪时才有“无上密”建立，实在将事实推迟了近六百年。由此误认，于是便反认为《楞伽》引导了“无上密”的出现，未免本末倒置。若依宁玛派的说法，本经实在只是“大圆满”法义的表达，跟《宝性论》的用意相同。是故此一经一论所表达的“大圆满见”或“大中观见”，实为佛家修持最高境界的基础，亦是诸佛的最深密意。

释素闻

第 一 篇

导 读



第一章 《楞伽》异译

在汉地,《楞伽》一共有四个异译的本子。兹分列如下:

(一)北凉·昙无讖(Dharmarakṣa)译,传为四卷,今佚。

(二)刘宋·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译,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

(三)北魏·菩提流支(Bodhiruci)译,名《入楞伽经》,十卷。

(四)唐武后时实叉难陀(Śikṣānanda)译,名《大乘入楞伽经》,七卷。

北凉译本约译于公元 412 年,至迟不超过 433 年;刘宋译本译于元嘉二十年,即公元 443 年。

由这两个译本,可见公元 5 世纪初本经即已流入汉地,是故学者谓本经的结集年代,可能是公元 3 世纪末期的事,应可相信。也即是说,本经实为继承《般若》系列、《涅槃》系列的经典,结集时期比说“唯识”的《解深密》系列经典略早,而无著、世亲两位大师的出生,则应该更为稍迟。

北魏译本与唐译本,内容跟刘宋译四卷本不同。最重要的分别是,北魏及唐译本在经的开头,多了一篇《罗婆那王劝请品》(北魏译名《请佛品》),经末,又多了一篇《陀罗

尼品》，及一篇《偈颂品》（北魏译名《总品》）。这可能是刘宋本于翻译时有所省略，又或者原来的梵本已有残缺。

多了这三品，密乘的意义便跃然于纸上。

罗婆那(Rāvana)是药叉王，即是印度神话中的“十首药叉”。关于他的故事，下文还要述及。药叉跟密乘的关系非常密切，据密乘的说法，金刚萨埵在须弥山顶说法，受法者为五大持明。这五大持明中便有一位是药叉（其余为天、人、龙王、罗刹母）。药叉跟龙族和罗刹，其实亦是天人的眷属。他们也有资格可以做天王，例如忉利天的天王帝释，本身即是药叉。本经由药叉王请法而说，所以便有密乘的意味。

“陀罗尼”(dhāraṇī)即是密乘的明咒，其义为“总持”，即谓一首陀罗尼能总持某一法义。每经都有陀罗尼，即谓此经的法义都摄入此陀罗尼中。例如《心经》，其陀罗尼即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咒义即是谓众生可藉般若渡过生死海，而至解脱岸，此便是《心经》的主旨。

关于《偈颂品》，昔年寂护论师对此极为重视，认为本品已尽摄大乘佛法的正见^①；寂护跟密乘有很深关系，本身即为显密双修的大师，所以他的观点，实可代表密乘佛学家的观点。

一般的说法，认为有两系列不同的译本，北魏及唐译所据的梵本为晚出，多出来的三品，亦为后添的结集，这个说法不尽合理。因为梵文经论时有节本，刘宋本所据，或即为节本，那便不能说结集有先后。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二十章，那烂陀寺因法难被毁，经论因而残缺，所

藏《楞伽》只余《如来藏品》。吕澄先生认为，此即宋译较北魏本及唐本为简略的原因。然而宋译实非只具《如来藏品》，吕先生的意见只宜存疑。揆多氏之意，或以为《如来藏品》特别珍重，故受天龙护持也^②。

有些学者认为，两种梵本所含的法义有所不同，这说法更值得讨论了。正如慧可所预料那样，后世已将《楞伽》变成名相之学，研究者缺乏实修的体会，于是便容易陷入名相的泥沼，由此才觉得两种梵本有不同的法义。倘能用实修的观点去理解，摒弃对一些名相的成见，则当认为二者的论旨其实一致。

现存三种译本，北魏译本中的误译颇多，这是由于译师仅懂汉语，只能语译，而当时笔受的人佛学水平不高，所以便时时误解译师之意。

刘宋译本一向流通最广，达摩持付慧可的“四卷楞伽”便是这个译本。它虽比晚译者缺少三品，但译笔却极为忠实。缺点是有时造句不依照汉语的文法，仍然保持梵文句法结构的形式，因此变得难读。

至于唐译，毛病在于增添文字以求畅达，但一经增添，有时便容易误导读者。学者说两种梵本的法义有别，除了陷于名相泥沼之外，跟误译与添译的文字亦有关系，盖一不小心亦易受其误导。

我们为了方便读者，仍取刘宋求那跋陀罗的译本作为依据。对《楞伽》有兴趣的读者，可于研读过本译之后，再取唐译七卷本作为参考。两种译本读过后，对《楞伽》的法义或当有会心之处。

【注释】

①此据近代宁玛派法王敦珠宁波车(Dudjom Rinpoche)所传。又,于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正闻版)中,有云——寂护竟引《楞伽经·偈颂品》文,作为大乘正见的准量(第十章,页411)。此即与敦珠法王的说法相同。另可参考同书第九章。

②藏地所传的《楞伽》,据说由法成译师据汉译本转译。盖当时(唐咸通六年,即公元865年法成逝世,由此可约略推断翻译年份)《楞伽》的梵本已缺(见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二十章),故需由汉译翻为藏文。然而梵文经题及零散篇章则仍俱在,所以藏译便依梵文译经题为《降楞伽经》。又,若据多罗那他的说法,谓梵本《楞伽》只剩下《如来藏品》,显然这只是笼统的说法,因在法成译师以前,印度论师寂护(Śāntaraksita)、莲花戒(Kamalasila)、宝作寂(Ratnākaraśānti)等皆曾引用《偈颂品》的颂文(见梶山一雄《空之哲学》,吴汝钧译),那么,至少于《如来藏品》之外,应该还有《偈颂品》流通。而且由藏传大中观学说,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楞伽》梵文虽缺,但经义则一直未失传。

第二章 解释经题

经题《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依一向的解释，将“阿跋多罗”解为“无上”，因此本经的题意便当为“无上楞伽宝经”。但又说有一种“楞伽宝”，为赤宝石，喻本经所说法义有如赤宝石焉。

亦有人将题意释为“楞伽无上宝经”，因此本经的法义便喻为“无上宝”。

这种解释，实有误会。“无上”于梵文为 anuttara，至于本经经题，则为 avatāra，音译为“阿跋多罗”，对音甚准，其意为“降入”。所以依照经题，实为“入楞伽宝经”之意。跟北魏译本比较，仅多一形容词“宝”字，此字或为译师所加，非梵本原文所有。藏地译的《楞伽》，经题为《降楞伽经》，强调“降”义，即谓释迦“降临”楞伽说法。这样，便跟汉地的传统解释有所不同。

汉地释“楞伽”为“不可入”之境，今释迦“入楞伽”即是“入不可入”，由是可发挥出许多玄义。

因此我们若依梵本经题 Lankāvatāra-sūtra 的本义来了解，那便是“入楞伽”或“降楞伽”，亦即释迦降临楞伽说法的经典。但我国古德的旧说，亦并非毫无根据。

释迦与楞伽关系甚深，小乘的《岛史》，即说释迦曾三度降临楞伽岛，降伏药叉罗刹。本经则说药叉王罗婆那知释迦自龙宫说法出，于是发欢喜心，请佛诣楞伽说法。

楞伽(Lanka)即今锡兰的斯里兰卡(Sri Lanka)。“斯里”意为吉祥,故斯里兰卡便即是“吉祥楞伽”。此岛之所以吉祥,即因与释迦有种种因缘之故。

至于药叉王罗婆那,则是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Rāmāyana)中的角色。史诗说太子罗摩(Rāmā)因不愿继承王位,因此被父王放逐到频伽耶山,他的妻子息姐(Sida)陪伴着他。楞伽的药叉王十首(Daśagriva)偶然见到息姐,爱其美色,便将息姐劫走。罗摩为了救出息姐,经历千辛万苦。整篇史诗所说的,即是罗摩救息姐的故事。史诗中的“十首”,便即是罗婆那,因为他有十个头颅。史诗中还有一位神猴哈奴蔑(Hanumat),由于楞伽难入,周围多风浪,哈奴蔑便置跳板于印度大陆的摩醯因罗陀山(Mahāindra),一跃而入楞伽岛。我国古德,释“入楞伽”为“入不可入”,即可能从史诗中哈奴蔑的故事引伸而来。盖这部印度史诗的故事,确曾传入我国,且传来者应为印度或西域的大德,据胡适考证,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便是哈奴蔑的衍化。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德将“入不可入”的“不可入”,视为心识的表义,因此“楞伽”亦即是心识。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表义恰恰也即是心识,是故称为“心猿”。说孙悟空一个斤斗可以翻过十万八千里,无非亦是说人的心念一转,无边无际。

因此若不把经题按本义解释,自然就可以因楞伽的故事,引伸到“不可入”的心识,而谓本经主旨即在对难知的心识作深入的分析。这个说法虽有比附,然而亦未尝不恰当。因为在唐译的《大乘入楞伽经》中,说罗婆那“以佛神

力闻佛言音，遥知如来从龙宫出，梵释护世天龙围绕。见海波浪，观其众会，藏识(ālaya-vijñāna, 即阿赖耶识)大海境界风动，转识(pravṛtti-vijñāna)浪起”。这里的“藏识”与“转识”，都是心识。详见后说。

倘若加以猜测，则昔日印度或西域大德讲本经时，或许曾一并提到《罗摩衍那》的故事。是则我国古德解释经题，便受到影响。知道这一点，对理解本经应亦有帮助。

第三章 如来藏——本经的主旨

本经的主旨，实在是说“如来藏”(tathāgatagarbha)的法义。关于“如来藏”，密乘学者跟显乘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显乘学者的看法是，如来藏思想是于释迦圆寂之后，慢慢发展出来的。所以他们便认为，虽然许多经典都提到如来藏(或它的同义词，如佛性、如来种等)，可是其含义却不一样，因此便有早期如来藏思想、中期如来藏思想，以及晚期如来藏思想的区别。

密乘学者的看法则不然。藏密宁玛派认为在《维摩诘所说经》中，即有如来藏思想。《维摩》是早期大乘经典，维摩诘(Vimalakīrti)即是第一位密乘人间持明，为在须弥山顶听金刚萨埵说密法的“五大持明”之一。经中所说的如来藏思想，实与后出的经典，如《涅槃》、《胜鬘》、《楞伽》等无异，宗旨一致，因为都是修持“大圆满”的指导思想。表面看起来可以解释为不同，那只是对名相的理解有所不同。至于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名相来表达同一思想呢？这便是密乘的次第了。

关于密乘的次第，亦应该一说。显宗学者常常误会密乘是由下向上的建立，即先有杂密，然后才发展为事密，以后即在事密的基础上，陆续发展出行密、瑜伽密、无上瑜伽密等四部密续。

然而显宗学者这种见解，实在是拿世间学术发展的程序来猜测密乘的次第建立。密宗的建立，实在是由上而下的。即先有无上密“大圆满”的法系，然后为了适应不同根器，才有前述四部密续的建立。

在实际修持上，宁玛派有一个“九乘次第”的系统，包括了小乘、大乘、外密乘、内密乘（详见拙著《四法宝鬘导读》）。这个次第，可以视之为全部都是修持“大圆满”的前行。即是说，惟有内密乘中最高层次的“大圆满”才是了义的究竟法门，其余一切经续与修持，无非都是为修习“大圆满”铺路。因此我们绝不能说是由最低次第，逐步发展至最高次第的“大圆满”，只能说是先有了“大圆满”的见地，然后为了适应众生根器，向下建立余次第，作为修持的权宜方便。

一如释迦，先向声闻弟子说“四谛”（苦、集、灭、道），并不是释迦于成佛后其知见仅达到四谛的层次，只能说，释迦虽已证得最高最究竟的真理，但却不宜立刻便加以传播，所以便只能先向弟子说四谛法。

假如认为释迦的思想是一路向上发展，先知四谛，然后才知十二因缘，再知空性，发展为如来藏，更因此才明白唯识，那便是谤佛。

举此为例，便可知说于公元7世纪才有无上密建立，甚至认为佛教发展至无上密，已经是佛教的没落，那便只是对密乘的诽谤。

宁玛派的说法是，与释迦同时即有“大圆满”法门，在佛经中，称为“不可思议法门”，亦称为“不二法门”，此皆见于《维摩》。在《维摩》中，维摩诘与文殊师利菩萨有

一段问答——

于是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何等为如来种？”
文殊师利言：“有身为种、无明有爱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以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

这一段说法，便即是如来藏的要旨。“六十二见”，是当时外道的六十二种错误见解，与一切烦恼一样，都是学佛的人所须避免沾染的毒。然而文殊师利却偏偏认为这些毒是佛种，这便正是“大圆满”的深义：一切众生，包括具错误见解、具足一切烦恼的凡夫，其实都有佛性，具足如来藏，是故皆可成佛，由是称一切毒为佛种。

“大圆满”修持，即基于此种见地而修。除非我们认为早期的佛教，已经理论与修持脱节，否则，于公元1世纪时已经编集了《维摩》，怎能说要延至公元10世纪，才有据《维摩》为根本的“大圆满”法，理论与实修足足脱节了六百年之久呢？

说明了上述的关键问题之后，理解《楞伽》的如来藏便容易了。

如来藏是什么？一点也不神秘，只是众生的心识。倘如众生处身烦恼之中，心识能不受烦恼污染，这种心识，为方便起见给它一个名相，即名为“如来藏”；倘若在烦恼中心识受污染，这种心识，便名之为“阿赖耶识”（藏识）。

所以“如来藏”跟“阿赖耶识”，只是我们为了描述两种不同心识状态，权宜安立的两个名相。它们既是心识状态，所以便是心识的相。至于“不受污染”与“受污染”，则是心识的两种不同功能（用）。

因此,如来藏与阿赖耶识,实在并不存在空与不空的问题。研究空与不空,是“本体”(自性)的事。一只杯,我们可以研究它的本体是空还是不空(有独立自存自成的真实本质,还是没有),但杯中的茶斟到多满(状态、现象、相),或者这杯子是否可以盛茶(功能、用),则根本与本体无关。

是故若能这样来认识如来藏,则不会认为如来藏是“空后转出的不空”,是“真常唯心”,亦不会认为是“一心二门”,对之加以批判。

可是,为什么《胜鬘》一系列经典,却又提到“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的问题呢?

这便是为了说明问题,权宜安立名相了。在《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中,这两种如来藏的定义是——

世尊,有二种如来藏空智。

世尊,空如来藏,若脱、若离、若异一切烦恼藏。

世尊,不空如来藏,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議佛法。

这里说的其实是两种“如来藏空智”,所以实在应该分别称为“空如来藏空智”、“不空如来藏空智”,说两种“如来藏”只是简略的说法。

我们说,当处于烦恼中而不受烦恼污染的心识,名之为如来藏。然则,是什么心识才能起此不受污染的功能呢?必须是具足“空智”的心识,亦即成佛的心识。所以经中说——

如来藏智,是如来空智。

因此,当用如来藏智(即如来藏空智)来脱离一切烦恼,与一切烦恼相异之时,此种如来藏智即名为“空如来藏”(空如来藏空智);当如来藏智不脱离一切烦恼,亦不作意与一切烦恼相异之时,亦即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議佛法”之时,此种如来藏智,即名为“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智)。

“大圆满”认为有两种离垢,一者,自然清淨;一者,依禅定力离刹那生起之污染(详见拙译《四部宗义要略》中之《中观宗宗义》部分,敦珠法王造论)。

这两种离垢,前者是不脱、不离、不异一切烦恼藏的“不空如来藏”,后者即是若脱、若离、若异一切烦恼藏的“空如来藏”。

所以,它们都非本体,只是离垢的两种境界。过去恒河沙数诸佛所具者为“不空如来藏”的境界,若依定力所具的离垢境界,则为“空如来藏”的境界。“大圆满”许此二者皆为真实智,故说两种离垢及两种真实皆自性圆满。

修持的人,实际上必须先修禅定,然后才得证空性,所以凡示现凡夫身成佛者(如释尊),实先证得“空如来藏”的境界,然后才能具“不空如来藏”的境界。因此这两个名相的建立,实际上是说具体修持,并不是空谈理论。若未实际修过“大圆满”,便很难认识到这一点,难怪便纠缠于名相的网中,对如来藏作诸般界说,一如慧可当年的叹息。

虽然“空”、“不空”两种如来藏都只是境界,但亦可视之为成佛的功能。尤其是不空如来藏智,它是“法尔”的(自然而然清淨,不假作意,不流意度),是故为恒沙诸佛的心识状态,因此便可说之为“相”(境界、现象、状态)。相对

而言，空如来藏智为凡夫修习所证的心识状态，因此便可视之为成佛的本质。盖凡夫若不具成佛的本质，则虽修禅定亦不能凭定力离垢，是故在这定义下，便亦可权宜地说空如来藏为自体。

这样权宜地将功能与相状说为自体，盖亦世间的习惯，可以举一例来说明：如装茶的杯、盛油的瓶，这样一说，便可研究它们的自体了；但如果说，用这杯子装茶，用那瓶子盛油，其着重点即在相用而不在自体，由是便不宜作自体方面的研究。

如今如来藏的情形亦一样，说为证空智的空如来藏智，那可以说之为自体，世人亦容易了解其涵义。然则，为什么却不可说“证空智的不空如来藏智”呢？因为照“大圆满”的说法，不空如来藏智既为佛法的法尔境界（自然而然具足的境界），是故无修、无证，由是不能说“证”空智的不空如来藏智，否则即与“无证”相违。

“大圆满”经续，有时说空如来藏为自体，不空如来藏为相用，便是这层次的说法。

依如上解说，读本经时，须将如来藏视为众生成佛的功能，而非成佛的自体，如是始能正解经义。一切修持，只是为令此众生本具的功能发挥作用，此即是诸佛的密意。

第四章 “如来藏”的传播

第一节 小乘部派与如来藏

将一种思想传播,需要一个过程。如来藏思想虽是诸佛密义,但要传播,亦须逐步地将这思想表达出,这样才容易为闻法者接受。

在小乘的经典中,其实亦有说如来藏。《南传大藏经》中,《增支部》(*Āṅguttara-nikāya*)即有这样的说法——

比丘,心极光净,为客随烦恼所染。

所谓“心极光净”,所指的即是如来藏为外界(客)的“随烦恼”(伴随着贪、瞋、痴而起的心理)所染,是故不净。因此他们将修行譬喻为炼金,将沙石除去,再除细砂黑土,然后除去金色的砂,复将金熔炼,如是始成纯金。这即是藉修持以除去“客随烦恼”。

《舍利弗阿毗昙论》(*Śāriputrābhidharma*)亦说——

心性清静,为客尘染。

这说法跟《增支部》经所说相同。这都是小乘大众部的见解。大乘佛学即由大众部发展而来,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当时小乘上座部则反对“心性清静”的说法。如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顺正理论》(*Abhidharma-nyāyanusāra*),便说“心性清静”并非释尊的了义说。

所谓“非了义说”,即是权宜方便立论。如《成实论》

(*Satyasiddhi*)亦说——

心性非是本净，客尘故不净。但佛为众生谓心常在，故说客尘所染则心不净。又佛为懈怠众生，若闻心本不净，便谓性不可改，则不发净心，故说本净。

可见如来藏思想，并不为上座部所容。无奈文字见于经典，不能指为非佛说，所以便只能说它是不了义的说法，因谓众生认为心是“常”，又易生懈怠，佛才权宜说心本净，用来激励他们修行。

上座部之所以要反对“心性清净”、“心性本净”，原因即在于他们认为这说法违反了如来三法印中的“诸行无常”。

佛心当然清净，所以佛可以“常”，倘若凡夫的心亦清净、本净，那岂不是跟佛一样，可以恒常了吗？既不能说佛心亦不净，亦不能说佛断灭，因此便只能说众生的心本来就不净。是故修行便不是炼金，只能转化，将污秽的心识转化为清净的心识。

这是上座部跟大众部在见地上的差别。因为见地不同，所以对修持的主张亦各有不同。

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正由于在修持方面有不同的主张，所以对经典才有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对于戒律的态度不同，对经典的理解便更易形成差别。

上座部对守戒比较严格，大众部则比较宽松。要求严格的人，认为必须严守佛陀订下来的戒律，然后才能转凡夫的污染心为清净心；认为不妨宽容的人，当然就倾向于主张自心本净，修行只是如清洗的工作。

所以，佛陀宣说的如来藏，在部派佛教时代其实就已经有争论，受到保守力量的反对。

第二节 《华严》与如来藏

依照华严家的说法，当日释尊转法轮，实先说《华严》(Avatamsaka)，后来因为照顾众生的根器，才转四谛法轮，为声闻众说法。

假如承认华严家的意见，那么，释迦其实于说法开头即提出如来藏的思想。在《华严》中，有许多法义跟密乘“大圆满”的法义相同，而密乘的法义则由毗卢遮那佛(Vairocana)说出，于《华严》中，恰恰便有《卢舍那品》(晋译本)，或《毗卢遮那品》(唐译本)，此中的关联，研究者实在应该留意。

《华严》中有些品次，其流行时代实在十分早，例如其《入法界品》，龙树论师在《大智度论》中即曾引用，但却名为《不可思议解脱经》，可见此品确实曾单行，且流通时间必在龙树以前。《入法界品》充满密乘的意趣，所以这亦是很值得注意的事。

假如我们能够客观一点，认为《华严》中至少有部分法义与“大圆满”法义相同，那么就on应该同意藏密宁玛派的说法，至迟在公元1世纪，“大圆满”祖师俱生喜金刚就已开始宣扬此法义。《入法界品》的流通，可能就正在俱生喜金刚传法的年代。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经典中凡与“大圆满”法义有关的，都强调为“不可思议法门”或“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例如《维摩》、《华严》，又如《大宝积经·善德天子会》（菩提流支译为《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而凡提到“不可思议法门”的经典，则多少都关系到如来藏思想，这亦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足证“大圆满”以如来藏思想为基，实在是大乘开始流行就有的事。如果是后世密乘牵强附会，则大乘经典流播初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经典谈到如来藏，亦不应该有那么多的经典，与“大圆满”的观点一致（例如以文殊师利为主名的一系列经典，以及《华严》等）。

在《华严》中，常将释迦与毗卢遮那等同。照密乘的说法，释迦以应化身在人间说显乘法，其报身毗卢遮那则为菩萨众开示密法，这亦是彼此相同的意趣。前面提到《胜鬘》说的“如来藏空智”，在《华严》中，观点一致——

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于众生
身中。但愚痴众生颠倒想覆，不知不见。

如来藏空智本已具足众生心中，是故众生心本清净。亦正因如此，才可以藉修持（禅定力）来离垢。若凡夫心识根本不同佛的心识，就只能“转”而不能“离”。这即是小乘部派所讨论的心识问题。《华严》的态度，显然即是小乘大众部态度的发展。

所以《华严》提出一句很有力的话——

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

佛与众生平等，皆由彼此心识无别，这是从功能上来说平等。而此即是如来藏之意。至于华严家引入“他空见”，那亦只能视为次第问题，并不能因此否定其见地。

第三节 中观与如来藏

印度佛学的空宗，由《般若》开始，至龙树论师发展为中道思想，于焉大成。中观，即是于修“止观”时依中道思想而行。前代祖师着重行持，一切理论与实际行持皆有“基、道、果”的关系，并不像今人，理论与修持彼此脱节，所以用中道为基（基本观点）的止观（修持的道），便称为中观。

般若(Prajñā)意为智。这种智又有专指，只指能体证一切法空的智，是故亦可理解为它即是“空性智”，或“空智”。

空，是指一切法（世间一切事物及现象）均不永恒，无独立的本质。一切法生起，都依靠各种必要的客观条件而成立，条件具备则生起，条件不具备则还灭。是故世间一切法皆可视作“缘起”（因缘具足则生起）。

在思维层次理解缘起，并不难，可是怎样在实修层次证悟，则实不易。修止观便是证空性的修持次第。

止(śamatha, 音译奢摩他)，是将心念集中于一处。所谓一处，可以是一种实物（如座前设一块石），可以是一种自然现象（如日落的光华，或无云晴空），也可以是自己观想出来的坛城与本尊，或观想出来的境界（如光轮）。

于止之外，还须作观(vipa śyanā, 音译毗钵舍那)。观不是观想，而是观察、观觉，于一法生起的同时，依佛所说法义去作抉择，例如依缘起义，了知其为缘生（依缘起法则而生）。

《般若》系列经典所说，其实即是说一切法的本体（自性 svabhāva），并且教导如何去证悟诸法本体（有时说为“诸法实相”）。在《文殊般若》中，即说“众生界”的本体如“佛界”的本体。所以文殊师利说——

如“我”但有名字，“佛”亦但有名字。

佛告文殊师利——

如来不思议，凡夫亦不思议……何以故？一切心相皆不思议。

这便即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即是如来藏。佛于《华严》已如是说。

至于在《胜天王般若》中，则说“如来界”，在《法性品》中，还说到修“无相”的理趣，即是心识不受污染。这便是说到如来藏及依此为见地的修持了。它说——

在诸众生阴界入中，无始相续所不能染，法性体净。一切心识不能缘起，诸余觉观不能分别，邪念思惟亦不能缘。法离邪念，无明不起，是故不从十二缘生，名为无相，则非作法，无生无灭，无边无尽，自相常住。

这即是说，当众生的色受想行识等“五阴”与外境接触时，所起的感受，能够“法性体净”（自然的清净），不受污染，那么就不生起无明，因而便脱离了生死（盖无明为生死之本），由是得证自相常住的法身。

说自相常住，即如《大般涅槃经》说“常、乐、我、净”，理趣一致。这已说到如来藏的较深一层法义。

般若思想发展至高峰，出现了龙树的中道。中道的精粹，是既说“缘起”的空性，但亦说缘起法有“假名”

(prajñāpti)。即世俗所许的一切法，虽无本质(自性)，但却有相状与功能(相用)作为其成立“假名”的依据，是故在世俗层次，便亦说为有。

依宁玛派传授的“大圆满”，则以落于缘起者为世俗，由四重缘起成立四重有境，初由因缘和合而成有，是“业因有”。超越业因缘起，则成“相依有”，以心识与外境相依。更超越相依缘起则成“相对有”，以智境(如来藏)与识境(藏识)相对。复更超越则成“相碍有”，以一切识境皆依其局限(相碍)而成立。如是说“有”，即如来藏观修之抉择。由上一重缘起，超越下一重缘起，及至离“相碍有”，是即证空如来藏。至于“不空如来藏”则是诸佛的法尔功能(本能)，亦即诸佛本具的功德，是故并非与“空如来藏”相对。由于法尔，故其本质已离缘起，只是其力用则仍依缘起而不坏因果。

所以藏密将如来藏思想称为“大中观”。宁玛派一向认为，大中观为了义，其余自续派、应成派的中观，为外宗不了义。

主张“大中观”为了义的论师，称为“瑜伽行中观派”。这一派认为，中观是离开相对的两边，直接把握中道，可是我们却亦不妨去彻底认识两边，藉此以得中道。如来藏是心识的清静边，阿赖耶是心识的污染边，因此“瑜伽行中观”即是不废对阿赖耶心识的体证而修中道。

不妨将这理趣说得更详细一点——

龙树的中道，说八不——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不出)，这是由事物的本体，依四重缘起而说。本体既空，故实离开一切相依、相对的概念(如来与

去,即是相对的概念)。当我们说佛与众生的心识时,都可以这样理解。然而龙树的八不,却不能用来说事物的相状功能。一切法呈现生灭(生起或消灭)、常断(永恒或非永恒)、一异(一相或多相,如水与波)、来去(随时间而事物变异),那是落于四重缘起的实有现象,是故不能加以否定。此如落于业因缘起,即可说为生灭;落于相依缘起,即可说为常断(心识与外境相依,故可说心识为常,外境为断);落于相对缘起,即可说为一异(如来藏与藏识相对,或说智境与识境相对。智境为一,识境为异);落于相碍缘起即可说为来去(智境由相碍而成识境,于识境中即有来去)。然而于超越缘起时,即可说为八不^①。

佛的心识,不受烦恼污染,那是它的功能,由于其功能自然呈露,是故假名之为“不空如来藏”。

可是凡夫的心识,却没有天然的不受污染功能,因此便有两种相状,亦可说为两种功能:一为不受污染的功能,这种功能须依修习禅定始能生起,姑且与“不空如来藏”相对,可假名之为“空如来藏”,但通常亦仅名之为“如来藏”;另一种则是受污染的功能,亦即凡夫心识的普通功能,假名之为“藏识”(阿赖耶识)。

因此实际上在功能方面相对的,是如来藏与阿赖耶识。而空、不空如来藏,则只是建立名相的相对,是故前者为两边,后者不是两边。

如果要观察两边,藉此建立中道,所观察的,便是如来藏与阿赖耶了。这即是大圆满修习次第的建立依据,亦即宁玛派建立九乘次第的依据。

在实修方面,因为修习者必是凡夫,所以一切修习实

与阿赖耶识相应，此时行者亦实在未能发挥心识不受污染的本能，中观称为“瑜伽行”，便是基于这种原因。

是故“瑜伽行中观”或“大中观”，并不是空有二宗的合流，而是修“大圆满”必须依据的见地。这种见地，自有“大圆满”的修持就有，也即是，自维摩诘时代就有，并不是后期的大乘佛法。若我们不理实修的基、道、果，只就名相来研究，则可能得出相反的错误结论。例如，执着于“瑜伽行中观”之名，则一定会误认为其思想体系一定迟于“瑜伽行”与“中观”，由是望文生义，说其为二者的合流。实则这无非是后人所加的名相而已，不需要有名相然后才有法门，是故“大圆满”修持的基，其成立可以先于名相的成立。

第四节 如来藏的建立

佛经多说如来藏。只是由于后世研究佛学的人，每由名相来理解佛法，又自设重重概念来作限制，因此一提到如来藏，便像部派佛教时代的上座部一样，每说之为不了义，认为只是释迦的权宜方便说。

实际上，当说如来藏为自体，或空如来藏为自体时，的确是权宜的说法，但当说之为功能时，则为真实说，这一点应该分别清楚。

为了适应世俗的根器，是故表达如来藏思想亦有一个建立的过程。

对小乘声闻众说法，释迦只提“心极光净”或“心性清净”。在这时期，可以将清净的心识解释为自体。这样解释时，自然可将之视为不了义，因此上座部的意见，未尝没

有根据。

到了大乘经典结集,《华严》可以视为是一种见地的提出,再由密乘的文殊师利菩萨与密乘祖师维摩诘问答,说如来藏,这即是以如来藏空智来说般若。至于文殊师利的一系列经典,则或示瑜伽行中观意趣,或说如来藏,可视为如来藏思想的初步系统传播(不是此思想的建立)。

其后,在《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rvānasūtra*)中,正式提出了佛性的问题——

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即是我义。

佛本说无我,忽然说到“我”,那是为了说明佛性常住,所针对的是小乘行人对佛涅槃的失落感。依胜义而言,说佛为常,其实是说佛的功德事业为常,是用边事,非说本体。但依世俗而言,则亦可视佛性为常恒的本体。

是故经中说如来有四果德:常、乐、我、净,便恰与凡夫的心识相对。凡夫无常,佛性是常;凡夫有受皆苦,佛性则乐;凡夫无我(本质不永恒),佛性则有我;凡夫心识不净,佛性则净。这四德其实只是说佛的本能,非指本体。

这种权宜方便的说法,目的在于救济对佛性的断灭见。恰如龙树的中道,是救济极端的空性见。

但如果只是这样来说“如来藏我”,却很可能引起误会,一将“如来藏我”视为实体,即很容易跟外道的“梵我”、“神我”混同。是故《涅槃》便强调说——

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
我说众生悉有佛性。

这便说明了“如来藏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只是权

宜的不了义。因众生都定能成无上正等正觉，故说众生有佛性而已。《涅槃》在此已交代得清清楚楚。

因此《涅槃》又说——

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智者见空及(以)不空、常与无常、苦之与乐、我与无我。空、无常、苦、无我者，一切生死；不空、常、乐、我者，谓大涅槃。

这即强调于胜义谛中亦说佛性为空(必须注意，于功能却不可说为空，否则即陷断边，正为龙树之所破)。

在《胜鬘》中，又恐人误解“佛性”与空的关系，如是又堕断见，因此便提出“如来藏智”的说法。说“如来藏智”，即说明了“佛性”、“第一义空”、“智慧”三者彼此之间的依存关系。

智慧是观第一义空(胜义空)的智慧，由此观察可证无上正等正觉(即是成佛)，是故便将之与佛性等同，谓为“名为”。既是“名为”，因此《涅槃》所说仍是权宜方便。只为了方便众生理解，须凭般若(智慧)观第一义空始能得大涅槃。这即是成佛之道。

由是《胜鬘》始有“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的建立。前者即是说修行道上的离垢，后者则为佛的果德，法尔离垢。

不空如来藏对修行人来说，只是一种知见，可以作为追求的目的，对实际行持却只能依空如来藏(智)，因此便不能单观察一边，必须同时观察与其相对的阿赖耶识。

《楞伽》提出“如来藏藏识”这个名相，即是同时观察如来藏与阿赖耶识之意，亦即于观察由智境自显现之识境同时，抉择智境与识境。故在名相上便将二者合而为一。

笔者有一个见解：一切经论，实为修持者作理论上的依据。对经典不同的见地，则实为修持者依自己的修持境界，对经典作出各各不同的解释。这是笔者居夏威夷岛六年余，依“大圆满”次第读经修密所体会出来的见解。因此若认为佛经中所说的只是佛学上的理趣，那就容易陷入迷惘，认为经中有模棱两可的说法，实在难以理解，释迦当年何不直说：这是胜义谛、那是世俗谛，这是究竟法、那是权宜方便呢？

事实上，释迦的确不宜这样做。因为众生一定好高骛远，追求胜义，鄙弃世俗；追求究竟法，鄙弃方便道。可是众生的根器却绝大多数未能适应，因此释迦便只能以方便善巧，分层次来说胜义与世俗。在这层次上说为胜义的法，在高一层次则仍说为世俗。这即是所谓次第。每一次第，都能适应合乎这次第的根器，不致令学佛的人在修行道上倾跌。

必须如此理解，才能明白“如来藏藏识”实非“一心二门”，跟唯识家的有漏生有漏种子、无漏生无漏种子绝无抵触。因为这个名相，只等于教修行人对心识的两种功能作观察。在藏密宁玛派的教授中，“生起次第”是对两种功能作分别观察，“圆满次第”则是对两种功能作同时观察。若能离观察，则已开始进入“大圆满”的境界。

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实修的角度来读《楞伽》，从而理解经中所说的“如来藏藏识”。《大乘密严经》(Ghanavyūhasūtra)有一颂偈说——

如来清净藏 世间阿赖耶
如金与指环 展转无差别

这是以如来藏为自体，以阿赖耶为相状（以佛智境为自体，以其自显现之识境为相状），是故分别喻之为金及指环。但这其实只是方便说而已，若用来解释“如来藏藏识”，便很容易产生误会。这亦是读《楞伽》时所须注意的。

“他空派”（如藏密觉囊派）说如来藏为烦恼所染，因此若能观察所染烦恼的空性，如来藏便显露出来了。故修行人需要空掉的是如来藏上的烦恼，而如来藏的自体则不空。这种见地，即可能受《密严》的影响而不知其非究竟。

亦正因为有“他空”的见解（如《大乘起信论》即为其表表者），所以便亦易令人认为说如来藏即是说他空，由是批评如来藏是空后转出来的不空，仍执事实，这批评却实只能用于“他空派”，不能用于《楞伽》。因为《楞伽》并未说如来藏为心识自体，亦未说如来藏非空性。

“大圆满”说如来藏为“大中观”，是因为“如来藏藏识”的修习，正是瑜伽行中观派的修习。龙树以离两边为中道，这是理论，在实际修持上，若不观察两边即不能离两边，如不观察生与灭，就不能离生灭，所以观察“如来藏藏识”只是手段，由此悟入中道才是目的。以此即可说名为“大中观”。

如是，如来藏即能建立，不坏缘起的空，不坏法相的有，且离一切相对的概念，证悟绝对的真如。及至离碍（超越相碍缘起），则入佛内自证智境界。这正是《楞伽》的旨趣。

【注释】

①参拙著《四重缘起深般若》第二章“龙树四重缘起”（中国台北：全佛出版社，2004年）。

第五章 本经的结构

佛经结构，一般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本经结构亦如是。但本经的序分及流通分却有点特别。

现在将前述三分，分别述说如下：

第一节 序分

一、本经缘起与法义

本经序分，若依北魏译及唐译，则有《请佛品》（或《罗婆那王劝请品》）。宋译则缺此一品。

在本品中，其实已说如来藏法义。

本品说释迦在龙宫说法七日，既毕，从大海出，有无量亿梵释天人及天龙八部相迎。释迦见海中摩罗耶山楞伽大城，便说，昔过去诸佛皆曾在此城说“自所得圣智”（*pratyātma-ārya-jñāna*）的修证，我亦当在此城为罗婆那王开示此法。罗婆那王闻佛所言，便请佛入城，说“离言自证法”。佛于是即与大慧菩萨（Mahāmāti）问答，演说本经。

这即是说，本经所说为佛自证的境界，这种自证离一切言说，为佛自心识的经验，故称为“自所得圣智”。这种圣智，便即是“如来藏智”（如来藏空智）。楞伽王罗婆那闻宣说本经已，立即开悟——

于一切法得如实见，不随他悟。能以自智善

巧观察：永离一切臆度邪解。常乐远离心、意、意识，断三(界)相续(身)见，离外道执着，内自觉悟入如来藏，趣于佛地。

这即是说，罗婆那因远离心、意、意识，而得断除“自我”的执着(三界相续身见)。此中的心，指第八阿赖耶识(ālayavijñāna)；意，指第七末那识(manas-vijñāna)；意识，即第六意识(mano-vijñāna)。断除我执即能入如来藏，此即能证入清净心，亦即能体验心识不受污染时的境界。

这段经文，对如来藏实具开宗明义的作用，实不应删略。

随后罗婆那又问佛——什么是“法”(dharma)? 什么是“非法”(adharma)? 如何得舍此法与非法?

法即是世间执为真实、永恒的概念，此即是“常见”；非法即是世间执为非实的概念，此即是“断见”。智者离此二种虚妄分别，不取相而生分别，即是舍此二法。

这一段，是对如来藏义的补充。因为前文说断我执即可入如来藏，此段即说还须断法执。断除我执即是断烦恼障；断除法执即是断所知障。二障断除，始名为如来藏智。

是故断烦恼障仅能说是入如来藏，必唯断所知障才能证如来藏。这是层次的问题。中观应成派说，须断尽烦恼障才能开始断所知障，与本经同一意趣。

罗婆那请佛虽为序分，但不同余经泛泛说一经的因缘，实已尽摄一经的法义。

二、大慧菩萨问佛

宋译《楞伽》，一发端即是大慧菩萨问佛，可能因为佛

说本经尽是答大慧之问，是故便略去罗婆那一品。

问佛一节，又可分为四义——

（一）堪问佛的资格

宋译说大慧菩萨具四种功德，是故堪能问佛。北魏译则只说三种，唐译则未说。这四种功德是：一切诸佛手灌其顶；自心现境界，善解其义；种种众生，种种心色，无量度门，随类普现；于五法、自性、识、二种无我，究竟通达。有此四种功德，然后堪问佛而成本经。

说灌顶是密乘意趣，向来讲《楞伽》的人都不特别提及。

说善解自心现境界义，实与如来藏有关，因为如来藏以及阿赖耶，其实都是“自心现境界”。此即为本经所说。

说种种众生、心色等，则能站在种种立场来设疑问佛，由是证成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

说究竟通达五法、自性、识、二无我，是因为五法等实为凡夫污染心识及其执着。

凡在序分中出现的上首菩萨，其功德必与该经内容有关，是故此大慧菩萨的四种功德，即是本经内容的提要。

（二）大慧先赞佛德

大慧于问佛前，依唐译，先以八偈颂赞佛。八颂涵盖三种意旨，前四颂，赞佛的智悲心。第五颂，赞佛离垢。末三颂，赞佛身。北魏译仅得六颂，末三颂合为一颂；刘宋译得六颂半，第五颂实只有一半，末三颂亦合为一颂。然颂的数目虽不同，意趣则实无二。

赞佛的智悲心，即是说菩提心，这是大乘的基本意趣。如《维摩》即有“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的说法。智即是

能见诸法空性的般若，方便即是对众生的大悲。大乘以菩提心为修道的基础，有学者以为这只是印度后期大乘的说法，实在误解。

赞佛离垢，即是赞佛能断除二障。颂云：“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又云：“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即是说佛不执着涅槃（既然连涅槃都不执着，自然更不执着于轮回），这即是“大圆满”与禅宗的离轮回涅槃两边之意。

赞佛身，着重于“寂静”“远离生”（唐译“寂静远离生”五字合为一句）。寂静即是“无我”，与寂静相对的是烦恼，有烦恼即有无明，凡夫的无明即是“自我”的执着；远离生即是“无生”，服从于缘起法则的呈现称为生，不落缘起便是无生。故无生即是佛的法身境界。

（三）大慧菩萨所问

大慧菩萨于赞佛后，即以“百八义”问佛。百八应为一百〇八之意。然而后人稽计所问及佛之所答，无论如何都凑不上一百〇八之数，由是疑窦丛生，或由是生种种玄解，实则此亦如“三十六计”、“七十二行”，但形容其多，实际数字反而不必拘泥。

大慧所问，可分四段——

第一问心识种种。因为当大慧说要以百八义问佛时，佛答“我当为汝说，自觉之境界”（唐译作“自证之境界”），是故大慧率先便问及心识。

第二问见地种种。这包括外道的生灭见、断常见等，以及凡夫的种种见地。这些都是烦恼污染。

第三问施設种种。世间有种种施設，如佛所说偈、星辰日月、种种哲理，以至日常所见的风云、林树、象马等，皆

是施設。故此是問世間一切現象與造作，亦即佛智境所自顯現之識境。

第四問佛法僧三寶。佛法僧其實亦是施設。但若與前問施設比較，可以說為清淨施設。

這四問亦有層次。先問心識，然後問見地，因為種種見皆由心識生，再問世間假設，因為宇宙萬法無非由心識變現而成。此間已明“唯心所自見”的理趣。最後問佛法僧，此即為清淨心識之道。由是知大慧菩薩所問種種，歸納而言，可以說是只問心識。楞伽宗用本經印心，實得本經旨趣。

（四）釋迦說百八句

釋迦聞大慧問，却不一一作答，反而以問為答，又提出一大堆問題。為什麼這樣，前人有許多不同的解說。然而若平實理解，這其實只等於說：“要問起來，其實還有許多問題可問，例如什麼什麼。”

這種情形，我們在閒話家常中常見。釋迦說法，雖寶相莊嚴，其實亦有如閒話家常，因此實不必牽涉到玄義上去。若不以平常心讀《楞伽》，便愈讀愈複雜，終無是處。

於反問為答之後，釋尊即為大慧開示“如先佛所說，一百八種句”（劉宋譯作“此上百八句，如諸佛所說”，“此上”二字易生誤解）。

句，即是概念。說百八句，即是說種種概念，若執實為一百〇八之數，便未免太穿凿。

釋迦于經中所舉，盡為相對的概念，如說——

不生句生句，常句無常句，相句無相句，住異句非住異句……

这些相对的概念，皆是心识的变幻，众生执着于由这些相对概念形成的见地（观念、原则），已为过去诸佛举出，一一予以遣除，如是始能证实相，是即空如来藏智。释迦举百八句，其意在此。

近人吕澄先生说百八句的次第，“与九分相应”。九分是将一切佛说分别为九类，即因缘分、界分、得分、世间分、慧分、业分、定分、杂分、戒分。这是《阿毗达磨》的说法。释迦在经中说百八句，是否一定要依九分的次第，是另一回事，后人读经亦不妨如此理解。因为这样便觉得有系统一点。但若按深一层次的说法，此百八句实可理解为识境与非识境。此义较深，今不更说。

第二节 正宗分

于释迦说百八句义后，转入正宗分。

正宗分的主旨是说如来藏，然而却先说五法、三性、八识、二无我，盖此种种，即是如来藏藏识。于说如来藏后，则说应如何修持始能证入如来藏，接着便说证入如来藏后的心识状态。

此中五法，即相、名、妄想、智、如如。

三性即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相当于唯识之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

八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经中称为“意”）、阿赖耶识（经中称为“藏识”亦称为“心”）。

二无我即断除烦恼障后的“人无我”，及断除所知障后的“法无我”。

兹依正宗分次第，略明经义如下：

一、说如来藏

(一)先说五法

大慧于佛说百八句义后问佛，先问生灭，即是问五法中之相。由是引出全经正文。

佛于是说八识其实可以分为两类，即现识(khyātivijñāna)及分别事识(vastu-prativikalpavijñāna)。由此二识生起三相，即转相(pravṛtilakṣaṇa)、业相(karmalakṣaṇa)及真相(jātilakṣaṇa)。

关于识与相的问题，应当细说。

将八识分类，阿赖耶识即是现识。因一切法的相状，都由此识变现生起(唯识家说由阿赖耶识生根、身、器、界)，故可名现识，现即是变现之意。其余七种识，可称为分别事识，因为它们的功能即以分别、了别为主(末那识所分别者为自我)。

由藏识显现的，名为真相，分别事识则显两种相。末那识为分别的主宰，因为余眼等六识皆依末那识所执的自我作为分别的依据，是故末那识所显即为业相，余六识所显即为转相。

所谓相生灭，只是业相与转相的生灭。真相则无相生灭，因为阿赖耶识只是刹那生灭，而且生灭同时，是故相续无间断，由是离常断二边，故只可说为流注生灭。

是故若说“相灭”，便是覆盖于真识上的种种虚妄灭，当虚妄灭时，便说为相灭。这里提到的真识，即是如来藏，亦即未受污染的心识(唐译作“阿赖耶识虚妄分别种种习

气灭，即一切根识灭，是名相灭”，这译文更易理解）。

所以虽然“相灭”，可是真相却不灭，所灭者只是妄相（业相）。

外道由于虚妄分别，由相便生种种名。于是计种种流注生灭的因，例如——

胜妙（pradhāna），此指婆罗门所说生成万法为造物主的大梵。

士夫（puruṣa），即是“神我”。

自在（īśvara），即是说为造物主的大自在天。

时（kāla），有外道计时为生灭因。

微尘（aṇu），其实即指今日物理学上之所谓微粒，亦有外道计为生灭因。

诸佛离虚妄分别，为权宜方便则说凡夫有七种性自性（svabhāva）。此亦为“名”，即是——

集性自性（samudaya），一切法由因缘和合而生，和合便即是“集”义。此即误谓事物有本质。

性自性（bhava），此亦可译为“有”，此即指事物的功能（用）而言。即误谓功能为本质。

相性自性（lakṣaṇa），指事物的相状、现象（相）而言。即误谓现象为本质。

大种自性（mahāb-hūta），谓事物的性相皆藉四大种（地水火风）作显现，如云，藉水大种而显现其湿性。

因性自性（hetu），若从因果立论，则有事物生成之因。

缘性自性（pratyaḃya），因虽备，亦须诸缘具足而后生成事物，故说此自性。

成性自性（niṣpatti），事物以因缘具足而成立，故说此

自性。

如是七种自性(性自性),随顺性相用安立,或随顺因果建立,故为识境之建立。但诸佛则实有七种第一义(paramārtha),它们即是诸佛所证的真实境界(智境)。虽然亦是名相,不过却是由地前菩萨以至成佛的心境历程,是故权宜安立名相为境界(gocara)——

心境界。即地前菩萨的境界,所证能与真心相应。跟它相对的是凡夫的集自性(即集性自性,以下从略)。集自性所体会的只是有虚妄分别的转相与业相,与之相应的便是分别事识。

慧境界。慧(jñāna)的功能是断惑,即离一切虚妄相,这是登地菩萨的心识境界。跟它相对的是凡夫的性自性。凡夫执有,即不能断惑。

智境界。智(prajñā)即般若,功能为证诸法空性,证诸法实相。这是第六地菩萨的心识。跟它相对的是凡夫的相自性,执诸相差别即不能证诸法实相。

见境界。见指二见(dr̥ṣṭidvaya),即能见生灭、常断、一异、来去等两边。必须能见两边,然后始能离两边得中道。这是第七、八地菩萨的心识。与之相对的是凡夫的大种自性。但见大种所显相,即落于两边,而非见两边。

超二见境界。超二见(dr̥ṣṭidvayātikrānta)即是能得中道的心识状态,这是第九、十地菩萨的心识境界。跟它相对的是凡夫的因自性。凡夫的因是世俗,得中道为成佛之因则是胜义。

超子地境界。子(kumāra)指佛子。此即等觉菩萨的心识状态。等觉菩萨已超越十地,故称超子地

(sutabhūmyanukrama, 十地菩萨皆为佛子)。跟它相对的是凡夫的缘自性。因缘二者,因已具备,待缘而成,凡夫所成的为一切世俗法,等觉菩萨则已尽超越四重缘起,入佛因地。

如来自到境界 (tathāgatasya-pratyātmagati-gocara)。此为唯佛能证的智境。与之相对的是凡夫的成自性。凡夫成一切法,佛则成智境自显现之识境。

如是说外道见,及凡圣十四种心相。圣者的心相,实跟外道不同。

接着更说外道的妄想见。外道修行,于自心所现境界起种种分别,如是即为妄想见。

例如认为事物可以“无种”而生(说因中无果),此即为断见;若认为“有种”而生(说一因可生诸法,如造物主),此即为常见。

又或认为可依事而住(住于一境而不坏,即如修仙)、依时而住(即言永生),或缘五阴、十八界、十二入而住(即言不死,或灵魂不灭),此种种都是妄想邪见。

有了这些邪见,则境界、生、有、涅槃等等,皆被破坏而成断灭。

跟妄想见相对的便是智。智是知所观的境界、自受用的事物,以及自身(根身器界),皆是佛内自证智境界之自显现,亦即自显现而成藏识境界,由是远离内外境界的执着,入于无相,更依十地次第而入三昧境界。如是于金刚喻定中,断微细无明(此如受时空相碍),即能证得法身,随入如如化(能如其所如的变化身,如释迦之示现成佛)。

上文已总说五法竟,释尊接着便说修行次第,如是即

引入实际修学，即由对八识、三自性、二无我的认知，说至如来藏。

(二)说藏识及圣智

说八识，唯着重说藏识，因为知此识便亦知转识（即分别事识）。

藏识譬如海浪，起伏无定，海浪的生起，以有风故，外境界即譬喻为风。当转识执外境界时，藏识便如瀑流，生转识浪。

释迦以眼识为例，说眼识转。有四种因缘令眼识转：不觉自心现而执取（经言：自心现摄受不觉）；无始以来取着于色的虚妄习气（经言：无始虚伪过色习气）；识的本能（经言：计着识性自性）；见种种色相的欲望（经言：欲见种种色相）。

以眼识转的四因缘为例，余识转可知。凡夫执种种转识为实有，不知彼等实辗转相依，有如一浪催动一浪。

修行人于入禅定时，转识不起，便以为是藏识灭，实则仅如大海无风故不生浪，所熏习气犹在，故实非识灭，而是因为不执取外境而藏识暂时寂静。此种微细的藏识行相，唯佛及住地菩萨能知。

是故修行人当学上圣智三相，舍跋驴心智慧相(Khan-jagardabha)，如是即能登第八不动地。

跋驴是比喻不能行远，心性又复愚钝，这即是拿来譬喻前述的修行者，只能压伏转识，便以为藏识已灭，已除其上的种种烦恼污染，因此便不再上求圣智。

上圣智有三相（三种特质），即无所有相（唐译：无影像相。此即离妄想自性）；一切诸佛自愿处相（唐译：一切诸

佛愿持相。指诸佛愿力的加持,即知缘起自性);自觉圣智究竟相(唐译:自证圣智所趣相,即能成办成自性)。

故修行人能离外道及小乘所执持的心识境界,以诸佛加持生起正智,持正智依次第经十地至入佛地,此即为圣智的修学。

上面说智相竟。下面即从种种不同角度,说用智观妄。因为必须观察妄心,然后才能离此颠倒妄心,知如来藏(知心识不受污染时的状态、境界)。故下面数段,虽仍说圣智,实际上已不是说圣智的本质,而是说如何用圣智来观察藏识。与实际修持,关系重大。

大慧因释迦说圣智三相,便请他说“圣智事分别自性经,百八句分别所依”(唐译:百八句差别所依圣智事自性法门)。这个名相需要解释一下。

百八句是诸佛所说,但学人由于根器不同,是故对百八句的理解便亦不同,由是即生差别。也即是说,他们证圣智的程度亦有差别。由是可说自性法门,知差别相。

大慧请佛说此法门,是因为菩萨亦有妄想自性,其所以有,是因为受百八句义自相共相种种概念束缚。自相共相,为一切法的异相与同相。如百八句中的男女,男女各有相异之相,但其同为人则一,同为无常无我则一,是即为共相。对自相共相执着而生差别,都是妄想。故大慧所请,即是净除妄想的教导。

释迦因大慧之请,于是先说外道的妄计。

外道亦说自相共相,但落有无二种边见。执无者,以一因摄一切法,因兔无角,便谓一切法亦如兔无角,如是陷

人断见；执有者，见大种、求那（德性）、极微等，各各差别，以为是实法，于是便硬把牛角安在兔子身上，使之成为“实”，而说之为有，如是即陷常边。

圣智的境界如何对待差别（如兔无角、牛有角即是差别），释迦说得很直接，“不应作有牛角想”。如是即无主观概念的执着，即不堕空有两边而生边见。是故说“乃至微尘分别事性，悉不可得”，如是脱离识境缚束。

无论说心外之境为有为无，其实都是计外境为实有（如计兔、牛为实有）。实际上一切外境都只是心的影像（心现流），因心识的作用，施設其为有为无，如是生自共相差别（如谓兔无角、牛有角），知其仅属心所显现的施設，对自共相便不生执着。

由是大慧接着便问心的影像。

大慧问佛，如何净除自心现流（影像），其净除为渐、为顿？

佛答大慧，事须渐除，理则顿悟。

事边喻如庵摩罗果（amraphala）之熟、如陶家造作诸器、如草木之生长、如习音乐书画，皆须渐渐成办。

然而悟净除影像之理，却是顿而非渐。佛亦举四喻：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相、如日月顿照一切色像、如藏识顿现根身器界、如法身佛顿现为报化身佛的光明，是皆顿而非渐。

释迦接着为大慧说三身佛之教——教导如何净除自心现流。

报佛(Dharmatāṇiṣyanda Buddha 刘宋译为“法依佛”;唐译为“法性所流佛”,密续中通常译为“法性等流身佛”),说一切法自相共相,众生皆以自心现流习气为因,以妄想相续执着为因,如是即不能通达缘起自性,但起妄想自性。

是故报佛所说,即是缘起自性。通达四重缘起,即能清净心识所现一切法的虚妄相,此皆由妄想自性(遍计所执自性)所成。

化身佛则说六波罗蜜多,根身界(阴、界、入)、解脱、诸识等法,学人由是即能超越外道。

法身佛已离心自性相(这即假名不空如来藏),唯住自内证智境界,故即以自证智为教、离一切所缘,无一切所作相、无根量相(无由五根六识所起之相),但言离能所之教。

如是即是三身佛之教。

既说三身佛教如何观察妄想,接着便说小乘与外道之教,作为比较。

小乘声闻行人所修,证两种差别相。一是自觉圣智差别相 *pratyatmargadhigama- viśeṣalakṣaṇa*,唐译为“自证圣智殊胜相”;北魏译为“内身证得圣相”),一是性妄想自性计着相(*bhavavikalpasvabhāvabhīnivesalakṣaṇa*,唐译为“分别执着自性相”;北魏译为“分别有物执着虚妄相”)。

前者所证,是诸法染净共相,故虽知无常、苦、空、无我等真谛,能离欲寂灭,心得寂止,由习禅定等得解脱,可是由于习气未除,是故他们的解脱便仅能离分段生死,而不能离变异生死。

后者所证,虽知一切法非由作者(如造物主)所造,但

却执着于水的湿性、火的暖相等现象，以至执着于苦、空、无常等法，是于“法无我”尚未通达。

菩萨乘的行人，对如上两者皆应舍离。

大慧于是问佛：世尊所说的常、不思議自觉圣趣境界，及第一义境界，会不会等同外道所说的常不思議因缘呢？

此问是针对圣智所证的二德为常及不思議 (nity-acintya)，于是便提出来跟外道的常及不思議比较。

佛解释说，外道的常、不思議，是以作者（如造物主）为因，如说造物主为常、为不思議，是故便说为常、不思議因缘。

佛圣智所证的常、不思議，以自觉圣智之第一义境界为相，有远离有无两边、远离能所之自觉圣智为因，是故不同外道的建立。

再说，外道是因为自己无常，所以才说一个常，来作为高一层次的建立，而佛则是自证境界。由是佛的建立常、不思議即不同外道。

佛再拿小乘来作比较。

小乘诸声闻实执生死、涅槃二法，于是畏生死而乐涅槃。所以他们的修习，只是未来诸根境休息（根身灭不继续），而非以自觉圣智来转易藏识，由是得大涅槃。

佛则不然。佛说一切法不生，并不是有法生起，然后将之还灭。说一切法不生，是从离有无二边的自性来立论，并不如声闻妄计二境界（从无而有，又从有而无）而说一切法不生。能实证一切法不生的境界，便即是涅槃。

因为说到佛跟小乘、凡夫、外道的差别，于是释迦便说五种姓，用此以说明众生的根器不同，是故所证的智量亦有不同。如是即将藏识与智量的关系作一总结。

五种姓是：声闻乘种姓、缘觉乘种姓、如来乘种姓、不定种姓(aniyataikataragotra)、无种姓(agotra)。

声闻于闻佛说阴、界、人(五蕴、十八界、十二入)自共相时，能生欣悦，但对佛说缘起，却不感兴趣，由是仅能断烦恼而不能断烦恼习气。

缘觉于闻佛说缘起，能生感动。

如来乘种姓者，即能领受如来所证法的教导。如来自证法有四种：自性法、离自性法、自觉圣智、外刹殊胜法。依次第修学，即堪能成佛道。

自性法，即是证三自性：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

离自性法，即是证三无性：相无自性、生无自性、胜义无自性。

自觉圣智，即是佛内自证的境界。

外刹殊胜法，即与证智同时，生起后得智，亦即智境同时自显现为识境，说为证知诸佛刹土殊胜广大。此法为密乘意趣，如修法界观想等，即基于此。由是可知本经与密乘的关系。

不定种姓，但随缘而入三乘。闻声闻法即入声闻，闻佛一乘法即入佛乘。

无种姓(应译作“各别种姓”)有二：一种是外道，修我、人、寿命、长养、士夫(作者)，即认为是涅槃(此如修梵我、修出阳神、修长生、修摄生、修仙、修梵、修造物主等)，如是根器不能解脱，是名一阐提(icchantika)。一种是菩萨为悲

悯众生，终不肯成佛，如观音与地藏，是亦因其趣向而说为一阐提。

然而释迦却说，即使是舍善根的一阐提，以如来神力故，亦有生起善根之时，是即众生皆可说为有佛性（有成佛的本质）。

（三）说三自性

三自性中的妄想自性，实由相生（由现象、境界生起），可分为二种——名相计着相、事相计着相。

名相计着，是执内外法自共相所安立的名相。如计着色、受、想、行、识；根、身、器；蕴、处、界等等。执名相为实法，是即起计着相。

事相计着，是执着于所见之事。如见色（物质），便执之为事物的本质。

至于缘起自性，是谓事物依缘起而生起。

成自性，是离两种妄想自性，自证圣智的境界。经云：“是名成自性如来藏心。”

由是可知，如来藏只是一种离一切妄想的境界，并非指本体而言，学者须当留意。质言之，成自性如来藏心亦只是一种相，不过却是真实的相。

（四）说二无我

二无我，即是人无我、法无我。“我”不指自我，是指有自体的实物与实事。

以人为例，我之建立，无非由五蕴生。五蕴与十二入、十八界因缘和合，此聚合即名之为我。以五蕴中之色为例，人之眼耳鼻舌身即是色，因有色根，便能攀缘外境，引起感官认知（入），于是便以此为我。佛言：这无非只是妄

想施设的显示而已。一执着于此显示，便轮回生死。能知此为虚妄相，即是人无我智。

说阴、界、人中有种种妄想施设，不可建立为“人我”，只能否定我，却仍未否定阴、界、人等，如是即是“法我”。若知阴、界、人本身亦由虚妄分别而成，无论自相共相都无实体，是即为法无我智。

对于人我与法我，有两种错误见地，经云：“建立与诽谤。”无而谓有，即是建立，如是则堕入常边；有而谓无，即是诽谤，如是则堕入断边。必须离此二边，始能名得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anuttara-samyak-sambodhi）。释迦于是说四种建立与诽谤：相、见、因、性。建立者即是——

非有相建立，本来相非有，建立诸相。

非有见建立，本来见非有，建立诸见。

非有因建立，本来因非有，建立因。

非有性建立，本来性非有，建立性。

若于种种建立作邪见观察时，发现建立不当，于是便说之为无，如是即是四种诽谤。

离建立与诽谤，即是离常断、有无等二边的中道。对人无我、法无我，皆须如是认识。

（五）说如来藏

《楞伽》在《如来藏章》之前，先说四门，即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近人吕澄先生认为如是等名，与如来藏原无差别。说空、无二等即是说如来藏，此意见可从。兹分别依经意说此四门，然后正说如来藏。经文此数段，为一经重点所寄，是故读者须留意。

空是什么?《楞伽》说——

空者,即是妄想自性处。

这即是说,妄想的本质即是空。妄想,是我们处于贪、瞋、痴三毒中所起的种种意念(或对外境的认识),由于心识受分别心支配,是故一切意念或认识悉皆虚妄。

此处说的分别心,即是拿着“自我”这个概念来作计较利害得失的心。唯识家说,这种心识作用称为末那识,即第七识。

由是佛说七种空——相空(lakṣaṇa-śūnyatā);性自性空(bhāvasvabhāva-śūnyatā,唐译:自性空;北魏译:一切法有物无物空);行空(pracarita-śūnyatā);无行空(apracarita-śūnyatā);一切法离言说空(sarvadharma-nirabhilāpya-śūnyatā,唐译:一切法不可说空;北魏译:一切法无言空);第一义圣智大空(paramārthāryajñāna-mahā śūnyatā);彼彼空(itaretara-śūnyatā)。

佛家说空,数量不定,故有十六空、十八空等说法。七空之义,要言之,无非作三种两边遮遣。

众生执现象为实有,故说相空;亦有执本质为实有,故说自性空。

众生执一切有为法(行,亦即因缘所生诸法)为实有,故说行空;众生执无为法为实有,故说无行空。依中观应成派的观点,无为法亦非实有,仅许“无为”为实。此观点不同唯识家的说法,详见拙著《金刚经导读》。若了义大中观,则“无为”亦不许为实。

众生执一切事物与现象(世俗法、不可说法)为实有,故说一切法空;众生执胜义谛的圣智为实有,故说第一义

圣智大空。

如是建立，则一切法的现象与本质、有为法与无为法、世俗谛与胜义谛，悉皆遮遣，凡陷于相对的概念与事相，皆无独立自存的本体，由是说之为空。当一切相对概念都遣除之后，便显露出那绝对来。

至于彼彼空，即是他空。所空者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说事物中没有其余的事物。释迦举例说，如说鹿子母舍中无象马牛羊。此空最粗，仅属当时外道的论点，非佛家说。

无生，是说并没有“生”这种本质，亦即是说，诸法但由缘生，并无生起诸法的本质。如是遮遣“一因”生、“因中有果”等外道的说法。是故经言“不自生”（自体不生）。

然而，“生”的现象却非没有，只是其现象刹那不住，随生随灭，相似相续而已。是故经又说：“非不生。”

经又言：“除住三昧。”一般说法是，入三昧（二种无心定）的菩萨：心不生起，是故为“不起无生”，此不在缘起法的范围之内，故佛说“除住三昧”。若依密乘义（中观家的说法亦同），“三昧”是指定中的境界。唯佛与菩萨在定中证空性的境界是实，与凡夫持分别心于三毒中所起的境界为虚妄者不同，故说“除住三昧”。

无二，是离开一切相对的概念。经文举例，如阴热、长短、黑白等。生死与涅槃亦是相对的概念。

一般说无二，往往说一尚且无有，何况有二，又或引伸而言，长既不能成立，是则短亦自然不能成立。这样说无

二,有点表面,因为这样说时,很容易令人误会,必须先遮遣一边,然后才能遮遣另一边。实际上是必须两边同时遮遣,然后才能得中道见,若非同时遮遣,则始终落于名言的范畴,在实修时便障碍丛生。密乘修“生起次第”的难处即在于此。

于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之后(经言:离自性即是无生,故此处不别说),即借大慧菩萨之问,转入正题,说如来藏。

关于如来藏的特性,经中其实已不需说,因为当说空、无生等四门时,其实已将如来藏的特色说得十分清楚。今试伸言之——

空,所以如来藏无相、无性;非有为、非无为;非世俗、非胜义。它只是不受污染时的心识,其相状法尔如是,因为不是本体,是故亦无自性。它不受污染,所以自然离垢,但又跟污染后的清洗不同,清洗后的清静,仍与污染相对,并非真实的绝对。

离自性相、无二等,即是离开一切相对的概念。是故你可以说如来藏是涅槃的境界,但却不可说将阿赖耶识清洗之后,如来藏显露,如是即为涅槃。说境界则为内自证的体悟,说清洗即流为执着于相对概念,仍有作意,一有作意即非无二,即非离自性相。

无生,是说如来藏自体性空,所以自体不生,然而却不是不生,因自体虽不生,其功能却可以成佛。就用边而言,便可说如来藏即是众生本具的佛性。

大慧问佛，却另说三种如来藏义——(1)“如来藏自性清淨”；(2)“常恒不断无有变异”(此句依唐译引，刘宋译则为“如来之藏常住不变”)；(3)“具三十二相在于一切众生身中，为蕴界处垢衣所缠，贪恚痴等虚妄分别垢之所污染，如无价宝在垢衣中”。

若依文义，大慧所说似与空、无生等四门相违。自性清淨即是有自性；常恒不变亦即是有自性相；本具佛相(三十二相)于众生身中，只因受烦恼污染是故众生才不显现佛相，那即是有清淨与污染的相对。如是三义，显然跟空等四门彼此有差别。

说《楞伽》的人，于是立种种说法来调和，实际上根本不必调和，空等四门，是了义的说法，大慧所说的三义，则为不了义的说法。

前已说过，若了义，如来藏只是心识的一种现象与功能；若就不了义而言，则可视如来藏为本体。

为什么要将之说为本体呢？

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大慧举三义问佛，且追问道：这样说如来藏岂不是等同外道之说我？释迦于是解释，如说是如来藏，只是随顺众生的根器。众生畏闻“无我”之说，所以才将如来藏说为本体，免其因惊怖深法而不入佛道。

释迦又再举例引伸，如陶师用泥可造种种器皿，故佛亦可用种种义理来说如来藏。

这段经文，本来已清楚为什么要说如来藏为本体，能理解经文，即可知四门与三义的层次分别。然而却有学者引《楞伽》此文，作为否定如来藏的论据，谓只是因随顺众生而说有如来藏。这种观点，其实只说得一边。不幸的

是，近日中观家与唯识家都倾向于这种观点，影响相当大，此盖不明“了义大中观”之过。读《楞伽》的人，必须了解这点，否则便会陷入“如来藏自性清净”、“具三十二相”等等名相之中，结果便非否定如来藏不可。

二、修离垢证如来藏

释迦说法，并不单只说理，必更说依理而修的行持法门。释迦言“说食不饱”，若只说理，岂不是等同“说食”。故于说如来藏后，即说如何修证——修离垢以证如来藏。

所谓证如来藏，即是藉禅定之力，断烦恼污染，如是体会心识不受污染的境界。若认为佛心识本来清净，故已不需修习，此不在本经所说范围之内。

必须如是理解本经，才能明白经义，倘若因说如来藏之后，忽又说到唯识，便说唯识才是了义，是则为陷于名相矣。

释迦说修离垢，开出四门——

善自分别心（唐译：观察自心所现）。

观外性非性（唐译：善知外法无性）。

远离生住灭见。

得自觉圣智善乐（唐译：专求自证圣智）。

此四门，实依教、理、行、果而说，如其次序。观察自心所现的境相，为修行之教，于观察境相时，同时观其无自性，为修行之理，由是远离生、住、灭见，即视诸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等，此为所修之行。能如是修离垢，即能得自证圣智之果。

密乘修“大圆满”，当烦恼起时，视如水面作画，随作随散，然而虽散却非断灭。如是修习，即是前述四法门之具体修行之法，详见《四法宝鬘》及《大圆满心性休息》（拙译，收《宁玛派丛书》修部），读者可以参考。

释迦于说四法门之后，复分别细说。

说因缘相，即是说对一切外境不应执着。小乘行人说由六因四缘生起诸法，于是反执着于六因四缘的概念，一生执着，便必然对外境亦生执着。释迦因此说——

无能生所生 亦复无因缘
但随世俗故 而说有生灭

（刘宋译略同，但译得难解）

由是释迦又说四种“言说分别相心法门”（刘宋译作“言说妄想相心经”，难解）。即是分别四种言说妄想相，具如经说，今姑不赘。

要离对外境的执着，必须遮遣一切足以成立外境的概念，此即所谓离四句（离四种概念）。

凡讨论一事物，就是非正反而言，无非只有四个概念，如一（同）、异（不同）、俱（亦同亦不同）、非俱（非同非不同），如是四个概念，已将同异之见包罗净尽，外道所说，无非各执一个概念，由是便衍化为许多流派。

释迦于是回顾前说百八句义，说为——

次第建立百八句无所有，善分别诸乘及诸地相。

这即是说，百八句的相对概念，须一概遣除，因而是非

正反的四句，自然亦在遣除范围之内。不执任何概念，便易不执外境。

释迦又依实际修行，说四种禅与妄执的关系。这样说，是因为外道亦有禅定。四种禅是——

愚夫所行禅(hālopacārika-dhyāna)

观察义禅(arthapravicaya-dhyāna)

攀缘如禅(tathatālabhāna-dhyāna)

如来禅(tathāgata-dhyāna)

佛子所行，是由观察义禅，入攀缘如禅(攀缘真如禅)，然后证如来禅。如是三种禅定，是为正定。至愚夫所行禅则为一切外道与声闻所行，由于心识先有所执，于是在禅定中便有种种境界，然后执持此种境界以为实，于是或堕常边(如言长生)，或堕断边(如将心识断灭视为涅槃)；或堕有边(如出阳神、出阴神以为有)，或堕无边(如枯禅、死尸之类)。一堕边见，便不能离烦恼垢。

大慧菩萨以外道既说涅槃，小乘声闻亦说涅槃，因言禅定，于是便以涅槃之义叩问。释迦由是说如来涅槃及声闻缘觉二乘涅槃的差别。略而言之，如来涅槃离一切法执，亦即尽断所知障，而小乘涅槃则仍有法执，实非涅槃。非涅槃而说为涅槃，亦堕边见。

至于大乘菩萨，则以如来加持力入于三昧，然后诸佛手灌其顶，即能不堕声闻地，速入如来地。此说已有密乘义趣(可与拙译《密续部总建立广释》所说的释迦成道相比较，即知显密意趣的不同)。

大慧菩萨因禅定与妄执的关系，便问释迦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的说法，易跟外道的说法混淆。释迦的解释是，主要是遮遣能所（能摄与所摄），如说“无明缘行”，是“此有故彼有”，这即是无明为能摄，行是所摄，若知二者皆无自性，则知二者皆是名言，由是即无妄见妄想。此段经文申明离垢需离能所。

大慧菩萨因佛既说离四句、离边见、离能所，因此进问何以释迦有时亦说“常”。

释迦答道，是依妄法（bhranti，刘宋译作“惑乱”），故说为常。常只是一种虚妄的境界，这种境界虽入圣贤位的菩萨亦有，但菩萨却不会因此执之为实，是故不生颠倒，此即不同凡夫，每每执着一种心识的境界以为实有，由是生种种颠倒。

此节经文对实修的帮助甚大，因修习时需作种种观想，现种种境，必须同时观察所显境界的空性，然后始能不颠倒，是则所谓“止观双运”。

接着，释迦再以深一重的意思申明说“常”的道理。

佛回答问题，有四种方式——

一向（ekāṃ śa）：即是正答所问。

返诘问（pariprcchā）：所问有含糊或不正之处，则用反问的方式令其自明。

分别（vibhajya）：所问混淆，则分别答之。

止论（sthāpanīya）：所问不合理，则置而不答（故唐译为“置答”）。

为什么要置而不答呢？因为来问者早已有一大堆成见，若答其所问，则必问题辗转相生，纠缠不清，不如置而

不答，止其所论。再次若对根器未熟者说深义，彼必惊怖，是故不如不答。因此止论实在是不答之答。

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无自性，以至说一切法无常，或说一切法常，皆是深义。如说无常，是因为一切相无常；至于说常，则是因为一切相无生，由是其无常之性为常（常具无常之性），在这层次上，故说诸法为常。

本节经文，是说离垢需离世间的认识论。因有四种不同的认识——完全合理、部分合理、认识混淆、完全不合理，故亦应以四种不同的态度对付。如常与无常是深法，对先存异见执着者即应止论。

然而于修学之际，却需知四依，作为修学的抉择，即是依法不依人；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故以后大段经文，即分别明此四依，具见经文所详。

今试略言大意——

小乘有四果，因果位不同，见解亦便不同，是故只能依法所教，不可依人所论，若依人所论，便受其见解影响。

所谓法，是涅槃法，然而对涅槃的理解，各有不同，外道亦有四种涅槃。故必须知涅槃的真义，斯即为依法。要而言之，分别识寂灭即为涅槃。

佛所说法，随闻法者的根器而异，故有究竟不了义，与非究竟了义之别。了义者为一乘法，此即佛道。说声闻、缘觉，即为不了义。

佛说法有两种法相，一者为宗通（siddhāntanayalaksāṇa，唐译：宗趣法）；一者为说通（desananayalaksāṇa，唐译：言说法相）。前者乃真实义，后者为方便说，故学人应依义

不依语。

有分别计较者名为识，无分别计较者名为智。是故识为世法，智为出世法，由是释迦说三种智，与外道九种转变论作为比较。外道所依全为依识成立的世智，由是知修学者应依智不依识。

以上总明如何修离垢，既然已知，便更应知离垢之果。

修离垢无非欲求涅槃，释迦由是广明二十一种外道的涅槃邪见，以及如来涅槃的正见。

涅槃即是觉（菩提，bodhi），唯觉然后始得真正的涅槃。是故佛又说何者为“正等正觉自觉性”（samyaksambuddha，刘宋译：三藐三佛陀），且提出七种外道作为比较，具如经说。

三、证如来藏心识

上面既说如来藏义，又说修证之道，及如何始为修证的正果，于是接着便说证如来藏的心识状态。

证如来藏实有次第，并非一蹴而就。前所谓“事须渐证，理则顿悟”，是故大慧菩萨便问佛陀，一切菩萨及声闻、缘觉众的“灭正受次第相续”（nirodhakramanusamādhi-lakṣaṇa，北魏译：入灭尽定次第相）。即是问登地前的修行人心识状态，以及登地后各地菩萨的心识状态。此中的“灭正受”，即是“灭尽定”，亦名“灭受想定”，行者于定中受、想二蕴皆不起作用，故名。

释迦言，由初地至六地菩萨，与声闻缘觉同，所入都是“灭正受”。

七地菩萨，则不如前者的定有间断，常在定中得无念正受。

八地菩萨的定，任运无间，已离藏识，不同七地以前尚需作观。声闻缘觉的行人亦可到八地境界，只不过到这境界时，他们却以为已得涅槃。八地菩萨本来亦耽着于此境界，以佛加持力始能向上，历九、十地而圆成佛道。

然而亦可说本来不需分别次第，主要分别，仅为七地以前也许还生分别识，至八地则分别识已无作用。

然则圆成佛道之后，到底又是什么状态，为常，抑为不常？

释迦言：佛本体非常、非无常，但就如来自觉圣智所亲证的清净法性而言，却可以说为常，因为无论有佛无佛，法性本然具足，恒常不变。为什么呢？盖世俗蕴处界一切法，皆由虚妄分别而得名，而佛所亲证，则不由虚妄分别生起境界，是故可说为常。

大慧菩萨因释迦之答，便问若云“无我”，谁生谁灭，更问亲证佛性的心识为如何？

释迦在这里，详答了如来藏的义理。

如来藏如魔术师（伎儿），能变现六道众生的根身器界（即是智境自显现为识境）。它是得善果的因，亦是得不善果的因。

如来藏如是变现，本来无所谓“我”与“我所”（我所有），因为既如魔术变幻，则变幻而成者实无所谓我。此如电视观众，观电视中的人物与世间，决不会将之视为我们

这个世界的实法。

然而凡愚将我与我所执为实有，声闻却不知变幻之理（如电视剧中人看电视中的世界），于是说根身器界皆由内根、外尘与识三者因缘和合而生。而外道则计众生与世界都有造物主。因迷误之故，由是生种种虚妄，污染（熏习）如来藏，故如来藏即名为藏识（阿赖耶识），智境之自显现即被执为识境。

一旦成为藏识，便“生无明住地，与七识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断”。

但其实它本来是“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的智境自显现。

这段经文十分重要。近代中观家依这段经文，便说若云“自性无垢”，即是说阿赖耶的本体为如来藏，既言本体，又说它“不空”，于是认为是不了义的说法，因为是“空后转出来的不空”，所以有实事的执着。

近代唯识家依这段经文，便说“转依”之说为了义。转依者，即“迷依”转而成悟，“染依”转而成净，即转识成智的说法。

“大圆满”的说法则不同，因为经文已说如来藏染则为藏识，所以其后说“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并非说阿赖耶的本体如是，只等于说“本来无垢，毕竟清净”，言“自性”者，乃指本来的智境而言。是故心识受染则名藏识，不受染则名如来藏。

所以在修行道上，“大圆满”并不以转识成智为究竟，这只是修习次第中的手段，超过这个次第，于修行道上即无作意，只是直接体验心识不受污染时的境界。这体验虽

有间断,但渐次修习,即能任运而见法尔光明(譬喻心识不受污染时的状态)。

因此“大圆满”的修行,并不是将藏识转为清静,而是离藏识的功能(使藏识的机理不起作用),去体验心识的实相,此实相亦说为“自性无垢,毕竟清静”。

释迦续说:藏识随灭随生,而余七识皆有生灭。第六意识依第七末那识(意),于是取着种种名相,生种种妄想,由是从贪而生,复生于贪。此即凡夫的心识状态。

修禅定的人若入灭尽定,或至第四禅,或如小乘之得真谛解脱,所灭者其实只是有生灭的余七识,藏识则实未灭。因余七识的功能不起,便名为断惑而已。然而藏识实为余七识的因,是故藏识不灭,余七识其实亦不灭(所灭者仅为其功能,由是知释迦实一直就“用”边说诸识,并未肯定过什么是不空的本体)。

若能“见如来藏”(即能体验心识不受污染的状态),则用以说如来藏藏识的一切分别境界,即前说的五法、三性、二无我等,悉皆寂灭。能离一切分别,次第相续转进,即能登不动地。更因佛加持力而不住于定境(十种“三昧道门乐”),由此更上,即得十地。

释迦在这里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是故大慧,菩萨摩訶萨欲求胜进者,当净如来藏及识藏名。

“净名”,即是对名相不生差别,不妄执其性相。识藏之名须净,如来藏之名亦须净,是则何尝视此二者为本体,又何尝说如来藏有实性相。“大圆满”的祖师维摩诘,若意译其名,即是“净名”,此名实有深意。

佛的境界又怎么样呢？释迦说——

大慧，如来者现前境界，犹如掌中视阿摩勒果。

言“现前境界”，即禅宗所说的“当下即是”。此境界不能言诠，只能自证，故曰“现前境界”（唐译：分明现见），如见掌中阿摩勒果（Amalaka，庵摩罗果、庵摩勒果）者，即分明现见之意。

上来说圣凡心识状态毕，大慧因凡夫修行必由五法、自性、识、二无我入，故请释迦更说此诸法的分别相。

释迦说，五法中的相、名、妄想、正智、如如，前四皆有分别妄想，是故应住于如如。什么是住于如如呢？佛言

大慧，菩萨摩訶萨住如如者，得无所有境界故，得菩萨欢喜地。

“得无所有”者，即是——

菩萨摩訶萨以其正智观察名相，非有非无，速离损益二边恶见，名相及识本来不起，我说此法名为如如。

如是说五法唯住如如，已摄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等分别相。

经文以下唯说余义。谓三世诸佛如恒河沙，以七喻明之；又说诸法刹那坏相，但净染却不同生灭，净法一起即不尽，是故非刹那法；更说化诸声闻趋向大乘，故授记彼等可成为化佛。如是段落，具见于经文，此处不赘。

第三节 流通分

依刘宋译，流通分仅一品，说断肉。

何以说断肉？这就是说悲心。以不食肉而长养悲心，悲心即是世俗菩提心，而发菩提心则是入大乘的开始。

若依唐译，则尚有《陀罗尼品》及《偈颂品》。北魏译的《偈颂品》则名《总品》。

陀罗尼义为总持，即总持一经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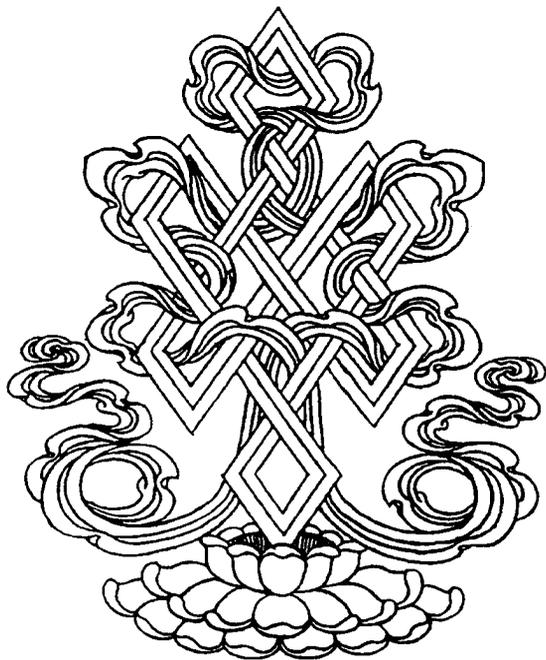
《偈颂品》除总说经义外，尚说种种预言（授记），及略示瑜伽行中观法义，这些法义，学人当能明白，是故不赘。最先入藏地传法的寂护论师，认为这一品已尽摄大乘佛法的意趣，故读者亦不妨加以研究。

一九九五年初稿

二〇〇四年修订

第 二 篇

释正文



甲一 序分

乙一 证信序

【正文】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南海滨楞伽山顶，种种宝华以为庄严，与大比丘僧，及大菩萨众俱，从彼种种异佛刹来。是诸菩萨摩诃萨，无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游戏，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自心现境界，善解其义；种种众生、种种心色、无量度门，随类普现；于五法、自性、识、二种无我，究竟通达。

【释义】证信序又名通序，一切佛经皆有证信，故称为通序。证信是证明本经乃闻法者亲听释尊于何时何地，为何人说法。

本节重点在大慧菩萨(Mahāati)具四种功德：以“一切诸佛手灌其顶”故，能善解“自心现境界”。本经主旨为说如来藏，此即是圣者自证境界。对于各类众生差别、各种心色状况、无量普度法门，都了然通达，故能“随类普现”。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等，都是“如来藏藏识”的内容，今大慧“究竟通达”，故堪问如来藏的义理。

佛经往往藉闻法的上首菩萨名号，或其修证，用以点破一经主题，此即是一例。

乙二 发起序

丙一 大慧赞佛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与摩帝菩萨，俱游一切诸佛刹土，承佛神力，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以偈赞曰：

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识，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远离于断常，世间恒如梦，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知人法无我，烦恼及尔焰，常清净无相，而兴大悲心。
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
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
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净。

【释义】发起序六颂半，为本经所独有，故亦名别序。
大慧问法前先赞佛德。

颂一赞佛究竟通达五法。若能离了犹如虚空中幻华的世间生灭法，即证入真如实相。如来正智不落有无二边，契于中道。因为悲愍苦难众生，遂随类现身而说法度化。

颂二赞佛究竟通达三自性。若能离了心意识缘起如幻诸法，即证圆成实性。诸法依他起如幻，遍计执非有故，不得谓有；圆成实非空，不得谓无。

颂三赞佛究竟通达八识。诸法如幻生灭，犹如梦心，喻第八识。以刹那生灭故不得谓常，现起相续故不得谓断。

颂四赞佛究竟通达二无我。如来证得人空而离烦恼障，证得法空而离尔焰(Jñeya)——所知障。了知其自性本来无相，清净无二。

颂五赞佛离垢。诸法自性平等，既无生死，亦无涅槃可得。真如实相中，无所觉之境，亦无能觉之人。远离二边，斯即中道。

颂六赞佛身。清净法身本来寂静，远离生死。不生取着，则今世后世常得清净。

丙二 请佛垂示

丁一 总问百八句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偈赞佛已，自说姓名：

我名为大慧，通达于大乘，今以百八义，仰诸尊中上。

世间解之士，闻彼所说偈，观察一切众，令诸佛子言：

汝等诸佛子！今皆恣所问，我当为汝说，自觉之境界。

【释义】“世间解之士”即指释尊。佛号有“世间解”，即能解世间一切法之意。“自觉境界”即如来内证圣智。

丁二 别问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承佛所听，顶礼佛足，合掌恭敬，以偈问曰：

云何净其念？云何念增长？云何见痴惑？云何惑增长？

何故刹土化，相及诸外道？云何无受次？何故名无受？

何故名佛子？解脱至何所？谁缚谁解脱？何等禅境界？

云何有三乘？唯愿为解说！

【释义】此段偈颂问心识种种。偈文大致上是问一正一反之意，成为半偈。所以表面上是每句问一个问题，实质上是两句才完成一个问题。如头四句：怎样清净自己的心念，心念是怎样增长起来的？怎样去察见自己的痴惑，痴惑又是怎样增长起来的？此即为本经偈颂结构形式，举此为例，余偈可知。

“何故刹土化”半偈，意云：为何佛刹中有受教化者，及不受教化的外道。

“无受”谓圣者离二边无所取着之寂灭境界。“次”即次第差别。“三乘”指菩萨、缘觉、声闻。

【正文】缘起何所生？云何作所作？云何俱异说？云何为增长？

云何无色定？及以灭正受？云何为想灭？何因从定觉？
云何所作生，进去及持身？云何现分别？云何生诸地？
破三有者谁？何处身云何？往生何所至？云何最胜子？
何因得神通，及自在三昧？云何三昧心？最胜为我说！

【释义】本段仍问心识。

“缘起”半偈，问佛法能生万法作用的因果。

“俱异说”半偈，问外道异说。“增长”指异说的发展。

“无色定”一偈，问定。“无色定”是无色界之定，为外道所修最高境界的定。“灭正受”又名灭受想定、灭尽定，为声闻、缘觉所修的最高禅定境界。“想灭”即无想定。“定觉”谓从定而起。

“云何所作生”三偈，问出定的因果作用；进修和安住；无分别中重现起分别；渐次进入诸地；破三界惑业（三有）；断惑后身在何处；得生清净佛刹；圆成菩萨道（最胜子）；得神通及正三昧。

【正文】云何名为藏？云何意及识？云何生与灭？云何见已还？

云何为种姓，非种及心量？云何建立相，及与非我义？
云何无众生？云何世俗说？云何为断见，及常见不生？
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违？云何当来世，种种诸异部？

【释义】本段起问种种见。见由凡夫心识所生，故先问凡夫藏（第八阿赖耶识）、意（第七末那识）、识（通指前六识）的生灭现象。“见已还”（唐译：退诸见），即灭去种种见。此处特指生灭见。凡夫持生灭见，佛家修持即须除去此见。

“种姓”谓三乘种姓差别；“非种”指阐提无种性；“建立

相”是我相；“非我义”是无我相。“无众生”半偈，意云：既说无我人众生，为何又随顺世俗而说我、说众生？

断常是外道见，倘不生二见，是则证人如来藏。“异部”指佛教内各部派。

【正文】云何空何因？云何刹那坏？云何胎藏生？云何世不动？

何因如幻梦，及犍闼婆城，世间热时焰，及与水月光？
 何因说觉支，及与菩提分？云何国土乱？云何作有见？
 云何不生灭，世如虚空华？云何觉世间？云何说离字？
 离妄想者谁？云何处空譬？如实有几种？几波罗蜜心？
 何因度诸地？谁至无所受？何等二无我？云何尔焰净？
 诸智有几种？几戒众生性？

【释义】本段仍问见地。

“何空何因”即空相空因；“刹那坏”表生灭极速。“胎藏生”指有情世间有为相；“世不动”指器世间有为相。

“如梦幻”一偈，以六喻明诸法虚假不实。

“觉支”即七觉支；“菩提分”即三十七助道品，此二谓无漏法。“国土乱”即劫浊；“作有见”（唐译：见诸有）即见浊，此二谓有漏世间法。

“不生灭”一偈半，问觉世成佛。“离字”指离语言文字。“离妄想”指离分别心。“虚空譬”指觉悟世间如虚空。

“如实”一偈，问菩萨如实之境。“二无我”一偈，问正智差别。“无所受”即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尔焰净”即所知障清净。“几戒众生性”，意谓有多少种众生，以及多少种对治的戒。

【正文】谁生诸宝性，摩尼真珠等？

谁生诸语言，众生种种性？明处及伎术，谁之所显示？
伽陀有几种，长颂及短颂？成为有几种，云何名为论？
云何生饮食，及生诸爱欲？云何名为王，转轮及小王？
云何守护国？诸天有几种？云何名为地，星宿及日月？

【释义】本段起问世间施設。

“诸宝性”半偈，问世间工巧。“谁生诸语言”半偈，问众生何以有种种语言。“明处”指五明，即五类知识：工巧明、声明、医方明、因明、内明。“伽陀”(ghata)即偈颂。“成为有几种”半偈，唐译作：“道理几不同？解释几差别？”

“云何生饮食”二偈，由饮食男女问起，至王及国土，然后问大地及日月星辰，均器世间种种法。

【正文】解脱修行者，是各有几种？弟子有几种？云何阿阇黎？

佛复有几种？复有几种生？魔及诸异学，彼各有几种？
自性及与心，彼复各几种？云何施設量？唯愿最胜说！

【释义】本段问出世间法施設。魔等指伪出世间法。“阿阇黎”(ācārya)，指轨范师、上师。

“佛复有几种”，问佛有几种身。“几种生”(唐译：弟子几差别)，指可化度的众生有几种。

“自性及与心”，指外道所执着的自性、神我。“量”，确实的认知，有现量、比量、非量等，详见本丛书《因明入正理论导读》。

【正文】云何空风云？云何念聪明？云何为林树？云何为蔓草？

云何象马鹿？云何而捕取？云何为卑陋？何因为卑陋？
云何六节摄？云何一阐提？男女及不男，斯皆云何生？

【释义】本段问有情世间的施設。

“念聪明”，指人的心念、耳聪、目明。“卑陋”，下贱之相，指畜生道。“六节”（亦作六时），印度以两个月为一时，六时即是一年。“一阐提”，信不具者，指不信故不受正法的人。“不男”，指半男半女的阴阳人，有五种。

【正文】云何修行退？云何修行生？禅师以何法，建立何等人？

众生诸趣，何相何像类？云何为财富？何因致财富？
云何为释种？何因有释种？云何甘蔗种？无上尊愿说！
云何长苦仙？彼云何教授？
如来云何于，一切时刹现，种种名色类，最胜子围绕？
云何不食肉？云何制断肉？食肉诸种类，何因故食肉？

【释义】本段问修行及由修行而得的果报。

“生诸趣”半偈，指六道果报的形相和种类。“释种”、“甘蔗种”，皆是释尊本族（传释族为甘蔗王后裔）。问及此二种族，亦问果报之意。

“长苦仙”，指修苦行的外道，与下文的如来相对而问。断肉与食肉，亦相对而问。

【正文】云何日月形，须弥及莲华，师子胜相刹，侧住覆世界，
如因陀罗网，或悉诸珍宝，箜篌细腰鼓，状种种诸华，
或离日月光，如是等无量？

【释义】本段问世间诸相。

“胜相刹”，指斫字相的刹土。“侧住覆世界”，谓世

界之形有侧、有覆种种不同。“因陀罗”(Indra)，为忉利天天王帝释之名。该天有网，由宝珠串结而成。珠光交映，喻世界重重无尽。“筌篲”一偈，亦指无量世界的种种形相。

【正文】云何为化佛？云何报生佛？云何如如佛？云何智慧佛？

云何于欲界，不成等正觉？何故色究竟，离欲得菩提？
善逝般涅槃，谁当持正法？天师住久如？正法几时住？
悉檀及与见，各复有几种？毗尼比丘分，云何何因缘？
彼诸最胜子，缘觉及声闻，何四百变易？云何百无受？
云何世俗通？云何出世间？云何为七地？唯愿为演说！
僧伽有几种？云何为坏僧？云何医方论？是复何因缘？

【释义】本段问佛法僧三宝。

“色究竟”，指色究竟天(Akaniṣṭha)。此问是说报佛毗卢遮那(Vairocana)不于欲界成佛，而在色究竟天为菩萨说法及灌顶，令之成佛。

“天师”，即天人师，为佛十号之一。“住久如”，佛法住世几多时。

“悉檀”(siddhānta)，理趣、法门。佛针对不同众生根器，说四悉檀，即是以四种理趣说法。“见”，指种种法门对治的种种妄见。“毗尼比丘分”，即指种种戒律。

“百变易”，指变易生死。生死有两种：一为分段生死，如凡夫。一为变易生死，声闻众已断烦恼障，得离分段生死，但因仍有所知障，故仍受变易生死。“百无受”，唐译作“得无相”，即不受后有的涅槃境界。

“世俗通”，外道二乘所共得的世间五神通。“出世

间”，即漏尽通。七地以前所得三乘共同，七地以上则为大乘不共法。

“僧伽”，即和合众。“坏僧”，指破坏和合僧。“医方论”，指出世间的医方，即是佛法，谓僧伽能荷担如来正法。

【正文】何故大牟尼，唱说如是言：迦叶拘留孙，拘那含是我？
何故说断常，及与我无我？何不一切时，演说真实义？
而复为众生，分别说心量。
何因男女林，诃梨阿摩勒，鸡罗及铁围，金刚等诸山，
无量宝庄严，仙闼婆充满？

【释义】本段总问世间、出世间施設。

现今的世界，为“贤劫”(bhadrā-Kalpa)，有一千尊佛住世，故为善劫，贤即是善之意。世传的七佛出世，依次为毗婆尸(Vipa śyin)、尸弃(Śikhin)、毗舍婆(Vi śvabhū)、拘留孙(Krakucchanda)、拘那含牟尼(Kanakamuni)、迦叶(Kā śapara)及释迦牟尼(Śākyamuni)。其中最后四佛，即在此贤劫出现的最初四佛。

“男女林”，即尸陀林，为弃置男女尸体之所。“诃梨”(haritaki)即诃子，为天上持来之果。“阿摩勒”(amala)，意为无垢，即芒果，在印度被视为圣果。

“鸡罗”(Kailāsa)、“铁围”(Cakravāḍa)、“金刚”(Vajra)，皆山名，为天龙八部所居。铁围山围绕着整个娑婆世界，因有轮转，故亦名轮围。密乘时轮金刚续即取义于此。金刚山在须弥山最高峰，相传金刚萨埵即在此为五大持明说密法，所说即“大圆满”法。

“仙”，指山上诸仙。“闼婆”，即乾闼婆，为天界乐神，

以闻香为食，天龙八部之一。

丙三 世尊答问

【正文】无上世间解，闻彼所说偈，大乘诸度门，诸佛心第一。

善哉善哉问！大慧善谛听！我今当次第，如汝所问说。

【释义】佛答大慧问，分二章。一为牒计所问，一为正说百八句。“无上世间解”，佛号之一。“大乘诸度门，诸佛心第一”，指大乘一切法门，以诸佛的心地法门为第一，即证入如来藏心识不受污染的境界，是为全经的宗旨。

约略牒计大慧所问诸句及未问诸句，共分四段。首先广述已问种种。

丁一 牒计所问

【正文】生及与不生，涅槃空刹那，趣至无自性；佛诸波罗蜜，佛子与声闻、缘觉诸外道，及与无色行，如是种种事。

【释义】世间一切法不出有为生灭法及无为不生灭法二种，而涅槃空相及刹那流转相，毕竟空无自性。四圣无漏法、六凡无色行法，皆牒前所问。

【正文】须弥巨海山，洲渚刹土地，星宿及日月；外道天修罗，解脱自在通，力禅三摩提，又及如意足，觉支及道品，诸禅定无量，诸阴身往来，正受灭尽定，三昧起心说。

【释义】本段牒前问器世间诸相、有情世间诸法及修所得有漏无漏诸法。“诸阴身”，即生前死后的中有境。“三昧起心说”，指从正定起而说法。

【正文】心意及与识，无我法有五，自性想所想，及与现二见。
乘及诸种姓，金银摩尼等，一阐提大种，荒乱及一佛，
智尔焰得向，众生有有无。

【释义】本段牒前问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种姓、珍宝、阐提、四大、国土荒乱、诸佛、断所知障、趋向菩提、有无妄计等。

【正文】象马诸禽兽，云何而捕取？譬因成悉檀，及与作所作；
丛林迷惑通，心量不现有；诸地不相至，百变百无受；
医方工巧论，伎术诸明处。

【释义】本段牒前问种种，对照自明其意。

以下为大慧所未问者，释尊亦一一牒计，而反问之曰：“何故不问此！”实在是将大慧所问一一遮拨。其意若曰：你已问得详细了，可是若细问起来，还有这许多名相可问呢！

释尊之意，在扫荡一切名相，是故举而不答。盖一切名相无非种种概念，由一切概念分别即成藏识污染，是故须扫尽一切名相。

【正文】诸山须弥地，巨海日月量，下中上众生：身各几微尘？
一一刹几尘？弓弓数有几？肘步拘楼舍，半由延由延。
兔毫窗尘虬，羊毛麤麦尘；钵他几麤麦，阿罗麤麦几？
独笼那佉梨，勒叉及举利，乃至频婆罗，是各有几数？
为有几阿娑，名舍梨沙婆？几舍梨沙婆，名为一赖提？
几赖提摩沙？几摩沙陀那？复几陀那罗，为迦梨沙那？
几迦梨沙那，为成一波罗？此等积聚相，几波罗弥楼？
是等所应请，何须问余事？声闻辟支佛，佛及最胜子，

身各有几数？何故不问此？

火焰几阿瓮？风阿瓮复几？根根几阿瓮？毛孔眉毛几？

【释义】下众生，指三恶道；中众生，指天、人、阿修罗；上众生，指三乘圣贤。

肘、弓、拘楼舍、由延（由旬），皆是长度单位。二尺为一肘，四肘为一弓，五百弓为一拘楼舍，十拘楼舍为一由延。

兔毫、窗尘毫等为微细尘量单位。七极微为一窗尘，七窗尘为一兔毫端尘，七兔毫端尘为一羊毛端尘，七羊毛端尘为一牛毛端尘，七牛毛端尘为一虬，七虬为一虱，七虱为一芥子，一芥子为一麤麦尘。

钵他等为容量单位，有关偈颂即问各容量单位有几粒麤麦。一钵他为一升，十钵他为一阿罗，十阿罗为一独笼，十独笼为一那佉梨，十那佉梨为一勒叉，十勒叉为一举利，十举利为一频婆罗。

阿瓮、舍梨沙婆等为微小物体。阿瓮，即是极微，印度人认为是世间最小的微粒；舍梨沙婆即是芥子；赖提即是草子；摩沙即豆子；陀那为重量单位的铢，一两有二十四铢。迦梨沙那即一两；波罗即一斤。弥楼即须弥山。

【正文】护财自在王，转轮圣帝王，云何王守护？云何为解脱？

广说及句说，如汝之所问：众生种种欲，种种诸饮食。

云何男女林，金刚坚固山？云何如幻梦，野鹿渴爱譬？

云何山天仙，键闼婆庄严？解脱至何所？谁缚谁解脱？

云何禅境界，变化及外道？云何无因作？云何有因作？

有因无因作？及非有无因？云何现已灭？云何净诸觉？

云何诸觉转，及转诸所作？云何断诸想？云何三昧起？

破三有者谁？何处为何身？云何无众生，而说有吾我？
 云何世俗说？唯愿广分别！所问相云何？及所问非我？
 云何其胎藏，及种种异身？云何断常见？云何心得定？
 言说及诸智，戒种性佛子？
 云何成及论？云何师弟子？种种诸众生，斯等复云何？
 云何为饮食，聪明魔施設？云何树葛藤？最胜子所问！
 云何种种刹，仙人长苦行？
 云何为族姓？从何师受学？云何为丑陋？云何人修行？
 欲界何不觉，阿迦膩咤成？云何俗神通？云何为比丘？
 云何为化佛？云何为报佛？云何为如如，平等智慧佛？
 云何为众僧？佛子如是问。

箜篌腰鼓华，刹土离光明；心地者有七，所问皆如实。

【释义】此段又牒计大慧曾问诸句。盖上一段说，你如果要细问，还可以问得更琐碎，如是等于已将一一相遮拨。今再牒计其曾问者，便等于说，如是种种无非都是繁琐的问题而已。

“云何无因作”诸偈，是牒计外道的说法，或谓诸法无因自生，或谓有因生，或谓亦有因亦无因，或谓非有因非无因。这四个概念，已概括尽一切异论。因为凡概念都离不开其范畴，故此四个概念亦称为四句。四句皆落于边际（都有倾向），故又称为四边。

全段文意，对照前文可解，今不重复。阿迦膩陀(Akārithas)，即色究竟天。“所问皆如实”句，谓以上所问种种都是显明如实要义，即是诸法皆无自性、离言说思议的真如实际境界。

【正文】此及余众多，佛子所应问；一一相相应，远离诸见过。

悉檀离言说，我今当显示，次第建立句，佛子善谛听！

此上百八句，如诸佛所说。

【释义】总结所问。种种名相分别若空，则证自觉圣智，与实相相应，自能远离边见诸过。诸佛所显宗义，皆施設言说以明无言说自性。百八句，即是众多名相之意，不必实执百八之数。

丁二 说百八句

【正文】不生句生句，常句无常句，相句无相句，住异句非住异句，刹那句非刹那句，自性句离自性句，空句不空句，断句不断句，边句非边句，中句非中句，常句非常句，缘句非缘句，因句非因句，烦恼句非烦恼句，爱句非爱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巧句非巧句，净句非净句，成句非成句，譬句非譬句，弟子句非弟子句，师句非师句，种姓句非种姓句，三乘句非三乘句，所有句无所有句，愿句非愿句，三轮句非三轮句，相句非相句，有品句非有品句，俱句非俱句，缘自圣智现法乐句非现法乐句，刹土句非刹土句，阿谿句非阿谿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实句非实句，数句非数句，数句非数句，明句非明句，虚空句非虚空句，云句非云句，工巧技术明处句非明处句，风句非风句，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施設句非施設句，自性句非自性句，阴句非阴句，众生句非众生句，慧句非慧句，涅槃句非涅槃句，尔焰句非尔焰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乱句非荒乱句，幻句非幻句，梦句非梦句，焰句非焰句，像句非像句，轮句非轮句，鞞闍婆句非鞞闍婆句，天句非天句，饮食句非饮食句，淫欲句非淫欲句，见句非见句，波罗蜜句非波罗蜜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谛句非谛句，果句非果句，灭起句非灭起句，治句非治句，相句非相句，支句非支句，巧明处句非巧明处句，禅句非禅句，迷句非迷句，现句非现句，护句非护句，族句非族句，仙句非仙句，王句非王句，摄受句非摄受句，宝句非宝句，记句非记句，一阐提句

非一阐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味句非味句，事句非事句，身句非身句，觉句非觉句，动句非动句，根句非根句，有为句非有为句，无为句非无为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节句非节句，郁树藤句非郁树藤句，杂句非杂句，说句非说句，毗尼句非毗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处句非处句，字句非字句。

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说，汝及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

【释义】句，即是概念。凡概念必有相对，如有善的概念，便一定有恶这个概念。释尊所举，即为一堆相对的概念。

全段共一〇四句，两两相对，其意可解。内有重复数句，应作别释：第二常句与第十一常句，前者为不生不灭义，后者为恒常义。第三相句，与第二十八及第七十三相句，前者为法相、中者为标相、后者为相状。第六自性句，与第四十八自性句，前者为缘起无性义，后者为名相上施設的性质。第三十七、三十八数句，前者为数量义，后者为累次义。成句，唐译作“相应句”；所有句，唐译作“无影像句”。三轮，即如来化世的身、语、意三轮。有品句，唐译作“有句无句”；实句，唐译作“大种句”；明句，唐译作“神通句”；尔焰句，唐译作“所知句”；果句，唐译作“灭句”。灭起，即还灭义。治句，唐译作“医方句”；支句，唐译作“支分句”，即七觉支及八正道分；觉句，唐译作“计度句”；节句，唐译作“时节句”；杂句，唐译作“种种句”；处句，唐译作“住持句”。相对的概念当然不只百八，此盖不过数例而言耳。

说“应当修学”，不是说应该去理解这些相对的概念，而是说如何遣除相对，以达到证悟绝对。禅宗菩提达摩以本经印心，即取此旨。后世六祖慧能虽改用《金刚经》，仍本此旨而指导学人，《坛经》中三十六对的遣除，即此一脉

相承的家风。

甲二 正宗分

乙一 说如来藏

丙一 说五法

丁一 诸识生灭相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诸识有几种生住灭。佛告大慧：诸识有二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诸识有二种生，谓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种住，谓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种灭，谓流注灭及相灭。

【释义】五法都是如来藏藏识呈现的性相，故欲说如来藏藏识，即先说五法。

五法谓相、名、妄想、智、如如。

然而要谈五法，必然牵涉到三性、八识、二无我。这些都是唯识家所讨论的事。今谈五法中的相，便须由识谈起。

识之生住灭分成两个范畴，一为流注（唐译：相续，prabandh），一为相（lakṣaṇa）。流注生住灭无相状，即诸法均等流注而不断生灭的现行；相生住灭则有相状，即随业招感所成熟的果报。是故我们所能见的便唯后者，人之由婴儿而成长，由成长而衰老乃至于死，均有相可见。至于流注生住灭，则为识的深细生住灭，大慧所问者即在于此。

【正文】诸识有三种相，谓转相、业相、真相。大慧，略说有三种识，广说有八相。何等为三？谓其识、现识及分别事识。大慧，譬如明镜，持诸色像，现识处现，亦复如是。

【释义】识广说则有八——眼耳鼻舌身、第六意识、第

七意(末那识)、第八藏识(阿赖耶识)。第八识又可称为现识,余七者则可称为分别事识。此外又建立真识。故说为三(唐译则仅说有二种识,不说真识。盖真识即是未受污染的心识,故并非与阿赖耶相对,其位次亦不与现识、分别事识相等)。

诸识现三种相——藏识所显的是真相;末那识所显即为业相;余六识所显则为转相。故相生住灭,即是诸识所现的生住灭相;而流注生住灭,则是藏识中现行与种子的刹那同时生灭,流注不断。前者亦即业相及转相,后者亦即真相。

【正文】大慧,现识及分别事识,此二坏不坏相展转因。大慧,不思议熏及不思议变,是现识因。大慧,取种种尘及无始妄想熏,是分别事识因。大慧,若覆彼真识种种不实诸虚妄灭,则一切根识灭,大慧,是名相灭。大慧,相续灭者,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所从灭及所缘灭则相续灭。大慧,所以者何? 是其所依故。依者,谓无始妄想熏;缘者,谓自心见等识境妄想。

【释义】现识及分别事识不一不异、不即不离,展转相因故。不思议熏变,即由第六意识及第七末那识熏变第八藏识,由于意识起分别,于是前五识亦熏变藏识。种种尘,即前六识所能接触的外境,即色声香味触法。无始妄想熏(唐译:无始戏论习气熏变),即是与生俱来的种种虚妄分别。

释尊在这里指出——染污心识的种种虚妄灭,则相灭。此中所谓虚妄,即谓种种尘的不思议熏变,与无始妄想熏变。

至于相续生灭(即流注生灭),则需其生灭因缘灭,然

后相续始灭。因，是无始妄想熏；缘，即是自心所见的分别境界，亦即所谓分别心。

【正文】大慧，譬如泥团微尘，非异非不异，金庄严具亦复如是。大慧，若泥团微尘异者，非彼所成，而实彼成，是故不异；若不异者，则泥团微尘应无分别。如是大慧，转识藏识真相若异者，藏识非因；若不异者，转识灭藏识亦应灭，而自真相实不灭。是故大慧，非自真相识灭，但业相灭；若自真相灭者，藏识则灭。大慧，藏识灭者，不异外道断见论议。

【释义】此言诸识之不生不灭。以泥团及微尘、金及庄严具（金首饰）作为譬喻。

现识、分别事识跟真识（藏识真相）的关系是非异非不异，因此现识（阿赖耶识，即污染的藏识）及分别事识（转识）灭，而藏识真相（如来藏）则不灭。换言之：心识可灭去其起受污染的功德，当此功能灭时，心识并不灭，所以可起不受污染的功能（如来藏）。

谓有断灭，则是外道的断见。

【正文】大慧，彼诸外道作如是论：谓摄受境界灭，识流注亦灭；若识流注灭者，无始流注应断。大慧，外道说流注生因，非眼识色明集会而生，更有异因。大慧，彼因者说言：若胜妙、若士夫、若自在、若时、若微尘。复次大慧，有七种性自性：所谓集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种性自性、因性自性、缘性自性、成性自性。复次大慧，有七种第一义：所谓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见境界、超二见境界、超子地境界、如来自到境界。大慧，此是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应供等正觉，性自性第一义心。以性自性第一义心，成就如来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圣慧眼入自共相建立，如所建立不与

外道论恶见共。大慧，云何外道论恶见共？所谓自境界妄想见，不觉识自心所现，分齐不通。大慧，愚痴凡夫，性无性自性第一义作二见论。

【释义】“摄受境界灭，识流注亦灭”，此即是外道的断见，连成佛的功能亦断，佛家不同外道之处，即在于此。因此不能说“人死如灯灭”，而修压伏六识的定亦不能说为解脱。外道建立“生因”，以为有造作诸法的常住因另存，无论说为胜妙、士夫等五种，皆不应理，都是基于识的流注有生灭而建立。

佛家建立十四种凡夫及圣者的心理状态，圣凡各七，一一可以对应，具体如“导读”所说。由是即可知超凡入圣，其实只是心理改造而已。

外道见为恶见，因为执着自心的妄想境界以为即是修持，此如印度教瑜伽的修炼。凡夫见不通达圣者第一义心，是故不堕入常边即堕入断边，是为二见。

丁二 次明妄想见

【正文】复次大慧，妄想三有苦灭，无知爱业缘灭，自心所现幻境随见，今当说。

【释义】此句依梵文直接译成倒装句，是故难解。唐译作：“我今当说：若了境如幻自心所现，则灭妄想三有苦及无知爱业缘。”意谓：若随见自心所现幻境，则妄想三有苦灭、无知爱业缘灭。由是可知，妄想见的生起，乃缘不了解自心所现为幻境之故。

【正文】大慧，若有沙门、婆罗门，欲令无种、有种因果现及事时住，缘阴界入生住，或言生已灭。大慧，彼若相续、若事、若生、若

有、若涅槃、若道、若业、若果、若谛，破坏断灭论。所以者何？以此现前不可得，及见始非分故。大慧，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焦种不作芽事。

如是大慧，若阴界入性已灭、今灭、当灭，自心妄想见，无因故，彼无次第生。大慧，若复说无种、有种、识三缘合生者，龟应生毛，沙应出油，汝宗则坏，违决定义；有种无种说，有如是过，所作事业，悉空无义。大慧，彼诸外道说有三缘合生者，所作方便因果自相，过去未来现在有种无种相，从本已来成事相承觉想地转，自见过习气，作如是说。如是大慧，愚痴凡夫，恶见所噬，邪曲迷醉，无智妄称一切智说。

【释义】此段说种种外道妄想见。

欲令无种、有种因果现，即是断见与常见。以诸法无因自生，是无种因果现；以诸法用造物主为因生，或用四大为因生之类，是有种因果现。

事物生起之后，外道又谓事物依时而住；或谓依五阴（即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而生住（即永恒而住）；或谓事物生起后即断灭（生已灭）。如是种种皆妄想见。

外道复以邪见说“相续”（指因果相续），因而破坏了因果。他们亦破坏了世间法的因果作用（事）、因果法则（生）、因果现象（有）；也破坏了出世间法的苦（果）、集（业）、灭（涅槃）、道等谛（真理）。

为什么会破坏呢？以现前不可得故（唐译：不见现法故）、以见始非分故（唐译：不见根本故）。前者如破瓶，瓶破则不能起瓶的作用，由是瓶便不成为瓶，此即无果不能成因，即现前不可得；后者如焦芽，芽既焦则不能生果，此即无因不能生果，亦即见始非分（错认了事物的生因）。二者皆破坏因果，成断灭论。

正因为外道的妄见破坏了因果，所以依他们的论点，则阴界入的过去现在未来(已灭、今灭、当灭)便不相续，由是成无因自生之论。这种论点，无先因后果的生起次第。

复有外道计无种、有种、识三者因缘和合即可生起事物，此说如能成立，则龟应生毛、沙应出油。此盖破当时胜论师之说。于释尊说法时，胜论师的观点尽人皆知，是故释尊即不详说，今则不妨一述。胜论师立六句义(六个概念)：实、德、业、大有、同异、和合。无种即是同异，有种即是大有，识即是和合。

说三缘合生的外道，复根据自己的理论，作修道的方便，且谓由觉生慧、由想生地(觉想地转)，此无非是由习气生成的见地。种种过失，一一破之。

丁三 明智及如如

【正文】大慧，若复诸余沙门、婆罗门，见离自性，浮云、火轮、键闼婆城、无生、幻焰、水月及梦，内外心现，妄想无始虚伪，不离自心。妄想因缘灭尽，离妄想、说所说、观所观，受用、建立身之藏识，于识境界，摄受及摄受者不相应。无所有境界，离生住灭，自心起，随入分别。大慧，彼菩萨不久当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无开发方便。大慧，彼一切众生界皆悉如幻，不勤因缘，远离内外境界，心外无所见，次第随入无相处，次第随入从地至地三昧境界，解三界如幻，分别观察，当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现无所有，得住般若波罗蜜，舍离彼生所作方便，金刚喻三摩提，随入如来身，随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庄严，等入一切佛刹，外道入处离心意识，是菩萨渐次转身得如来身。

【释义】前段破邪，本段则显正。

若观一切法无自性，如浮云等八喻，皆为无始以来的

虚妄见，断分别因，灭妄想缘，乃至观身及器界（外在环境）皆为藏识所现之影，进而能观心寂，所观境空，则生住灭空，人无分别，即证常寂灭相，不住生死涅槃二边，故能自在无功用而行大悲方便。空无起因缘，度如幻众生，了达种种境界离心不可得，行无相道而渐升诸地境界。继观自心现影像无所有，离诸有生起而证无生性，入金刚喻定，断除微细无明，随证佛果，遂起诸神通变化广度众生。此是菩萨修证次第境界。

【正文】大慧，是故欲得如来随入身者，当远离阴界入心，因缘所作方便，生住灭妄想虚伪，唯心直进，观察无始虚伪过妄想习气因；三有思惟无所有，佛地无生，到自觉圣趣；自心自在，到无开发行，如随众色摩尼，随入众生微细之心，而以化身随心量度，诸地渐次相续建立。是故大慧，自悉檀善，应当修学。

【释义】本段说正观，即应如何修习始能成佛。

欲得佛身，应当了知阴界入皆是心所起的因缘生灭法，直观唯心如幻，皆为妄想习气，三界了无所有，契证佛地无生自觉境界；心得自在，不待开发而兴无功用行，如摩尼珠呈现众色，随众生身心而作化度，渐次增进诸地。“自悉檀善”，即诸法唯心观门。

上面说五法，先由识而说相，然后说妄想见，复说与妄想对立之智，至佛地则为如如。其说有详有略。

丙二 说藏识及圣智

丁一 先明藏识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说心意意识、五法自性相，一切诸佛菩萨所行，自心见等所缘境界不和合，显示一切

说成真实相，一切佛语心，为楞伽国摩罗耶山海中住处诸大菩萨，说如来所叹海浪藏识境界法身。

【释义】前言五法，已正说如来藏藏识。名相、妄见等皆由藏识建立，智的作用是了知诸法实相，是故可以除妄，而如如则是如来藏（不受污染的心识）。本段则是详明“藏识境界”。

“心意意识”：心指第八藏识，意指第七末那识，意识即第六识。“自心见等所缘境界不和合”，谓圣者自心所见，与心所缘的境界不和合。“海浪藏识境界法身”，唐译作：“藏识海浪法身境界”，意较明白，谓藏识如海，因风而起转识浪的境界，甚深微细，为凡夫及二乘所不能知，唯佛及地上菩萨方能了达，故为法身境界。

【正文】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言：四因缘故眼识转，何等为四？谓自心现摄受不觉，无始虚伪过色习气，计着识性自性，欲见种种色相。大慧，是名四种因缘。水流处，藏识转识浪生。大慧，如眼识，一切诸根微尘毛孔俱生，随次境界生，亦复如是，譬如明镜现众色像。大慧，犹如猛风吹大海水，外境界风飘荡心海，识浪不断。四所作相异不异，合业生相，深入计着，不能了知色等自性，故五识身转。大慧，即彼五识身俱，因差别分段相知，当知是意识因。彼身转，彼不作是念：我展转相因。自心现，妄想计着转，而彼各各坏相俱转，分别境界，分段差别，谓彼转。

【释义】欲说藏识境界，须先说转识。

以眼识为例说转识，有四种因缘（解说详见“导读”部分），以致“藏识转识浪生”。

转识缘境，或一时顿生种种相（一切诸根微尘毛孔俱生），或次第生起相状（随次境界生）。前者如镜现色，后者

如风吹海水。藏识如海(因),七转识所生之境界(所作相)如因风起浪,海与浪不一不异。若不能了知外境与内识的自性,则五识与意识同起,分别五尘分段差别相,展转相因而生,但各不相知。由是熏习藏识(合业生相),而末那识则同时起计着分别,前六识各了自境,执着各种差别境界及分段现象,不能达到无分别的境界(坏相)。

【正文】如修行者入禅三昧,微细习气转而不觉知,而作是念:识灭,然后入禅正受。实不识灭而入正受,以习气种子不灭故不灭,以境界转,摄受不具故灭。大慧,如是微细藏识究竟边际,除诸如来及住地菩萨,诸声闻、缘觉、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测量决了。

【释义】除佛及大菩萨外,修行人入禅定均不能令藏识灭。“禅正受”,即禅三昧。“习气种子”,谓前五识及第六意识之习气,仍成种子于第八藏识之中。“摄受不具故灭”,谓前六识未取外境,即摄受不具,因而以为藏识灭。

【正文】余地相智慧巧便分别,决断句义,最胜无边善根成熟,离自心现妄想虚伪,宴坐山林,下中上修,能见自心妄想流注;无量刹土诸佛灌顶,得自在力神通三昧,诸善知识佛子眷属;彼心意意识,自心所现自性境界虚妄之想,生死有海,业爱无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是故大慧,诸修行者,应当亲近最胜知识。

【释义】“余地相”,指由初地至十地的住地菩萨。“智慧巧便分别”,以其智慧作善巧方便的分别,所分别者为各地的行相。“超度”,谓超越渡过。渐次经历诸位修证,方能了达藏识境界。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风起，洪波鼓冥壑，无有断绝时。
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识浪，腾跃而转生。
赤青种种色，珂乳及石蜜，淡味众华果，日月与光明，
非异非不异。海水起波浪，七识亦如是，心俱和合生。
譬如海水变，种种波浪转，七识亦如是，心俱和合生。
谓彼藏识处，种种诸识转。

谓以彼意识，思惟诸相义。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
譬如海波浪，是则无差别，诸识心如是，异亦不可得。
心名采集业，意名广采集，诸识我所识，现等境说五。

【释义】首四句喻，次四句以法合。海水藏识种子是，猛风境界为缘，波浪转识则起。“种种色”五句，指识浪种种所缘六尘境界，与能缘六识心，非异故尘由识生，非异故各有差别。“珂”，唐译作“盐贝”，为贝类一种。

“心俱和合生”，谓七识浪与藏识海同时转，两不相离。“不坏相有八”，谓八识之无差别相。“无相亦无相”，唐译“无能相所相”，较可解。

心即藏识，能受熏故，是“采集义”。意即末那识，恒审量故，是“广采集”。“诸识识所识”，谓诸识乃第六意识所识（了别义）。“现等境说五”，即五根对五尘说为五

。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以偈问曰：

青赤诸色像，众生发诸识，如浪种种法，云何唯愿说。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青赤诸杂色，波浪悉无有，采集业说心，开悟诸凡夫。

彼业悉无有，自心所摄离，所摄无所摄，与彼波浪同。

受用建立身，是众生现识，于彼现诸业，譬如水波浪。

【释义】依唯识家，此段是问相分与见分。关于唯识，可参阅本丛书《唯识三十颂导读》。

诸色（相分）如海无波般无所有，只因自心执着成相而有业用。业用亦性空，若能离了能摄取与所摄取的作用，则如海无波般平静。内根身受用正报、外器界建立依报，皆是藏识（现识）业用境界，如波浪的重叠无尽。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说偈言：

大海波浪性，鼓跃可分别，藏与业如是，何故不觉知？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凡夫无智慧，藏识如巨海，业相犹波浪，依彼譬类通。

【释义】海浪可觉知，何以藏识与业却不能觉知？因为凡夫为无明所惑，故说识浪等喻以明之。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说偈言：

日出光等照，下中上众生，如来照世间，为愚说真实，已分部诸法，何故不说实？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

譬如海波浪，镜中像及梦，一切俱时现，心境界亦然。境界不具故，次第业转生，识者识所识，意者意谓然，五则以显现，无有定次第。譬如工画师，及与画弟子，布彩图众形，我说亦如是。彩色本无文，非笔亦非素，为悦众生故，绮错绘众像。言说别施行，真实离名字；分别应初业，修行示真实，真实自悟处，觉想所觉离。此为佛子说，愚者广分别，种种皆如幻，虽现无真实。如是种种说，随事别施設，所说非所应，于彼为非说。

彼彼诸病人，良医随处方，如来为众生，随心应量说。

妄想非境界，声闻亦非分，哀愍者所说，自觉之境界。

【释义】本段大慧问识法之权实，正明本经所说如来藏为了义实法。

凡夫愚痴之心，不知佛自觉真实境界，且心本如幻，无有一法可得，虽一切俱现，然皆虚妄。“识者识所识”，识者指第六意识；识所识即识其所了别的前五识。“意者意谓然”，意者指第七末那识；意谓然即自以为是。当第七识起分别时，即以此起分别的自我立场为是。“五则以显现，无有定次第”，指前五识随显现境摄受，无有次第。心意识的作用，如画师为悦众意而作画一样，都没有真实自性存在。

真实相是离开语言文字的，能说出来的只是为了令初机认清心识之业用。如实修证的人才能自悟，离了能觉与所觉的相对，方能契入。为愚夫的种种施設，虽无真实意义，亦如医生应病施药，随众生各别心量而说法。如来自觉境界，非凡夫二乘所得而知，唯真正内证圣智的人，方能了知。

丁二 次明圣智

【正文】复次大慧，若菩萨摩訶萨欲知自心现量，摄受及摄受者妄想境界，当离群聚、习俗、睡眠，初中后夜常自觉悟，修行方便；当离恶见经论言说，及诸声闻、缘觉乘相，当通达自心现妄想之相。

【释义】本段言菩萨应当具足修行种种方便，才可以如实证入圣智。

【正文】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建立智慧相住已，于上圣智三相，当勤修学。何等为圣智三相当勤修学？所谓无所有相，一切诸

佛自愿处相，自觉圣智究竟之相。修行得此已，能舍跛驴心慧智相，得最胜子第八之地，则于彼上三相修生。大慧，无所有相者，谓声闻、缘觉及外道相，彼修习生；大慧，自愿处相者，谓诸先佛自愿处修生；大慧，自觉圣智究竟相者，一切法相无所计着，得如幻三昧身，诸佛地处进趣行生。大慧，是名圣智三相。若成就此圣智三相者，能到自觉圣智境界。是故大慧，圣智三相，当勤修学。

【释义】本段义理已于“导读”中说明。说上圣智三相，即说五法中之智与如如，不过有详略之别而已。

既然心识起受染功能时则为阿赖耶，起不受染功能时则名之为如来藏，所以一切修持，实在只能修圣智三相，令心识能起如来藏的功能。故说藏识时便说及圣智，此正明佛所说法，无不以实修为目的。后世禅宗以三关勘验学人，或即本此圣智三相而立。

丁三 用智观识

戊一 遣除外道妄执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知大菩萨众心之所念，名圣智事分别自性经，承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圣智事分别自性经，百八句分别所依，如来应供等正觉，依此分别说菩萨摩訶萨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别说妄想自性故，则能善知周遍观察人法无我，净除妄想，照明诸地，超越一切声闻、缘觉及诸外道诸禅定乐；观察如来不可思议所行境界，毕定舍离五法自性；诸佛如来法身智慧，善自庄严，起幻境界，升一切佛刹兜率天宫，乃至色究竟天宫，逮得如来常住法身。

【释义】下面经文，乃因大慧所问而说用圣智观察藏识种种。本段先问。

“圣智事分别自性经”，即圣智自性法门。本译将“法

门”译为“经”。其余具如“导读”所说。

【正文】佛告大慧：有一种外道，作无所有妄相计着，觉知因尽，免无角想，如兔无角，一切法亦复如是。大慧，复有余外道，见种、求那、极微、陀罗骠、形处、横法，各各差别，见已计着，无兔角横法，作牛有角想。大慧，彼堕二见，不解心量，自心境界妄想增长，身受用建立妄想限量。大慧，一切法性亦复如是，离有无不应作想。大慧，若复离有无而作兔无角想，是名邪想。彼因待观，故兔无角不应作想，乃至微尘分别事性，悉不可得。大慧，圣境界离，不应作牛有角想。

【释义】为说圣智如何观察藏识，因先说外道妄计。

“觉知因尽”，觉知因缘有时而尽，如兔生角的因即尽。“种”，指地水火风四大种；“求那”，即德性、功能；“极微”，指构成宇宙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即微粒；“陀罗骠”，即实法；“形处”，形量；“横法”，分位。上面说胜论师以实物形相差别而作有想，且立种种名相。然形相实因差别而成立，离形则无实，如无高即无低、无圆即无方，故不能以形处等立实法。

一切根身器界等，都是自心分别所现，皆离有无二边见。圣智所行境界，远离二种妄想邪见。“导读”中已详加分析，此不赘。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得无妄想者见不生相已，随比思量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耶？佛告大慧：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所以者何？妄想者，因彼生故。依彼角生妄想，以依角生妄想，是故言依。因故，离异不异，故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角。大慧，若复妄想其角者，则不因角生，若不异者，则因彼故。乃至微

尘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异角故，彼亦非性，二俱无性者，何法何故而言无耶？大慧，若无故无角，观有故言兔无角者，不应作想。大慧，不正因故而说有无，二俱不成。

【释义】此段破断见。大慧问：是不是因为见“不生相”（如兔无角），于是比度思量此“不生相”，因而计着妄见为无呢？

佛否定此断见之因，说断见是由其自心妄想而成，此妄想依兔角之有无而生。故兔角无与妄想二者，非一非异。此即说妄想实为概念的执着。

圣智上当体皆空，无对待二边，不论有无，二俱不立。

【正文】大慧，复有余外道见，计着色空事、形处、横法，不能善知虚空分齐，言色离虚空，起分齐见妄想。大慧，虚空是色，随入色种。大慧，色是虚空，持所持处所建立性，色空事分别当知。大慧，四大种生时，自相各别，亦不住虚空，非彼无虚空。

【释义】此段遮破计常计有的外道。

复言外道执着于物质（色）的形度差别等，即谓与虚空有别。此实不知色乃虚空所显，而虚空乃色所安住之理。虚空之性遍一切色法中，四大色法皆空无碍，所谓“虚空是色”、“色是虚空”，不应将空色打分二段来看。

【正文】如是大慧，观牛有角，故兔无角。大慧，又牛角者，析为微尘，又分别微尘刹那不住，彼何所观故而言无耶？若言观余物者，彼法亦然。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当离兔角、牛角、虚空形色异见妄想，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当思惟自心现妄想，随入为一切刹土最胜子，以自心现方便而教授之。

【释义】本段总破两种外道。

外道因有计无(如观牛角而计兔无角),然牛角实亦无自性,是则所计之有便不成立。如是即不能因有而计无。

外道因观空为无,而计色为有;或执色为有,而计空为无。如上例即可兼破。

故当离兔角、牛角一切概念,一切概念皆为“自心现妄想”,了无实法。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色等及心无,色等长养心,身受用安立,识藏现众生。
心意及与识,自性法有五,无我二种净,广说者所说。
长短有无等,展转互相生,以无故成有,以有故成无。
微尘分别事,不起色妄想,心量安立处,恶见所不乐。
觉想非境界,声闻亦复然,救世之所说,自觉之境界。

【释义】释尊以偈重宣上面所说义。

前“色等”二偈,明心生万法,而八识、三自性、五法、二无我等,则为佛之方便说,欲令众生能随自己的心量而知色心等法了无实质。

后“长短”三偈,谓一有相对(如长短、有无),即陷入概念而成妄想。

如是总结藏识、妄想见与智之关系。

戊二 净除自心现流

己一 事渐理顿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为净自心现流故,复请如来白佛言:世尊!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为顿、为渐耶?

【释义】上面既明应如何看待妄想与智,由是便说智的

功用。先说智用可以净除自心现流(即种种妄想)。

【正文】佛告大慧:渐净非顿。如庵罗果渐熟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譬如陶家造作诸器,渐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譬如大地渐生万物,非顿生也,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譬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

【释义】释尊先答其为顿为渐之问。本段言净除妄想之事,必须渐除,如陶家造器等四喻,皆“事则须渐”之意。

【正文】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像,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有所有清净境界;如日月轮,顿照显示一切色像,如来为离自心现习气过患众生,亦复如是顿为显示不思议智最胜境界;譬如藏识,顿分别知自心现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彼诸依佛亦复如是,顿熟众生所处境界,以修行者安处于彼色究竟天;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耀,自觉圣趣亦复如是,彼于法相有性、无性恶见妄想,照令除灭。

【释义】然而净除一切妄想之理,却须顿悟而入,如明镜顿现色像等四喻,皆“理则顿悟”之意。

“彼诸依佛”,即诸报身佛。此段唐译作:“报佛亦尔,于色究竟天顿能成熟一切众生,令修诸行。”文意较明。

“譬如法所作依佛光明照耀”,唐译则作:“譬如法佛,顿现报佛及以化佛,光明照耀。”

后世禅家顿渐之争,似可不必也。

己二 三身佛教

【正文】大慧,法依佛说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现习气因,

想续妄想自性计着因，种种无实如幻，种种计着不可得。复次大慧，计着缘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慧，如工幻师，依草木瓦石作种种幻，起一切众生若干形色，起种种妄相，彼诸妄想亦无真实。如是大慧，依缘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种种妄想心，种种相行事妄想相，计着习气妄想。大慧，是为妄想自性相生。大慧，是名依佛说法。

【释义】释尊接着说三身佛教导如何净除妄想。

“法依佛”，即法性等流身佛，通常认为是报身佛。本段首言报佛以智除妄的法门。唐译作：“法性所流佛说一切法自相共相，自心现习气因相，妄计性所执因相。”是故报佛所说是缘起自性（即依他起性），能通达缘起，即可去除一切虚妄分别想。

【正文】大慧，法佛者，离心自性相，自觉圣所缘境界，建立施作。

【释义】本段说法身佛之教。唐译作：“法性佛者，建立自证智所行，离心自性相。”唯是真如境界，唯有内自所证。

【正文】大慧，化佛者，说施、戒、忍、精进、禅定及心智慧，离阴、界、入，解脱识相分别，观察建立，超外道见、无色见。

【释义】本段说化身佛之教。“无色见”，即外道所计无色界便是涅槃的邪见。化佛之教能超越外道诸见。

【正文】大慧，又法佛者，离攀缘，攀缘离，一切所作根量相灭，非诸凡夫、声闻、缘觉、外道计着我相所着境界，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建立。是故大慧，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当勤修学，自心现见，应当除灭。

【释义】因法身佛之教为究竟，故总说其教，则能概括

报身化身佛的了义教。

“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唐译作：“自证圣智胜境界相。”菩萨应当勤修之以净除自心现流。

己三 三乘差别

【正文】复次大慧，有二种声闻乘通分别相：谓得自觉圣差别相，及性妄想自性计着相。

【释义】上面既言三身佛以智除妄之教，即已说智的功用。于是便继续说为智所除的妄境。本段先说声闻、缘觉二乘的缺失。此已详说于“导读”中。

【正文】云何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谓无常、苦、空、无我境界真谛，离欲寂灭，息阴、界、入自共相，外不坏相如实知，心得寂止。心寂止已，禅定解脱三味道果，正受解脱。不离习气，不思议变易死，得自觉圣乐住声闻，是名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大慧，得自觉圣差别乐住菩萨摩訶萨，非灭门乐、正受乐，顾悯众生及本愿，不作证。大慧，是名声闻得自觉圣差别相乐。菩萨摩訶萨于彼得自觉圣差别相乐，不应修学。

【释义】声闻乘的自觉圣智相，离四颠倒见，证四谛理，于根身器界自相共相等外缘不坏相，如实了知，得心解脱及慧解脱，断三界烦恼生死苦。因藏识中尚有无明种子（不离习气），故仍有变易生死。菩萨虽然同样得此智境，但以悲愍众生故，不取寂灭乐及正受乐。此段唐译作：“菩萨虽亦得此圣智境界，以怜愍众生故，本愿所持故，不证寂灭门及三昧乐。诸菩萨于此自证圣智乐中不应修学。”

【正文】大慧，云何性妄想自性计着相声闻？所谓大种青黄赤

白、坚湿暖动，非作生自相、共相，先胜善说。见已，于彼起自性妄想。菩萨摩訶萨于彼应知应舍，随入法无我相，灭人无我相见，渐次诸地相续建立，是名诸声闻性妄想自性计着相。

【释义】声闻于四大种（地水火风）及所显色相（青黄赤白）、性质（坚湿暖动）等坏不坏相，虽知非外道所计着生者，依先佛善妙之说，仍执自相共相实有自性。唐译作：“如是等法非作者生，然依教理见自共相，分别执着，是名声闻乘分别执着相。”菩萨以知舍故，遂能离二种无我，渐次升入诸地。

戊三 辨常不思议境

己一 显外小无常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说常及不思议自觉圣趣境界及第一义境界，世尊，非诸外道所说常不思议因缘耶？

【释义】自觉圣趣境界的二种德相——常住及不思议，未得差别智的菩萨很容易会跟外道的说法混淆，所以大慧此问有再次申明圣智不同于外道的种种计着之意。

【正文】佛告大慧：非诸外道因缘得常不思议，所以者何？诸外道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复次大慧，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应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

【释义】外道必立一个作者——造物主为因，因此建立常及不思议，不因自相而成。其实有作必有坏，是生灭法，怎能说是常不思议呢？

【正文】大慧，我第一义常不思议，第一义因相成，离性非性，得自觉相故有相，第一义智因故有因，离性非性故。譬如无作虚空，涅槃灭尽，故常。如是大慧，不同外道常不思议论。如是大慧，此常不思议，诸来自觉圣智所得如是，故常不思议自觉圣智所得，应当修学。

【释义】佛说第一义常不思议，是自相成就，离一切有性无性的相对，证得自觉之相。以般若智慧为因，譬如没有造作者的虚空，证人涅槃寂灭的境界，所以说是常不思议，与外道不同。

【正文】复次大慧，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异相因故，非自作因相力故常。复次大慧，诸外道常不思议，于所作性非性无常，见已思量计常。大慧，我亦以如是因缘，所作者性非性无常，见已自觉圣境界，说彼常无因。大慧，若复诸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议，因自相性非性同于兔角，此常不思议但言说妄想，诸外道辈有如是过，所以者何？谓但言说妄想，同于兔角，自因相非分。

【释义】外道的常不思议，是基于生灭无常的异因而说，不是从自觉第一义智而证得。外道是从计度比较而知常不思议，如同兔角一样没有自相可得，不能实证。佛则是从自觉圣智第一义中而知常不思议，诸法都由因缘所生，非有性亦非无性，故说常与无常。

【正文】大慧，我常不思议，因自觉得相故，离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无常，思量计常。大慧，若复外性非性无常，思量计常不思议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议自因之相，去得自觉圣智境界相远，彼不应说。

【释义】佛所证常不思议的境界，是以离能作及所作的

二边为自相，以第一义般若智为因，不同外道对生灭无常而说有常。

【正文】复次大慧，诸声闻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别，一切性妄想非性，未来诸根境界休息作涅槃想，非自觉圣智趣藏识转。是故凡愚说有三乘，说心量趣无所有。是故大慧，彼不知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自心现境界，计着外心现境界，生死轮常转。

【释义】声闻人不知生死涅槃二法无性，由自心分别而怖畏生死、求人涅槃，妄计未来根尘境界悉灭以为涅槃，藏识仍未转化，即未证自觉圣智境界。故必须离二边的相对，方能证入如来藏的绝对。

【正文】复次大慧，一切法不生，是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所说，所以者何？谓自心现性非性，离有非有生故。大慧，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马等角，是愚痴凡夫不实妄想自性妄想故。大慧，一切法不生，自觉圣智趣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非彼愚夫妄想二境界自性，身财建立趣自性相。大慧，藏识摄所摄相转，愚夫堕生住灭二见，希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非贤圣也。大慧，于彼应当修学。

【释义】一切法不生不灭，都是自心所现，非有非无，离二边对待，此无生之法是三世诸佛自觉圣智境界。愚夫则妄计从无而有、从有而无的二分别境，不知根身器界都是藏识所变现之法，不能离于能摄取的识见、所摄取的影像二种分别，堕入生住灭二种妄见中，非圣贤自觉境界。

以上说明外道、小乘人所证得的境界，不同于大乘菩

萨境界。

己二 显种姓差别

【正文】复次大慧，有五无间种姓。云何为五？谓声闻乘无间种姓、缘觉乘无间种姓、如来乘无间种姓、不定种姓、各别种姓。

【释义】本段说明众生的根器有五种不同，所以证量也有不同，因此才会有凡夫、外道、小乘及佛的差别，如是总结藏识与圣智的关系。

心识不间断受熏习而起染污及不被染污的功能，即藏识与如来藏，遂从无差别中妄见五种差别相，故名“五无间种姓”。“如来乘种姓”即菩萨乘种姓，前者从果位立名，后者则从因地立名。“不定种姓”，谓未入菩萨不退位前，三乘进退无定。“各别种姓”即无种姓，谓未出世种姓，不能悟入三乘果位，虽遇佛也只能增长人天福报，不遇佛法则退入外道，仍在六道轮回中各别异类受生。正因为有这五姓的差别，常不思议境界唯佛能证得。

【正文】云何知声闻乘无间种姓？若闻说得阴界入自共相断知时，举身毛孔熙怡欣悦，及乐修相智，不修缘起发悟之相，是名声闻乘无间种姓。声闻无间见第八地，起烦恼断，习气烦恼不断；不度不思议变易死，度分段死。正师子吼：我生已尽，梵行已立，不受后有，如实知；修习人无我，乃至得般涅槃觉。

【释义】声闻乘种姓能于五阴、十八界、十二入的自相及共相如实证知，断颠倒分别，闻佛说法而得喜悦，无间修习，次第入八地（四向四果）。因为对缘起法不悟不修，故只能断烦恼而未断无明习气，只了分段生死而不能度变易生死。修习人无我观，唯证少分涅槃觉。

【正文】大慧，各别无间者，我、人、众生、寿命、长养、士夫，彼诸众生作如是觉，求般涅槃。复有异外道说：悉由作者，见一切性已，言此是般涅槃。作如是觉，法无我见非分，彼无解脱。大慧，此诸声闻乘无间外道种姓，不出出觉，为转彼恶见故，应当修学。

【释义】外道计着六种知见，以为可证涅槃。或妄计作者（造物主）生一切法，与之相合即证涅槃。总而言之，皆执人我及法我为涅槃。以上先说声闻偏证涅槃，未出变易生死，后说外道妄计涅槃，则未出分段生死。二者皆非。

【正文】大慧，缘觉乘无间种姓者，若闻说各别缘无间，举身毛竖，悲泣流泪，不相近缘，所有不着，种种自身、种种神通、若离若合种种变化，闻说是时，其心随入；若知彼缘觉乘无间种姓已，随顺为说缘觉之乘，是名缘觉乘无间种姓相。

【释义】缘觉乘种姓唯观缘起法，不需多闻而能觉悟，亦现神变而不说法，见者自能契机生悲，其心信受而入。

【正文】大慧，彼如来乘无间种姓有四种：谓自性法无间种姓、离自性法无间种姓、得自觉圣无间种姓、外刹殊胜无间种姓。大慧，若闻此四事一一说时，及说自心现身财建立不思议境界时，心不惊怖者，是名如来乘无间种姓相。

【释义】如来乘种姓有四种所证法，具如“导读”所说，今不赘。四法中随闻其一，能领悟圣智与藏识关系，心不惊畏，则堪成佛道。

【正文】大慧，不定种姓者，谓说彼三种时，随说而入，随彼而成。

【释义】不定种姓若闻三乘佛法，随说生信而证入。

【正文】大慧，此是初治地者，谓种姓建立，为超入无所有地故，作是建立。彼自觉藏者，自烦恼习净，见法无我，得三昧乐住声闻，当得如来最胜之身。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须陀槃那果，往来及不还，速得阿罗汉，是等心惑乱。

三乘与一乘，非乘我所说，愚夫少智慧，诸圣远离寂。

第一义法门，远离于二教，住于无所有，何建立三乘？

诸禅无量等，无色三摩提，受想悉寂灭，亦无有心量。

【释义】佛说三乘五种姓的差别，是为初发心修治者，渐次证入诸法毕竟无所有的实相地而建立施設。声闻、缘觉人若能自觉藏识而证入圣智，从耽着三昧乐中起，见法无我，仍当成佛。

首颂说四果仍未离所知障，尚有惑乱。次颂说凡愚圣智差别，所以有三乘、不定、非乘（即各别乘）之法。三颂说第一义法门中，无能教之佛与所教之众生，唯住于无所有（唐译作“无境界”），哪有三乘的差别相呢？四颂说四禅、四无量心、无色定、无想定及灭尽定等，都是唯心现量而别无所有。以上会通三乘种姓差别。

【正文】大慧，彼一阐提，非一阐提，世间解脱谁转？大慧，一阐提有二种：一者，舍一切善根，及于无始众生发愿。云何舍一切善根？谓谤菩萨藏，及作恶言：此非随顺修多罗、毗尼解脱之说；舍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二者，菩萨本自愿方便故，非不般涅槃，一切众生而般涅槃。大慧，彼般涅槃，是名不般涅槃法相，此亦到一阐提趣。

【释义】以下分别说二种阐提。

一阐提有二种：(1)毁谤三宝不顺正法的舍善根者；(2)悲悯无始众生而发愿者。前者出世善根断绝，所以不得解脱，是真正阐提。后者发愿若一众生未涅槃，我终不入涅槃，是大悲菩萨。但众生无尽，故永不得涅槃，名为“不涅槃法相”，所以入一阐提趣。

【正文】大慧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毕竟不般涅槃？佛告大慧：菩萨一阐提者，知一切法本来般涅槃已，毕竟不般涅槃，而非舍一切善根一阐提也。大慧，舍一切善根一阐提者，复以如来神力故，或时善根生，所以者何？谓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故，以是故菩萨一阐提不般涅槃。

【释义】菩萨阐提了达一切法空，本来即涅槃相，别无涅槃可得，因此说毕竟不般涅槃，不同于断善阐提。但佛不舍众生，断善阐提若遇佛神力加持，仍可熏发佛种善根。

上面说藏识与圣智关系种种，即是说阿赖耶识与如来藏二边，要离二边必须了解二边，是为本经意旨。

丙三 说三自性

【正文】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当善三自性。云何三自性？谓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大慧，妄想自性从相生。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妄想自性从相生？佛告大慧：缘起自性事相相，行显现事相相，计着有二种妄想自性，如来应供等正觉之所建立，谓名相计着相及事相计着相。名相计着相者，谓内外法计着；事相计着相者，谓即彼如是内外自共相计着，是名二种妄想自性相。若依若缘生，是名缘起。云何成自性？谓离名相事相妄想，圣智所得，及自觉圣智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来藏心。

【释义】三自性者：(1)妄想自性，对诸法相起虚妄想念

而计着，即遍计执性。(2)缘起自性，诸法无实体而依缘生起，即依他起性。(3)成自性，毕竟成就不可破坏，即圆成实性。万法皆从缘起，执着法相则有妄想，离妄想所显即为成自性。

因缘所生法各有自相，又有生灭流行所显差别相，众生于此生二种妄计——名相计着相及事相计着相。前者于内外法自相(离言说)与共相(有言说)而生计着；后者只于内根身法与外器界法上而生计着，二者都属妄想自性相(现象、境界)。能照了妄想自性，自觉圣智，即为如来藏不思議境界。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名相觉想，自性二相，正智如如，是则成相。

大慧，是名观察五法自性相经，自觉圣智趣所行境界，汝等诸菩萨摩訶萨应当修学。

【释义】总结五法三自性的法门，正是佛自觉圣智的境界。五法中“相”(有为法)及“名”(假名)即是缘起自性；“妄想”(分别计着)即是妄想自性二种相；“正智”(观妄之功能)及“如如”(真如实相)即是成自性。前三有为有漏，第四有为无漏，第五则无为无漏。五法三性关系如是。

丙四 说二无我

丁一 首明人无我

【正文】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善观二种无我相，云何二种无我相？谓人无我及法无我。云何人无我？谓离我我所，阴界入聚无知业爱生，眼色等摄受，计着生识，一切诸根，自心现器身藏，自妄想相施設显示，如河流、如种子、如灯、如风、如云，刹那展转坏，

躁动如猿猴，乐不净处如飞蝇，无厌足如风火，无始虚伪习气因，如汲水轮，生死趣有始，种种身色，如幻术、神咒、机发像起，善彼相知，是名人无我智。

【释义】本段说二种无我空智。“空智”是能观，“相”是所观。人无我，即阴、界、人三法和合的假我无实体。法无我，即三法析之皆无实质。前者属我执，破之则能解脱烦恼障；后者属法执，破之方能解脱所知障。

观察阴、界、人三种法聚都是从无知（无明）、业、爱而生，本无我身及我所受用的境，远离种种计着。“一切诸根，自心现器身藏，自妄想相施設显示”，唐译作：“又自心所见，身器世间，皆是藏心之所显现。”文义较明。此识如河流、种子等喻，刹那相续，变坏不停，虚伪无实，不净无厌。能善于观察五阴假体无我及我所等相，便名为“人无我智”。

“无始虚伪……机发像起”一段，唐译作：“诸有趣中，流转不息，如汲水轮。种种色身威仪进止，譬如死尸，咒力故行，亦如木人因机运动。”

丁二 次明法无我

【正文】云何法无我智？谓觉阴界入妄想相自性。如阴界入离我我所，阴界入积聚因业爱绳缚，展转相缘生，无动摇。诸法亦尔，离自共相，不实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非圣贤也。心意识、五法、自性离故。大慧，菩萨摩訶萨当善分别一切法无我。善法无我菩萨摩訶萨，不久当得初地菩萨无所有观地相，观察开觉欢喜，次第渐进，起九地相，得法云地。于彼建立无量宝庄严大宝莲华王像、大宝宫殿，幻自性境界修习生，于彼而坐，同一像类诸最胜子眷属围绕，从一切佛刹来佛手灌顶，如转轮圣王太子灌顶，超佛子地，

到自觉圣智法趣,当得如来自在法身,见法无我,故是名法无我相。汝等诸菩萨摩訶萨应当修学。

【释义】观察阴、界、入三法都是妄想所现之相,即为法无我智。既知无明发业而积聚的假我无实体,亦无造作主宰从中发动,诸法亦当无自相及共相,都是由妄想而成的虚妄相。一落分别即为凡夫,圣贤应当如是观察,渐次离种种分别,进升诸地,圆满佛果。

丁三 建立及诽谤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建立诽谤相,唯愿说之,令我及诸菩萨摩訶萨离建立诽谤二边恶见,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觉已,离常建立,断诽谤见,不谤正法。

尔时世尊,受大慧菩萨请已,而说偈言:

建立及诽谤,无有彼心量,身受用建立,及心不能知。

愚痴无智慧,建立及诽谤。

【释义】本段说明因人我及法我而生的两种错误见地——建立与诽谤。无而谓有,即是建立,为增益执,堕入常边;有而谓无,即是诽谤,为减损执,堕入断边。能破二边,则中道自显,当得无上正觉。愚痴无慧之人不了无我智,遂有如是二边的妄执。

【正文】尔时世尊,于此偈义复重显示,告大慧言:有四种非有有建立。云何为四?谓非有相建立、非有见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是名四种建立。又诽谤者,谓于彼所立无所得,观察非分而起诽谤。是名建立诽谤相。

【释义】说明四种建立与诽谤——相、见、因、性。本无此四法,而妄生建立。当以邪见观察时,发现建立不当,遂

生否定的诽谤。以下分别解说四种法。

【正文】复次大慧，云何非有相建立相？谓阴界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计着，此如是，此不异，是名非有相建立相。此非有相建立妄想，无始虚伪过种种习气计着生。大慧，非有见建立相者，若彼如是阴界入，我、人、众生、寿命、长养、士夫见建立，是名非有见建立相。大慧，非有因建立相者，谓初识无因生，后不实如幻，本不生眼、色、明、界、念、前生。生已实已还坏，是名非有因建立相。大慧，非有性建立相者，谓虚空、灭、般涅槃、非作、计性建立，此离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马等角，如垂发现，离有非有，是名非有性建立相。建立及诽谤，愚夫妄想，不善观察自心现量，非圣贤也。是故离建立诽谤恶见，应当修学。

【释义】相，谓五阴十八界六入等所见之法本无自相与共相，因无始以来虚妄过患种种习气，遂生计着自相如是、共相不异。

见，谓计着阴界入的假我（能见之我），妄生种种见——我、人、众生、寿命、长寿、士夫等。

因，谓初识无因则不生，如眼识因色、明、空（界）、念等缘而生，但生虽实有，有仍还灭，故言“后不实如幻”。

性，谓三种无为——虚空无为（虚空），离诸障故；非择灭无为（灭），本性净故；择灭无为（般涅槃），由简择证故；非人力所作，是依法性假名施設而已。此三法离有性无性，如兔马之角本自无有，故离有性。亦如翳眼见覆面之发及见灯上圆影轮旋等，都无实体，唯是幻有，故离无（非有）性。

以上四种法的计有计无，都是愚夫妄想恶见，非圣贤现量之善观察。

【正文】复次大慧，菩萨摩诃萨善知心意识、五法、自性、二无我相，趣究竟，为安众生故，作种种类像，如妄想自性处依于缘起，譬如众色如意宝珠。普现一切诸佛刹土，一切如来大众集会，悉于其中听受佛法。所谓一切法如幻，如梦、光影、水月，于一切法离生灭断常，及离声闻缘觉之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亿那由他三昧。得三昧已，游诸佛刹，供养诸佛，生诸天宫，宣扬三宝。示现佛身，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以自心现量度脱众生，分别演说外性无性，悉令远离有无等见。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心量世间，佛子观察，种类之身，离所作行，得力神通，自在成就。

【释义】本段总结善证八识、五法、三自性及二无我的利益。虽证究竟，为安乐众生，仍于妄想自性处，依缘而起，示现种种类像，如宝珠众色互映。普现佛刹，大作佛事，或听法而得三昧，或现佛身而宣法化，悉令众生远离种种恶见及有为能所等。

丙五 说如来藏智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佛言：惟愿世尊，为我说一切法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我等及余诸菩萨众，觉悟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已，离有无妄想，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广分别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处，大慧，妄想自性计着者，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

【释义】本段起正说如来藏空智四种相。

众生在妄想自性上，执种种相，起种种分别有无等见，实质上毫无自性实体可得，故说之为“空”（详见“导读”所述）。但恐怕仍有偏颇，进而说依他如幻的“无生”、离能所

绝对待的“无二”及实相无相的“无自性”等，是为本经重点章。以下分为四门解说其义。

丁一 明空

【正文】大慧，彼略说七种空，谓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行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圣智大空、彼彼空。云何相空？谓一切性自共相空，观展转积聚故，分别无性，自共相不生，自他俱性无性故，相不住，是故说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云何性自性空？谓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是故说性自性空。云何行空？谓阴离我我所，因所成所作业方便生，是名行空。大慧，即此如是行空，展转缘起自性无性，是名无行空。云何一切法离言说空？谓妄想自性无言说，故一切法离言说，是名一切法离言说空。云何法第一义圣智大空？谓得自觉圣智，一切见过习气空，是名一切法第一义圣智大空。云何彼彼空？谓于彼无彼空，是名彼彼空。大慧，譬如鹿子母舍，无象马牛羊等，非无比丘众而说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余处无象马，是名一切法自相彼于彼无彼，是名彼彼空。是名七种空。彼彼空者，是空最粗，汝当远离。

【释义】本段说明七种空。

相空，谓一切法的自相（如微尘）及共相（如泥团）是互相对待依靠而存在，分析之皆积聚无性，即非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自相既无，共相更无。相既不能存在，故谓之空。

性自性空，谓一切诸法都无实质可得，唐译作“一切法自性不生”，意较明白。

行空，谓一切五阴所摄有为法（亦即因缘所生诸法）皆空。因是种子，方便是助缘，业是现行。

无行空，谓无为法亦空。种子辗转依缘起而现行，缘

生缘灭，行既不存，无行亦无。

一切法离言说空，谓一切法离开显义的语言文字和显境的心王心所种种了别，都不可得，故空。唐译作：“一切法妄计自性，无可言说。”此空乃破执世俗谛为实者。

一切法第一义圣智大空，谓无始妄见过患习气等，于离分别第一义不思议自觉圣智前，毕竟皆空。此空乃破执胜义谛为实者。

以上六种空皆破相对概念：一切法的现象（相）与本质（性）、有为法与无为法、世俗谛与胜义谛，凡相对者悉予遣除，则绝对便显露出来，菩萨应当修学。

彼彼空，谓彼此相无故空。譬如鹿子母（人名，弥伽罗长子媳毗舍佉夫人，有子名鹿，故称鹿子母。曾造精舍供养比丘）的精舍中，没有象马牛羊等畜，名精舍空。舍内并非没有比丘，亦非无精舍，亦非他处无象马等畜，只是彼（一切法）于彼（精舍）无彼（象马等畜）而已。此空最粗，乃凡夫外道的邪见，应当远离。

丁二 明无生

【正文】大慧，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无生。

【释义】诸法缘起无自性，不能自生，须待缘和合而生，亦不他生，亦不共生，但非不生，此意已详“导读”，不赘。除了住于三昧境界之中，截断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时，方名无生。

丁三 明离自性

【正文】离自性即是无生，离自性刹那相续流注及异性现，一

切性离自性,是故一切性离自性。

【释义】缘起法刹那生灭,变异无定相可取,本无自性。本经前文之“三无性自性”亦即此义。

丁四 明无二

【正文】云何无二?谓一切法如阴热、如长短、如黑白。大慧,一切法无二,非于涅槃彼生死,非于生死彼涅槃,异相因有性故,是名无二。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

【释义】一切相对法皆是二,绝对方名无二。如生死与涅槃,亦非“异相”(有异因异性之相),唐译作:“非于生死外有涅槃,非于涅槃外有生死。”其他诸法亦应作如是观。

【正文】是故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应当修学。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我常说空法,远离于断常,生死如幻梦,而彼业不坏。

虚空及涅槃,灭二亦如是,愚夫作妄想,诸圣离有无。

尔时世尊,复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大慧,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普入诸佛一切修多罗,凡所有经悉说此义。诸修多罗悉随众生希望心故,为分别说显示其义,而非真实在于言说。如鹿渴想,诬惑群鹿,鹿于彼相计着水性,而彼无水。如是一切修多罗所说诸法,为令愚夫发欢喜故,非实圣智在于言说,是故当依于义,莫着言说。

【释义】本段总结上文空智四相。

首明愚夫妄想执着有无、常断、生死涅槃等二边,诸圣观一切法无二,离有无等见。

次明此空智四相为十方三世诸佛所通说之义,皆随顺

众生愿欲而说，但假言说以显真实义。“譬如阳焰，逛惑诸兽，令生水想，而实无水。”（唐译）佛法亦复如是，真实圣智非在言说，是故当依义不依语。

丁五 明如来藏三义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大价宝，垢衣所缠，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而阴界入垢衣所缠，贪欲愚痴不实妄想尘劳所污。一切诸佛之所演说，云何世尊同外道说我，言有如来藏耶？世尊，外道亦说有常作者，离于求那，周遍不灭。世尊，彼说有我。

【释义】本段说如来藏三重义。

前文空智四相虽明，但经中亦说：一、如来藏自性清净；二、如来之藏常住不变（唐译作：常恒不断无有变异）；三、具足三十二相于一切众生身中，为蕴处界等垢衣所缠，为贪瞋痴等妄想分别所污，如无价宝在垢衣之中。此三重义与外道计着的实我，似名异义同，故大慧有此疑问。外道亦说真我恒常存在，能造作一切，而且不依靠诸缘（求那）而周遍不灭，此说似与如来藏三义相同。

【正文】佛告大慧：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大慧，有时说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说如来藏已，如来应供等正觉为断愚夫畏无我句，故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门。

【释义】如来藏与外道计我全然不同。如来藏是诸佛自证境界，是心识不受污染的功能而已，不是本体，故与外道执实不同。因为众生愚痴根器差别，闻佛说如来藏种种

异名——空、无我等而生怖畏，佛为除此畏，故说此无所有而有的境界，令渐入佛道。

【正文】大慧，未来现在菩萨摩诃萨，不应作我见计着。譬如陶家，于一泥聚，以人工、水、木、轮绳方便，作种种器。如来亦复如是，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相，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以是因缘，故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是名说如来藏。

【释义】佛以种种义理说如来藏，譬如陶师以泥聚及种种方便而造成种种器具，无非是想破众生虚妄执着，令生正智，故不应如外道计着实我。

【正文】开引计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令离不实我见妄想，入三解脱门境界，希望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作如是说如来之藏，若不如是，则同外道。是故大慧，为离外道见故，当依无我如来之藏。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人、相续、阴，缘与微尘，胜、自在、作，心量妄想。

【释义】佛说如来藏亦为开示引导执我的外道，令离我见妄想分别，入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疾得正觉。欲离外道我见，当知此人无我、法无我的如来藏空智。

“人”即人我，“相续”即寿命，“阴”即五蕴，“缘”即诸缘，“微尘”即四大六尘，“胜”即冥初自性，“自在”即大自在天，“作”即造物主，以上皆为外道所计执种种妄相，不出我法二执，离二执则证入如来藏空智境界。

上文说如来藏义理完毕，正见确立，次需依此见地而修证如来藏，即是藉禅定修习之力，断除烦恼污染，体验心

识不受污染的圣智境界。

乙二 修离垢证如来藏

丙一 总说四行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观未来众生，复请世尊：惟愿为说修行无间，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者大方便。佛告大慧：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为四？谓善分别自心现，观外性非性，离生住灭见，得自觉圣智善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

【释义】本段说四种次第观行。

此四行为修行者所具足的方便法门，为诸菩萨位所应修习，依之能得成就。四法即：一、善自分别心现（唐译作：观察自心所现）；二、观外性非性（唐译作：善知外法无性）；三、远离生住灭见；四、得自觉圣智善乐（唐译作：专求自证圣智）。此四法亦可配合教、理、行、果四次第而解说，详见“导读”。

丁一 善自心现

【正文】云何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谓如是观三界唯心分齐，离我我所，无动摇，离去来，无始虚伪习气所熏，三界种种色行系缚，身、财、建立妄想随入现，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

【释义】修行人善能观察三界诸法唯心所变现而有限量，皆是心王及心所分别，非我及我所，无动摇来去等，知根身器界皆无始虚妄分别习气呈现的业报，由是成立唯识义理。欲修离垢以证如来藏，首先须明“唯识”以作为认识烦恼种种，进而加以对治。此乃四法之首。

丁二 外性非性

【正文】云何菩萨摩訶萨善观外性非性？谓焰梦等一切性，无始虚伪妄想习四，观一切性自性。菩萨摩訶萨作如是善观外性非性，是名菩萨摩訶萨善观外性非性。

【释义】其次善能观察诸心外无有实体自性，唯是缘起而已，犹如阳焰梦幻，乃无始虚妄习气为因所起的现行，离心识外都无所得。此乃四法之二。

丁三 离生灭见

【正文】云何菩萨摩訶萨善离生住灭见？谓如幻梦一切性，自他俱性不生，随入自心分齐，故见外性非性。见识不生及缘不积聚，见妄想缘生于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见离自性，生见悉灭，知如幻等诸法自性，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已，离生住灭见，是名菩萨摩訶萨各分别离生住灭见。

【释义】由是善能观察三界一切有漏法如梦如幻，非自他共无因生，但属随心量分别所现境界，故知外境无自性。外境既空则内识不起，缘亦不聚。不见有法生，亦不见有法灭。能离生见，则证无生法忍。能证无生，则生住灭见自离。此乃四法之三。

丁四 自觉圣智

【正文】云何菩萨摩訶萨得自觉圣智善乐？谓得无生法忍，住第八菩萨地，得离心意识、五法、自性、二无我相，得意生身。

【释义】能得无生法忍的第八地菩萨，所有一切有漏法皆不现，离心意识等差别，能得六、七二识所起的意生身，体证自觉圣智之乐。此乃四法之结果。

【正文】世尊，意生身者何因缘？佛告大慧：譬如意去迅疾无碍，故名意生；譬如意去石壁无碍，于彼异方无量由延，因先所见忆念不忘，自心流注不绝，于身无障碍生。大慧，如是意生身得一时俱，菩萨摩訶萨意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庄严圣种类身一时俱生，犹如意生，无有障碍。随所忆念本愿境界，为成就众生，得自觉圣智善乐。如是菩萨摩訶萨得无生法忍，住第八菩萨地，转舍心意意识、五法、自性、二无我相身，及得意生身，得自觉圣智善乐，是名菩萨摩訶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当如是学。

【释义】本段说意生身及总结四法方便。

意生身乃妙观察智及平等性智所起的妙用境界。唐译：“譬如心意，于无量百千由旬之外，忆先所见种种诸物，念念相续，疾诣于彼，非是其身及山河石壁所能为碍。”故能同时现无量身，神通自在，妙相庄严，随本愿而入无量世界，广度众生。意生身有三种，下文当说。如是修行人依次成就四大方便法门，自能证得圣智善乐境界——修离垢证如来藏。

丙二 别说三位

丁一 资粮位——说因缘相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请世尊：惟愿为说一切诸法缘因之相，以觉缘因相故，我及诸菩萨离一切性有无妄想，无妄想见渐次俱生。

【释义】上文总说四法门后，复分别细说，先说三位差别——诸法因缘相、言说妄想相、观远离四句。

资粮位为菩萨地前福智资粮的积聚，包括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诸位，以修诸法缘生无性为主。能觉知因缘

相，自当远离有无妄见，得无分别智。“无妄想见渐次俱生”，唐译作：“不妄执诸法渐生顿生。”

【正文】佛告大慧：一切法二种缘相，谓外及内。外缘者，谓泥团、柱、轮、绳、水、木、人工，诸方便缘，有瓶生；如泥瓶，缕叠、草席、种芽、酪酥等方便缘生，亦复如是，是名外缘前后转生。云何内缘？谓无明、爱、业等法，得缘名；从彼生阴、界、入法，得缘所起名；彼无差别，而愚夫妄想，是名内缘法。

【释义】先说因缘相的内外缘法。

外缘法，为凡有情共见的缘生外境，如泥瓶等物，均诸缘和合而生，虽前后辗转而实不离自心的认识，众生不知而执为外。内缘法，十二缘起中的无明、业（行）、爱、取、有五支属能起，其余七支则属所起，生阴界入等法，即藏识境界，小乘行人妄计而生差别。

【正文】大慧，彼因者，有六种：谓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待因。当有因者，作因已，内外法生。相续因者，作攀缘已，内外法生阴种子等。相因者，作无间相相续生。作因者，作增上事，如转轮王。显示因者，妄想事生已，相现作所作，如灯照色等。待因者，灭时作相续断，不妄想性生。

【释义】次说六因。一、当有因，即无明业种，当为诸苦之因。二、相续因，藏识受熏持种，由种子起相续现行。三、相因，心念前后刹那无间相续而起。四、作因，作有势力的增上缘，喻如转轮王。五、显示因，由妄想故所作事生，能作如灯，即诸心王心所与六尘外境交涉。六、待因，于世间万物灭时作无想，即虚妄心念相续未生之际。

【正文】大慧，彼自妄想相愚夫，不渐次生，不俱生。所以者何？若复俱生者，作所作无分别，不得因相故；若渐次生者，不得相我故，渐次生不生，如不生子，无父名。大慧，渐次生相续方便不然，但妄想耳，因、攀缘、次第、增上缘等，生所生故。大慧，渐次生不生，妄想自性计着相故。渐次俱不生，自心现受用故，自相共相外性非性。大慧，渐次俱不生，除自心现，不觉妄想故相生，是故因缘作事方便相，当离渐次俱见。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一切都无生，亦无因缘灭，于彼生灭中，而起因缘想。
非遮灭复生，相续因缘起，唯为断凡愚，痴惑妄想缘。
有无缘起法，是悉无有生，习气所迷转，从是三有现。
真实无生缘，亦复无有灭，观一切有为，犹如虚空华。
摄受及所摄，舍离惑乱见，非已生当生，亦复无因缘。
一切无所有，斯皆是言说。

【释义】本段总结因缘妄计，谓因缘法非渐生，亦非俱生。计执俱生，则能作之因及所作之果，二者不能分别，因果相无法成立。计执渐生，必有先后，但未结果前，则因相亦不可得，喻如无子之父，不能名父。由因缘、攀缘（所缘缘）、次第缘（等无间缘）、增上缘等四缘渐生诸法，实无能生所生之法，唯是妄想计执而已，所以渐生亦无法成立。俱生及渐生二者皆是妄计，根身器界唯识所现，无实因缘，亦无自共相，此乃大乘所修观行，非小乘及外道凡夫所知的见地。

结颂重明全段大意：诸法本无生灭，亦无因缘，凡愚于生灭相中妄计因缘，诸佛为断凡情妄计，故以因缘遮遣。缘生无性，因众生迷执而现三有种种分别，且不明真实义理，于一切有为生灭之法起惑乱，犹如翳目而见空华。只

需除目翳(惑乱见),不必舍去空华,故只需以离能摄所摄分别的正见,离诸妄想,则当体自证圣智境界了。

丁二 加行位——言说妄想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惟愿为说言说妄想相心经。世尊,我及余菩萨摩诃萨,若善知言说妄想相心经,则能通达言说、所说二种义,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言说、所说二种趣,净一切众生。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释义】本段说大乘加行位菩萨修习,以遣除言说妄想遍计习气,乃通达能说及所说的二种义趣,由加行位而入于通达位,方能疾趣无上菩提。“言说妄想相心经”,唐译作“言说分别相心法门”较佳。

【正文】佛告大慧:有四种言说妄想相,谓相言说、梦言说、过妄想计着言说、无始妄想言说。相言说者,从自妄想色相计着生;梦言说者,先所经境界,随忆念生,从觉已境界无性生;过妄想计着言说者,先怨所作业,随忆念生;无始妄想言说者,无始虚伪计着过,自种习气生。是名四种言说妄想相。

【释义】说一切名句言说的妄想分别有四种:一、相言说,前五识对境分别起色等诸相而生。二、梦言说,第六意识回忆往事经历,如梦境觉醒,仍忆念此不实无自性之境。三、过妄想计着言说,第七末那识恒审执持过去时种种冤仇罪业,忆念懊悔传送至六识而生。四、无始妄想言说,第八阿赖耶识种种虚妄分别习气种子熏染而生。此第四种是总相,前三种皆不出此无始妄习所生起。下文即明所现境界。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以此义劝请世尊：惟愿更说言说妄想所现境界。世尊，何处、何故、云何、何因众生妄想言说生？佛告大慧：头、胸、喉、鼻、唇、舌、断、齿和合出音声。大慧白佛言：世尊，言说妄想为异为不异？佛告大慧：言说妄想非异非不异。所以者何？谓彼因生相故。大慧，若言说妄想异者，妄想不应是因；若不异者，语不显义，而有显示。是故非异非不异。大慧复白佛言：世尊，为言说即是第一义，为所说者是第一义？佛告大慧：非言说是第一义，亦非所说是第一义。所以者何？谓第一义圣乐，言说所入是第一义，非言说是第一义。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言说者，生灭动摇展转因缘起，若展转因缘起者，彼不显示第一义。大慧，自他相无性故，言说相不显示第一义。复次大慧，随入自心现量，故种种相外性非性，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是故大慧，当离言说诸妄想相。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诸性无自性，亦复无言说，甚深空义，愚夫不能了。

一切性自性，言说法如影，自觉圣智子，实际我所说。

【释义】首明言说的生起，是由面部、身部、内外关节等八处，及音声上的高低屈曲差别，而生起种种语言差别。次明言说与妄想非异非不异，言说以妄想为因而生，故非异，但妄想不显义，而言语能显义，故非不异。后明言说与第一义的关系。第一义即诸法实相，离于能所二边。自觉圣智境界，由言而入，如因指见月，于文字生观照而证实相，非言说即是第一义。言说妄想境界只能得诸法自他共相，不得诸法真实相，亦即不能显示第一义，因言说文字乃生灭法，动摇无常，辗转缘起。第一义无自他相，心外无法，皆由妄计而外现种种相。但亦非于言说妄想外另觅第一义，所谓离妄即真。

结颂重明诸法无自性，非言说所能安立。甚深空义实

由无分别智所显，凡愚皆不能了知，故而流转生死之中。自觉圣智的佛子，当悟诸法皆假名言说，已证离妄想无分别境界，开示离言实际以广度众生。

丁三 修习位——远离四句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惟愿为说离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觉圣智所行，离妄想自相、共相，入于第一真实之义。诸地相续渐次，上上增进清净之相，随入如来地相，无开发本愿，譬如众色摩尼境界，无边相行，自心现趣部分之相一切诸法。我及余菩萨摩訶萨离如是等妄想自性，自共相见，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令一切众生一切安乐具足充满。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能问我如是之义，多所安乐，多所饶益，哀愍一切诸天世人。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各当为汝分别解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释义】本段说大乘修习位菩萨修习，即指初地至十地的渐次修行原则。因菩萨未证究竟位——真如之前，处处不离四句的相对概念。一和异的相对，指事物的同异现象；俱和不俱，指事物的和合或不和合现象；有和无，指色等有为法和虚空等无为法；常和无常，指永恒或生灭的现象。一切言说妄想，总不出此四句之外，惟自觉圣智的修行人能离此四句，其余外道所不能行。菩萨以无分别智为前导，一切行皆入第一义，诸法自相共相等分别一一遣除，依十地渐次而证入第一义空。因本愿力故不住于空，证一切差别相皆自心现，妄想悉除，疾得菩提，如摩尼珠任运普现无边境界而利乐众生。

【正文】佛告大慧：不知心量愚痴凡夫取内外性，依于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自性习因，计着妄想。

【释义】首标凡夫无智，计执内根身、外尘境，心外求法，不明唯识如幻之理，皆因无始妄习而执着于四句。下文举出十二种譬喻来说明此理。

【正文】譬如群鹿，为渴所逼，见春时焰而作水想，迷乱驰趣，不知非水。如是愚夫，无始虚伪妄想所熏习，三毒烧心，乐色境界，见生住灭，取内外性，堕于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妄见摄受。如犍闼婆城，凡愚无智而起城想，无始习气计着相现，彼非有城非无城。如是外道无始虚伪习气计着，依于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不能了知自心现量。譬如有人梦见男女、象马、车步、城邑、园林、山河、浴池，种种庄严，自身入中，觉已忆念。大慧，于意云何？如是士夫，于前所梦忆念不舍，为黠慧不？大慧白佛言：不也，世尊。佛告大慧：如是凡夫恶见所噬，外道智慧不知如梦自心现性，依于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譬如画像，不高不下，而彼凡愚作高下想。如是未来外道恶见习气充满，依于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自坏坏他。余离有无无生之论，亦说言无，谤因果见，拔善根本，坏清净因。胜求者，当远离去，作如是说：彼堕自他俱见有无妄想已，堕建立诽谤，以是恶见，当堕地狱。譬如翳目，见有垂发，谓众人言：汝等观此。而是垂发毕竟非性非无性，见不见故。如是外道妄见希望，依于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诽谤正法，自陷陷他。譬如火轮非轮，愚夫轮想，非有智者。如是外道恶见希望，依于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一切性生。譬如水泡，似摩尼珠，愚小无智作摩尼想，计着追逐，而彼水泡非摩尼非非摩尼，取不取故。如是外道恶见妄想习气所熏，于无所有说有生，缘有者言灭。

【释义】前七喻为凡夫外道的妄计。(1)群鹿逐焰喻，譬愚夫三毒烧心而逐于六尘境界，分别计着四句，遂令痴毒愈炽。(2)键闼婆城喻，譬外道无始妄习取不实境，唯见城影，而非有城；愚迷妄见，亦非无城。于四句分别，不知能见所见皆自心现量。(3)追忆梦境喻，譬凡愚为外道邪见所惑，不明如梦，起四句想，妄执不舍。(4)画像高下喻，譬外道依四句恶见自坏坏他，佛说无生法，本离于有无，外道以为断灭，于是谤无因果，断善堕落，求最胜出世法佛子应离此种邪见。(5)翳目见发喻，譬外道邪执不明性空，空中垂发，无翳者不见，故非有性；翳者妄见，故非无性，依四句而起执谤法。(6)火轮非轮喻，譬凡愚妄计相续幻轮的生死法而起惑。(7)水泡似珠喻，譬外道妄见于无所有处而计有，于缘生缘灭处而计实有生灭，即于不实法而起生灭执。如水泡无摩尼用，智者不取，故“非摩尼”；凡愚计着取之，故“非非摩尼”。

【正文】复次大慧，有三种量、五分论，各建立已，得圣智自觉，离二自性事，而作有性妄想计着。大慧，心意意识，身心转变，自心现摄所摄诸妄想断，如来地自觉圣智修行者，不于彼作性非性想；若复修行者，如是境界性非性摄取想生者，彼即取长养及取我人。大慧，若说彼性自性自共相，一切皆是化佛所说，非法佛说。又诸言说，悉由愚夫希望见生，不为别建立趣自性法，得圣智自觉三昧乐住者分别显示。譬如水中有树影现，彼非影非非影，非树形非非树形。如是外道见习所熏，妄想计着，依于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想，而不能知自心现量。譬如明镜，随缘显现一切色像而无妄想，彼非像非非像，而见像非像，妄想愚夫而作像想。如是外道恶见，自心像现妄想计着，依此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

非无、常无常见。譬如风水和合出声，彼非性非非性，如是外道恶见妄想，依于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譬如大地无草木处，热焰川流，洪浪云涌，彼非性非非性，贪无贪故。如是愚夫无始虚伪习气所熏，妄想计着，依生住灭、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缘自住事门，亦复如彼热焰波浪。譬如有人，咒术机发，以非众生数，毗舍闍鬼方便合成，动摇云为，凡愚妄想计着往来。如是外道恶见希望，依于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戏论计着，不实建立。大慧，是故欲得自觉圣智事，当离生住灭、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等恶见妄想。

【释义】后五喻为依佛法起执。

首明由现、比、非三种量及宗、因、喻、合、结五分论，建立得自觉圣智，离于遍计执及依他起二种自性，但凡外妄起分别，执此二性，佛法亦成外道了。佛子因修习八识转变身心，能所二执俱遣，不起有无想。若一有能所境界，则仍着我、人、众生、寿者四相。应知诸法自相共相，皆化身佛随顺众生愿望而假设言教，非法身佛为菩萨开示的圣智三昧乐境。下举五喻以明之。

(1)水中树影喻。心如水，万法如影。因水现影，故非影；水中现影，故非非影。摸不到，故非树形；树形宛然，故非非树形。自心现量本非有无，凡愚妄见而执于四句，故不能明了。(2)明镜现像喻。心如镜，法如像，随缘各显，无有分别。缘起则显，离缘则不现，故非像非不像。外道恶见依于四句，不知是自心像现。(3)风水出声喻。风与水和合出声，离缘则无声可得，故非性；合则出音，故非非性，不应依四句而妄计有无。(4)大地阳焰喻。智者不贪阳焰波动之象，故非有；愚者贪着，妄见生住灭，故非非有。(5)木人机关喻。木人尸体本不入众生数，机关运转，则木

人动摇；或以啖精气鬼召附，则尸体亦动摇，实皆行尸走肉，并无情识，唯是阴、界、人假合为身而已。外道妄计有无分别，建立不实幻法，执着种种作用而生颠倒。因此不离四句边执，则不能证得自觉圣智境界。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幻梦水树影，垂发热时炎，如是观三有，究竟得解脱。
 譬如鹿渴想，动转迷乱心，鹿想谓为水，而实无水事。
 如是识种子，动转见境界，愚夫妄想生，如为翳所翳。
 于无始生死，计着摄受性，如逆楔出楔，舍离贪摄受。
 如幻咒机发，浮云梦电光，观是得解脱，永断三相续。
 于彼无有作，犹如焰虚空，如是知诸法，则为无所知。
 言教唯假名，彼亦无有相，于彼起妄想，阴行如垂发。
 如画垂发幻，梦键闼婆城，火轮热时炎，无而现众生。
 常无常一异、俱不俱亦然，无始过相续，愚夫痴妄想。
 明镜水净眼，摩尼妙宝珠，于中现众色，而实无所有。
 一切性显现，如画热时炎，种种众色现，如梦无所有。

复次大慧，如来说法，离如是四句，谓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离于有无、建立、诽谤分别，结集真谛、缘起、道、灭、解脱，如来说法以是为首，非性、非自在、非无因、非微尘、非时、非自性相续而为说法。复次大慧，为净烦恼、尔焰障故，譬如商主，次第建立百八句无所有，善分别诸乘及诸地相。

【释义】首颂明三有如幻不应执着。二、三颂明众生于尘欲境界生种种贪求，识动不觉，辗转往来，如翳上加翳。四颂明应观察无始生死皆因贪计而生过患，依教出离，如逆楔出楔（入物隙中补其空缺）。五、六颂明若了知法即非法，永断惑、业、苦三相续，自得解脱。然造业者及解脱者皆无有作者，不应更起迷妄。七、八、九颂明佛说法施設皆

是假名，所论亦是假相，智者自了，但愚夫每执四句而起种种妄想。十、十一颂明诸法虽妙相庄严而实无所有，乃至心性种种显现，亦皆如梦不可得。

最后申明诸佛说法，离于四句、有无、断常等边执相对概念，唯以真俗二谛（胜义谛及世俗谛）开演解脱大道，非同外道所计种种妄见。但为净除众生烦恼障、所知障，说百八句相对概念，如商人需知顾客心理而作引导介绍，当知此种种概念实不可得，然后始能善以分别诸乘诸地行相，证人绝对。

丙三 说四种禅

【正文】复次大慧，有四种禅，云何为四？谓愚夫所行禅、观察义禅、攀缘如禅、如来禅。云何愚夫所行禅？谓声闻、缘觉、外道修行者，观人无我性，自相、共相、骨锁无常、苦、不净相，计着为首，如是相不异观，前后转进，相不除灭，是名愚夫所行禅。云何观察义禅？谓人无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无性已，观法无我，彼地相义渐次增进，是名观察义禅。云何攀缘如禅？谓妄想二无我，妄想如实处不生妄想，是名攀缘如禅。云何如来禅？谓入如来地，行自觉圣智相三种乐住，成办众生不思議事，是名如来禅。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凡夫所行禅，观察相义禅，攀缘如实禅，如来清净禅。

譬如日月形，钵头摩深险，如虚空火炆，修行者观察。

如是种种相，外道道通禅，亦复堕声闻，及缘觉境界。

舍离彼一切，则是无所有，一切刹诸佛，以不思議手，

一时摩其顶，随顺入如相。

【释义】本段承前分别诸乘诸地行相，欲由相对达至绝对，须藉禅定修习，因说四种禅境界。（1）愚夫所行禅：指

小乘及外道的禅定修习。观察一切无非是苦、无常、不净、无我，计着诸法自相共相。至观成时，仍不异相，渐次转进至灭尽定，亦不除灭于相，属心识有所执的境界，仍未究竟。(2)观察义禅：觉知诸法自共相无我，离于外小执着，随顺入无相义，属菩萨资粮位及加行位的渐进修习。(3)攀缘如禅：观察所遣的计我计法妄执，及能遣的二无我观均不可得，如实了知二我本来是空，不起妄想分别，亲证真如，属通达位及地上菩萨的修习。(4)如来禅：由证真如究竟，得佛自觉圣智，住第一义境界，得三种意生身，发不思議妙用，利乐众生，属八地菩萨以至佛地的禅定修习。

结颂首标四种禅。二、三颂举喻，谓凡夫有相禅观若见有神我，或如日月形，或如红莲花在深险中，则堕外道禅境；若观察苦集灭道或如虚空，或如火烧白骨，则入小乘禅境。后颂明大乘三种禅观，谓观察义禅舍离种种自相共相的执着，以如实观亲缘真如，渐次随顺入如来境界，则诸佛放大光明而手摩其顶，成就不可思议事，广度众生于十方世界。有关四种禅的关系，详见“导读”所言。

丙四 说佛涅槃

丁一 明涅槃真义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般涅槃者，说何等法谓为涅槃？佛告大慧：一切自性习气，藏意识见习转变，名为涅槃，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事境界。复次大慧，涅槃者，圣智自觉境界，离断常妄想性非性。云何非常？谓自相共相妄想断，故非常；云何非断？谓一切圣去来现在得自觉，故非断。大慧，涅槃不坏不死。若涅槃死者，复应受生相续；若坏者，应堕有为相。是故涅槃离坏离死，是故修行者之所归依。复次大慧，涅槃非舍非得，

非断非常,非一义非种种义,是名涅槃。

【释义】本段说佛涅槃与外道二乘涅槃的差别。我法二执引生的习气,感生死果,不得解脱。必须将此本空的妄执习气转舍,方证清净无漏的大涅槃。佛自觉圣智境界,非断非常、非有性非无性。无自共相妄想,故非常;虽离妄想而能亲证第一义圣智,故非断。非常故非有性,非断故非无性。因此大涅槃无世间有为生死相续,非大修行者不能了知,种种思量计度皆不可得,唯证相应。

【正文】复次大慧,声闻、缘觉涅槃者,觉自相共相,不习近境界,不颠倒见,妄想不生,彼等于彼作涅槃觉。复次大慧,二种自性相,云何为二?谓言说自性相计着、事自性相计着。言说自性相计着者,从无始言说虚伪习气计着生;事自性相计着者,从不觉自心现分齐生。

【释义】二乘觉知诸法自共相,远离六尘而不习近,知苦、空、无常、无我、不净,离于颠倒见,彻底观察人无我空而证涅槃,但仍未达大般涅槃。外道则有妄想自性的二种计着相,故亦离涅槃甚远。

丁二 明佛力加持

【正文】复次大慧,如来以二种神力建立菩萨摩诃萨,顶礼诸佛,听受问义。云何二种神力建立?谓三昧正受,为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及手灌顶神力。大慧,菩萨摩诃萨初菩萨地,住佛神力,所谓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入是三昧已,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以神通力,为现一切身面言说,如金刚藏菩萨摩诃萨,及余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萨摩诃萨。大慧,是名初菩萨地。菩萨摩诃萨得菩萨三昧正受神力,于百千劫积集善根之所成就,次第诸地对治所治相,通达

究竟，至法云地，住大莲华微妙宫殿，坐大莲华宝师子座，同类菩萨摩诃萨眷属围绕，众宝瓔珞庄严其身，如黄金、瞻卜、日月光明。诸最胜子从十方来，就大莲华宫殿座上而灌其顶，譬如自在转轮圣王，及天帝释太子灌顶，是名菩萨手灌顶神力。大慧，是名菩萨摩诃萨二种神力。若菩萨摩诃萨住二种神力，面见诸佛如来，若不如是，则不能见。复次大慧，菩萨摩诃萨凡所分别，三昧神足说法之行，是等一切悉住如来二种神力。大慧，若菩萨摩诃萨离佛神力能辩说者，一切凡夫亦应能说。所以者何？谓不住神力故。大慧，山石、树木及诸乐器、城郭、宫殿，以如来入城威神力故，皆自然出音乐之声，何况有心者，聋盲暗哑，无量众苦，皆得解脱。如来有如是等无量神力，利安众生。

【释义】本段说地上菩萨一切殊胜功德，乃由佛以大涅槃不思议妙用神力加持，所以不落二乘，而能速成佛道，在佛前能为其他菩萨说法或请问于佛。菩萨先入三昧，断分别二障而登地，佛则以二种神力加持——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手灌顶神力。中段明十地渐次，后段总赞。大乘照明三昧，即大乘光明定。蒙佛灌顶，成最胜佛子，如国王太子即位仪式。蒙佛神力加持之后，则能见无量数世界，一切无情之物自然出声，一切废疾有情诸苦皆得解脱。

【正文】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如来应供等正觉，菩萨摩诃萨住三昧正受时，及胜进地灌顶时，加其神力？佛告大慧：为离魔业烦恼故，及不堕声闻地禅故，为得如来自觉地故，及增进所得法故，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咸以神力建立诸菩萨摩诃萨。若不以神力建立者，则堕外道恶见妄想，及诸声闻，众魔希望，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故，诸佛如来咸以神力摄受诸菩萨摩诃萨。

【释义】总结佛以二种神力加持初地至十地（胜进地）菩萨，具四种因缘——速离魔业烦恼，免堕二乘偏证，速得自觉圣智，显示大乘功德。以下重颂。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神力人中尊，大愿悉清净，三摩提灌顶，初地及十地。

【释义】二大神力加持，皆出自佛——人中尊的清净大愿。

丙五 结说诸义

丁一 明缘起性空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佛说缘起，如是说因缘，不自说道。世尊，外道亦说因缘，谓胜、自在、时、微尘生，如是诸性生。然世尊所谓因缘生诸性言说，有间悉檀、无间悉檀。世尊，外道亦说有无有生，世尊亦说无有生，生已灭，如世尊所说无明缘行乃至老死，此是世尊无因说，非有因说。世尊建立作如是说，此有故彼有，非建立渐生，观外道说胜，非如来也。所以者何？世尊，外道说因不从缘生，而有所生；世尊说观因有事，观事有因，如是因缘杂乱，如是展转无穷。

【释义】本段起广明种种修离垢证如来藏义理。

先明缘起性空义以离能所两边。（1）佛说十二缘起，皆由因而果，非自心现；外道亦说由胜性等因而生一切法，二者似同。（2）外道说作者从无生有，有仍归无；佛说诸法本无，因缘和合而生，生又还灭，二者似同。（3）外道说第一因不从缘生，以能生万物而不为万物所生，乃常住不灭真因渐生万法；而佛说无明缘行乃至老死，如是辗转相因，无第一因建立，似乎反不如外道所说。三疑不明，正显十

二缘起互为因果的建立杂乱无穷，请佛解释。

【正文】佛告大慧：我非无因说，及因缘杂乱说。此有故彼有者，摄所摄非性，觉自心现量。大慧，若摄所摄计着，不觉自心现量，外境界性非性，彼有如是过。非我说缘起，我常说言：因缘和合而生诸法，非无因生。

【释义】佛说非无因，亦非杂乱。觉悟自心现量无能摄取及所摄取实法，此有故彼有。外道不觉，计着能所二边，摄受心外境界，起有无边见，不明缘起性空，故有过失。

【正文】大慧复白佛言：世尊，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无性者，言说不生，世尊，是故言说有性，有一切性。佛告大慧：无性而作言说，谓兔角、龟毛等世间现言说。大慧，非性非非性，但言说耳。如汝所说言说自性有一切性者，汝论则坏。大慧，非一切刹土有言说，言说者，是作耳。或有佛刹瞻视显法，或有作相，或有扬眉，或有动睛，或笑，或欠，或警咳，或念刹土，或动摇。大慧，如瞻视及香积世界，普贤如来国土但以瞻视令诸菩萨得无生法忍，及诸胜三昧，是故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大慧，见此世界蚊蚋虫蚁，是等众生无有言说而各办事。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如虚空兔角，及与槃大子，无而有言说，如是性妄想。

因缘和合法，凡愚起妄想，不能如实知，轮回三有宅。

【释义】大慧复疑佛说但有言说而无实体，不合道理，因为有言说始有诸法，若诸法无自性，言说依何而起？此段破二乘计着法有实体种种执。

佛说无性而起言者，世间法中亦有，如实无兔角龟毛，故非性；但名字非无，故非非性。因此必有一切法乃有言

说之论不能成立。言说但为世间假法而已，非一切刹土皆有言说，不必皆以音声而表义。瞻视、现异相、扬眉、动睛、笑、呵欠、讥咳、意念、身体动摇，或目不转瞬观察等等，六根皆可说法。又如此世界蚊蚋虫蚁众生，亦无言说而能办事，可见并非拘定言说方能说法。“槃大子”即石女儿。重颂明诸法性空离言说分别计着，凡夫不能如实了知，遂生种种执，乃于三有中轮回不已。

丁二 明常声如幻

戊一 辨常声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常声者何事说？佛告大慧：为惑乱。以彼惑乱，诸圣亦现而非颠倒。大慧，如春时焰、火轮、垂发、键闼婆城、幻、梦、镜像，世间颠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现。大慧，彼惑乱者，有种种现，非惑乱作无常。所以者何？谓离性非性故。大慧，云何离性非性惑乱？谓一切愚夫种种境界故。如彼恒河，饿鬼见不见故，无惑乱性，于余现故非无性。如是惑乱，诸圣离颠倒，不颠倒，是故惑乱常，谓相相不坏故。大慧，非惑乱种种相，妄想相坏，是故惑乱常。大慧，云何惑乱真实？若复因缘，诸圣于此惑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大慧，除诸圣于此惑乱，有少分想，非圣智事相。大慧，凡有者，愚夫妄说，非圣言说。彼惑乱者，倒不倒妄想，起二种种姓，谓圣种姓及愚夫种姓。圣种姓者，三种分别，谓声闻乘、缘觉乘、佛乘。云何愚夫妄想起声闻乘种姓？谓自共相计着，起声闻乘种姓，是名妄想起声闻乘种姓。大慧，即彼惑乱妄想起缘觉乘种姓，谓即彼惑乱自共相不亲计着，起缘觉乘种姓。云何智者即彼惑乱想起佛乘种姓？谓自觉自心现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乘种姓，是名即彼惑乱起佛乘种姓。又种种事性，凡夫惑想起愚夫种姓，彼非有事、非无事，是名种姓义。大慧，即彼惑乱不妄想，诸圣心意识过习气自性法，转变性，是名为如。

是故说如离心,说此句显示离想,即说离一切想。

【释义】本段说常的境界亦是虚妄之法,不应执实。此诸妄法,圣人虽见而了知其妄,不为所颠倒惑乱。如阳焰等种种妄法,世人无智生颠倒见以为真实,唯智者知其为非实,虽见妄法而不起分别。“彼惑乱者有种种现,非惑乱作无常,所以者何?谓离性非性故”。唐译作:“妄法现时,无量差别,然非无常,何以故,离有无故。”文义较明。

观察诸法,如实了知恒常如幻,无有实常及实断二边,是故凡夫自愚,圣人不迷。虽有而如幻,故离有;虽幻而愚夫惑之为有,故非无。如饿鬼不见恒河水,故非有;余类可见,故非无。圣人离于有无颠倒边见,知为如幻。有无妄法其相不异,非妄法上有差别相,唯是凡愚妄想计着而已。妄想一坏,则惑乱如幻之法平等一味,恒常如是。能于妄法不计有无,心外无法,自然无颠倒妄觉。若不了知诸法如幻,并无少分实有,即非圣智境界。可见少分妄想未尽,即非圣觉。

凡执幻为常,皆愚夫妄见,于中起是倒非倒想,则成声闻、缘觉、佛乘三圣种姓,及凡夫愚种姓。于阴界人之苦空无我计着自共相,因未离法执,仍有愚夫妄习,即声闻种姓。于妄法了知缘起,离于愤闹,执着自共相需远离而不相近,仍属愚夫妄想,即缘觉种姓。能了知自心所现非实,由是不起妄想,即成佛种姓。凡夫则计着种种实事,有种种实性,不明缘生无性,即愚夫种姓。能于惑乱妄法上去其过患,自心有漏习气皆得舍离,即是真如。并非除去如幻妄法,另有一常法存在,所以离一切

妄想，则真如自现。

戊二 辨如幻

【正文】大慧白佛言：世尊，惑乱为有为无？佛告大慧：如幻，无计着相。若惑乱有计着相者，计着性不可灭，缘起应如外道说因缘生法。

【释义】大慧因惑乱妄法如幻而有四问，今第一问惑乱妄法为有为无？佛答妄法如幻，非有非无。若于妄法生计着有无想，则计着将成实体而不可灭，缘起法岂不成为外道第一因法？

【正文】大慧白佛言：世尊，若惑乱如幻者，复当与余惑作因否？佛告大慧：非幻惑因，不起过故。大慧，幻不起过，无有妄想。大慧，幻者，从他明处生，非自妄想过习气处生，是故不起过。大慧，此是愚夫心惑计着，非圣贤也。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圣不见惑乱，中间亦无实，中间若真实，惑乱即真实。

舍离一切惑，若有相生者，是亦为惑乱，不净犹如翳。

复次大慧，非幻无有相似，见一切法如幻。

【释义】大慧第二问惑乱如幻应生幻事，应为其余妄惑作因？佛答幻法本如幻，不起过患，非为惑因。幻现时，亦不起分别妄想。如幻具中种种幻像，非幻具自生幻，乃幻师及其咒术故生。圣人虽见幻法，不起颠倒，故幻法不起过，唯是愚夫自心计着而已。因此幻法不定为惑因，且可起圣智而解脱惑乱。

重颂前四句明圣人不为如幻妄法所惑乱，亦非于惑外别有真实，但离妄想，惑即成真。后四句明离诸妄法另有

所取，皆是能取心妄想分别。有如翳目，若有一法可取，皆为妄想。圣者见一切法如幻，非幻更无相似，若非以幻为喻，则无法可说了。

【正文】大慧白佛言：世尊，为种种幻相计着，言一切法如幻，为异相计着？若种种幻相计着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谓色种种相非因，世尊，无有因色种种相现如幻，世尊，是故无种种幻相计着相似性如幻。佛告大慧：非种种幻相计着相似一切法如幻，大慧，然不实一切法，速灭如电，是则如幻。大慧，譬如电光刹那顷现，现已即灭，非愚夫现。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观察无性，非现色相计着。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非幻无有譬，说法性如幻，不实速如电，是故说如幻。

【释义】大慧第三问诸法有如幻、有不幻。譬如色尘种种相现，因缘所成，不可说幻。但由计着幻现，可说为幻，故一切法非皆如幻。佛答诸法当体如幻，并非由计着时乃说如幻。诸法刹那生灭，速如电光，凡情不觉，只见相续假相，故不能了知诸法本即如幻，并非由愚夫计着始现，以不能于自共相观察如幻，故妄计种种色相而已。重颂明离幻无有譬喻，则无可立说。法性不实，速起速灭，故说如幻。

【正文】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一切性无生及如幻，将无世尊前后所说自相违耶？说无生性如幻。佛告大慧：非我说无生性如幻前后相违过，所以者何？谓生无生，觉自心现量，有非有，外性非性，无生现。大慧，非我前后说相违过，然坏外道因生，故我说一切性无生。大慧，外道痴聚，欲令有无有生，非自妄想种种计着缘。大慧，我非有无有生，是故我以无生说而说。大慧，说性者，为

摄受生死故，坏未见、断见故，为我弟子摄受种种业受生处故，以声性说摄受生死。大慧，说幻性自性相，为离性自性相故，堕愚夫恶见相希望，不知自心现量，坏因所作生，缘自性相计着，说幻梦自性相一切法，不令愚夫恶见希望，计着自及他一切法如实处见，作不正论。大慧，如实处见一切法者，谓超自心现量。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无生作非性，有性摄生死，观察如幻等，于相不妄想。

【释义】大慧第四问佛说诸法无生，又说诸法如幻，恐凡愚于二者上起分别计着，以致相违。佛答无生即如幻，无生无灭，即有非有。有及无诸法均自性空，本不生故。为对治外道邪因无因的计着，故说诸法无生，无生即非有非无。为破断见未见，故说生死轮回流转因果，令诸弟子知依诸业摄受生死。又说诸法自性相如幻，为离二乘凡外执法有实性，堕入恶见，而不知诸法唯自心现。为破妄计缘生诸法有自性相，故说如幻如梦。愚夫执着恶见，不能明了诸法唯自心现的如实住处。重颂谓无作故无生，若了唯心，知法无性如幻，于诸法相不起妄想分别，则可如实明了无生。

【正文】复次大慧，当说名句形身相，善观名句形身菩萨摩訶萨，随入义句形身，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觉已，觉一切众生。大慧，名身者，谓若依事立名，是名名身；句身者，谓句有义身，自性决定究竟，是名句身；形身者，谓显示名句，是名形身。形身者，即字也。又形身者，谓长短高下；又句身者，谓径迹，如象马人兽等所行径迹，得句身名。大慧，名及形者，谓以名说无色四阴，故说名；自相现，故说形，是名名句形身。说名句形身相分齐，应当修学。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名身与句身，及形身差别，凡夫愚计着，如象溺深泥。

【释义】本段说声明的名(概念)、句(语句)、文身(象形)应当善加观察以证菩提。依色等六尘事而立眼等六根名，加上句义差别，如谓根尘无常，即显义决定究竟。有名则有依名所显句义，如有路径则有人兽足迹。受想行识四阴有名无体，不同色阴有自形状，但由文显名，不应执实，菩萨应当修学以自悟悟他。重颂明诸法如幻，名句文身皆因声而有分别，凡夫计着为实有，如象溺深泥，难以自拔。

戊三 辨四法

【正文】复次大慧，未来世智者，当以离一异、俱不俱见相，我所通义，问无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问，谓色等常无常，为异不异？如是涅槃诸行，相所相，求那所求那，造所造，见所见，尘及微尘，修与修者，如是比，展转相如是等问，而言佛说无记止论。非彼痴人之所能知，谓闻慧不具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令彼离恐怖句故，说言无记，不为记说；又止外道见论故，而不为说。大慧，外道作如是说：谓命即是身，如是等无记论。大慧，彼诸外道愚痴，于因作无记论，非我所说。大慧，我所说者，离摄所摄，妄想不生，云何止彼？大慧，若摄所摄计着者，不知自心现量，故止彼。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以四种记论为众生说法。大慧，止记论者，我时时说，为根未熟，不为熟者。复次大慧，一切法离所作因缘不生，无作者故，一切法不生。大慧，何故一切性离自性？以自觉观时，自共性相不可得，故说一切法不生。何故一切法不可持来、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来无所来，欲持去无所去，是故一切法离持来去。大慧，何故一切诸法不灭？谓性自性相无故，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灭。大慧，何故一切法无常？谓相起无常性，是故说一切法无常。大慧，何故一切法常？谓相起无生性，无常常，故说一切法常。尔

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记论有四种：一向反诘问，分别及止论，以制诸外道。

有及非有生，僧佉毗舍师，一切悉无记，彼如是显示。

正觉所分别，自性不可得，以离于言说，故说离自性。

【释义】本段说佛回答问题有四种方式，其义详见“导读”所言。未来世有愚痴无智不通达佛法者，执四句见，向诸智者无理而问，此智者自当止答。如问色等五阴自相与常无常共相为一为异、涅槃无为法与诸行有为法为一为异、能见所见诸相为一为异、能依德相（求那）与所依实性为一为异、能作四大与所作诸有为为一为异、能见之见分与所见之相分为一为异、大地与微尘为一为异、所修之行与能修之人为一为异。如是种种相待诘问，皆由于不达圣智、闻慧未具，故可止答，以免其生恐怖。外道计有造物主之论，亦可止答。外道执命即身论等，亦非佛法，当可止答。而于佛法中说离能所、不起分别妄想，理应广答。若有执着能所，不了唯自心现，则不予置答。佛唯以四种记论说法——随问直答（一向）、质答（反诘问）、详细解答（分别）、置而不答（止论）。其中止论专对外道无记论及根器未熟者而立。

根熟者则为分别解说：如答一切法不生，谓离能作所作故。何谓一切法无自性？答自证圣智之际自共相不可得。何故一切法无来去？以自共相来无从来、去亦无去故。何故一切法不灭？谓诸法自性不可得故。何故一切法无常？谓诸相起皆刹那生灭。何故一切法常？谓诸相起时当体即空故。如是等问，则不止答。

重颂明四种记论。“僧佉”即数论师，“毗舍师”即胜论师，皆计着从无而有、从有而无种种妄想见，均是不可酬对

而记别者。圣者以智观察诸法，皆体性不可得，离于言说自性等。

丁三 明四果差别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惟愿为说诸须陀洹、须陀洹趣差别通相。若菩萨摩诃萨善解须陀洹趣差别通相，及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方便相，分别知己，如是如是众生说法，谓二无我相及二障净，度诸地相，究竟通达，得诸如来不思議究竟境界，如众色摩尼，善能饶益一切众生，以一切法境界无尽身财，摄养一切。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听受。

【释义】大慧继问小乘四果所修行方便行相，离人我相，进离法我及断二障，作为菩萨自利利他渐次成佛过程借鉴参考。

戊一 正示四果

【正文】佛告大慧：有三种须陀洹、须陀洹果差别，云何为三？谓下中上。下者极七有生，中者三五有生，而般涅槃，上者即彼生而般涅槃。此三种有三结：下中上。云何三结？谓身见、疑、戒取，是三结差别，上上升进，得阿罗汉。大慧，身见有二种：谓俱生及妄想，如缘起妄想自性妄想。譬如依缘起自性，种种妄想自性计着生，以彼非有非无，非有无，无实妄想相故。愚夫妄想，种种妄想自性相计着，如热时焰，鹿渴水想，是须陀洹妄想身见，彼以人无我摄受无性，断除久远无知计着。大慧，俱生者，须陀洹身见，自他身等四阴，无色相故；色生、造及所造故，展转相因相故，大种及色不集故；须陀洹观有无品不现，身见则断，如是身见断，贪则不生，是名身见相。大慧，疑相者，谓得法善见相故，及先二种身见妄想断故，疑法不生，不于余处起大师见，为净不净，是名疑相须陀洹断。大

慧，戒取者云何？须陀洹不取戒，谓善见受生处苦相故，是故不取。大慧，取者谓愚夫决定受习苦行，为众乐具故求受生。彼则不取，除回向自觉胜，离妄想，无漏法相行方便，受持戒支，是名须陀洹取戒相断。须陀洹断三结，贪痴不生。若须陀洹作是念：此诸结我不成就者，应有二过：堕身见，及诸结不断。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说众多贪欲，彼何者贪断？佛告大慧：爱乐女人，缠绵贪着，种种方便，身口恶业受现在乐，种未来苦，彼则不生，所以者何？得三昧正受乐故，是故彼断，非趣涅槃贪断。大慧，云何斯陀含相？谓顿照色相妄想生相见相不生，普见禅趣相故，顿来此世，尽苦际，得涅槃，是故名斯陀含。大慧，云何阿那含？谓过去、未来、现在色相性非性生，见过患使，妄想不生故，及结断故，名阿那含。大慧，阿罗汉者，谓诸禅、三昧、解脱、力、明，烦恼苦妄想非性故，名阿罗汉。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说三种阿罗汉，此说何等阿罗汉？世尊，为得寂静一乘道？为菩萨摩訶萨方便示现阿罗汉？为佛化？佛告大慧：得寂静一乘道声闻，非余。余者行菩萨行，及佛化，巧方便本愿故，于大众中示现受生，为庄严佛眷属故。大慧，于妄想处，种种说法，谓得果、得禅，禅者入禅，悉远离故，示现得自心现量，得果相，说名得果。复次大慧，欲超禅、无量、无色界者，当离自心现量相。大慧，受想正受，超自心现量者，不然，何以故？有心量故。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诸禅四无量，无色三摩提，一切受想灭，心量彼无有。

须陀槃那果、往来及不还，及与阿罗汉，斯等心惑乱。

禅者禅及缘，断知是真谛，此则妄想量，若觉得解脱。

【释义】本段说四果——预流果（须陀洹）、一来果（斯陀含）、不还果（阿那含）、无生果（阿罗汉）差别。

先明四果有三种差别，即指初、二、三果人，下品须经七次往返，中品须经三次至五次往返，上品则不须往返，即生证得涅槃。此三根仍有三结烦恼——身见：五阴中所起

的我我所见；疑见：对三宝四谛不生明信；戒取见：贪三界内福报而修苦行。毕竟全断三结，则成阿罗汉。所断身见有二：俱生而有及分别所起。俱生者，与身俱生而有；分别所起者，如依缘起而起妄想，非有非无。所计我及我所皆妄想相，如龟毛兔角，故非有；愚夫种种计着，故非无。亦如渴鹿取着阳焰为水，同属妄想。故初果人人无我智现前，顿断久所计着的分别身见。进观自他身及受想行识四阴，刹那相续，虚幻不实，则俱生身见可断。于四谛三宝不起疑，于人无我空相亦不起疑，不于余外道处为大师，了知其余皆生死流转的有漏法，则断疑见。观察三界无非是苦，决不取之。初果非不持戒，但以戒德回向自觉圣智境界，则戒取见断。虚妄法之三结既断，则贪瞋痴不生，须陀洹于此亦不起分别、不生三结想，故离二种过失——若存能断之心及所断之结，则法我未忘，仍堕身见；若如是念则诸结尚未断了。须陀洹虽未尽贪，但有三昧正受之乐，亦不生种种欲贪、不图现乐而招后苦，唯仍有进取涅槃的法贪未舍而已。

二果斯陀含见色阴现前，以生空观智，顿照五阴生相，断分别身见及俱生身见，能善修禅行，一往來世间，则尽感人灭。三果阿那含能观三世色相非有非无，分别不生，结断生尽。四果阿罗汉则三界诸惑断尽不生，证诸禅定、三解脱门、十力、三明等，烦恼妄想永尽。佛说阿罗汉有三种：(1)趣寂无为不发菩提心者；(2)为菩萨退小行方便者；(3)为佛所化现庄严者。今本段所指乃第一种，非余二方便示现、行菩萨行、庄严佛土者。

依妄想分别处说种种法，方便说得四果四禅，实无能

禅之人，亦无所入之禅，能所悉离，皆自心现相而已。欲超诸禅及超无色界而成就众生庄严佛刹者，应离自心所见诸相。虽入灭受想定以为无心，犹有心量存在，未属究竟。

重颂明种种禅定皆无实体，四果亦唯心所现，不能离于分别及惑乱。若能离于分别，见真实相，了知自心所现，我法齐断，得大解脱。

戊二 别示二觉

【正文】复次大慧，有二种觉，谓观察觉，及妄想相摄受计着建立觉。大慧，观察觉者，谓若觉性自性相，选择离四句不可得，是名观察觉。大慧，彼四句者，谓离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离，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句观察一切法，应当修学。大慧，云何妄想相摄受计着建立觉？谓妄想相摄受计着，坚湿暖动不实妄想相四大种，宗因相譬喻计着，不实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摄受计着建立觉。是名二种觉相。若菩萨摩訶萨成就此二觉相，人法无我相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觉，观察行地，得初地，入百三昧。得差别三昧，见百佛及百菩萨，知前后际各百劫事，光照百刹土，知上上地相，大愿殊胜神力自在，法云灌顶，当得如来自觉地。善系心十无尽句，成熟众生，种种变化，光明庄严，得自觉圣乐三昧正受。

【释义】第一观察觉，即观察智，为菩萨所修，观察一切法离四句相而不可得。第二取着分别相建立智，通于二乘及外道，取四大种实有，于其上立一宗因喻生妄想计着，又以言说建立，皆心外求法的过失。菩萨知此二种觉相，舍计着建立，修观察离过，即能通达人法无我相智，入于初地，得种种法门，法利无尽，渐登十地而得成佛，不舍十无

尽大愿(见《华严经·十地品》),自觉觉他,安住三昧。

戊三 四大造色

【正文】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当善四大造色,云何菩萨善四大造色?大慧,菩萨摩訶萨作是觉:彼真谛者,四大不生,于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观察。观察已,觉名相妄想分齐,自心现分齐,外性非性,是名心现妄想分齐,谓三界观。彼四大造色性离,四句通净,离我我所,如实相,自相分段住,无生自相成。大慧,彼四大种云何生造色?谓津润妄想大种,生内外水界;堪能妄想大种,生内外火界;飘动妄想大种,生内外风界;断截色妄想大种,生内外地界。色及处空俱,计着邪谛,五阴集聚,四大造色生。大慧,识者,因乐种种迹境界故,余趣相续。大慧,地等四大及造色等,有四大缘,非彼四大缘,所以者何?谓性、形相、处所、作、方便无性,大种不生。大慧,性、形相、处所、作、方便和合生,非无形。是故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

【释义】本段说四大(能造)及根尘(所造)等皆无实法,均妄想分别而已。观察四大依妄想而计,本无有生,了知三界诸相皆是自心妄想所现分际,心外无物。四大体相本空,离于四句,即安住于本无生灭如实相处,成无生相。妄想之津润种生内根身及外器界水,妄想之堪能(炽盛义)种生内外火,飘动生风,断截(割断义)生地,四大种既以妄想所成,则与虚空同属无性。若计离四大色法外有虚空,种种计实有的邪见,不了自心现。又计五阴乃从四大造色所生,不知四大与造色皆由妄想分别所生。第六意识因乐种种言说境界,起惑造业,感六道果报,相续受生。二乘外道计四大能造色等根尘,但四大实不能为缘以造。四大津润等性质,形相各别,其所作之方便,求其自性不可得。四大

本无形体，故不从他造而生。因此四大造色均妄想计着，不实建立。

戊四 五阴性相

【正文】复次大慧，当说诸阴自性相，云何诸阴自性相？谓五阴。云何五？谓色受想行识。彼四阴非色，谓受想行识。大慧，色者，四大及造色各各异相。大慧，非无色有四数，如虚空。譬如虚空过数相，离于数，而妄想言一虚空。大慧，如是阴过数相，离于数，离性非性，离四句。数相者，愚夫言说所说，非圣贤也。大慧，圣者如幻种种色像，离异不异施設，又如梦影士夫身，离异不异故。大慧，圣智趣同阴妄想现，是名诸阴自性相，汝当除灭，灭已，说寂静法，断一切佛刹诸外道见。大慧，说寂静时，法无我见净，及入不动地，入不动地已，无量三昧自在，及得意生身，得如幻三昧，通达究竟力、明、自在，救摄饶益一切众生，犹如大地载育众生。菩萨摩訶萨普济众生，亦复如是。

【释义】色即能造四大及所造诸色，余四阴无相非色，以皆妄想分别，可说为一虚空，超数字、离数相，在分别上假说为四，随顺愚夫说数，非圣者所言。观色如幻，离于四句施設，如梦中人境，非一非异，圣智悟梦境不实，能观察皆自心分别所见，但离分别，则无色等生灭法。若更说寂灭，复入外道不清净见，得人无我而未能法无我。能破此见，则入菩萨不动地，得无量三昧门，究竟通达十力、三明、八大自在，为一切众生所依止，普利有情。

戊五 辨涅槃相

【正文】复次大慧，诸外道有四种涅槃，云何为四？谓性自性非性涅槃、种种相性非性涅槃、自相自性非性觉涅槃、诸阴自共相

相续流注断涅槃，是名诸外道四种涅槃，非我所说法。大慧，我所说者，妄想识灭名为涅槃。大慧白佛言：世尊不建立八识耶？佛言：建立。大慧白佛言：若建立者，云何离意识，非七识？佛告大慧：彼因及彼攀缘故，七识不生。意识者，境界分段计着生，习气长养藏识，意俱我我所计着，思惟因缘生，不坏身相，藏识因攀缘自心现境界计着心聚生，展转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现境界风吹，若生若灭，亦如是，是故意识灭，七识亦灭，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我不涅槃性，所作及与相，妄想尔焰识，此灭我涅槃。

彼因彼攀缘，意趣等成身，与因者是心，为识之所依。

如水大流尽，彼浪则不起，如是意识灭，种种识不生。

【释义】本段重说外道涅槃与佛说涅槃的不同。

外道计着四种涅槃：一、谓诸法自性无性，计着本无后灭无为涅槃。二、谓诸法实有种种本体而灭绝，计着无色界涅槃。三、谓心心所知觉悉皆断灭，计着无想定涅槃。四、谓五阴自共相灭，流注犹存，计着断灭流注为涅槃。以上均非佛大涅槃。佛说涅槃，乃虚妄分别诸识（前七识）灭。第七识恒执第八识异熟为我，第八异熟识则依第六识所造善恶业招感。若六不造业，八无所受报，七亦失所缘，不得生虚妄我执。所以第六妄想分别断，第七亦断，故但言断第六，而不言断第七。八识心聚辗转相生，初地后六七同转，藏识习气亦渐除灭，入于如来智境。藏识如海，七识如浪，意识如境风，喻为境风吹起种种识浪。若第六识了知一切境界皆自心现，则风平浪静，染识尽灭，入如来涅槃。

重颂明佛不以能所而说涅槃，但分别识灭则无明所知二障灭，名得涅槃。第六识为第八识因，第八识又为第七

识所缘，互相依止而辗转聚生。若意识分别习气断，则诸识种种虚妄不生，如大流水止，波浪不起。

戊六 辨妄想相

【正文】复次大慧，今当说妄想自性分别通相。若妄想自性分别通相善分别，汝及余菩萨摩诃萨离妄想，到自觉圣，外道通趣善见觉，摄所摄妄想断，缘起种种相，妄想自性行不复妄想。大慧，云何妄想自性分别通相？谓言说妄想，所说事妄想，相妄想，利妄想，自性妄想，因妄想，见妄想，成妄想，生妄想，不生妄想，相续妄想，缚不缚妄想，是名妄想自性分别通相。大慧，云何言说妄想？谓种种妙音歌咏之声，美乐计着，是名言说妄想。大慧，云何所说事妄想？谓有所说事自性，圣智所知，依彼而生言说妄想，是名所说事妄想。大慧，云何相妄想？谓即彼所说事，如鹿渴想，种种计着而计着，谓坚湿暖动相，一切性妄想，是名相妄想。大慧，云何利妄想？谓乐种种金银珍宝，是名利妄想。大慧，云何自性妄想？谓自性持此如是不异恶见妄想，是名自性妄想。大慧，云何因妄想？谓若因若缘，有无分别因相生，是名因妄想。大慧，云何见妄想？谓有无、一异、俱不俱恶见，外道妄想计着妄想，是名见妄想。大慧，云何成妄想？谓我我所想，成决定论，是名成妄想。大慧，云何生妄想？谓缘有无性生计着，是名生妄想。大慧，云何不生妄想？谓一切性本无生无种，因缘生无因身，是名不生妄想。大慧，云何相续妄想？谓彼俱相续，如金缕，是名相续妄想。大慧，云何缚不缚妄想？谓缚因缘计着，如士夫方便若缚若解，是名缚不缚妄想。于此妄想自性分别通相，一切愚夫计着有无。大慧，计着缘起而计着者，种种妄想计着自性，如幻示现种种之身，凡夫妄想见种种异幻。大慧，幻与种种非异非不异，若异者，幻非种种因；若不异者，幻与种种无差别，而见差别，是故非异非不异。是故大慧，汝及余菩萨摩诃萨，如幻缘起妄想自性，异不异有无莫计着。

【释义】本段详说十二种差别妄想通相。妄想能离，自觉可证，由此善观凡外所通种种妄想，能所皆息，则缘起诸法不再有妄想了。先说十二种妄想相，后诫菩萨莫计着此种种妄想相。

(1)言说妄想：谓在能诠的音乐歌诵言语上起计着。(2)所说事妄想：谓在所知圣智离言诸法上的方便假立事起计着。(3)相妄想：谓在五阴四大等一切法自共相上起计着。(4)利妄想：谓在贪金银等利上起计着。(5)自性妄想：谓于诸法各有自性上起计着。(6)因妄想：谓在因缘上分别有无起计着。(7)见妄想：谓于四句等见上起计着。(8)成妄想：谓于我及我所上建立邪见而起计着。(9)生妄想：谓诸法从邪因缘无因缘而生上起计着。(10)不生妄想：谓诸法本无、无因而生上起计着。(11)相续妄想：谓诸法互相系属上起计着。(12)缚不缚妄想：谓于诸法能缚所缚及能解所解上起计着。凡愚不了，妄计有无，于缘起法中计着诸法有自性，于幻法中见诸物为实有。幻无差别，故非异；由种种计着而有差别，故非不异。是故菩萨于妄想幻法不应计着。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心缚于境界，觉想智随转，无所有及胜，平等智慧生。
妄想自性有，于缘起则无，妄想或摄受，缘起非妄想。
种种支分生，如幻则不成，彼相有种种，妄想则不成。
彼相则是过，皆从心缚生，妄想无所知，于缘起妄想。
此诸妄想性，即是彼缘起，妄想有种种，于缘起妄想。
世谛第一义，第三无因生，妄想说世谛，断则圣境界。
譬如修行事，于一种种现，于彼无种种，妄想相如是。

譬如种种翳，妄想众色现，翳无色非色，缘起不觉然。
譬如炼其金，速离诸垢秽，虚空无云翳，妄想净亦然。
无有妄想性，及有彼缘起，建立及诽谤，悉由妄想坏。
妄想若无性，而有缘起性，无性而有性，有性无性生。
依因于妄想，而得彼缘起，相名常相随，而生诸妄想。
究竟不成就，则度诸妄想，然后知清净，是名第一义。
妄想有十二，缘起有六种，自觉知尔焰，彼无有差别。
五法为真实，自性有三种，修行分别此，不越于如如。
众相及缘起，彼名起妄想，彼诸妄想相，从彼缘起生。
觉慧善观察，无缘无妄想，成已无有性，云何妄想觉。
彼妄想自性，建立二自性，妄想种种现，清净圣境界。
妄想如画色，缘起计妄想，若异妄想者，即依外道论。
妄想说所想，因见和合生，离二妄想者，如是则为成。

【释义】心为境界所缚则成妄想，了知性空如幻，即佛平等智慧。种种妄执，知缘起则如幻皆空。种种支体虽有幻相，而实不成。妄想过患，皆由心缚而生，不了缘起，故起妄计。缘起之外别无妄计，实则妄想处即缘起。缘起处起妄想即世谛，不起妄想即第一义谛，更无第三谛可得，世谛妄想若断，即第一义圣智境界。譬如修观行者，于一境中观水火皆可，喻妄想种种相心现无实。又如翳目视幻色，喻妄想于缘起中幻生诸相。真金离垢、虚空无云，则得清净。但离妄想，非无缘起，计有成建立，计无成诽谤，皆由妄想所坏故。但缘起亦不可得，妄想若灭，有漏缘起亦随之而灭，若仍执之，则是无有计有。故知缘起法和妄想相唯是假安立而已，不应计实。若知二者不成，则妄想度尽而为清净第一义智境界了。在世谛中有十二种妄想，随六尘境界而缘起，悟则尔焰智（后得智）与妄想无能所差别

相。故五法三自性总不出真如，修行者当善观察。若依缘起而妄计种种名相，则妄想便依缘起而有。得自觉圣智善为观察，觉知缘起如幻，妄想性空，即证三无性境界。依妄想建立有无二性，若知性空，则为圣智境界。故妄想无实，犹如画色，若有计者，则堕外道论。因此有能妄想的识与所妄想的境，和合而生妄见，若能离此能所分别，则显圆成实性了。以上详说种种妄想相，俾修离垢证如来藏者善加观察。

丁四 明自证智

戊一 辨圣智及一乘

【正文】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惟愿为说自觉圣智相及一乘，若自觉圣智相及一乘，我及余菩萨善自觉圣智相及一乘，不由于他，通达佛法。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前圣所知，转相传授，妄想无性。菩萨摩诃萨独一静处，自觉观察，不由于他，离见妄想，上上升进，入如来地，是名自觉圣智相。大慧，云何一乘相？谓得一乘道觉，我说一乘。云何得一乘道觉？谓摄所摄妄想，如实处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觉。大慧，一乘觉者，非余外道、声闻、缘觉、梵天王等之所能得，唯除如来，以是故说名一乘。大慧白佛言：世尊何故说三乘而不说一乘？佛告大慧：不自般涅槃法，故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乘，以一切声闻、缘觉，如来调伏，授寂静方便而得解脱，非自己力，是故不说一乘。复次大慧，烦恼障业习气不断，故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乘。不觉法无我，不离分段死，故说三乘。大慧，彼诸一切起烦恼边习气断，及觉法无我，彼一切起烦恼过习气断，三昧乐味着非性，无漏界觉。觉已，复入出世间上上无漏界，满足众具，当得如来不思議自在法身。

【释义】前文将外道二乘种种计着扫荡无遗，本段起专

说大乘修证自觉圣智境界，先明自觉圣智行相及一乘行相。此智不由他悟，与二乘人须藉佛说法而悟不同，正显此智殊胜。

自觉圣智及一乘觉相皆过去诸佛遗教，授受流传，乃以觉知妄想无性为修习纲领。独处自觉，不由他悟，离自他分别妄想，历升诸地而入佛境，此即自觉圣智行相。离能取所取种种分别妄想，如实安住真如圣境，即得相应，此即一乘觉相。如来圣智，无上甚深，非外道二乘所能了知。

既说一乘，何须更安立三乘差别？因为二乘须待佛法调伏，寂静离妄，非己力而得解脱，虽断烦恼障而所知障未除，虽了分段生死而变异生死未尽，虽得人我空而法我空未证，故安立三乘差别摄化。若能离止过患，回小入大，除去所耽着的三昧乐受，发菩提心，直趋佛乘。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诸天及梵乘，声闻缘觉乘，诸佛如来乘，我说此诸乘。
乃至有心转，诸乘非究竟，若彼心灭尽，无乘及乘者。
无有乘建立，我说为一乘，引导众生故，分别说诸乘。
解脱有三种，及与法无我，烦恼智慧等，解脱则远离。
譬如海浮木，常随波浪转，声闻愚亦然，相风所摇荡。
彼起烦恼灭，除习烦恼愚，味着三昧乐，安住无漏界。
无有究竟趣，亦复不退还，得诸三昧身，乃至劫不觉。
譬如昏醉人，酒消然后觉，彼觉法亦然，得佛无上身。

【释义】因有种种相待之法，故说诸乘差别，若更起能所分别，皆非究竟。若一切妄想不生，则能乘之人及所乘之法，均由分别建立，离此即入一乘。说有诸乘差别，为引导众生解脱，渐达法无我，远离二障，得无分别平等

智，入三解脱门。二乘如海中浮木飘动无定，喻其愚智不了境界唯心，烦恼虽灭，余习仍在，极其量达灭受想定而已，故只可得三昧身，未得菩提身、法身。虽经劫坏，安然不动，如醉三昧之酒不能清醒，故非醒觉一乘大法不能成佛。

戊二 辨意生身相

【正文】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訶萨言：意生身分别通相，我今当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三种意生身，云何为三？所谓三昧乐正受意生身、觉法自性性意生身、种类俱生无行作意生身。修行者了知，初地上增进相，得三种身。大慧，云何三昧乐正受意生身？谓第三、第四、第五地三昧乐正受故，种种自心寂静，安住心海，起浪识相不生，知自心现境界性非性，是名三昧乐正受意生身。大慧，云何觉法自性性意生身？谓第八地观察觉了如幻等法，悉无所有，身心转变，得如幻三昧及余三昧门，无量相、力、自在、明，如妙华庄严，迅疾如意，犹如幻、梦、水月、镜像，非造非所造，一切色种种支分具足庄严，随入一切佛刹大众，通达自性法故，是名觉法自性性意生身。大慧，云何种类俱生无行作意生身？所谓觉一切佛法，缘自得乐相，是名种类俱生无行作意生身。大慧于彼三种身相，观察觉了，应当修学。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非我乘大乘，非说亦非字，非谛非解脱，非无有境界。

然乘摩訶衍，三摩提自在，种种意生身，自在华庄严。

【释义】本段说意生身修证差别相。意生身是变化身，如同意识，无空间及时间种种阻碍。三种身相中，第一种三昧乐正受意生身，为初地至七地得，于自心所现诸相不起分别，心无动摇，不受识浪所转，知一切法无性而能显现

无碍化身。第二种觉法自性性意生身，为八至十地得，乃无功用行，知第一义空，现无量化身，随入一切佛刹度生，虽现相好，犹如幻梦影像，当体即空。第三种种类俱生无行作意生身，唯佛独有，随众生机而现种种身以应化，属如来藏不假造作功用的法尔境界。如是三种身，应当如实修证。

重颂明佛乘境界无相可得，非音声文字所建立，亦非能解脱之智及所解脱之谛，但非无所有。意生身虽非法身，但由法身流布，行者若能乘于大乘，入三摩提，则真俗圆融，果海庄严。

戊三 辨五无间业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若男子、女人行五无间业，不入无择地狱。世尊，云何男子、女人行五无间业不入无择地狱？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云何五无间业？所谓杀父、母及害罗汉、破坏众僧、恶心出佛身血。大慧，云何众生母？谓爱更受生，贪喜俱，如缘母立；无明为父，生入、处聚落。断二根本名害父母。彼诸使不现，如鼠毒发，诸法究竟断，彼名害罗汉。云何破僧？谓异相诸阴和合积聚，究竟断彼，名为破僧。大慧，不觉外自共相，自心现量七识身，以三解脱无漏恶想，究竟断彼七种识佛，名为恶心出佛身血。若男子、女人行此无间者，名五无间事，亦名无间业。复次大慧，有外无间，今当演说，汝及余菩萨摩訶萨闻是义已，于未来世不堕愚痴。云何五无间？谓先所说无间，若行此者，于三解脱一一不得无间等法；除此已，余化神力现无间等，谓声闻化神力、菩萨化神力、如来化神力。为余作无间罪者除疑悔过，为劝发故，神力变化现无间等。无有一向作无间事，不得

无间等，除觉自心现量，离身财妄想，离我我所摄受，或时遇善知识，解脱余趣相续妄想。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贪爱名为母，无明则为父，觉境识为佛，诸使为罗汉。

阴集名为僧，无间次第断，谓是五无间，不入无择狱。

【释义】本段说如何不堕五无间地狱密意。若造无间业者，不择何人皆必收押，故名“无择地狱”。五无间业即五逆：杀父、杀母、害罗汉、破和合僧、恶心出佛身血。凡造此业，定堕地狱，现生不能解脱。

佛今说密意。贪爱润生，贪喜相俱，滋养生死业种，喻如母，杀母，即杀此贪爱。无明发业为惑，喻如父。杀父，即杀此无明。此二烦恼为生死根本，故须断。随眠不善有覆心所种子，时为境缘摇动，虽隐仍发，喻如鼠毒。若降伏乃至拔断，令之不现，即害罗汉。五阴众法，和合聚生，喻如和合僧。以法无我智空五阴相，即如破僧。众生因不觉诸法自共相皆自心现量，即八识见分妄觉起我法二执为七识身，返熏种子，复起染污现行，喻如妄觉流注之血。以无漏三解脱观智断此妄觉，八识种子永断，即出佛身血。若现身实证平等解脱，定能无间证入佛法。

众生愚痴，不明此内五密意，实造五无间业，于现世决定不能取证无间三昧。除佛及三乘圣者，为令众生除疑悔过，以神力示同造业者外，未有实造而不获报的。但若觉知自心现量，离内外、能所，虽现生未即解脱，来世亦可遇善知识，妄想不生而得解脱。重颂可明，不赘。

戊四 辨佛之知觉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惟愿为说佛之知觉。

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觉？佛告大慧：觉人法无我，了知二障，离二种死，断二烦恼，是名佛之知觉。声闻、缘觉得此法者，亦名为佛，以是因缘故我说一乘。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善知二无我，二障烦恼断，永离二种死，是名佛知觉。

【释义】本段总结诸佛自觉圣智。“佛之知觉”，唐译作“诸佛体性”，即佛自证菩提果境界，亦即证如来藏离垢境界。断人我、法我二执，断烦恼、所知二障，了分段、变易二种生死，尽根本、枝末二种烦恼，如是即名为佛。

丁五 明化他智

戊一 辨四等密意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何故世尊于大众中唱如是言：我是过去一切佛，及种种受生，我尔时作曼陀转轮圣王、六牙大象，及鸚鵡鸟、释提桓因、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生经说？佛告大慧：以四等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如是言：我尔时作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佛，云何四等？谓字等、语等、法等、身等，是名四等。以四种等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如是言。云何字等？若字称我为佛，彼字亦称一切诸佛，彼字自性无有差别，是名字等。云何语等？谓我六十四种梵音言语相生，彼诸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如是六十四种梵音言语相生，无增无减，无有差别，迦陵频伽，梵音声性。云何身等？谓我与诸佛法身及色身相好，无有差别，除为调伏彼彼诸趣差别众生故，示现种种差别色身，是名身等。云何法等？谓我及彼佛得三十七菩提分法，略说佛法无障碍智。是名四等。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如是言。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迦叶拘留孙、拘那含是我，以此四种等，我为佛子说。

【释义】本段起说修离垢证如来藏须明不可思议的化他智境，先说四平等密意。大慧恐后世因佛说“我是过去

诸佛”的句义，疑十方三世只有一释迦成佛，众生将无成佛之份，是不平等。又既是过去诸佛，不应复有金轮王、象、鸟、帝释、仙人等种种受生，故而问佛。

因有四平等缘故，贤劫四佛等无差别。一、字平等：我名佛，一切如来亦名佛，佛佛无别。二、语平等：梵语有八转声，声各具八德，合共六十四相。迦陵频伽，译妙声鸟，喻佛音超一切声。圆音一演，均等普遍，佛佛功用无有差别。三、身平等：诸佛三身平等具足。四、法平等：诸佛同证三十七菩提分，以无碍智说无碍法。无碍即无分别平等一味。以上正显佛之身语意三轮不思议平等功用，菩萨应当修证。

戊二 辨二种密法

【正文】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我从某夜得最正觉，乃至某夜入般涅槃，于其中间乃至不说一字，亦不已说、当说，不说是佛说。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何因说言：不说是佛说？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说，云何二法？谓缘自得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说。云何缘自得法？若彼如来所得，我亦得之，无增无减。缘自得法究竟境界，离言说妄想，离字二趣。云何本住法？谓古先圣道，如金银等性，法界常住，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趣彼城道，譬如士夫行旷野中，见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随入城，受如意乐。大慧，于意云何？彼作是道及城中种种乐耶？答言：不也。佛告大慧：我及过去一切诸佛，法界常住，亦复如是，是故说言：我从某夜得最正觉，乃至某夜入般涅槃，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亦不已说、当说。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我某夜成道，至某夜涅槃，于此二中间，我都无所说。

缘自得法住，故我作是说，彼佛及与我，悉无有差别。

【释义】本段说诸佛不说一字的二种密意。(1)自得法：即自证圣智，佛佛相同，离言说、名字、分别等相。(2)本住法：即不思议诸法实性，本自具足，如金在矿，性本是金。佛出世不出世，法住法位，真性常住。如循古道而行，得入城中受乐，喻众生于生死旷野之中，悟法界常住密意，而进趣涅槃法乐。道与城乐皆属现成，实无可说，唯证方知，默契而已。

戊三 辨法有无相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请世尊：惟愿为说一切法有无有相，今我及余菩萨摩诃萨离有无有相，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此世间依有二种，谓依有及无，堕性非性，欲见不离离相。大慧，云何世间依有？谓有世间因缘生非不有，从有生非无有生。大慧，彼如是说者，是说世间无因。大慧，云何世间依无？谓受贪恚痴性已，然后妄想计着贪恚痴性非性，大慧，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静故，谓诸如来、声闻、缘觉不取贪恚痴性为有有无。大慧，此中何等为坏者？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彼取贪恚痴性，后不复取。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如是解。大慧，非但贪恚痴性非性为坏者，于声闻、缘觉及佛亦是坏者，所以者何？谓内外不可得故，烦恼性异不异故。大慧，贪恚痴若内若外不可得，贪恚痴性无身故，无取故，非佛、声闻、缘觉是坏者。佛、声闻、缘觉自性解脱故，缚与缚因非性故。大慧，若有缚者，应有缚是缚因故。大慧，如是说坏者，是名无有相。大慧，因是故，我说：宁取人见如须弥山，不起无所有增上慢空见。大慧，无所有增上慢者，是名为坏。堕自共相见希望，不知自心现量，见外性无常刹那展转坏，阴界入相续流注变灭，离文字相妄想，是名为坏者。尔时世尊

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有无是二边，及至心境界，净除彼境界，平等心寂灭。
 无取境界性，灭非无所有，有事悉如如，如贤圣境界。
 无种而有生，生已而复灭，因缘有非有，不住我教法。
 非外道非佛，非我亦非余，因缘所集起，云何而得无。
 谁集因缘有，而复说言无，邪见论生法，妄想计有无。
 若知无所生，亦复无所灭，观此悉空寂，有无二俱离。

【释义】本段说佛的离言说相非世间有无二种边见可以限定分别。凡夫多计诸法有性而堕有见，或计诸法无性而堕无见，种种分别，皆是不了自心所现，离一切相。依有而起见者，以为世间诸法实有因缘而生，则非不实有；实有诸法从因缘而生，非无法生，因此落于无因外道见。又依无而起见者，于贪瞋痴三毒现行未起，妄计为无；又计于行三毒时，若不取有，便得寂静无过。以之妄猜诸佛二乘圣者亦不过不取三毒等性为有若无而已，实无三毒可断，因此落入恶取空见。

有无二种妄见中，实以无见能坏善根，且谤诸佛二乘。佛等了知内外性如幻不可得，亲证三毒体性本空，无法为所缚，亦无能缚者，安住二空解脱之中。圣人亲证如实空性，不同凡夫的增上慢空见。起我见计有则不至于拨无因果断失善根，若增上慢恶取空者则堕自共相希望欲乐之中。不知自心现量境界，因见外阴界入诸法差别相变灭，妄起无见计以为空，误作是如来离文字相，是名为坏者。

重颂明有无边见皆妄心所行境界，不取境则心自寂灭。不取境非灭而无，现证真如，即圣智境界。计从无而有，有而复灭，计有计无，皆非佛法。缘起诸法，非佛及外

道等所能造作，不可由妄想而计着有无。了无生离有见，了无灭离未见，当体空寂，不落二边。

戊四 辨宗通说通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惟愿为我及诸菩萨说宗通相，若善分别宗通相者，我及诸菩萨通达是相。通是相已，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随觉想及众魔外道。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一切声闻、缘觉、菩萨有二种通相，谓宗通及说通。大慧，宗通者，谓缘自得胜进相，远离言说文字妄想，趣无漏界自觉地自相，远离一切虚妄觉想，降伏一切外道众魔，缘自觉趣光明辉发，是名宗通相，云何说通相？谓说九部种种教法，离异不异、有无等相，以巧方便随顺众生如应说法，令得度脱，是名说通相。大慧，汝及余菩萨应当修学。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宗及说通相，缘自与教法，若见善分别，不随诸觉想。
非有真实性，如愚夫妄想，云何起欲想，非性为解脱。
观察诸有为，生灭等相续，增长于二见，颠倒无所知。
一是为真谛，无罪为涅槃，观察世妄想，如幻梦芭蕉。
虽有贪恚痴，而实无有人，从爱生诸阴，有皆如幻梦。

【释义】本段说二种通达正法的行相。宗通相为修行内自证境界，即证得殊胜真实相，离一切妄想分别，趣佛无漏自觉境界，降伏外魔，慧光遍照。说通相为度化众生故以九部教法（十二分教中除去因缘、譬喻、本事三部）应机说法，离四句边执而广施教化。

重颂明依佛法内行外化通达，则不随凡外种种妄想分别。凡外分别实非真性，但思解脱，即非解脱法。执取有为法的生灭相续，颠倒无正知而妄起有无边见。须知惟一

佛法是真实，无罪即是涅槃，知世间妄见皆如梦幻而已。虽有三毒妄想，实无能起妄之人。三毒而起的五阴，离于二见，皆不可得。以上悟之则为宗通，示之即成说通。

戊五 辨虚妄分别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惟愿为说不实妄想相，不实妄想云何而生？说何等法名不实妄想？于何等法中不实妄想？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能问如来如是之义，多所饶益，多所安乐，哀愍世间一切天人，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种种义、种种不实妄想计着，妄想生。大慧，摄所摄计着，不知自心现量，及堕有无见，增长外道见妄想习气。计着外种种义，心心数妄想计着，我我所生。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种种义、种种不实妄想计着，妄想生。摄所摄计着，不知自心现量，及堕有无见，增长外道见妄想习气。计着外种种义，心心数妄想，我我所计着生。世尊，若如是，外种种义相堕有无相，离性非性，离见相。世尊，第一义亦如是，离量根分譬、因相。世尊，何故一处妄想不实义，种种性计着妄想生，非计着第一义处相妄想生？将无世尊说邪因论耶？说一生、一不生。佛告大慧：非妄想一生、一不生，所以者何？谓有无妄想不生故，外现性非性，觉自心现量妄想不生。大慧，我说余愚夫自心种种妄想相故，事业在前，种种妄想性相计着生。云何愚夫得离我我所计着见？离作所作因缘过，觉自妄想心量，身心转变，究竟明解一切地，如来自觉境界，离五法、自性事见妄想。以是因缘故，我说妄想从种种不实义计着生，知如实义，得解脱自心种种妄想。

【释义】本段说种种不实虚妄分别之相。因前文说及观察世妄想，故大慧问妄想云何生？何名妄想？于何法中生妄想？

佛说凡夫于种种境界(义)不了自心，摄受执着，则不

实妄想生，答第一问。由能取分别心取于所取分别境，堕于有无二见，因此增长外道习气，答第二问。执着心外种种法，妄计我及我所而生不实妄想，答第三问。

大慧继问：若如是，则世谛种种外境本离有无、能所，因妄想而堕于二见相，则第一义谛亦离有无、能所、比量根觉、宗因喻相等，应亦可堕于虚妄分别二相，何以佛但说世谛中生妄想，不说第一义谛中生妄想，岂非不平等？

佛答：圣智觉了自心现量故不生，非言语建立分别故不生，心外妄法毕竟无有故不生。凡夫不了自心，计种种相而生妄想，亦非另有种种境界实体能使生起，即于自心所现种种事业当前而起。若凡夫能离二边计着，断能所诸妄计因果，觉知自心现量，则入如来知见境界，于五法三自性分别见彻底舍离，于种种不实外境知为执着自心所现而生，如实了知，即得解脱，非另有第一义谛不生妄想者可以计着。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诸因及与缘，从此生世间，妄想着四句，不知我所通。
世间非有生，亦复非无生，不从有无生，亦非非有无，
诸因及与缘，云何愚妄想？
非有亦非无，亦复非有无，如是观世间，心转得无我。
一切性不生，以从缘生故，一切缘所作，所作非自有。
事不自生事，有二事过故，无二事过故，非有性可得。
观诸有为法，离攀缘所缘，无心之心量，我说为心量。
量者自性处，缘性二俱离，性究竟妙净，我说名为量。
施設世谛我，彼则无实事，诸阴施設，无事亦复然。
有四种平等，相及因性生，第三无我等，第四修修者。

妄想习气转，有种种心生，境界于外现，是世俗心量。

外现而非有，心见彼种种，建立于身财，我说为心量。

离一切诸见，及离想所想，无得亦无生，我说为心量。

非性非非性，性非性悉离，谓彼心解脱，我说为心量。

如如与空际，涅槃及法界，种种意生身，我说为心量。

【释义】世间因缘生法，本离有无等四句，即是第一义谛，但以妄想计着分别，不知佛所说义。世法实非他生、自生、共生、无因生四句，悉是凡夫虚妄分别而已。若离四句观察，则可悟二无我。法从缘生，即为所作，非自有生。果不生果，则无二果过失，故知非有实性。一切有为法离能所心量。唯是圣者自觉清净境界。差别名相，悉是假名安立，并无实事。四种平等：相平等、因平等、生平等及无我平等，第四无我平等是修行法，应当观察。世出世间法的分别、缘起、见道正智、修道正智、真如究竟等，皆自心现量境界而已。

戊六 辨善于语义

己一 依义不依语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说，菩萨摩訶萨当善语义，云何为菩萨善语义？云何为语？云何为义？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云何为语？谓言字妄想和合，依咽喉唇舌齿断颊辅，因彼我言说妄想习气计着生，是名为语。大慧，云何为义？谓离一切妄想相、言说相，是名为义。大慧，菩萨摩訶萨于如是义，独一静处，闻思修慧，缘自觉了，向涅槃城，习气身转变已，自觉境界，观地地中间，胜进义相，是名菩萨摩訶萨善义。复次大慧，善语义菩萨摩訶萨，观语与义非异非不异；观义与语亦复如是，若语异义

者，则不因语辩义，而以语入义，如灯照色。复次大慧，不生不灭、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等，如缘言说义计着，堕建立及诽谤见，异建立，异妄想，如幻种种妄想现。譬如种种幻，凡愚众生作异妄想，非圣贤也。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彼言说妄想，建立于诸法，以彼建立故，死堕泥犁中。

阴中无有我，阴非即是我，不如彼妄想，亦复非无我。

一切悉有性，如凡愚妄想，若如彼所见，一切应见谛。

一切法无性，净秽悉无有，不实如彼见，亦非无所有。

【释义】本段起说应当善巧观察语义差别。修学佛法，须知四依以作抉择，四依义理可参考“导读”所言。

以妄想分别习气为因，依于肢体上喉舌唇齿转动发而出语言文字，名为语。所诠离种种相的真实第一义，名为义。菩萨当依义不依语，静居寻思，渐历诸地，直趋不生不灭自觉境界。语如灯，第一义如色，灯与色非异非不异，由闻思修而证第一义。前文广说无生灭，乃至心王自性等，若随言执着分别，计有计无，如幻而作实，皆凡愚妄见，故圣者当善观语义。

重颂明随言取义故有建立过失，则堕地狱。若计五阴中有我无我，乃妄想计着，实非见谛，一切染净诸法皆无自性，但不同外道拨无邪见，亦非断灭无所有，乃自觉圣智境界而已。

己二 依智不依识

【正文】复次大慧，智识相今当说，若善分别智识相者，汝及诸菩萨则能通达智识之相，疾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慧，彼智有三种，谓世间、出世间、由世间上上智。云何世间智？谓一切外道

凡夫计着有无。云何出世间智？谓一切声闻、缘觉堕自共相希望计着。云何出世间上上智？谓诸佛菩萨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离有无品，如来地，人法无我，缘自得生。大慧，彼生灭者是识，不生不灭者是智。复次，堕相无相及堕有无种种相因是识，超有无相是智。复次，长养相是识，非长养相是智。复次，有三种智：谓知生灭，知自共相，知不生不灭。复次，无碍相是智，境界种种碍相是识。复次，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识，无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复次，得相是识，不得相是智。自得圣智境界，不出不入故，如水中月。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采集业为识，不采集为智，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
逮得自在力，是则名为慧。

缚境界为心，觉想生无智，无所有及胜，慧则从是生。

心意及与识，远离思惟想，得无思想法，佛子非声闻。

寂静胜进忍，如来清净智，生于善胜义，所行悉远离。

我有三种智，圣开发真实，于彼想思惟，悉摄受诸性。

二乘不相应，智离诸所有，计着于自性，从诸声闻生，

超度诸心量，如来智清净。

【释义】本段说智与识差别相。先说三种智：一、世智，乃凡外计着有无之智；二、二乘出世智，尚计有无我涅槃等自共相；三、出世上上智，佛菩萨观诸法性空，证不生灭，离有无见，乃自觉境界而生。三者中唯以第三为真智。次明智与识差别：生灭有为法是识，不生灭无为法是智；堕入计着相及种种见的有无是识，超越诸相是智；有漏现种互为因果而积集长养是识，无漏是智。前述三种智中，世智但知生灭，出世智则知自共相，唯出世上上智知不生灭，应当修证。又离缚解脱是智，烦恼束缚有碍是识；根尘识和合而生是识，三事清净是智；取着诸相是识，不取着是智。自觉圣智境界不出不入，喻如水中月。

重颂明采集长养是识，观察诸法不取着相而解脱是智。境缚为心识，觉妄想即智。心意识若离于分别，则得菩萨无分别智，能证所证同于如来，所行境界，毕竟皆离二执。三种智乃佛开示的真实相，于圣凡境界悉皆了知摄受，非二乘可得相应，因为二乘执法有自性，而清净佛智则超诸心量，不可言说。智即如来藏空智，应当修证。

己三 九种转变论

【正文】复次大慧，外道有九种转变论，外道转变见生。所谓形处转变、相转变、因转变、成转变、见转变、性转变、缘分明转变、所作分明转变、事转变，大慧是名九种转变见，一切外道因是起有无，生转变论。云何形处转变？谓形处异见，譬如金变作诸器物，则有种种形处显现，非金性变，一切性变亦复如是。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乃至事变妄想，彼非如非异，妄想故。如是一切性转变，当知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转变妄想，彼亦无有转变，若有若无，自心现，外性非性。大慧，如是凡愚众生自妄想修习生，大慧，无有法若生若灭，如见幻梦色生。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形处时转变，四大种诸根，中阴渐次生，妄想非明智。

最胜于缘起，非如彼妄想，然世间缘起，如犍闼婆城。

【释义】本段说外道九种转变论的妄见。外道依识不依智，故有九种转变妄计有无——依长短方圆大小的形体处量、状貌形相、种子亲因、及因相应之法、能执之见、所见法体、诸法生起之缘、因缘之结果、事物等九种而妄想分别，转变立论。如金成种种器物而金性不变，余物亦如是。外道不了自心，因转变而起妄想，离妄想亦无转变可得。如乳酪酒果等物，由生至熟，皆自心妄想分别，何有转变？外道计有计无，于无实法而妄计生灭，如执幻梦所见诸色

为真。重颂明四大种、五阴和合、中阴身等转变渐次而生，外道妄想分别执实。诸佛于世间缘起法中，以圣智觉知如幻而有，喻如犍闼婆城，不同外道的妄计有无。

戊七 辨相续解脱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惟愿为说一切法相续义、解脱义。若善分别一切法相续、不相续相，我及诸菩萨善解一切相续巧方便，不堕如所说义计着相续。善于一切诸法相续、不相续相，及离言说文字妄想觉，游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大众，力、自在、通、总持之印，种种变化，光明照曜，觉慧善入十无尽句，无方便行，犹如日月、摩尼、四大，于一切地离自妄想相见，见一切法如幻梦等。入佛地身，于一切众生界，随其所应，而为说法而引导之，悉令安住一切诸法如幻梦等，离有无品及生灭妄想，异言说义，其身转胜。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释义】本段说以方便善巧对治之法解脱最深最坚之虚妄分别相续。凡外随言取义，执着转深，名相续义；圣者因语辨义，如灯照色，名解脱义。若了知一切法相续、不相续相，离妄想分别，渐达佛境，具足种种神变庄严，自利利他。

【正文】佛告大慧：无量一切诸法，如所说义，计着相续，所谓相计着相续、缘计着相续、性非性计着相续、生不生妄想计着相续、又不灭妄想计着相续、乘非乘妄想计着相续、有为无为妄想计着相续、地地自相妄想计着相续、自妄想无间妄想计着相续、有无品外道依妄想计着相续、三乘一乘无间妄想计着相续。复次大慧，此及余凡愚众生自妄想相续，以此相续故，凡愚妄想，如蚕作茧，以妄想

丝自缠缠他，有无相续相计着。复次大慧，彼中亦无相续及不相续相，见一切法寂静，妄想不生故，菩萨摩訶萨见一切法寂静。复次大慧，觉外性非性，自心现相无所有，随顺观察自心现量，有无一相性无相，见相续寂静故，于一切法无相续、不相续相。复次大慧，彼中无有若缚若解，余堕不如实觉知，有缚有解，所以者何？谓于一切法有有无，无众生可得故。复次大慧，愚夫有三相续，谓贪、恚、痴，及爱未来，有喜爱俱，以此相续，故有趣相续。彼相续者，续五趣。大慧，相续断者，无有相续、不相续相。复次大慧，三和合缘作方便计着，识相续无间生，方便计着则有相续；三和合缘识断，见三解脱，一切相续不生。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不真实妄想，是说相续相，若知彼真实，相续网则断。

于诸性无知，随言说摄受，譬如彼蚕虫，结网而自缠，

愚夫妄想缚，相续不观察。

【释义】先举十一种相续相。凡夫于诸法如言取义而生无量妄想，坚固难断，所谓计着诸法自共相、计着诸缘、计着有性非有性、计着法生、计着法灭、计着乘此法得不得果、计着造作之有无、计着从小至大的诸地渐进、计着自性分别心次第而起、计着有无而起边见、计着佛法有三乘一乘起次第见等。凡愚妄想深密，如蚕丝自缚，相续不断。

菩萨了知诸法寂静，无能分别之妄想，亦无解脱之相，故相续及不相续皆不可得。观诸法皆自心所现，并无心外之法及相，如实觉知，故无所缚无可解。于一切法离有无边见，故无人我众生体性可得。凡夫有三种深密缠缚：贪瞋痴之现在惑、爱未来之惑及有喜爱俱之过去惑。以三世惑缚，乃有五趣生死流转之苦不断。此三相续相断，则生死轮回可断。因根尘识三缘和合，生种种虚妄分别诸识功

用,若三缘可了,即证三解脱之门——现在惑空、过去惑无相、未来惑无作。

重颂明相续相即不实妄想,不随分别造作,则生死网必断。若不观察真实义,则诸法寂静性不如实知,遂随妄想丝结深密网以自缠了。

【正文】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以彼彼妄想,妄想彼彼性,非有彼自性,但妄想自性耳。世尊,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为世尊如是说烦恼清净无性过耶?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佛告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大慧,非如愚夫性自性妄想真实,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大慧,如圣智有性自性,圣知、圣见、圣慧眼,如是性自性知。

【释义】大慧因疑佛说由种种妄想分别诸法,似乎所取妄想皆无,唯有种种妄想。若但有妄想,而诸法无自性,则染净诸法岂非破坏?佛答凡夫妄想所取之法实无自性,故所疑非错。但圣者所证之诸法实相,以圣知圣见通达的诸法自性相,乃法尔如是而非无有的。

【正文】大慧白佛言:若使如圣以圣知、圣见、圣慧眼,非天眼、非肉眼,性自性如是知,非如愚夫妄想,世尊,云何愚夫离是妄想,不觉圣性事故?世尊,彼亦非颠倒、非不颠倒,所以者何?谓不觉圣性自性故,不见离有无相故。世尊,圣亦不如是见,如事妄想,不以自相境界为境界故。世尊,彼亦性自性相妄想自性如是现,不说因无因故,谓堕性相见故,异境界,非如彼等,如是无穷过。世尊,不觉性自性相故。世尊,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彼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实知妄想。世尊,妄想异,自性相异。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彼云何各各不妄想愚夫不如实知?然为生离妄想

故,说如妄想相不如实有。世尊,何故遮众生有无有见事自性计着,圣智所行境界计着堕有见,说空法非性而说圣智自性事?

【释义】大慧再疑唯圣智为有,岂非落于常见?若以圣知见得诸法实性,非天眼、肉眼愚夫能得,是愚夫将永为愚夫,纵闻佛法亦成妄想,则妄想从何能离?因此圣者不见凡愚所妄计诸法,名非颠倒;而凡愚亦不见圣者所见法性、离有无相等,亦名非颠倒。各有各境,将终成圣者与凡愚的区别。但圣者自觉境界,确与凡愚不同,不说有因无因种种边见。圣不知凡境,则以凡为颠倒;凡不见圣境,则以圣为颠倒。如是辗转相难,生无穷过失。妄想分别与诸法自性其相各异,其因亦不同,为何独谓愚夫所见不如实?或说众生是妄,为令离妄、令离有无二边妄计,但说圣智境界,岂非落于常见?为何不直说寂静空法?

【正文】佛告大慧:非我说空法非性,亦不堕有见,说圣智自性事,然为令众生离恐怖句故。众生无始以来计着性自性相,圣智事自性计着相见,说空法。大慧,我不说性自性相。大慧,但我住自得如实空法,离惑乱相见,离自心现性非性见,得三解脱,如实印所印,于性自性得缘自觉观察住,离有无事见相。

【释义】佛答说圣智自性,仍是一种方便,故不需说一切法空,亦非堕于有见。众生无始以来计着性自性见,怖畏寂静空法,故说圣智自性事令离恐怖。但又因闻圣智事而计着于有,故复说空法。佛如实证得寂静法空,离惑乱相,现得三解脱如实印,对空说有,对常说无,实离于有无妄计。

【正文】复次大慧,一切法不生者,菩萨摩訶萨不应立是宗,所

以者何？谓宗一切性非性故，及彼因生相故，说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则坏。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坏者，以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坏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说则坏。大慧，有无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有无相不可得。大慧，若使彼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坏，以有无性相不生故，不应立宗。五分论多过故，展转因异相故，及为作故，不应立宗分谓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无自性，不应立宗。大慧，然菩萨摩訶萨说一切法如幻、梦，现不现相故，及见觉过故，当说一切法如幻、梦性，除为愚夫离恐怖句故。大慧，愚夫堕有无见，莫令彼恐怖，远离摩訶衍。

【释义】菩萨不应立“一切法不生”之宗，因为一切法本自不生，无能生之因。故所生之相亦无，宗不成立。若立一切法不生为宗，则此宗入于一切法中，与生对待，便成自坏。若于有无法中而立不生宗，则此宗入于有无法中，亦乃自坏。如是五分、三分诸论，因喻成宗，因喻能生，宗为所生，辗转相作，即非不生，宗不成立。以此类推，于诸法空、无自性等，亦不应立宗。菩萨当说一切法如幻、如梦，则较少过患，现有现无，皆是凡愚妄想惑乱取着而已。为遣凡愚怖畏，可说有圣智自性相，否则仍当说一切法如幻。因为若不随顺众生，众生将不敢亲近大乘佛法了。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无自性无说，无事无相续，彼愚夫妄想，如死尸恶觉。
一切法不生，非彼外道宗，至竟无所生，性缘所成就。
一切法不生，慧者不作想，彼宗因生故，觉者悉除灭。
譬如翳目视，妄见垂发相，计着性亦然，愚夫邪妄想。
施設于三有，无有事自性，施設事自性，思惟起妄想。
相事设言教，意乱极震掉，佛子能超出，远离诸妄想。

非水水想受，斯从渴爱生，愚夫如是惑，圣见则不然。
圣人见清净，三脱三昧生，远离于生灭，游行无所有。
修行无所有，亦无性非性，性非性平等，从是生圣果。
云何性非性？云何为平等？谓彼心不知，内外极漂动，
若能坏彼者，心则平等见。

【释义】诸法无自性、离言说，亦无事体、无相续，但凡愚妄计分别，实可厌恶如死尸。诸法本自不生，不需强行立宗，反成外道，因诸法毕竟无所生，唯是缘起如幻而已。诸法不生，智者不应更起分别立宗，若欲立宗，必有相待因生，则不生之宗便坏，故觉者悉除此等戏论。愚夫妄想所见，喻如病目见空华、垂发等相，妄起分别。三界皆是假名安立，并无实体，不应更起分别计着。假设的种种名相言教，愚夫不了而心意动乱；圣者了知则能解脱。如渴鹿误认阳焰为水，由渴而生，凡愚惑乱亦正如是。圣见清净，从三解脱门而生三昧正受，故能离生灭，游行于无相之境。修无相行，双非空有，实相平等，佛果圆成。若以平等智观照妄境，心觉则尘灭。

戊八 辨智不可得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如攀缘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施設，所摄受非性，摄受亦非性，以无摄故智则不生，唯施設名耳。云何世尊为不觉性自相共相、异不异故智不得耶？为自相共相种种性自性相隐蔽故智不得耶？为山岩、石壁、地水火风障故智不得耶？为极远、极近故智不得耶？为老小盲冥、诸根不具故智不得耶？世尊，若不觉自共相异不异智不得者，不应说智，应说无智，以有事不得故。若复种种自共相性自性相隐蔽故智不得者，彼亦无智，非是智。世尊，有尔焰故智生，非无性会尔焰故

名为智。若山岩、石壁、地水火风、极远、极近、老小盲冥、诸根不具智不得者，此亦非智，应是无智，以有事不可得故。佛告大慧：不如是无智，应是智，非非智。我不如是隐覆说攀缘事智慧不得，是施设量建立，觉自心现量，有无有外性非性，知而事不得，不得故智于尔焰不生，顺三解脱，智亦不得。非妄想者，无始性非性，虚伪习智，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故于外事处所相性无性妄想不断，自心现量建立，说我我所相摄受计着，不觉自心现量，于智尔焰而起妄想，妄想故，外性非性，观察不得，依于断见。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有诸攀缘事，智慧不观察，此无智非智，是妄想者说。

于不异相性，智慧不观察，障碍及远近，是名为邪智。

老小诸根冥，而智慧不生，而实有尔焰，是亦说邪智。

【释义】本段说智慧境界不可得。境由心现，皆属假名施設，不能得诸法自共相，所摄取与能摄取皆无，不起分别，亲证真如，虽名为智而实无智相可得。大慧问种种疑：智不能知法之事、法自共相的同异差别、自共相有无隐蔽，或山石四大之障隔，或因远近，或因诸根不具等等，以上种种虽实有境而智不能得，故应说无智，不应说智。

佛答无知之智应是实智，事境唯是假名施設，虽有觉知，而事境毕竟不可得，故无能观之智及所观之境。自觉唯心，不论外境之有无，但以智慧而观皆无所得，故知所知境界（尔焰）不起，而心亦不可得，则智不生。心境不可得，即入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智体顿空。因此愚夫种种虚妄分别计着，不能如实了知正智所知，唯于所计心外之法上，不离断常有无分别，更着内我与外物，于所妄取之法不善观察，入于断见。

重颂明若了知所缘之境而不坏世间相，以智慧观察并

无心境可得，是为正智。倘执实有外境以障心而不能知名无智，此无智实非真智，以有智境对立故。若心外取法，不了性相异同，则如被山岩障碍，或如有远近差距，无法通达，以此不能得知为不可得，实是邪智。或以诸根不具及盲冥老小而执境为实有，智不能了，此但以六根功用为智体，非真不可得，亦乃邪智而已。

【正文】复次大慧，愚痴凡夫无始虚伪恶邪妄想之所回转，回转时，自宗通及说通不善了知，着自心现外性相故，着方便说，于自宗四句清净通相，不善分别。大慧白佛言：诚如尊教，惟愿世尊为我分别说通及宗通，我及余菩萨摩訶萨善于二通，来世凡夫、声闻、缘觉不得其短。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三世如来有二种法通，谓说通及自宗通。说通者，谓随众生心之所应，为说种种众具契经，是名说通。自宗通者，谓修行者离自心现种种妄想，谓不堕一异、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识，自觉圣境，离因成见相，一切外道、声闻、缘觉、堕二边者所不能知，我说是名自宗通法。大慧，是名自宗通及说通相，汝及余菩萨摩訶萨应当修学。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我谓二种通，宗通及言说，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

【释义】本段再说二种通以显圣智境界。凡夫为无始妄习流转心中，终日蒙蔽于妄想窠臼，不了知宗通及说通：心外取相，执方便说，不善修习离四句清净自证境界。三世诸佛皆依此二通法门随机教化众生，说十二分教方便契经，如实通达，名为说通。令修行者如实内证诸法皆自心现，种种取着妄想不生，离四句见，超三界有漏虚妄分别识，入自觉境，远离能所相应见相二分，为一切凡外二乘所

不能知，是名宗通。若诸菩萨通达此二通，来世教化二乘凡外乃无过失。重颂明说通为启发童蒙的妙用，宗通乃依教修行。童蒙者喻地前菩萨，修行者喻地上菩萨。

戊九 辨世论勿学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一时说言，世间诸论种种辩说，慎勿习近。若习近者，摄受贪欲，不摄受法。世尊，何故作如是说？佛告大慧：世间言论，种种句味，因缘譬喻，采集庄严，诱引诳惑愚痴凡夫，不入真实自通，不觉一切法妄想颠倒，堕于二边。凡愚痴惑而自破坏，诸趣相续不得解脱，不能觉知自心现量，不离外性自性妄想计着，是故世间言论种种辩说，不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诳惑迷乱。大慧，释提桓因广解众论，自造声论，彼世论者有一弟子，持龙形像，诣释天宫，建立论宗，要坏帝释千辐之轮，随我不如，断一一头以谢所屈。作是要已，即以释法摧伏帝释，释堕负处，即坏其车，还来人间。如是大慧，世间言论，因譬庄严，乃至畜生亦能以种种句，味惑彼诸天及阿修罗，着生灭见，而况于人？是故大慧，世间言论应当远离，以能招致苦生因故，慎勿习近。大慧，世论者，唯说身觉境界而已。大慧，彼世论者，乃有百千，但于后时后五百年，当破坏结集，恶觉因见盛故，恶弟子受。如是大慧，世论破坏结集，种种句味，因譬庄严，说外道事，着自因缘，无有自通。大慧，彼诸外道无自通论，于余世论，广说无量百千事门，无有自通，亦不自知愚痴世论。

【释义】本段起说种种世论应当远离勿习。佛每诫弟子们勿习近世论，以免增加贪欲，而不得法利。世论亦有句味、因喻等粉饰庄严，凡夫愚痴，易为诱惑，以致不能证人离妄想的真实法，落入二边计着，遂流转诸趣生死苦恼不已，不能觉自心量，亦不能离心外坚计妄执，不得解脱。如帝释自习世论，曾与一现龙身之世论弟子辩争，终至负

输而自毁千辐之轮，足见世论应当远离，不可亲近，免受其惑。现畜生形尚能诳惑诸天，何况于人，必因之而招无穷过患。世论但说身根所感觉的境界而已，原本只有百千偈，因立论非正，以致后世滋生种种异说，自相破坏，无非以妄见迷惑学人，虽文辞华丽奇美，实无如实见解，无法自通，异论纷纭，故当远离。

【正文】尔时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外道世论种种句味，因譬庄严，无有自通，自事计着者，世尊亦说世论，为种种异方诸来会天人阿修罗，广说无量种种句味，亦非自通耶？亦入一切外道智慧言说数耶？佛告大慧：我不说世论，亦无来去，唯说不来不去。大慧，来者，趣聚会生；去者，散坏。不来不去者，是不生不灭。我所说义不堕世论妄想数中，所以者何？谓不计着外性非性，自心现处，二边妄想所不能转，相境非性，觉自心现，则自心现妄想不生。妄想不生者，空无相无作，入三脱门，名为解脱。

【释义】大慧疑佛有时亦为天人众等自他方而来集会者，广说种种因喻句味，并非皆以内心自通之法开示，岂不同于外道世论？佛答所说并不堕入世论，因知自心现量，故无来去生灭等。来集会众，及至根身器界，皆缘起如幻，实不可得。所说之法，亦属缘生，非如外道堕于虚妄分别妄想之中，故无能所，不执有实法，觉自心现量，妄想不生，入三解脱门。

【正文】大慧，我念一时于一处住，有世论婆罗门来诣我所，不请空闲，便问我言：瞿昙，一切所作耶？我时答言：婆罗门，一切所作是初世论。彼复问言：一切非所作耶？我复报言：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论。彼复问言：一切常耶？一切无常耶？一切生耶？一切

不生耶？我时报言：是六世论。大慧，彼复问我言：一切一耶？一切异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因种种受生现耶？我时报言：是十一世论。大慧，彼复问言：一切无记耶？一切记耶？有我耶？无我耶？有此世耶？无此世耶？有他世耶？无他世耶？有解脱耶？无解脱耶？一切刹那耶？一切不刹那耶？虚空耶？非数灭耶？涅槃耶？瞿昙作耶？非作耶？有中阴耶？无中阴耶？大慧，我时报言：娑罗门，如是说者，悉是世论，非我所说，是汝世论。我唯说无始虚伪妄想习气，种种诸恶，三有之因，不能觉知自心现量，而生妄想攀缘外性。如外道法，我诸根义三合智生，我不如是。娑罗门，我不说因，不说无因，唯说妄想摄所摄性施設缘起，非汝及余堕受我相续者所能觉知。大慧，涅槃、虚空、灭非有三种，但数有三耳。复次大慧，尔时世论娑罗门复问我言：痴爱业因故有三有耶？为无因耶？我时报言：此二者亦是世论耳。彼复问言：一切性皆入自共相耶？我复报言：此亦世论。娑罗门，乃至意流妄计外尘，皆是世论。复次大慧，尔时世论娑罗门复问我言：颇有非世论者不？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说种种句味、因缘、譬喻庄严。我复报言：娑罗门，有！非汝有者，非为、非宗、非说、非不说种种句味，非不因譬庄严。娑罗门言：何等为非世论、非非宗、非非说？我时报言：娑罗门，有非世论，汝诸外道所不能知，以于外性不实妄想虚伪计着故。谓妄想不生，觉了有无自心现量，妄想不生，不受外尘，妄想永息，是名非世论。此是我法，非汝有也。娑罗门，略说彼识若来若去、若死若生、若乐若苦、若溺若见、若触若着种种相，若和合相续，若爱若因计着，娑罗门，如是比皆，是汝等世论，非是我有。大慧，世论娑罗门作如是问，我如是答，彼即默然，不辞而退，思自通处作是念言：沙门释子出于通外，说无生、无相、无因，觉自妄想现相，妄想不生。大慧，此即是汝向所问我：何故说习近世论种种辩说，摄受贪欲，不摄受法。

【释义】佛引昔时与世论娑罗门辩论之事，以证佛说不同外道世论。娑罗门先问佛一切计有、计无乃至问中阴有

无等戏论，佛总斥为世论，一切皆非，不予置答。因为种种无始妄想戏论恶习引生三有流转，不了自心所现，妄取外境，计着我及根尘识三和合生法，皆外道法。佛法不说有因无因，唯说妄想及能取所取之缘起，故非执我者可明。甚至二乘的涅槃、虚空、非择灭三种无为法，亦不可执着。

婆罗门再问无明贪爱等是三有之因否？又问一切法皆入自相共相否？佛亦斥为世论，任何意识流奔法尘，计着外境，皆是世论。婆罗门又反问有非世论否？若无则彼世论当为真实。佛答有非世论，但非外道妄计者所能了知。如佛法能觉知自心现量，不生妄想，不取外境，心境两忘，即非世论。凡以识心虚妄分别种种和合相续假相，皆是世论，若以正智觉妄，则是非世论。

婆罗门理负默然而去，但仍执着自见，反谓佛说外于其法，无可尊重。如是邪执戏论转深，皆是不能遣除计着妄想之故。因此佛法并非世论，佛且一向辩斥摄受贪欲而不摄受正法的世论。

【正文】大慧白佛言：世尊，摄受贪欲及法，有何句义？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乃能为未来众生思惟谘问如是句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所谓贪者，若取、若舍、若触、若味，系着外尘，堕二边见，复生苦阴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诸患，皆从爱起，斯由习近世论及世论者，我及诸佛说名为贪，是名摄受贪欲不摄受法。大慧，云何摄受法？谓善觉知自心现量，见人无我及法无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上地，离心意识，一切诸佛智慧灌顶，具足摄受十无尽句，于一切法无开发自在，是名为法。所谓不堕一切见、一切虚伪、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二边。大慧，多有外道痴人堕于二边，若常、若断，非黠慧

者。受无因论，则起常见；外因坏，因缘非性，则起断见。大慧，我不见生住灭，故说名为法。大慧，是名贪欲及法，汝及余菩萨摩訶萨应当修学。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一切世间论，外道虚妄说，妄见作所作，彼则无自宗。

唯我一自宗，离于作所作，为诸弟子说，远离诸世论。

心量不可见，不观察二心，摄所摄非性，断常二俱离。

乃至心流转，是则为世论，妄想不转者，是人见自心。

来者谓事生，去者事不现，明了知去来，妄想不复生。

有常及无常，所作无所作，此世他世等，斯皆世论通。

【释义】大慧恐后世众生必有无量摄贪不受法的恶见，故再问佛摄贪及摄法的句义。佛说诸苦皆从贪爱而起，习世论者唯与爱见相应，心系外境，增长生死过患，是名“贪”。根本觉知自心现量，断二障，证二空，离妄显真，自然蒙佛加被，具足行愿，任运方便建立上上诸地，不堕诸戏论断常等外道边见，是名“法”。外道以无善巧慧力，受无因论影响，以诸法本有而起常见；见造色外因坏灭不可复得而起断见。佛法了唯心故，何曾有生住异灭相可得，菩萨应当如是修学。

重颂明外道世论皆妄想分别，计着能所，实不能成立自宗。唯佛立宗，远离能作所作边执，故诫弟子离于世论。因了自心现量，故不同外道有能取之分别及所取之法尘，遂离断常二见。外道世论全为妄想所流转，非世论之佛法则能见唯自心现。缘起生灭而有来去相，若了自心，则妄想自息。种种边见皆是世论，智者当善观察。

戊十 辨涅槃差别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言涅槃者，为何等法

名为涅槃？而诸外道各起妄想。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如诸外道妄想涅槃，非彼妄想随顺涅槃。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或有外道，阴界入灭，境界离欲，见法无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去来现在境界，诸受阴尽，如灯火灭，如种子坏，妄想不生。斯等于此作涅槃想，大慧，非以见坏名为涅槃。大慧，或以从方至方，名为解脱，境界想灭，犹如风止。或复以觉所觉见坏，名为解脱。或见常无常，作解脱想。或见种种相想，招致苦生因，思惟是已，不善觉知自心现量，怖畏于相而见无相，深生爱乐，作涅槃想。或有觉知内外诸法自相共相，去来现在有性不坏，作涅槃想。或谓我人众生寿命一切法坏，作涅槃想。或以外道恶烧智慧，见自性及士夫，彼二有间，士夫所出名自性。如冥初比，求那转变，求那是作者，作涅槃想。或谓福非福尽，或谓诸烦恼尽，或谓智慧，或见自在是真实作生死者，作涅槃想。或谓展转相生，生死更无余因，如是即是计着因，而彼愚痴不能觉知，以不知故，作涅槃想。或有外道言：得真谛道，作涅槃想。或见功德，功德所起，和合一异、俱不俱，作涅槃想。或见自性所起孔雀文彩，种种杂宝及利刺等性，见已作涅槃想。大慧，或有觉二十五真实。或王守护国，受六德论，作涅槃想。或见时是作者，时节世间，如是觉者，作涅槃想。或谓性；或谓非性；或谓知性非性；或见有觉与涅槃差别，作涅槃想。有如是比种种妄想，外道所说，不成所成，智者所弃。大慧，如是一切悉堕二边，作涅槃想。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彼中都无若生若灭。大慧，彼一一外道涅槃，彼等自论。智慧观察，都无所立，如彼妄想，心意来去，漂驰流动，一切无有得涅槃者。

【释义】佛法涅槃真义，前文已二次宣说，本段起再说外道二十一种妄计涅槃，后世修行人当加抉择，不为所惑。

(1)有等外道见诸阴界入法无常，心及心所不现前，不生妄想，如火灭种坏，以为是涅槃，佛斥见法有生灭，仍属情识分别，非真涅槃。(2)计着此方有境界风起，名生死；

彼方爱境风止，名涅槃。(3)不见能觉之心及所觉之境，计为涅槃。(4)以不分常与无常为涅槃。(5)计着由分别诸相为招苦之因，无相即为涅槃。(6)计着三世内外诸法皆具不坏的自共相为涅槃。(7)计着诸法皆坏，唯我人相不坏常存为涅槃。(8)以恶慧计着数论二十五谛第一之冥性，及第二十五之神我(士夫)为能，中间二十三法为所，能所转依，此实性(求那)为涅槃。(9)计着烦恼罪福自然会尽，不须智慧即得解脱为涅槃。(10)计大自在天造物主是涅槃。(11)计众生辗转相生，无因自有，以为涅槃。(12)误认外道邪谛以为涅槃。(13)计着诸德所起和合之一异等义为涅槃。(14)计事物自然显色，不假因缘，以为涅槃。(15)计着二十五谛乃真实之涅槃。(16)计着礼拜六方受六德句论(实、德、业、大有、同异、和合)以护国，死得涅槃。(17)计时节为涅槃。(18)计水性是常为涅槃。(19)计虚空无性为涅槃。(20)计有还归无为涅槃。(21)计觉为能生，而涅槃不生，二者有差别，以为如此即涅槃。

以上二十一种妄见，皆不成立，皆为妄想分别而已，虽为愚者所取，实为智者所弃。彼等所见生灭等，皆是心意驰散往来分别，智慧观察都不可得，无一是真涅槃义。

【正文】大慧，如我所说涅槃者，谓善觉知心现量，不着外性，离于四句，见如实处，不随心现妄想二边，摄所摄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见所成。愚于真实不应摄受，弃舍彼已，得自觉圣法，知二无我，离二烦恼，净除二障，永离二死，上上地、如来地、如影幻等诸深三昧，离心意识，说名涅槃。大慧，汝等及余菩萨摩訶萨应当修学，当疾远离一切外道诸涅槃见。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外道涅槃见，各各起妄想，斯从心想生，无解脱方便。
愚于缚缚者，远离善方便，外道解脱想，解脱终不生。
众智各异趣，外道所见通，彼悉无解脱，愚痴妄想故。
一切痴外道，妄见作所作，有有无品论，彼悉无解脱。
凡愚乐妄想，不闻真实慧，言语三苦本，真实灭苦因。
譬如镜中像，虽现而非有，于妄想心镜，愚夫见有二。
不识心及缘，则起二妄想，了心及境界，妄想则不生。
心者即种种，远离相所相，事现而无现，如彼愚妄想。
三有唯妄想，外义悉无有，妄想种种现，凡愚不能了。
经说妄想，终不出于名，若离于言语，亦无有所说。

【释义】佛说涅槃，以善知自心现量，不取外境，离于四句，住如实见，故能不堕二边，离能所取，不入诸量，亦不着真实，唯住圣智。进修诸佛菩萨阶地，得如幻诸大三昧，离心意识，不生妄想，是为如来涅槃正见，应当修学。

重颂明二十一种外道妄计有涅槃可取，即为所缚，不知皆属妄想，亦无善巧方便，如妄想于解脱，实终不能生起解脱。外道众说纷纭，悉着于能所有无，不得解脱。执着言语以招苦，不知离言可以灭苦。如镜中像，虽现非有，于自心中缘起见相二分，了知自心现量则妄想不生。若能离心能所种种相，一切事境则现即无现。非但三界内生死流转凡夫妄法，即诸佛经中所说种种妄想，唯有名字，都无实体，均不可得，自心现量而已。

戊十一 辨如来觉性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三藐三佛陀，我及余菩萨摩訶萨善于如来自性，自觉觉他。佛告大慧：恣所欲问，我为汝随所问说。大慧白佛言：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为作耶？

为不作耶？为事耶？为因耶？为相耶？为所相耶？为说耶？为所说耶？为觉耶？为所觉耶？如是等辞句，为异为不异？佛告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如是等辞句，非事非因，所以者何？俱有过故。大慧，若如来是事者，或作、或无常，无常故一切事应是如来，我及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无所得故，方便则空，同于兔角，槃大之子，以无所有故。大慧，若无事、无因者，则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则出于四句。四句者，是世间言说，若出四句者，则不堕四句，不堕四句故智者所取。一切如来句义，亦如是，慧者当知。如我所说一切法无我，当知此义，无我性是无我，一切法有自性、无他性，如牛马。大慧，譬如非牛马性，非马牛性，其实非有非无，彼非无自。如是大慧，一切诸法非无自相、有自相，但非无我愚夫之所能知，以妄想故。如是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当如是知。如是如来与阴非异非不异。若不异阴者，应是无常，若异者，方便则空。苦二者，应有异，如牛角，相似故不异，长短差别故有异，一切法亦如是。大慧，如牛右角异左角，左角异右角，如是长短种种色各各异。大慧，如来于阴界入非异非不异。如是如来解脱非异非不异，如是如来以解脱名说。若如来异解脱者，应色相成，色相成故，应无常。若不异者，修行者得相应无分别，而修行者见分别，是故非异非不异。如是智及尔焰非异非不异。大慧，智及尔焰非异非不异者，非常非无常，非作非所作，非有为非无为，非觉非所觉，非相非所相，非阴非异阴，非说非所说，非一非异，非俱非不俱，非一非异，非俱非不俱，故悉离一切量。离一切量则无言说，无言说则无生，无生则无灭，无灭则寂灭，寂灭则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则无事无因，无事无因则无攀缘，无攀缘则出过一切虚伪，出过一切虚伪则是如来，如来则是三藐三佛陀。大慧，是名三藐三佛陀。佛陀者，离一切根量。

【释义】本段说佛正觉自性的涅槃境界。正觉自性境界远离种种边见过失辞句。若如来是造作，则属无常，若

是无常，则一切事应皆是如来，此为诸佛皆不许可。能作为因，所作为果，有则无常不实，无则同兔角石女之虚无，如来正觉不如是，既非因非果，亦非非因非非果，超于世间四句边见，以无相违反戏论故，智者当知此义。又，诸法无我，就缘起而说无恒一主宰，不同无一切法之断灭见，唯有如来藏自性，更无他性。如牛无马性，马无牛性，但非无牛马之自性。诸法亦如是，非无如来藏自相，不过是无妄计之我及自性外之他性而已。以此类推，诸法空、无生，亦是如是观。

如来与五阴等非一非异，阴等是无常生灭法，而如来非是，故非一。若如来与五阴异，则必无五阴色心等，相好智慧诸方便岂非落空，故非异。如牛之二角，名相皆同，故非异，但有长短显色不同，故非一。如来与解脱亦非异非不异，如来为能证，解脱为所证，能所无性，故非异，能所宛然，故非不异。如来非色身之生灭无常，故非异。三乘修行者同得解脱，但大小有差别，故非不异。正智与所知境界（尔焰），同为真如，故非异。假立施設不同，故非不异。于诸法若离四句边见，超一切分别思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生灭、增减、因果等戏论，即如来正觉。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悉离诸根量，无事亦无因，已离觉所觉，亦离相所相。
阴缘等正觉，一异莫能见，若无有见者，云何而分别。
非作非不作，非事亦非因，非阴不在阴，亦非有余杂。
亦非有诸性，如彼妄想见，当知亦非无，此法法自尔。
以有故有无，以无故有有，若无不应受，若有不应想。
或于我非我，言说量留连，沉溺于二边，自坏坏世间。

解脱一切过，正观察我通，是名为正观，不毁大导师。

【释义】重颂明如来正觉非见闻觉知等分别可得，亦非卜度思量可到。如来与五阴非一非异、非有造作、非无造作、非因非果。虽无如凡夫妄想计着的自性可得，但亦非无自性，只是本来法尔如此而已。有无均相待而立，故凡相对皆不应立。若不了诸法离言无我，但计着于语言，则落二边而自坏坏人。应当解脱此一切过患，修习正观，通达佛意，勿谤如来。

戊十二 辨不生不灭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修多罗摄受不生不灭。又世尊说，不生不灭是如来异名。云何世尊为无性故说不生不灭？为是如来异名。佛告大慧：我说一切法不生不灭，有无品不现。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不生者，则摄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唯愿为说。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我说如来非无性，亦非不生不灭摄一切法，亦不待缘故不生不灭，亦非无义。大慧，我说意生、法身，如来名号。彼不生者，一切外道、声闻、缘觉、七住菩萨非其境界。大慧，彼不生即如来异名。大慧，譬如因陀罗释迦、不兰陀罗，如是等诸物，一一各有多名，亦非多名而有多性，亦非无自性。如是大慧，我于此娑呵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愚夫悉闻各说我名，而不解我如来异名。大慧，或有众生知我如来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有知救世者，有知自觉者，有知导师者，有知广导者，有知一切导者，有知仙人者，有知梵者，有知毗纽者，有知自在者，有知胜者，有知迦毗罗者，有知真实边者，有知月者，有知日者，有知主者，有知无生者，有知无灭者，有知空者，有知如如者，有知谛者，有知实际者，有知法性者，有知涅槃者，有知常者，有知平等者，有知不二者，有知无

相者，有知解脱者，有知道者，有知意生者。大慧，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不增不减，此及余世界，皆悉知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彼诸愚夫不能知我，堕二边故，然悉恭敬供养于我，而不善解知辞句义趣，不分别名，不解自通，计着种种言说章句，于不生不灭作无性想，不知如来名号差别，如因陀罗释迦、不兰陀罗，不解自通，会归终极，于一切法，随说计着。

【释义】本段说如来的不生不灭法义。经中常说诸法如幻，本不生灭，若说无性，即堕无见，若为如来异名，则堕有见，大慧因此问佛决疑。佛答如来说不生不灭本超有无二边，虽无性但非无，虽是如来异名而非有。

大慧再疑若诸法不生，则诸法不可得，自不成为如来异名。若说为如来异名，则名下必有所诠之义，云何为不生不灭，请佛决疑。

佛答非以无法说不生不灭，亦非摄取不生不灭而为如来，亦非待缘而有，亦非但有其说而无义句。依最胜意生身、法身而说不生不灭，亦即如来异名，此非外道二乘乃至七地前菩萨所得了知。故见不生不灭性即为如来的异名，犹如帝释有因陀罗释迦、不兰陀罗等异名，乃至世间万物，亦皆各有多名，但名虽多而其性则一。故释迦佛于此娑婆世界亦有无量异名，凡愚虽见闻而不知是如来异名，略举三十三名，以例其余。此种名号，皆是不增不减，于十方世界无不随类示现，如水中月，实无出入来去。凡愚虽知敬供，唯不解实义，终堕于名号上随言计着，不能自通会归圣智，于一切法异名差别，不能了达。

【正文】大慧，彼诸痴人作如是言：义如言说，义说无异，所以者何？谓义无身故，言说之外，更无余义，唯止言说。大慧，彼恶烧

智,不知言说自性,不知言说生灭,义不生灭。大慧,一切言说堕于文字,义则不堕,离性非性故,无受生,亦无身。大慧,如来不说堕文字法,文字有无不可得故,除不堕文字。大慧,若有说言如来说堕文字法者,此则妄说,法离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离文字故。非不饶益义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说一切法者,教法则坏,教法坏者,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若无者,谁说为谁?是故大慧,菩萨摩訶萨莫着言说,随宜方便广说经法。以众生希望,烦恼不一故,我及诸佛为彼种种异解众生而说诸法,令离心意识故,不为得自觉圣智处。大慧,于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现量,离二妄想,诸菩萨摩訶萨依于义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义,亦不能觉他,堕恶见相续而为众说,不善了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亦不知章句。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达章句,具足性义,彼则能以正无相乐而自娱乐,平等大乘建立众生。大慧,摄受大乘者,则摄受诸佛、菩萨、缘觉、声闻。摄受诸佛、菩萨、缘觉、声闻者,则摄受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者,则摄受正法。摄受正法者,则佛种不断。佛种不断者,则能了知得殊胜入处。知得殊胜入处,菩萨摩訶萨常得化生,建立大乘,十自在力,现众色像,通达众生形类、希望、烦恼诸相,如实说法。如实者,不异。如实者,不来不去相,一切虚伪息,是名如实。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应摄受随说计着,真实者,离文字故。大慧,如为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观指,不得实义。如是愚夫随言说指,摄受计着,至竟不舍,终不能得离言说指第一实义。大慧,譬如婴儿应食熟食,不应食生,若食生者,则令发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大慧,如是不生不灭,不方便修,则为不善。是故应当善修方便,莫随言说,如视指端。是故大慧,于真实义当方便修。真实义者,微妙寂静,是涅槃因。言说者妄想合,妄想者集生死。大慧,真实义者,从多闻者得。大慧,多闻者,谓善于义,非善言说。善义者,不堕一切外道经论,身自不随,亦不令他随,是则名曰大德多闻。是故欲求义者,当亲近多闻,所谓善

义。与此相违,计着言说,应当远离。

【释义】愚痴者妄计言说即义,二者一致,以为言外无义,此等恶见,实不知言说音声无常,是生灭法,而第一义离言说,是不生灭法,离有无边执。如来说法不着文字言说等相,虽无时无处不说,实无问者答者,无一字可得计着,因为诸法自性,本离文字。但离文字说,非不随义而分别说,因众生希望不同,若不说法,则破坏教法,将无三乘圣贤。故佛菩萨说法教化,但随顺众生烦恼根性不一,令离心意识种种妄计。若不说法,即执自觉圣智处的离言说文字相了。

菩萨若善了知诸法无所有,觉自心现量,离能所妄想,则可依义不依文字。若依文字,以名定义,将起妄计,则不能了解一切法相文句等,自坏亦坏他。若善了知通达句义,则不乐着相而得法乐,以平等大乘法摄化众生,自觉觉他,当能随类现相如实说法,离诸戏论虚妄。凡愚只执文字,不观实义,如人观指而不观物,遂生妄计;又如婴儿食生,即成狂乱,不知渐次熟食。喻如凡愚虽闻不生灭法,不修方便观行亲证,随言取义,则自迷迷人,流转生死。若依无分别真实智,方便修习,得微妙寂静自性涅槃解脱,则离妄想生死。故当远离外道世论,多闻善观于义,不执文字,自行化他。可得佛之离言说不生灭第一义境界。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承佛威神而白佛言:世尊,世尊显示不生不灭,无有奇特,所以者何?一切外道因,亦不生不灭。世尊亦说虚空,非数缘灭及涅槃界不生不灭。世尊,外道说因生诸世间,世尊亦说无明、爱、业、妄想为缘,生诸世间,彼因此缘,名差别耳,外物因缘亦如是。世尊与外道论,无有差别。微尘、胜妙、自

在、众生主等，如是九物不生不灭。世尊亦说一切性不生不灭，有无不可得，外道亦说四大不坏自性，不生不灭，四大常，是四大乃至周流诸趣不舍自性。世尊所说，亦复如是。是故我言无有奇特，唯愿世尊为说差别，所以奇特胜诸外道。若无差别者，一切外道皆亦是佛，以不生不灭故。而世尊说一世界中多佛出世者，无有是处。如向所说：一世界中应有多佛，无差别故。佛告大慧：我说不生不灭，不同外道不生不灭，所以者何？彼诸外道有性自性，得不生不变相，我不如是堕有无品。大慧，我者，离有无品、离生灭，非性非无性，如种种幻梦现故非无性。云何无性？谓色无自性相摄受，现不现故，摄不摄故。以是故，一切性无性非无性，但觉自心现量，妄想不生，安稳快乐，世事永息。愚痴凡夫妄想作事，非诸贤圣不实妄想，如犍闼婆城及幻化人。大慧，如犍闼婆城及幻化人，种种众生商贾出入，愚夫妄想，谓真出入，而实无有出者、入者，但彼妄想故。如是大慧，愚痴凡夫起不生不灭惑，彼亦无有有为、无为。如幻人生，其实无有若生、若灭，性无性无所有故。一切法亦如是，离于生灭。愚痴凡夫堕不真实，起生灭妄想，非诸贤圣。不真实者，不尔。如性自性妄想亦不异，若异妄想者，计着一切性自性，不见寂静，不见寂静者，终不离妄想。是故大慧，无相见胜，非相见；相见者，受生因，故不胜。大慧，无相者，妄想不生，不起不灭，我说涅槃。大慧，涅槃者，如真实义见，离先妄想心心数法，逮得如来自觉圣智，我说是涅槃。

【释义】佛说不生不灭，外道亦说不生不灭；外道说诸因，佛说虚空、涅槃、非择灭三无为法；外道说因生诸世间，佛说世间十二缘起；外道说外物因缘，佛说亦如是，无有差别。外道说时、方、虚空、四大种、微尘、大梵天、胜妙天、大自在天、众生主即神我等九物不生不灭，佛说一切法性不生不灭；外道说四大自性不坏，佛亦说四大自性分别等等。二者似无差别，佛法有何殊胜之处？若无差异，则外道皆

即是佛，如此一世界中岂非有多佛出世？大慧悬知后世众生必有此疑，故乃问佛。

佛答说佛法不生不灭实异于外道。外道计着心外有法，执有实性是不生灭；佛说一切法如幻，生即无生，故非有，灭亦非灭，故非无。如昨梦六趣幻色，故非无；不梦则无，故非有。但觉了自心现量，则分别妄想不起，永息世间诸妄。凡愚妄计不实境界，如执幻人入于幻城，虽见生灭，实无生灭，诸法亦如是离于生灭。因此凡愚起虚妄生灭见，计着诸法自性与妄想不一不异，于性空如幻不能了知，堕于二边。故见诸法无二边相，为最胜行，“若无有相，则无分别，不生不灭，则是涅槃”。（唐译）即得如来自觉圣智境界，实与外道妄计大相径庭。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灭除彼生论，建立不生义，我说如是法，愚夫不能知。
一切法不生，无性无所有，犍闼婆幻梦，有性者无因。
不生无自性，何因空当说，以离于和合，觉知性不现，
是故空不生，我说无自性。
谓一一和合，性现而非有，分析无和合，非如外道见。
梦幻及垂发，野马犍闼婆，世间种种事，无因而相现。
折伏有因论，申畅无生义，申畅无生者，法流永不断，
炽然无因论，恐怖诸外道。

【释义】重颂明佛说无生为除外道妄计有生，愚夫不解此意。故无生无性，亦如幻城幻梦，虽有幻现，而实无他因。佛说法空、无自性、不生等，以诸法皆因缘和合假相，若离和合缘，则智慧观察皆不可得。以空本不生，故说无自性，虽现而非有，亦非如外道分析和合后，方云不可得。

世间法皆无因妄现，喻如空中垂发、野马阳焰、幻城等。即于此缘生无生中，畅此无生之义，以折伏有因论外道，建立生即无生论，怖诸邪说，使圣法流传不绝。

【正文】尔时大慧以偈问曰：

云何何所因？彼以何故生？于何处和合，而作无因论？

尔时世尊复以偈答：

观察有为法，非无因有因，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

尔时大慧说偈问曰：

云何为无生？为是无性耶？为顾视诸缘，有法名无生，

名不应无义，唯为分别说。

【释义】大慧复以偈问：外道以何因而立生论？佛法于何因缘和合生而立无因论？佛亦偈答：观察有为生灭之法，诸法皆自心所现，故非无因，心外无法，故非有因，遂立无因论以折伏执生灭有因者的妄见。

大慧再问：无生之义，是谓一法无有故不生呢？还是谓在生灭众缘中有一法名不生呢？或是谓有名无义如戏论故不生呢？

【正文】尔时世尊复以偈答：

非无性无生，亦非顾诸缘，非有性而名，名亦非无义。

一切诸外道，声闻及缘觉，七住非境界，是名无生相。

远离诸因缘，亦离一切事，唯有微心住。

想所想俱离，其身随转变，我说是无生。

无外性无性，亦无心摄受，断除一切见，我说是无生。

如是无自性，空等应分别，非空故说空，无生故说空。

因缘故和合，则有生有灭，离诸因缘数，无别有生灭。

舍离因缘数，更无有异性，若言一异者，是外道妄想。有性不生，非有亦非无，除其数转变，是悉不可得。但有诸俗数，展转为钩锁，离彼因缘锁，生义不可得。生无性不起，离诸外道过，但说缘钩锁，凡愚不能了。若离缘钩锁，别有生性者，是则无因论，破坏钩锁义。如灯显众像，钩锁现若然，是则离钩锁，别更有诸性。无性无有生，如虚空自性，若离于钩锁，慧无所分别。复有余无生，贤圣所得法，彼生无生者，是则无生忍。若使诸世间，观察钩锁者，一切离钩锁，从是得三昧。痴爱诸业等，是则内钩锁，钻燧泥团轮，种子等名外。使生有他性，而从因缘生，彼非钩锁义，是则不成就。若生无自性，彼为谁钩锁，展转相生故，当知因缘义。坚温暖动法，凡愚生妄想，离数无异法，是则说无性。如医疗众病，无有若干论，以病差别故，为设种种治。我为彼众生，破坏诸烦恼，知其根优劣，为彼说度门。非烦恼根异，而有种种法，唯说一乘法，则是为大乘。

【释义】佛以偈颂详答。先总示所问皆非，因无性则堕空，诸缘生灭则逐于境，名实有义。此无生法，非凡夫外道乃至七地菩萨所能了知。远离能全之因及所生之果、能想之心及所想之相等，唯安住于微妙寂静心中，即第八不动地，离有无边计，转意生身，故说无生。不摄取有性无性诸见，心无所取，断除一切分别，故说无生。空、无自性等，亦复如是，非有空之实法而说空，了达一切法无生故，说名为空。因缘和合而有生灭，若离缘起法，则无生灭。离因缘和合则别无异因，言一言异，皆是外道妄见。法本无生，但于因缘和合中，妄见生灭诸相。如于十二缘起的钩锁转变中，随俗假说，辗转相生，离此钩锁，则无生灭可得。生即无性之理，外道不能明了，遂堕断常有无等过失。若离缘

起钩锁而别计有神我为生性，是则异因生异果，反成无因论，破坏钩锁义。若离于缘起钩锁而别有作者，喻如灯外取物，不知物由灯显，破坏缘起义。无生则无自性，犹如虚空，离钩锁而求则不可得。此缘起法乃圣智所证，亦即第八地菩萨得无生法忍时所证，能作如是观，可离妄而得三昧。

由无明发业，转生痴爱等十二缘起，乃至受生老病死等苦，是为内缘钩锁；钻燧因缘得火，泥团因缘成器，种子因缘生芽，是为外缘钩锁。设有法离钩锁因缘而生他物者，此理实违圣教。若转计无生为无一切法，则谁为辗转生灭的钩锁？当善观因缘实义。凡愚妄计坚湿暖动四大性之法，若离无始虚妄习气钩锁，则别无诸法。如来为对治众生种种烦恼，遂说种种法门，如医治众病，故有种种方药，其实只有一乘大法，即证不生不灭的第一义空境界而已。

戊十三 辨七种无常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皆起无常妄想，世尊亦说一切行无常，是生灭法，此义云何？为邪为正？为有几种无常？佛告大慧：一切外道有七种无常，非我法也。何等为七？彼有说言：作已而舍，是名无常。有说：形处坏，是名无常。有说：即色是无常。有说：色转变中间，是名无常。无间自之散坏，如乳酪等转变，中间不可见，无常毁坏一切性转。有说：性无常。有说：性无性无常。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大慧，性无性无常者，谓四大及所造自相坏，四大自然性不可得，不生。彼不生无常者，非常无常，一切法有无不生，分析乃至微尘不可见，是不生义非生，是名不生无常相。若不觉此者，堕一切外道生无常义。大

慧，性无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无常性，所以者何？谓无常自性不坏。大慧，此是一切性无性无常事。除无常，无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如杖瓦石破坏诸物，现见各各不异，是性无常事，非作所作有差别，此是无常，此是事。作所作无异者，一切性常，无因性。大慧，一切性无性有因，非凡愚所知，非因不相似事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无常。是不相似事，作所作无有别异，而悉见有异。若性无常者，堕作四性相；若堕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堕者，自无常应无常，无常无常故，一切性不无常，应是常。若无常入一切性者，应堕三世，彼过去色与坏俱，未来不生，色不生故，现在色与坏相俱。色者，四大积集差别，四大及造色自性不坏，离异不异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一切三有，四大及造色，在所知有生灭，离四大造色，一切外道于何所思惟无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离始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异四大，各各异相自相故，非差别可得，彼无差别。斯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当知是无常。彼形处坏无常者，谓四大及造色不坏，至竟不坏。大慧，竟者分析乃至微尘，观察坏四大及造色，形处异见，长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坏，形处坏现，堕在数论。色即无常者，谓色即是无常，彼则形处无常，非四大。若四大无常者，非俗数言说。世俗言说非性者，则堕世论。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转变无常者，谓色异性现，非四大。如金作庄严具，转变现，非金性坏，但庄严具处所坏。如是余性转变等亦如是，如是等种种外道无常见妄想，火烧四大时自相不烧，各各自相相坏者，四大造色应断。

【释义】本段说外道七种无常异于佛法，应加判别抉择，邪说正教不致混淆。外道所计无常有七：(1)计作已即舍、生已即灭名为无常。(2)计有情无情形状皆当毁坏，是名无常。(3)计色是无常。(4)计色转变中间为无常，即计转变力能坏诸物，如乳变成酪，虽不可见，但无间次第转变，其中有作用使物毁坏。(5)计物性为无常。(6)计能造

四大及所造之物，自性俱坏为无常。(7)计一切法不生无常，即谓别有一不生不灭的无常法，遍入一切法中，自不生灭而能生灭他法，使他无常。以上七种见，皆外道妄计，实非佛法。

先破第六种性无性无常：外道计能造四大及所造诸物之相皆有坏灭故无常，不知心外无四大性，亦无能造所造。

次破第七种不生无常：外道计常与无常，有无等法不生故无常，分析至于极微虽不可见而遍一切法，名无生义，此能使一切法无常者，名为不生之无常相。若不觉知自心现量，则堕此妄见。

三破第五种性无常：外道计于万物外别有一物，其体是常，而能令万物无常，即于此非常非无常处妄生分别执着。计自性不坏之无常法，能使一切有法变成无有，如以木杖击坏瓦石，被坏者坏，而能坏者不坏。现见诸法各自无常，并无能作所作的差别可得，能所亦不能指陈。若别有自性永久不坏与一切无差别，则一切皆常，当不见有因能令诸法坏灭成于无常。而诸法坏灭实亦有因，但非凡愚所能知。因与果异，决不能生，即常不能生无常。若常能生无常，则不相似因能生不相似果，此不应理。若能作所作无差别，均当无常，则彼立论自破。又所计之性无常，若是有物，则堕有为法中，诸法坏灭，此性无常亦应坏，便非究竟不生灭法，亦非自性不坏之法。若无常性住诸法中，则堕在三世，过去已坏，未来不生，现在刹那坏灭，无常性当与俱坏，彼立论自破。若计四大造色自性不坏，故此性无常与之不坏，但三界内所知一切，皆有生灭，四大坏则造色亦坏，应无一无常性离此能造所造之外，能令物灭而自

不灭。

四破第一种作已而舍无常：若计始起即灭为无常，始造之四大各各异相，不能互造；自相无差别，便无能所，故亦不能自造；别相各别而自相无异，二者均不可作方便以造色，故不能共造。造不可得，则始造即舍之无常亦不能成立。

五破第二种形处坏无常：若计四大及造色不坏，唯形处坏，因分析至极微所得之见。以能造所造俱常，但中间有无常性，可使色法相续转变，故现形处变坏，而四大自性不坏，此则堕入外道数论师邪见中了。

六破第三种色即无常：若计能造所造有形法无常，非无形之四大自性无常，但四大皆空，世事应无有，即但有言说而无自相，执此则堕断见世论中。

七破第四种转变中间为无常：计色现异相转变，但四大自性不变，如金庄严具有变，而金性不改，余此类推。若不执有无常性，则此喻正合佛法。

以上七种外道因虚妄分别而计有无常性，如火烧四大时，四大各各差别，自相不为所烧坏，若可坏则四大及造色应会断灭，今既宛现，故四大与无常性皆常，不知此皆异见妄执而已。

【正文】大慧，我法起非常非无常，所以者何？谓外性不决定故，唯说三有微心，不说种种相有生有灭。四大合会差别，四大及造色故，妄想二种事摄所摄，知二种妄想，离外性无性二种见，觉自心现量。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作行。离心性无性妄想，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一切法，非常非无常。不觉自心现量，堕二边恶见相续，一切外道不觉自妄想，此凡夫无有根本，谓世间、出世

间、出世间上上，从说妄想生，非凡愚所觉。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远离于始造，及与形处异，性与色无常，外道愚妄想。
 诸性无有坏，大大自性住，外道无常想，没在种种见。
 彼诸外道等，无若生若灭，大大性自常，何谓无常想。
 一切唯心量，二种心流转，摄受及所摄，无有我我所。
 梵天为树根，枝条普周遍，如是我所说，唯是故心量。

【释义】佛说一切法缘起非常非无常。不说外境是有，唯说三界唯心，因四大因缘和合故有种种相生灭，如实离能取所取分别妄想，离有无妄见，修习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一切法智，而凡愚不觉自起言说分别，遂生计着无常性。

重颂明外道计着七种无常，皆于常上计有无常，没于种种邪见中。若四大是常，即非生灭，谁当无常？佛说能取所取皆是妄心流转而生，无我及我所。外道计着梵天如树根，能生三界树枝，但以佛眼观之，皆妄想分别而已。

以上说修证如来藏之道，及修证的结果，心识已能离垢不受污染，下文便详说证如来藏的心识状态。

乙三 证如来藏心识

丙一 说灭正受次第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一切菩萨、声闻、缘觉灭正受次第相续，若善于灭正受次第相续相者，我及余菩萨终不妄舍灭正受乐门，不堕一切声闻、缘觉、外道愚痴。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

【释义】大慧问灭正受定次第相续相。灭正受定，亦名

灭尽定、灭受想定，属二无心定之一。入此定者六识心及心所灭尽不起，唯七八识在，故名“灭尽”；入定时受与想二阴皆不起作用，故名“灭受想”；入定时不受一切世间诸受，故名“正受”。此定虽通于三乘，而实有不同，小乘人只止息劳虑，暂灭心识；大乘人则精进度生，能现威仪。定名虽同，其相有别。

丁一 明三乘次第

【正文】佛告大慧：六地起菩萨摩诃萨及声闻、缘觉入灭正受，第七地菩萨摩诃萨念念正受，离一切性自性相正受，非声闻、缘觉。诸声闻、缘觉堕有行觉，摄所摄相灭正受。是故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法无差别相，非分得种种相性，觉一切法善不善性相正受，是故七地无善念正受。大慧，八地菩萨及声闻、缘觉心意意识妄想相灭，初地乃至七地菩萨摩诃萨，观三界心意意识量，离我我所自妄想修，堕外性种种相，愚夫二种自心摄所摄，向无知不觉无始过恶虚伪习气所熏。大慧，八地菩萨摩诃萨，声闻、缘觉涅槃，菩萨者，三昧觉所持，是故三昧门乐不般涅槃。若不持者，如来地不满足，弃舍一切为众生事故，佛种应断。诸佛世尊为示如来不可思议无量功德，声闻、缘觉三昧门得乐所牵故，作涅槃想。大慧，我分部七地善修心意意识相，善修我我所，摄受人法无我，生灭自共相，善四无碍，决定力、三昧门，地次第相续，入道品法。不令菩萨摩诃萨不觉自共相，不善七地，堕外道邪径，故立地次第。

【释义】初地至六地入灭正受定，与二乘共，有时在定，而有时不在定，故有间断。至七地，则无间常住定中，知诸法无差别自性可得，不同二乘取法作意入定。至八地，三界妄想相灭，任运无间。初地至七地尚需观察三界诸法唯

是心意识虚妄分别，仍有作意计着，方能离愚夫种种执取过患习气。八地所得三昧境界，实同二乘涅槃。因诸佛加持力故，则不耽着三昧乐，进趣佛地，具足不舍一切众生之悲愿，不同二乘着三昧乐而生涅槃想。因此初地至七地的修习次第，乃善观自心现量，离人法二执，入二无我，不着全灭法自共相，通达四无碍（义、法、辞、乐说），于三昧正受而得自在，证得地地相续次第法门。佛恐学人不善了知，而堕入外道恶见中，故说次第。

丁二 明实无次第

【正文】大慧，彼实无有若生若灭，除自心现量，所谓地次第相续及三界种种行，愚夫所不觉。愚夫所不觉者，谓我及诸佛说地次第相续，及说三界种种行。复次大慧，声闻、缘觉、第八菩萨地，又三昧乐门醉所醉，不善自心现量，自共相习气所障，堕人法无我，法摄受见，妄想涅槃想，非寂灭智慧觉。大慧，菩萨者，见灭三昧门乐，本愿哀愍大悲成就，知分别十无尽句，不妄想涅槃想。彼已涅槃妄想不生故，离摄所摄妄想，觉了自心现量，一切诸法妄想不生，不堕心意意识，外性自性相计着妄想。非佛法因不生，随智慧生，得如来自觉地。如人梦中方便度水，未度而觉，觉已思惟：为正为邪，非正非邪。余无始见闻觉识因想，种种习气、种种形处，堕有无想，心意意识梦现。大慧，如是菩萨摩訶萨于第八菩萨地，见妄想生。从初地转进至第七地，见一切法如幻等方便，度摄所摄心妄想行已，作佛法方便，未得者令得。大慧，此是菩萨涅槃方便不坏，离心意识，得无生法忍。大慧，于第一义无次第相续，说无所有妄想寂灭法。

【释义】诸地次第及三界往来，一切皆是自心所现境界，而凡愚不能了知，故佛方便建立施設种种差别。八地

菩萨若无佛力加持，则同二乘，为三昧乐所昏醉，不善了知自心现量，将为自共相习气所障，着二边见，于化城生已度想，不知诸法本来寂灭。若菩萨忆念大悲本愿，修无尽行，不妄想取证涅槃，故离能所，觉法唯心，于一切法不起妄想，内不堕心意识，外不着有无，以无相妙慧为佛法正因，毕竟成佛。如人梦中度水，未度而觉，觉后回忆梦境为真为假，实非真非假，梦有觉无故。梦境见闻觉知，皆由妄想而起，或过去业种熏起，或由现行影现，故有种种分别境界。八地菩萨见妄想犹如幻梦，从初地至七地皆修如幻方便法门，离于能所，得如幻之自利。八地以至成佛，则以种种方便利他。虽得涅槃，而方便不坏，离诸过患，得无生法忍。因此于第一义谛中，实无次第相续可得，亦无妄想寂灭法可立，所谓“生佛平等，迷误无差”。

【正文】尔时世善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心量无所有，此住及佛地，去来及现在，三世诸佛说。

心量地第七，无所有第八，二地名住，佛地名最胜。

自觉智及净，此则是我地，自在最胜处，清净妙庄严。

照耀如盛火，光明悉遍至，炽焰不坏目，周轮化三有。

化现在三有，或有先时化，于彼演说乘，皆是如来地。

十地则为初，初则为八地，第九则为七，七亦复为八。

第二为第三，第四为第五，第三为第六，无所有何次。

【释义】三世诸佛皆说诸住诸地唯自心现量而已。第七地名心量住，第八地名无所有住，佛地则名最胜心量无所有住，亦只是唯心而已。佛自觉菩提清净境界，名自受用身；遍一切处光明普照，名他受用身。以身口意三轮随机教化，如意清凉，方便为说诸乘次第，实于无次第中假立

次第，故次第即无次第。

丙二 说如来常无常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为常无常？佛告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非常非无常，谓二俱有过。若常者，有作主过。常者，一切外道说，作者无所作，是故如来常非常，非作常，有过故。若如来无常者，有作无常过。阴所相相无性，阴坏则应断，而如来不断。大慧，一切所作皆无常，如瓶衣等，一切皆无常过。一切智众具方便，应无义，以所作故。一切所作者，应是如来，无差别因性故。是故大慧，如来非常非无常。复次大慧，如来非如虚空常，如虚空常者，自觉圣智众具无义过。大慧，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离常无常、一异、俱不俱。常无常过，故不可说，是故如来非常。复次大慧，若如来无生常者，如兔马等角，以无生常故，方便无义，以无生常过故，如来非常。复次大慧，更有余事知如来常，所以者何？谓无间所得智常，故如来常。大慧，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毕定住。声闻、缘觉、诸佛如来无间住，不住虚空，亦非愚夫之所觉知。大慧，如来所得智，是般若所熏，非心意意识，彼诸阴界入处所熏。大慧，一切三有，皆是不实妄想所生，如来从不实虚妄想生。大慧，以二法故有常无常，非不二。不二者，寂静，一切法无二生相故，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非常非无常。大慧，乃至言说分别生，则有常无常过。分别觉灭者，则离愚夫常无常见不寂静，慧者永离常无常、非常无常熏。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众具无义者，生常无常过，若无分别觉，永离常无常。

从其所立宗，则有众杂义，等观自心量，言说不可得。

【释义】本段说成佛后境界是常抑或无常。前文亦曾说常无常义，是就因位而问，今则就果地而问。

说常或无常俱有过失。若说是常，则同外道妄计有一

常住之造物主，若说无常，则应同五阴能所之相，同归坏灭，但如来非断灭法，故非无常。一切作法皆是无常，如瓶衣等，皆有作有坏。如来一切智具足福慧万行方便，若亦无常，则悉空无益。若一切作法皆是无常，如来应同世间一切物，更无差别异因等相，事实并不如此，故佛非无常。

如来自觉圣智境界，具足庄严，实与顽空无知不同。虚空尚离四句边见过失，何况如来而可以四句说？若说如来无生故常，则同兔马等角无生，岂非即同如来？如是种种过失，故如来亦非常。

在如来自觉圣智所亲证法性境界，可以说常，因为此境界不论出世与否，常住不易，证不证时本皆如是。二乘凡愚等不能觉知此如来所得智，因为此智是般若无漏慧所熏，非三界有漏心意识、阴界入等所能熏，故可说常。佛法不二，有二即有动作。诸法本皆寂静，不二故，乃说非常非无常。乃至有少言说分别生起，即有常无常过失，是故应当除二分别妄想，方达如来境界。

重颂明所有二见、四句过失，皆由众生无实义的言说妄想而建立，若有所立，一切皆错，应平等观自心现量，是乃无过。

丙三 说阴界人生灭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更为我说阴、界、入生灭，彼无有我，谁生谁灭？愚夫者依于生灭，不觉苦尽，不识涅槃。佛言：善哉！谛听，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儿，变现诸趣，离我我所，不觉彼故，三缘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觉，计着作者，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识藏。生无明住地，与七识俱，如

海浪身，常生不断。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其诸余识，有生有灭。意意识等念念有七，因不实妄想，取诸境界，种种形处，计着名相，不受自心所现色相，不觉苦乐，不至解脱，名相诸缠，贪生生贪，若因、若攀缘，彼诸受根灭，次第不生。余自心妄想，不知苦乐，入灭受想正受、第四禅、善真谛解脱，修行者作解脱想，不离不转，名如来藏识藏。七识流转不灭，所以者何？彼因、攀缘诸识生故，非声闻、缘觉修行境界，不觉无我，自共相摄受生阴、界、入。见如来藏五法、自性、人法无我则灭。地次第相续转进，余外道见不能倾动，是名住菩萨不动地。得十三昧道门乐，三昧觉所持，观察不思议佛法，自愿不受三昧门乐及实际，向自觉圣趣，不共一切声闻、缘觉及诸外道所修行道，得十贤圣种姓道及身智慧生，离三昧行。是故大慧，菩萨摩訶萨欲求胜进者，当净如来藏及藏识名。大慧，若无识藏名如来藏者，则无生灭。大慧，然诸凡圣悉有生灭。修行者自觉圣趣，现法乐住，不舍方便。大慧，此如来藏识藏，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性清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净，非诸如来。大慧，如来者，现前境界，犹如掌中视阿摩勒果。大慧，我于此义，以神力建立，令胜鬘夫人及利智满足诸菩萨等，宣扬演说如来藏及识藏名，七识俱生。声闻计着，见人法无我。故胜鬘夫人承佛威神，说如来境界，非声闻、缘觉及外道境界。如来藏识藏，唯佛及余利智依义菩萨智慧境界，是故汝及余菩萨摩訶萨，于如来藏识藏，当勤修学，莫但闻觉，作知足想。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甚深如来藏，而与七识俱，二种摄受生，智者则远离。

如镜像现心，无始习所熏，如实观察者，诸事悉无事。

如愚见指月，观指不观月，计着名字者，不见我真实。

心为工伎儿，意如和伎者，五识为伴侣，妄想观伎众。

【释义】本段说阴界人生灭以证成如来藏。大慧因佛说阴界入三科生灭无我我所，既是无我，故问谁在生灭？

愚夫着于生死流转,无有了苦之期,亦不知解脱之涅槃,既然无我,谁当生死?谁得解脱?

佛答:阴界入实无有我,唯如来藏是善不善果的因,能兴造变现六趣四生的根身器界,如魔术幻师,能变化各种物相,虽有变化而无我及我所的作用。凡夫不觉,取根尘识三缘和合,发业润生,以致流转轮回。外道不觉,执为神我造物主。此如来藏为无始恶习熏染,呈现为藏识——第八阿赖耶识状态,与无明住地次第七末那识俱生,犹如海浪相续不断。若能远离生灭无常,觉知无我,则内证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其余七识则念念生灭,皆不实妄想所生,取着种种境界、形状、名相等,不觉色等皆自心所现,起苦乐受,为名相缠缚,从贪而生,复生诸贪。若不起妄想攀缘,则根尘诸受均灭,渐次不生妄想,出离忧苦喜乐,入初禅境。至第四禅,入灭受想定,得二乘真谛偏真涅槃,于此若生解脱想,则实未转舍藏识之名,不离不转方是如来藏。藏识不舍则七识不灭,辗转所缘则诸识生起,已不是二乘修行境界,因为二乘不觉人法无我,仍执阴界入等自共相,不达如来藏境界。

若证见如来藏境界,则五法、三自性、二无我等分别,依次相续清净寂灭,外道恶见所不能动,进住菩萨第八不动地,得十种三昧乐。于三昧正觉境界中,得佛加持,观察不思议佛法及本愿力,不耽着三昧乐,不住寂灭真际,进向自觉圣趣,故实不同于二乘外道所行。得十地圣种姓及意生智身,任运离于诸行,得无功用道。

若菩萨上求胜进佛道,应当对如来藏及藏识的名相不妄生计执。一旦舍离藏识的现象与功用,即心识不受污

染，则无生灭如来藏呈现。但凡圣均有生灭作用，修行者虽自觉内证圣智，住现法乐，仍不舍勇猛精进方便。此如来藏藏识差别境界，二乘因妄想客尘所覆，不能证得本净如来藏，但见不净藏识，责非如来亲证犹如视掌中阿摩勒果的现前境界。此理佛曾以神力加持胜鬘夫人及利智满足诸菩萨而令能解了宣扬。是佛境界，非二乘及外道凡愚所能知，因此菩萨应当精进修学，切莫但凭多闻知觉，生知足想，务求实证如来微妙境界。

重颂明如来藏甚深境界难知，可知者唯藏识与七识俱生，执之则有能所计着，智者应当远离。觉其为无始虚妄习气所熏，如镜现像，像本无有，故不需离像即知其无。若着名字分别，犹如观指而不能见月。藏识能变现根身器界，如工于演戏之伎师；七识执我，如和伎之人；前五识起惑造业，如伴侣；第六意识分别，如观伎之人，不应执幻为实，更起妄计。

本段义理非常重要，乃全经之纲目，参阅“导读”所言。

丙四 说四法分别相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五法、自性、识、二种无我究竟分别相，我及余菩萨摩訶萨于一切地次第相续，分别此法入一切佛法。入一切佛法者，乃至如来自觉地。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五法、自性、识、二种无我分别趣相者，谓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若修行者修行，入如来自觉圣趣，离于断常、有无等见，现法乐正受住现在前。大慧，不觉彼五法、自性、识、二无我，自心现外性，凡夫妄想，非诸贤圣。

【释义】本段说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等四法的分

别相。能知其究竟分别相，则能了达诸地次第相续，渐修而至佛地境界。若能善观察五法等，则能入自觉圣趣而离于二见，现证法乐正受；若不觉知五法等皆唯心所现，妄起分别，即非圣智。

丁一 正明五法

【正文】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愚夫妄想生，非诸贤圣？佛告大慧：愚夫计着俗数名相，随心流散。流散已，种种相像貌，堕我我所见，希望计着妙色。计着已，无知覆障，故生染着。染着已，贪患痴所生业积集。积集已，妄想自缠，如蚕作茧，堕生死海、诸趣旷野，如汲井轮。以愚痴故，不能知如幻、野马、水月，自性离我我所，起于一切不实妄想，离相所相及生住灭，从自心妄想生，非自在、时节、微尘、胜妙生，愚痴凡夫随名相流。大慧，彼相者，眼识所照名为色，耳、鼻、舌、身、意识所照，名为声、香、味、触、法，是名为相。大慧，彼妄想者，施設众名，显示诸相，如此不异象、马、车、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大慧，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犹如过客，诸识不生，不断不常，不堕一切外道、声闻、缘觉之地。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舍离二见：建立及诽谤，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大慧，菩萨摩訶萨住如如者，得无所有境界故，得菩萨欢喜地，得菩萨欢喜地已，永离一切外道恶趣，正住出世间趣，法相成熟，分别幻等一切法，自觉法趣相，离诸妄想，见怪异相。次第乃至法云地，于其中间，三昧、力、自在、神通开敷。得如来地已，种种变化圆照示现，成熟众生，如水中月，善究竟满足十无尽句，为种种意解众生分别说法，法身离意所作，是名菩萨入如如所得。

【释义】凡愚不了名相假立，见相心动，随名计着，堕我我所见，染着于色，覆障圣智，遂起贪瞋痴造诸恶业。妄想自缠，如蚕作茧；堕于诸趣生死大海，如汲水轮循环不绝。

不知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唯自心现，离于能所及生灭相；或从自在等而生，随名相转，不了唯自心现。境相实由六根六尘六识和合而生，能分别为妄想，所分别为名相，不知由名相故而有分别，如象马男女等，皆妄计而因名显相，实不可得，犹如往来客人，以正智观察，则分别息、妄想离，不堕于二乘外道。

进而于正智境界中，若建立名相，有增益过，则堕有无；若不立名相，有诽谤过，则堕不见。舍离二见，名相不生，即证如如，得诸相无所有，是为初地。登地即见一切法如幻，永离外道妄计，自觉圣智，断诸妄想。次第而至十地，神通功德，究竟圆满。成佛后，仍不违本愿，为成熟众生，如水中月而普现说法，不假造作，如如不动，圆成佛事。

丁二 通摄三性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为三种自性入于五法？为各有自相宗？佛告大慧：三种自性及八识、二种无我，悉入五法。大慧，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依彼妄想生心心法，名俱时生，如日光俱，种种相各别分别持，是名缘起自性。大慧，正智、如如者，不可坏故，名成自性。复次大慧，自心现妄想八种分别，谓识藏、意、意识及五识身相者，不实相妄想故。我我所二摄受灭，二无我生。是故大慧，此五法者，声闻、缘觉、菩萨、如来，自觉圣智，诸地相续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复次大慧，五法者，相、名、妄想、如如、正智。大慧，相者，若处所、形相、色像等现，是名为相。若彼有如是相，名为瓶等，即此非余，是说为名。施設众名，显示诸相瓶等心心法，是名妄想。彼名、彼相毕竟不可得，始终无觉，于诸法无展转，离不实妄想，是名如如。真实、决定、究竟、自性不可得，彼是如相。我及诸佛，随顺入处，普为众生如实演说，施

设显示于彼，随入正觉，不断不常，妄想不起，随顺自觉圣趣，一切外道、声闻、缘觉所不得相，是名正智。大慧，是名五法、三种自性、八识、二种无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是故大慧，当自方便学，亦教他人，勿随于他。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五法三自性，及与八种识，二种无有我，悉摄摩诃衍。

名相虚妄想，自性二种相，正智及如如，是则为成相。

【释义】本段说五法可摄三自性、八识、二无我。

先摄三自性：名与相二法摄妄想自性。依名相起妄想分别，俱时缘起，如日与光，摄缘起自性。正智与如如离妄证真，故不可坏，摄成自性。

次摄八识二无我：于自心所现生执着时，乃有八种分别起，即八识的差别名相，皆是虚妄不实。若能舍离二种我执，则二无我智现前生起。因此八识即摄名、相、妄想，离二执摄正智，二无我智所显摄如如。故五法实可全摄一切圣凡差别，皆入于佛法中。

唐译云：“此中相者，谓所见色等，形状各别，是名为相。依彼诸相立瓶等名，此如是，此不异，是名为名。施設众名，显示诸相心心所法，是名分别（妄想）。彼名彼相毕竟无有，但是妄心辗转分别，如是观察，乃至觉灭，是名如如。真实决定究竟根本自性不可得，是如如相。”文意较明，总说五法关系。诸佛随顺所证如来藏境界，普为众生长开示演说，务使皆能随解得悟，离断常妄计，证入自觉圣智境界。五法普摄大乘法，菩萨应自学教他，勿随外道而转。

丙五 结说余义

丁一 明诸佛如恒沙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说句，过去诸

佛如恒河沙，未来现在亦复如是。云何世尊为如说而受？为更有余义？唯愿如来，哀愍解说。佛告大慧：莫如说受，三世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过世间望，非譬所譬。以凡愚计常，外道妄想长养恶见生死无穷，欲令厌离生死趣轮，精勤胜进故，为彼说言：诸佛易见，非如优昙钵华难得见故，息方便求。有时复观诸受化者，作是说言：佛难值遇，如优昙钵华。优昙钵华无已见、今见、当见，如来者世间悉见，不以建立自通故，说言如来出世如优昙钵华。大慧，自建立自通者，过世间望，彼诸凡愚所不能信。自觉圣智境界，无以为譬，真实如来，过心意意识所见之相，不可为譬。大慧，然我说譬佛如恒沙，无有过咎。大慧，譬如恒沙，一切鱼鳖、输收魔罗、师子、象、马、人兽践踏，沙不念言彼恼乱我而生妄想，自性清静，无诸垢污。如来应供等正觉自觉圣智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沙，一切外道诸人兽等一切恼乱，如来不念而生妄想，如来寂然无有念想，如来本愿以三昧乐安众生故，无有恼乱，犹如恒沙等无有异，又断贪恚故。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尽烧时，烧一切地，而彼地大不舍自性，与火大俱生故，其余愚夫作地烧想，而地不烧，以火因故。如是大慧，如来法身如恒沙不坏。大慧，譬如恒沙无有限量，如来光明亦复如是，无有限量，为成熟众生故，普照一切诸佛大众。大慧，譬如恒沙，别求异沙，永不可得。如是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无生生死灭，有因缘断故。大慧，譬如恒河沙增减不可得知。如是大慧，如来智慧，成熟众生不增不减，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坏，如来法身非是身法。如压恒沙油不可得，如是一切极苦众生逼迫如来，乃至众生未得涅槃，不舍法界自三昧愿乐，以大悲故。大慧，譬如恒沙，随水而流，非无水也。如是大慧，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随涅槃流，是故说言如恒河沙。如来不随诸去流转，去是坏义故。大慧，生死际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说去？大慧，去者，断义，而愚夫不知。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众生生死本际不可知者，云何解脱可知？佛告大慧：无始虚伪过恶妄想习气因灭，自心现，知外义，妄想身转，解脱不灭。是故无边非都无所有，为彼妄想，作无边等异名，观

察内外离于妄想,无异众生智及尔焰,一切诸法悉皆寂静。不识自心现妄想,故妄想生,若识则灭。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观察诸导师,犹如恒河沙,不坏亦不去,亦复不究竟,
是则为平等,观察诸如来。

犹如恒沙等,悉离一切过,随流而性常,是则佛正觉。

【释义】本段以七喻说三世诸佛如恒河沙。大慧因疑佛常说三世诸佛如恒河沙,当如说而信受?抑或另有别义?

佛先诫莫如说受,三世诸佛数量,实非恒河沙可以譬喻,以超越世间所知数量故。因为欲令凡外众生离生死轮回及种种妄见,勇猛精进,遂说诸佛易成易见。若说难遇如优昙钵华,彼则退怯不前,遂说华虽难见而诸佛如恒河沙易值。如是譬喻非说自证境界。若说自证境界,则超世间所知,凡愚不能信受。此境界唯证方知,离心意识分别相,不能以譬喻数量而说。

佛次用七喻说明亦可以恒河沙为譬。佛说如来如恒河沙数亦无过失,其义有七:(1)如来自性清静,无诸垢污,故无分别爱憎,惟以本愿三昧力安乐众生,不因外道而生恼乱。喻如恒河沙虽任由水族践踏而不恼,沙亦自在无垢。输收魔罗,翻为杀子恶鱼。(2)如来法身自性不坏,虽历三世间而平等不动,喻如恒河沙地性为火所烧,其性本空,实不能坏。(3)如来度生光明无有数量,喻如恒河沙之数不可量。(4)如来自觉圣智无生灭变易,喻如恒河沙性不改,亦无异沙。(5)如来智身本无增减,喻如恒河沙数量,取不见减,投不见增。(6)如来不因众生以极苦之法压迫而生烦恼,实由本愿大悲心不舍

众生故，喻如压迫恒河沙亦油不可得。(7)如来说法皆随顺涅槃解脱义，恒常不变，坐断三际而无来去相，喻如恒河沙随水而流，非水则沙不自流。如此深义，实非不知生死本际的愚夫可知。

众生既不知生死本际，如何解脱？佛说若能了知境唯心现，即灭无始妄习，离二种障，证菩提涅槃，即为解脱，但非断灭。因此不能说无有边际，无边际亦是分别妄想。若离分别心，即无众生生死差别，以正智观察内外诸法，即能取智与所取境，皆虚幻无实。如是则染心自灭，证如来清净解脱果了。

重颂明观察恒河诸佛悉皆平等，不来、不去、不坏，为安乐众生故，亦不究竟灭，犹沙随河流而沙性不变，喻诸佛随机说法，法性不坏。

丁二 明诸法刹那坏相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唯愿为说一切诸法刹那坏相。世尊，云何一切法刹那？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佛告大慧：一切法者，谓善、不善、无记，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有罪、无罪，有漏、无漏，受、不受。大慧，略说心意意识及习气，是五受阴因，是心意意识习气，长养凡愚善不善妄想。大慧，修三昧乐，三昧正受现法乐住，名为贤圣善无漏。大慧，善不善者，谓八识。何等为八？谓如来藏名识藏心、意、意识，及五识身，非外道所说。大慧，五识身者，心、意、意识俱，善不善相，展转变坏，相续流注，不坏身生，亦生亦灭，不觉自心现，次第灭余识生，形相差别，摄受意识，五识俱相应生，刹那时不住，名为刹那。大慧，刹那者，名识藏如来藏意俱生识习气刹那，无漏习气非刹那，非凡愚所觉。计着刹那论故，不觉一切法刹那非刹那，以所见坏无为

法。大慧，七识不流转，不受苦乐，非涅槃因。大慧，如来藏者，受苦乐，与因俱，若生若灭。四住地、无明住地所醉，凡愚不觉，刹那见，妄想熏心。复次大慧，如金金刚、佛舍利，得奇特性，终不损坏。大慧，若得无间有刹那者，圣应非圣？而圣未曾不圣，如金金刚虽经劫数称量不减。云何凡愚不善于我隐覆之说，于内外一切法作刹那想。

【释义】本段说诸法刹那坏相。佛常说缘起诸法刹那生灭，则出世解脱法亦是否刹那坏相？

佛说诸法无量，凡有为有漏世间法，及五阴摄受外法，则有刹那；若无为无漏出世间法，及涅槃摄受内法，则非刹那。如有漏五阴，均为八识熏习增长，故有善不善分别，则有刹那。现证法性，现住法乐，名善无漏法，非圣贤不能证，则非刹那。藏识为无覆无记，受善不善熏，乃根本依；七识为有覆无记，乃染净依；六识则通善不善无记三性，乃分别依；五识身即五识起时必俱六、七、八识而起，辗转生灭，相续不断，此八识刹那相非外道所知。不觉自心现量，于八识次第刹那生灭，计着各种差别形相，相应俱起，刹那不住。藏识含藏无始妄习，亦生灭刹那；若无漏智熏，则非刹那，此非凡愚所能了知。因不知诸法有刹那与非刹那之别，遂妄计无为亦为刹那而堕于断见。又，受生死流转及苦乐业报乃藏识，非前七识。藏识受苦乐熏，持种不失，刹那生灭。凡夫受四住地所迷醉，二乘则受无明住地所迷醉，皆不了真性中无刹那生灭，遂因妄想分别而分段变易刹那生死。若圣智境界则永不变坏，故无刹那，喻如金刚、舍利。若得无间三昧证真如者，仍有刹那生灭之相，则是非圣境。但圣境确是圣境，有如金刚、舍利等喻历劫不坏，圣境亦复如是。此理隐密，凡愚不解，遂于内外诸法妄计

刹那生灭相。

五住地，谓此五法能生一切过，为烦恼所依。(1)见一切住地，即三界一切见惑；(2)欲爱住地，即欲界一切思惑；(3)色爱住地，即色界一切思惑；(4)有爱住地，即无色界一切思惑；(5)无明住地，即无始习气。

【正文】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六波罗蜜满足得成正觉，何等为六？佛告大慧：波罗蜜有三种分别，谓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大慧，世间波罗蜜者，我我所摄受计着，摄受二边，为种种受生处，乐色声香味触故，满足檀波罗蜜。戒、忍、精进、禅定、智慧亦如是，凡夫神通及生梵天。大慧，出世间波罗蜜者，声闻、缘觉堕摄受涅槃故，行六波罗蜜，乐自己涅槃乐。出世间上上波罗蜜者，觉自心现妄想量摄受，及自心二故，不生妄想，于诸趣摄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计着，为安乐一切众生故，生檀波罗蜜；起上上方便，即于彼缘妄想不生戒，是尸波罗蜜；即彼妄想不生忍，知摄所摄，是羼提波罗蜜；初中后夜精勤方便，随顺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毗梨耶波罗蜜；妄想悉灭，不堕声闻涅槃摄受，是禅波罗蜜；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二边，先身转胜而不可坏，得自觉圣趣，是般若波罗蜜。

【释义】本段说修习六波罗蜜满足而非刹那生灭。大慧因六度修习仍是有为无漏法，应是刹那，遂疑如何得成非刹那的正觉？

佛说六度有三种分别：(1)世间六度，是有为有漏，故属刹那法。凡愚修布施等度时，因着我我所，执取二边，求诸生处，贪五尘境，成就神通，故只得生天果报。(2)出世间六度，是有为无漏，仍属刹那法。二乘修习六度，不取三界福报，只求涅槃自乐，执偏真为彼岸。(3)出世间上上六

度，则有有为无为皆无漏，是非刹那法。菩萨了知自心能所二法惟是妄想，不生执着，不取色相。为利乐有情故，而常行布施；于利他境不起分别，即为持戒；于不起分别之际，忍知能取所取皆无自性，即为安忍；昼夜精进，随顺修行于方便道，妄想不生，即为精勤；妄想均灭，遂不堕二乘涅槃境界，即为禅定；以智观察，自心所现妄想都无自性，不堕断常二边，净化身心，辗转增胜而不至坏灭，得内证自觉境界，此即般若波罗蜜了。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空无常刹那，愚夫妄想作，如河灯种子，而作刹那想。
刹那息烦乱，寂静离所作，一切法不生，我说刹那义。
物生则有灭，不为愚者说，无间相续性，妄想之所熏。
无明为其因，心则从彼生，乃至色未生，中间有何分？
相续次第灭，余心随彼生，不住于色时，何所缘而生？
以从彼生故，不如实因生，云何无所成，而知刹那坏？
修行者正受，金刚佛舍利，光音天宫殿，世间不坏事。
住于正法得，如来智具足，比丘得平等，云何见刹那？
健闷婆幻等，色无有刹那，于不实色等，视之若真实。

【释义】重颂明刹那无性，其体本空，本自无常，因迷而生，喻河水、灯火、种子，逐渐变异，而作刹那想。若知诸法性空，诸事遂寂静无所作，则不取刹那。凡愚不知生灭，妄计无间相续，为妄想所熏。藏识变现根身器界诸色，刹那生灭，中间实无次第可得。若心不住于色时，则心缘不生。生且不生，灭从何灭？故知刹那无性，纯属妄想分别而已。修行者证得圣智，如金刚、舍利等究竟不坏。如来住于正法平等，比丘亦得平等智，均非刹那义。幻城幻色皆乃不

实，随生随灭即无生灭，则为通达诸法实相。

丁三 明如来变化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世尊记阿罗汉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诸菩萨等无差别？一切众生法不涅槃，谁至佛道？从初得佛至般涅槃，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亦无所答？如来常定故，亦无虑，亦无察？化佛化作佛事？何故说识刹那展转坏相？金刚力士常随侍卫？何不施設本际？现魔魔业？恶业果报，旃遮摩纳，孙陀利女，空钵而出，恶业障现，云何如来得一切种智而不离诸过？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为无余涅槃故说，诱进行菩萨行者故。此及余世界修菩萨行者，乐声闻乘涅槃，为令离声闻乘进向大乘，化佛授声闻记，非是法佛。大慧，因是故记诸声闻与菩萨不异。大慧，不异者，声闻、缘觉、诸佛如来，烦恼障断，解脱一味，非智障断。大慧，智障者，见法无我，殊胜清净；烦恼障者，先习见人无我断，七识灭，法障解脱，识藏习灭，究竟清净。因本住法故，前后非性；无尽本愿故，如来无虑无察而演说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忘故，无虑无察。四住地、无明住地习气断故，二烦恼断，离二种死，觉人法无我，及二障断。大慧，心、意、意识、眼识等七，刹那习气因，善无漏品离，不复轮转。大慧，如来藏者，轮转涅槃苦乐因，空乱意愚痴凡夫所不能觉。大慧，金刚力士所随护者，是化佛耳，非真如来。大慧，真如来者，离一切根量，一切凡夫、声闻、缘觉及外道根量悉灭，得现法乐，住无间法智忍故，非金刚力士所护。一切化佛，不从业生，化化佛者，非佛，不离佛。因陶家轮等众生所作相而说法，非自通处，说自觉境界。复次大慧，愚夫依七识身灭，起断见；不觉识藏故，起常见。自妄想故，不知本际；自妄想慧灭故，解脱；四住地、无明住地习气断故，一切过断。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三乘亦非乘，如來不磨滅，一切佛所說，說離諸過惡。
為諸無間智，及無余涅槃，誘進諸下劣，是故隱覆說。
諸佛所起智，即分別說道，諸乘非為乘，彼則非涅槃。
欲色有及見，說是四住地，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
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為說常住。

【釋義】本段說如來種種變化以釋余疑。大慧再提出十疑問佛：（1）阿羅漢與菩薩無差別，何故授聲聞成佛記？（2）無種姓眾生如何成佛？（3）何故由成佛至涅槃間不說一字？（4）如來常在定中，如何應機說法？（5）化佛如何作佛事？（6）何故說諸識剎那變壞？（7）佛身何用金剛力士侍衛？（8）為何不說生死之始際？（9）如來為何尚有魔業？（10）如來既得一切種智，為何仍有惡業果報？旃遮摩納，乃婆羅門女，曾謗佛與己有染；孫陀利女，乃外道，亦曾謗佛殺女；空鉢而出，謂佛曾入婆利那城乞食不得。凡此皆為佛之九惱，詳見《大智度論》卷九。本經正宗分說如來藏義理及修證種種，已甚詳盡，今大慧更舉此最後之問以釋余疑。

佛詳答十疑：為誘進修菩薩行者更趣無余涅槃，不落二乘有余涅槃，是法身佛正說，而前之授聲聞記，只是化身佛而已。謂菩薩與聲聞緣覺二乘同者，是就斷煩惱障而言，但二乘未斷所知障，則與菩薩異。斷所知障者則見法無我智，而斷煩惱障者唯見人無我，但舍離前七識功用，藏識則尚未斷，故不能永淨成佛。此釋第一疑。因八識心體乃聖凡平等，眾生皆具如來藏，故都能成佛，此兼釋第二疑。法性常住，本來如是，無生滅增減可得，前後所說之法，無非教化方便，實無自性，故亦未說一字，此釋第三疑。佛以悲願無盡，遂于無思慮中說法，具足正智故，雖說法而

不生妄想，仍住无思虑境界，因为诸佛皆已断尽五住习气，空二烦恼，离二种生死，证二无我智，故能如是大作佛事，此并释第四、第五疑。

前七识皆由习气所生，刹那生灭，若证得无漏善果，方能远离妄习，不受流转。如来藏藏识境界为善不善因，实非凡夫及二乘空乱意（二乘空慧似为寂静，实有变异流注不觉）者所能了知，此释第六疑。法身佛不可思议境界，离诸根大小数量，凡外所不能知。唯住法乐，成就忍智，常在定中，故不假金刚力士以作卫护。所护者，只属化身佛而已，此释第七疑。化身佛虽示现种种业报魔障相，实非自觉通达境界，但亦不离于真佛实际。犹如陶师具足众缘而有所造作，化佛观机应感而有种种现身说法，如幻非真，此释第九、第十疑。凡夫但见前七识灭而起断见，不知藏识受熏持种、恒转如流之理，遂起常见。皆因妄想分别，不能了知如来藏本际境界，亦不知生死流转之因。若能离分别，即得解脱，五住地习气亦断，无诸过患，此释第八疑。

重颂明自觉圣智境界中，非有三乘差别，但随众生无明厚薄之不同而施設。佛本说无间智以证无余涅槃，但为诱进二乘凡外，遂方便说二乘与佛无别，随顺而说，并非真实涅槃境界。四住地乃前七识所起，而前七识则以藏识为宅。二乘但见前七识不起，则说为无常断灭，或说常住不变，作涅槃想，凡此皆是妄计而已。

甲三 流通分

乙一 大慧请问食肉

【正文】尔时大慧菩萨以偈问言：

彼诸菩萨等，志求佛道者，酒肉及与葱，饮食为云何？

唯愿无上尊，哀愍为演说。

愚夫所贪着，臭秽无名称，虎狼所甘嗜，云何而可食？

食者生诸过，不食为福善，唯愿为我说，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萨说偈问已，复白佛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食不食肉功德、过恶，我及诸菩萨于现在、未来当为种种希望食肉众生分别说法，令彼众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于住地清净明了，疾得究竟无上菩提。声闻、缘觉自地止息已，亦复速成无上菩提。恶邪论法诸外道辈，邪见断常，颠倒计着，尚有遮法，不听食肉，况复如来世间救护，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释义】本经说如来藏藏识境界，先述义理，再劝修证。修证即不离二种菩提心——胜义菩提心及世俗菩提心。前者为智慧，已详述于正宗分三科经文之内；后者即为大悲，今本段乃以悲心戒杀断肉作为流通全经，亦即趋入佛乘自觉圣境之前行。

凡菩萨欲求佛道者，皆不应饮酒、食肉及五辛等，以免身染臭秽而无名称，自列于食肉畜生一类，况食肉者罪过无边，而不食者则福善无量。大慧遂以偈颂及长行先后问佛，务令众生具足悲心，清净明了，速成佛道。无论二乘、凡外皆以此悲心为本，趋入无上菩提。外道邪众堕于断常有无边见者，尚禁食肉，何况如来正法而无此制耶？

乙二 世尊解说断肉

【正文】佛告大慧：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然我今当为汝略说。谓一切众生从本已来，展转因缘，常为六亲，以亲想故不应食肉。驴、骡、骆驼、狐、狗、牛、马、人兽等肉，屠者杂卖故，不应食肉。

不净气分所生长故，不应食肉。众生闻气，悉生恐怖，如旃陀罗及谭婆等，狗见憎恶，惊怖群吠故，不应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应食肉。凡愚所嗜，臭秽不净，无善名称故，不应食肉。令诸咒术不成就故，不应食肉。以杀生者，见形起识，深味着故，不应食肉。彼食肉者，诸天所弃故，不应食肉。令口气臭故，不应食肉。多恶梦故，不应食肉。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故，不应食肉。令饮食无节故，不应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不应食肉。我尝说言：凡所饮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药想故，不应食肉。听食肉者，无有是处。复次大慧，过去有王名师子苏陀娑，食种种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谋反，断其奉禄。以食肉者，有如是过故，不应食肉。复次大慧，凡诸杀者，为财利故，杀生屠贩，彼诸愚痴食肉众生，以钱为网而捕诸肉。彼杀生者，若以财物、若以钩网，取彼空行水陆众生，种种杀害，屠贩求利。大慧，亦无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鱼肉，以是义故，不应食肉。大慧，我有时说遮五种肉，或制十种，今于此经，一切种、一切时，开除方便，一切悉断。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尚无所食，况食鱼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是故不听令食子肉。

【释义】本段先列举十五种因缘不应食肉，文显易解。“旃陀罗”即屠者；“谭婆”即猎师；“师子苏陀娑”即狮子生王。次举往昔事实以证成食肉过患，足可亡国。后举杀业有分作劝。以钱买肉者虽非自杀，亦非教杀，但因买故杀，仍作教杀求杀想。佛昔曾开许五净肉可食——非见杀、非闻杀、非为我而杀、自死、鸟残，及十种肉不得食——人、蛇、象、马、龙、狐、猪、狗、狮、猴。凡此皆方便权说，非真实义，今悉止断。食肉断大悲种姓，当视一切众生犹如己子，或杀或食，皆不许可。若当食时，作子肉想即可不贪，作服药想即知数量。如是而观，渐可断肉。

【正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曾悉为亲属，鄙秽不净杂，不净所生长，闻气悉恐怖。
一切肉与葱，及诸韭蒜等，种种放逸酒，修行常远离。
亦常离麻油，及诸穿孔床，以彼诸细虫，于中极恐怖。
饮食生放逸，放逸生诸觉，从觉生贪欲，是故不应食。
由食生贪欲，贪令心迷醉，迷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

【释义】颂断肉大因缘。因制断肉，兼戒五辛——葱、韭、蒜、薤、兴渠，此五种熟食发淫、生食增瞋，均有碍悲心。西土麻油乃压虫而成，故不可食。饮食为贪欲的增上缘，耽着则生死不能解脱，故当了知。

【正文】为利杀众生，以财网诸肉，二俱是恶业，死堕叫呼狱。

若无教想求，则无三净肉，彼非无因有，是故不应食。

彼诸修行者，由是悉离远，十方佛世尊，一切咸呵责，
展转更相食，死堕虎狼类。

臭秽可厌恶，所生常愚痴，多生旃陀罗，猎师谭婆种。

或生陀夷尼，及诸食肉性，罗刹猫狸等，遍于是中生。

【释义】颂净肉亦应断，并示食肉所得恶报。“陀夷女”即罗刹女。

【正文】缚象与大云、央掘利魔罗，及此楞伽经，我悉制断肉。

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呵责，食已无惭愧，生生常痴冥。

先说见闻疑，已断一切肉，妄想不觉知，故生食肉处。

【释义】颂圣教久已制断。佛亦于《缚象经》、《大云经》、《央掘利摩罗经》等制断食肉。不见、不闻、不疑已不可食，若谓尚有净肉，岂非妄想？

【正文】如彼贪欲过，障碍圣解脱，酒肉葱韭蒜，悉为圣道障。
未来世众生，于肉愚痴说，言此净无罪，佛听我等食。
食如服药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厌离，修修行乞食。

【释义】颂障道应断。末世众生迷佛正意，当以正观对治。

【正文】安住慈心者，我说常厌离，虎狼诸恶兽，恒可同游止。
若食诸血肉，众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
食肉无慈悲，永背正解脱，及违圣表相，是故不应食。
得生梵志种，及诸修行处，智慧富贵家，斯由不食肉。

【释义】颂断肉功德。慈心不杀不食，则随顺圣教修行，具足智慧，生解脱家，是为入道之津梁、成佛之梯阶，当善观察。

上面依魏唐异译及前贤章疏，参合会通，略释全经大意。若有少分功德，悉皆回向一切众生，普能净如来藏藏识之名，同证诸佛不可思议圣智境界。

附录



《大乘入楞伽经·偈颂品》

唐于闐三藏实叉难陀 译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修多罗中诸广义故，而说偈言：

诸法不坚固	皆从分别生
以分别即空	所分别非有
由虚妄分别	是则有识生
八九识种种	如海众波浪
习气常增长	槃根坚固依
心随境界流	如铁于磁石
众生所依性	远离诸计度
及离智所知	转依得解脱
得如幻三昧	超过于十地
观见心王时	想识皆远离
尔时心转依	是则为常住
在于莲花宫	幻境之所起
既往彼宫已	自在无功用
利益诸众生	如众色摩尼
无有为无为	唯除妄分别
愚夫迷执取	如石女梦子
应知补伽罗	蕴界诸缘等
悉空无自性	无生有非有
我以方便说	而实无有相

愚夫妄执取 能相及所相
一切知非知 一切非一切
愚夫所分别 佛无觉自他
诸法如幻梦 无生无自性
以皆性空故 无有不可得
我唯说一性 离于妄计度
自性无有二 众圣之所行
如四大不调 变吐见萤光
所见皆非有 世间亦如是
犹如幻所现 草木瓦砾等
彼幻无所有 诸法亦如是
非取非所取 非缚非所缚
如幻如阳焰 如梦亦如翳
若欲见真实 离诸分别取
应修真实观 见佛必无疑
世间等于梦 色资具亦尔
若能如是见 身为世所尊
三界由心起 迷惑妄所见
离妄无世间 知己转染依
愚夫之所见 妄谓有生灭
智者如实观 不生亦不灭
常行无分别 远离心心法
住色究竟天 离诸过失处
于彼成正觉 具力通自在
及诸胜三昧 现化于此成
化身无量亿 遍游一切处

令愚夫得闻 如响难思法
远离初中后 亦离于有无
非多而现多 不动而普遍
说众生身中 所覆之性质
迷惑令幻有 非幻为迷惑
由心迷惑故 一切皆悉有
以此相系缚 藏识起世间
如是诸世间 唯有假施設
诸见如暴流 行于人法中
若能如是知 是则转所依
乃为我真子 成就随顺法
愚夫所分别 坚湿暖动法
假名无有实 亦无相所相
身形及诸根 皆以八物成
凡愚妄计色 迷惑身笼檻
凡愚妄分别 因缘和合生
不了真实相 流转于三有
识中诸种子 能现心境界
愚夫起分别 妄计于二取
无明爱及业 诸心依彼生
以是我了知 为依他起性
妄分别有物 迷惑心所行
此分别都无 迷妄计为有
心为诸缘缚 生起于众生
诸缘若远离 我说无所见
已离于众缘 自相所分别

身中不复起	我为无所行
众生心所起	能取及所取
所见皆无相	愚夫妄分别
显示阿赖耶	殊胜之藏识
离于能所取	我说为真如
蕴中无有人	无我无众生
生唯是识生	灭亦唯识灭
犹如画高下	虽见无所有
诸法亦如是	虽见而非有
如乾闥婆城	亦如热时炎
所见恒如是	智观不可得
因缘及譬喻	以此而立宗
干城梦火轮	阳焰日月光
火焰毛等喻	以此显无生
世分别皆空	迷惑如幻梦
见诸有不生	三界无所依
内外亦如是	成就无生忍
得如幻三昧	及以意生身
种种诸神通	诸力及自在
诸法本无生	空无有自性
迷惑诸因缘	而谓有生灭
愚夫妄分别	以心而现心
及现于外色	而实无所有
如定力观见	佛像与骨锁
及分析大种	假施設世间
身资及所住	此三为所取

意取及分别	此三为能取
迷惑妄计着	以能所分别
但随文字境	而不见真实
行者以慧观	诸法无自性
是时住无相	一切皆休息
如以墨涂鸡	无智者妄取
实无有三乘	愚夫不能见
若见诸声闻	及以辟支佛
皆大悲菩萨	变化之所现
三界唯是心	分别二自性
转依离人法	是则为真如
日月灯光焰	大种及摩尼
无分别作用	诸佛亦如是
诸法如毛轮	远离生住灭
亦离常无常	染净亦如是
如着陀都药	见地作金色
而实彼地中	本无有金相
愚夫亦如是	无始迷乱心
妄取诸有实	如幻如阳焰
应观一种子	与非种同印
一种一切种	是名心种种
种种种子为一	转依本非种
平等同法印	悉皆无分别
种种诸种子	能感诸趣生
种种众杂苦	名一切种子
观诸法自性	迷惑不待遣

物性本无生 了知即解脱
定者观世间 众色由心起
无始心迷惑 实无色无心
如幻与干城 毛轮及阳焰
非有而现有 诸法亦如是
一切法不生 唯迷惑所见
以从迷妄生 愚妄计着二
由种种习气 生诸波浪心
若彼习断时 心浪不复起
心缘诸境起 如画依于壁
不尔虚空中 何不起于画
若缘少分相 令心得生者
心既从缘起 唯心义不成
心性本清净 犹若净虚空
令心还取心 由习非异因
执着自心现 令心而得起
所见实非外 是故说唯心
藏识说名心 思量以为意
能了诸境界 是则名为识
心常为无记 意具二种行
现在识通具 善与不善等
证乃无定时 起地及诸刹
亦越于心量 而住无相果
所见有与无 及以种种相
皆是诸愚夫 颠倒所执着
智若离分别 物有则相违

由心故无色	是故无分别
诸根犹如幻	境界悉如梦
能作及所作	一切皆非有
世谛一切有	第一义则无
诸法无性性	说为第一义
于无自性中	因诸言说故
而有物起者	是名为俗谛
若无有言说	所起物亦无
世谛中无有	有言无事者
颠倒虚妄法	而实不可得
若倒是者	则无无自性
以有无性故	而彼颠倒法
一切诸所有	是皆不可得
恶习熏于心	所现种种相
迷惑谓心外	妄取诸色像
分别无分别	分别是可断
无分别能见	实性证真空
无明熏于心	所现诸众生
如幻象马等	及树叶为金
犹如翳目者	迷惑见毛轮
愚夫亦如是	妄取诸境界
分别所分别	及起分别者
转所转转因	因此六解脱
由于妄计故	无地无诸谛
亦无诸刹土	化佛及二乘
心起一切法	一切处及身

心性实无相 无智取种种
分别迷惑相 是名依他起
相中所有名 是则为妄计
诸缘法和合 分别于名相
此等皆不生 是则圆成实
十方诸刹土 众生菩萨中
所有法报佛 化身及变化
皆从无量寿 极乐界中出
于方广经中 应知密意说
所有佛子说 及诸导师说
悉是化身说 非是实报佛
诸法无有生 彼亦非非有
如幻亦如梦 如化如干城
种种由心起 种种由心脱
心起更非余 心灭亦如是
以众生分别 所现虚妄相
唯心实无境 离分别解脱
由无始积集 分别诸戏论
恶习之所熏 起此虚妄境
妄计自性故 诸法皆无生
依止于缘起 众生迷分别
分别不相应 依他即清淨
所住离分别 转依即真如
勿妄计虚妄 妄计即无实
迷惑妄分别 取所取皆无
分别见外境 是妄计自性

由此处妄计	缘起自性生
邪见诸外境	无境但是心
如理正观察	能所取皆灭
如愚所分别	外境实非有
习气扰浊心	似外境而转
已灭二分别	智契于真如
起于无影像	难思圣所行
依父母和合	如苏在于瓶
阿赖耶意俱	令赤白增长
闭尸及稠胞	秽业种种生
业风增四大	出生如果熟
五与五及五	疮窍有九种
爪甲齿毛具	满足即便生
初生犹粪虫	亦如人睡觉
眼开见于色	分别渐增长
分别决了已	唇腭等和合
始发于语言	犹如鸚鵡等
随众生意乐	安立于大乘
非恶见行处	外道不能受
自内所证乘	非计度所行
愿说佛灭后	谁能受持此
大慧汝应知	善逝涅槃后
未来世当有	持于我法者
南天竺国中	大名德比丘
厥号为龙树	能破有无宗
世闻中显我	无上大乘法

得初欢喜地 往生安乐国
众缘所起义 有无俱不可
缘中妄计物 分别于有无
如是外道见 远离于我法
一切法名字 生处常随逐
已习及现习 展转共分别
若不说于名 世间皆迷惑
为除迷惑故 是故立名言
愚分别诸法 迷惑于名字
及以诸缘生 是三种分别
以不生不灭 本性如虚空
自性无所有 是名妄计相
如幻影阳焰 镜像梦火轮
如响及干城 是则依他起
真如空不二 实际及法性
皆无有分别 我说是圆成
语言心所行 虚妄堕二边
慧分别实谛 是慧无分别
于智者所现 于愚则不现
如是智所现 一切法无相
如假金瓔珞 非金愚谓金
诸法亦如是 外道妄计度
诸法无始终 住于真实相
世间皆无作 妄计不能了
过去所有法 未来及现在
如是一切法 皆悉是无生

诸缘和合故	是故说有法
若离于和合	不生亦不灭
而诸缘起法	一异不可得
略说以为生	广说则为灭
一是不生空	一复是生空
不生空为胜	生空则灭坏
真如空实际	涅槃及法界
种种意生身	我说皆异名
于诸经律论	而起净分别
若不了无我	依教不依义
众生妄分别	所见如兔角
分别即迷惑	如渴兽逐焰
由于妄执着	而起于分别
若离妄执因	分别则不起
甚深大方广	知诸刹自在
我本佛子说	非为诸声闻
三有空无常	远离我我所
我为诸声闻	如是总相说
不着一切法	寂净独所行
思念辟支果	我为彼人说
身是依他起	迷惑不自见
分别外自性	而令心妄起
报得及加持	诸趣种类生
及梦中所得	是神通四性
梦中之所得	及以佛威力
诸趣种类等	皆非报得通

习气熏于心 似物而影起
凡愚未能悟 是故说为生
随于妄分别 外相几时有
尔所时增妄 不见自心迷
何以说有生 而不说所见
无所见而见 为谁云何说
心体自本净 意及诸识俱
习气常熏故 而作诸浊乱
藏识舍于身 意乃求诸趣
识迷似境界 见已而贪取
所见唯自心 外境不可得
若修如是观 舍妄念真如
诸定者境界 业及佛威力
此三不思议 难思智所行
过未补伽罗 虚空及涅槃
我随世俗事 真谛离文字
二乘及外道 同依止诸见
迷惑于唯心 妄分别外境
罗汉辟支佛 及以佛菩提
种子坚成就 梦佛灌其顶
心幻趣寂静 何为说有无
何处及为谁 何故愿为说
迷惑于唯心 故说幻有无
生灭相相应 相所相平等
分别名意识 及与五识俱
如影像暴流 从心种子起

若心及与意	诸识不起者
即得意生身	亦得于佛地
诸缘及蕴界	人法之自相
皆心假施設	如梦及毛轮
观世如幻梦	依止于真实
真实离诸相	亦离因相应
圣者内所证	常住于无念
迷惑因相应	执世间为实
一切戏论灭	迷惑则不生
随有迷分别	痴心常现起
诸法空无性	而是常无常
生论者所见	非是无生论
一异俱不俱	自然及自在
时微尘胜性	缘分别世间
识为生死种	有种故有生
如画依于壁	了知即便灭
譬如见幻人	而有幻生死
凡愚亦如是	痴故起缚脱
内外二种法	及以彼因缘
修行者观察	皆住于无相
习气不离心	亦不与心俱
虽为习所缠	心相无差别
心如白色衣	意识习为垢
垢习之所污	令心不显现
我说如虚空	非有亦非无
藏识亦如是	有无皆远离

意识若转依 心则离浊乱
我说心为佛 觉了一切法
永断三相续 亦离于四句
有无皆舍离 诸有恒如幻
前七地心起 故有二自性
余地及佛地 悉是圆成实
欲色无色界 及以于涅槃
于彼一切身 皆是心境界
随其有所得 是则迷惑起
若觉自心已 迷惑则不生
我立二种法 诸相及以证
以四种理趣 方便说成就
见种种名相 是迷惑分别
若离于名相 性净圣所行
随能所分别 则有妄计相
若离彼分别 自性圣所行
心若解脱时 则常恒真实
种性及法性 真如离分别
以有清净心 而有杂染现
无净则无染 真净圣所行
世间从缘生 增长于分别
观彼如幻梦 是时即解脱
种种恶习气 与心和合故
众生见外境 不睹心法性
心性本清净 不生诸迷惑
迷从恶习起 是故不见心

唯迷惑即真	真实非余处
以诸行非行	非余处见故
若观诸有为	远离相所相
以离众相故	见世唯自心
安住于唯心	不分别外境
住真如所缘	起过于心量
若超过心量	亦起于无相
以往无相者	不见于大乘
行寂无功用	净修诸大愿
及我最胜智	无相故不见
应观心所行	亦观智所行
观见慧所行	于相无迷惑
心所行苦谛	智所行是集
余二及佛地	皆是慧所行
得果与涅槃	及以八圣道
觉了一切法	是佛清净智
眼根及色境	空明与作意
故令从藏识	众生眼识生
取者能所取	名事俱无有
无因妄分别	是为无智者
名义互不生	名义别亦尔
计因无因生	不离于分别
妄谓住实谛	随见施設说
一性五不成	舍离于谛义
戏论于有无	应超此等魔
以见无我故	不妄求诸有

计作者为常	咒术与诤论
实谛离言说	而见寂灭法
依于藏识故	而得有意转
心意为依故	而有诸识生
虚妄所立法	及心性真如
定者如是观	通达唯心性
观意与相事	不念常无常
及以生不生	不分别二义
从于阿赖耶	生起于诸识
终不于一义	而生二种心
由见自心故	非空非言说
若不见自心	为见网所缚
诸缘无有生	诸根无所有
无贪无蕴界	悉无诸有为
本无诸业报	无作无有为
执着本来无	无缚亦无脱
无有无记法	法非法皆无
非时非涅槃	法性不可得
非佛非真谛	非因亦非果
非倒非涅槃	非生亦非灭
亦无十二支	边无边非有
一切见皆断	我说是唯心
烦恼业与身	及业所得果
皆如焰如梦	如乾闥婆城
以住唯心故	诸相皆舍离
以住唯心故	能见于断常

涅槃无诸蕴	无我亦无相
以入于唯心	转依得解脱
恶习为因故	外现于大地
及以诸众生	唯心无所见
身资土影像	众生习所现
心非是有无	习气令不显
垢现于净中	非净现于垢
如云翳虚空	心不现亦尔
妄计性为有	于缘起则无
以妄计迷执	缘起无分别
非所造皆色	有色非所造
梦幻焰干城	此等非所造
若于缘生法	谓实及不实
此人决定依	一异等诸见
声闻有三种	愿生与变化
及离贪瞋等	从于法所生
菩萨亦三种	未有诸佛相
思念于众生	而现于佛像
众生心所现	皆从习气生
种种诸影像	如星云日月
若大种是有	可有所造生
大种无性故	无能相所相
大种是能造	地等是所造
大种本无生	故无所造色
假实等诸色	及幻所造色
梦色干城色	焰色为第五

一阐提五种	种性五亦然
五乘及非乘	涅槃有六种
诸蕴二十四	诸色有八种
佛有二十四	佛子有二种
法门有百八	声闻有三种
诸佛刹唯一	佛一亦复然
解脱有三种	心流注有四
无我有六种	所知亦有四
远离于作者	及离诸见过
内自证不动	是无上大乘
生及与不生	有八种九种
一念与渐次	证得宗唯一
无色界八种	禅差别有六
辟支诸佛子	出离有七种
三世悉无有	常无常亦无
作业及果报	皆如梦中事
诸佛本不生	为声闻佛子
心恒不能见	如幻等法故
故于一切刹	从兜率入胎
初生及出家	不从生处生
为流转众生	而说于涅槃
诸帝及诸刹	随机令觉悟
世间洲树林	无我外道行
禅乘阿赖耶	果境不思議
星宿月种类	诸王诸天种
乾闥夜叉种	皆因业爱生

不思变易死 犹与习气俱
若死永尽时 烦恼网已断
财谷与金银 田宅及僮仆
象马牛羊等 皆悉不应畜
不卧穿孔床 亦不泥涂地
金银铜钵等 皆悉不应畜
土石及与铁 蠹及颇梨器
满于摩竭量 随钵故听畜
常以青等色 牛粪泥果叶
染白欽婆等 令作袈裟色
四指量刀子 刀如半月形
为以割截衣 修行者听畜
勿学工巧明 亦不应卖买
若须使净人 此法我所说
常守护诸根 善解经律义
不狎诸俗人 是名修行者
树下及岩穴 野屋与冢间
草窟及露地 修行者应住
冢间及余处 三衣常随身
若阙衣服时 来施者应受
乞食出游行 前视一寻地
摄念而行乞 犹如蜂采花
闹众所集处 众杂比丘尼
活命与俗交 皆不应乞食
诸王及王子 大臣与长者
修行者乞食 皆不应亲近

生家及死家	亲友所爱家
僧尼和杂家	修行者不食
寺中烟不断	常作种种食
及故为所造	修行者不食
行者观世间	能相与所相
皆悉离生灭	亦离于有无
若诸修行者	不起于分别
不久得三昧	力通及自在
修行者不应	妄执从微尘
时胜性作者	缘生于世间
世从自分别	种种习气生
修行者应观	诸有如梦幻
恒常见远离	诽谤及建立
身资及所住	不分别三有
不思想饮食	正念端身住
数数恭敬礼	诸佛及菩萨
善解经律中	真实理趣法
五法二无我	亦思惟自心
内护净法性	诸地及佛地
行者修习此	处莲花灌顶
沉轮诸趣中	厌离于诸有
往冢间静处	修习诸观行
有物无因生	妄谓离断常
亦谓离有无	妄计为中道
妄计无因论	无因是断见
不了外物故	坏灭于中道

恐堕于断见 不舍所执法
以建立诽谤 妄说为中道
以觉了唯心 舍离于外法
亦离妄分别 此行契中道
唯心无有境 无境心不生
我及诸如来 说此为中道
若生若不生 自性无自性
有无等皆空 不应分别二
不能起分别 愚夫谓解脱
心无觉智生 岂能断二执
以觉自心故 能断二所执
了知故能断 非不能分别
了知心所现 分别即不起
分别不起故 真如心转依
若见所起法 离诸外道过
是智者所取 涅槃非灭坏
我及诸佛说 觉此即成佛
若更异分别 是则外道论
不生而现生 不灭而现灭
普于诸亿刹 顿现如水月
一身为多身 然火及注雨
随机心中现 是故说唯心
心亦是唯心 非心亦心起
种种诸色相 通达皆唯心
诸佛与声闻 缘觉等形像
及余种种色 皆说是唯心

从于无色界 乃至地狱中
普现为众生 皆是唯心作
如幻诸三昧 及以意生身
十地与自在 皆由转依得
愚夫为相缚 随见闻觉知
自分别颠倒 戏论之所动
一切空无生 我实不涅槃
化佛于诸刹 演三乘一乘
佛有三十六 复各有十种
随众生心器 而现诸刹土
法佛于世间 犹如妄计性
虽见有种种 而实无所有
法佛是真佛 余皆是化佛
随众生种子 见佛所现身
以迷惑诸相 而起于分别
分别不异真 相不即分别
自性及受用 化身复现化
佛德三十六 皆自性所成
由外熏习种 而生于分别
不取于真实 而取妄所执
迷惑依内心 及缘于外境
但由此二起 更无第三缘
迷惑依内外 而得生起已
六十二十八 故我说为心
知但有根境 则离于我执
悟心无境界 则离于法执

由依本识故 而有诸识生
由依内处故 有似外影现
无智恒分别 有为及无为
皆悉不可得 如梦星毛轮
如乾闥婆城 如幻如焰水
非有而见有 缘起法亦然
我依三种心 假说根境我
而彼心意识 自性无所有
心意及与识 无我有二种
五法与自性 是诸佛境界
习气因为一 而成于三相
如以一彩色 画壁见种种
五法二无我 自性心意识
于佛种性中 皆悉不可得
远离心意识 亦离于五法
复离于自性 是为佛种性
若身语意业 不修白净法
如来净种性 则离于现行
神通力自在 三昧净庄严
种种意生身 是佛净种性
内自证无垢 远离于因相
八地及佛地 如来性所成
远行与善慧 法云及佛地
皆是佛种性 余悉二乘摄
如来心自在 而为诸愚夫
心相差别故 说于七种地

第七地不起 身语意过失
第八地所依 如梦渡河等
八地及五地 解了工巧明
诸佛子能作 诸有中之王
智者不分别 若生若不生
空及与不空 自性无自性
但唯是心量 而实不可得
为诸二乘说 此实此虚妄
非为诸佛子 故不应分别
有非有悉非 亦无刹那相
假实法亦无 唯心不可得
有法是俗谛 无性第一义
迷惑于无性 是则为世俗
一切法皆空 我为诸凡愚
随俗假施設 而彼无真实
由言所起法 则有所行义
观见言所生 皆悉不可得
如离壁无画 离质亦无影
藏识若清净 诸识浪不生
依法身有报 从报起化身
此为根本佛 余皆化所现
不应妄分别 空及以不空
妄计于有无 言义不可得
凡愚妄分别 德实尘聚色
一一尘皆无 是故无境界
众生见外相 皆由自心现

所见既非有	故无诸外境
如象溺深泥	不能复移动
声闻住三昧	昏垫亦复然
若见诸世间	习气以为因
离有无俱非	法无我解脱
自性名妄计	缘起是依他
真如是圆成	我经中常说
心意及与识	分别与表示
本识作三有	皆心之异名
寿及于暖识	阿赖耶命根
意及与意识	皆分别异名
心能持于身	意恒审思虑
意识诸识俱	了自心境界
若实有我体	异蕴及蕴中
于彼求我体	毕竟不可得
一一观世间	皆是自心现
于烦恼随眠	离苦得解脱
声闻为尽智	缘觉寂静智
如来之智慧	生起无穷尽
外实无有色	唯自心所现
愚夫不觉知	妄分别有为
不知外境界	种种皆自心
愚夫以因喻	四句而成立
智者悉了知	境界自心现
不以宗因喻	诸句而成立
分别所分别	是为妄计相

依止于妄计 而复起分别
展转互相依 皆因一习气
此二俱为客 非众生心起
安住三界中 心心所分别
所起似境界 是妄计自性
影像与种子 合为十二处
所依所缘合 说有所作事
犹如镜中像 翳眼见毛轮
习气覆亦然 凡夫起妄见
于自分别境 而起于分别
如外道分别 外境不可得
如愚不了绳 妄取以为蛇
不了自心现 妄分别外境
如是绳自体 一异性皆离
但自心倒惑 妄起绳分别
妄计分别时 而彼性非有
云何见非有 而起于分别
色性无所有 瓶衣等亦然
但由分别生 所见终无有
无始有为中 迷惑起分别
何法令迷惑 愿佛为我说
诸法无自性 但唯心所现
不了于自心 是故生分别
如愚所分别 妄计实非有
异此之所有 而彼不能知
诸圣者所有 非愚所分别

若圣同于凡	圣应有虚妄
以圣治心净	是故无迷惑
凡愚心不净	故有妄分别
如母语婴儿	汝勿须啼泣
空中有果来	种种任汝取
我为众生说	种种妄计果
令彼爱乐已	法实离有无
诸法先非有	诸缘不和合
本不生而生	自性无所有
未生法不生	离缘无生处
现生法亦尔	离缘不可得
观实缘起要	非有亦非无
非有无俱非	智者不分别
外道诸愚夫	妄说一异性
不了诸缘起	世间如幻梦
我无上大乘	超越于名言
其义甚明了	愚夫不觉知
声闻及外道	所说皆悞吝
今义悉改变	皆由妄计起
诸相及自体	形状及与名
攀缘此四种	而起诸分别
计梵自在作	一身与多身
及日月运行	彼非是我子
具足于圣见	通达如实法
善巧转诸想	到于识彼岸
以此解脱印	永离于有无

及离于去来 是我法中子
若色识转灭 诸业失坏者
是则无生死 亦无常无常
而彼转灭时 色处虽舍离
业住阿赖耶 离有无过失
色识虽转灭 而业不失坏
令于诸有中 色识复相续
若彼诸众生 所起业失坏
是则无生死 亦无有涅槃
若业与色识 俱时而灭坏
生死中若生 色业应无别
色心与分别 非异非不异
愚夫谓灭坏 而实离有无
缘起与妄计 展转无别相
如色与无常 展转生亦尔
既离异非异 妄计不可知
如色无常性 云何说有无
善达于妄计 缘起则不生
由见于缘起 妄计则真如
若灭妄计性 是则坏法眼
便于我法中 建立及诽谤
如是色类人 当毁谤正法
彼皆以非法 灭坏我法眼
智者勿共语 比丘事亦弃
以灭坏妄计 建立诽谤故
若随于分别 起于有无见

彼如幻毛轮 梦焰与干城
彼非学佛法 不应与同住
以自堕二边 亦坏他人故
若有修行者 观于妄计性
寂静离有无 摄取与同住
如世间有处 出金摩尼珠
彼虽无造作 而众生受用
业性亦如是 远离种种性
所见业非有 非不生诸趣
如圣所了知 法皆无所有
愚夫所分别 妄计法非无
若愚所分别 彼法非有者
既无一切法 众生无杂染
以有杂染法 无明爱所系
能起生死身 诸根悉具足
若谓愚分别 此法皆无者
则无诸根生 彼非正修行
若无有此法 而为生死因
愚夫不待修 自然而解脱
若无有彼法 凡圣云何别
亦则无圣人 修行三解脱
诸蕴及人法 自共相无相
诸缘及诸根 我为声闻说
唯心及非因 诸地与自在
内证净真如 我为佛子说
未来世当有 身着于袈裟

妄说于有无	毁坏我正法
缘起法无性	是诸圣所行
妄计性无物	计度者分别
未来有愚痴	揭那诸外道
说于无因论	恶见坏世间
妄说诸世间	从于微尘生
而彼尘无因	九种实物常
从实而成实	从德能生德
真法性异此	毁谤说言无
若本无而生	世间则有始
生死无前际	是我之所说
三界一切物	本无而生者
驼驴狗生角	亦应无有疑
眼色识本无	而今有生者
衣冠及席等	应从泥团生
如叠中无席	蒲中亦无席
何不诸缘中	一一皆生席
彼命者与身	若本无而生
我先已说彼	皆是外道论
我先所说宗	为遮于彼意
既遮于彼已	然后说自宗
恐诸弟子众	迷着有无宗
是故我为其	先说外道论
迦毗罗恶慧	为诸弟子说
胜性生世间	求那所转变
诸缘无有故	非已生现生

诸缘既非缘 非生非不生
我宗离有无 亦离诸因缘
生灭及所相 一切皆远离
世间如幻梦 因缘皆无性
常作如是观 分别永不起
若能观诸有 如焰及毛轮
亦如寻香城 常离于有无
因缘俱舍离 令心悉清静
若言无外境 而唯有心者
无境则无心 云何成唯识
以有所缘境 众生心得起
无因心不生 云何成唯识
真如及唯识 是众圣所行
此有言非有 彼非解我法
由能取所取 而心得生起
世间心如是 故非是唯心
身资土影像 如梦从心生
心虽成二分 而心无二相
如刀不自割 如指不自触
而心不自见 其事亦如是
无有影像处 则无依他起
妄计性亦无 五法二心尽
能生及所生 皆是自心相
密意说能生 而实无自生
种种境形状 若由妄计生
虚空与兔角 亦应成境相

以境从心起	此境非妄计
然彼妄计境	离心不可得
无始生死中	境界悉非有
心无有起处	云何成影像
若无物有生	兔角亦应生
不可无物生	而起于分别
如境现非有	彼则先亦无
云何无境中	而心缘境起
真如空实际	涅槃及法界
一切法不生	是第一义性
愚夫堕有无	分别诸因缘
不能知诸有	无生无作者
无始心所因	唯心无所见
既无无始境	心从何所生
无物而得生	如贫应是富
无境而生心	愿佛为我说
一切若无因	无心亦无境
心既无所生	离三有所作
因瓶衣角等	而说兔角无
是故不应言	无彼相因法
无因有故无	是无不成无
有待无亦尔	展转相因起
若依止少法	而有少法起
是则前所依	无因而自有
若彼别有依	彼依复有依
如是则无穷	亦无有少法

如依木叶等 现种种幻相
众生亦如是 依事种种现
依于幻师力 令愚见幻相
而于木叶等 实无幻可得
若依止于事 此法则便坏
所见既无二 何有少分别
分别无妄计 分别亦无有
以分别无故 无生死涅槃
由无所分别 分别则不起
云何心不起 而得有唯心
意差别无量 皆无真实法
无实无解脱 亦无诸世间
如愚所分别 外所见皆无
习气扰浊心 似影像而现
有无等诸法 一切皆不生
但唯自心现 远离于分别
说诸法从缘 为愚非智者
心自性解脱 净心圣所住
数胜及露形 梵志与自在
皆堕于无见 远离寂静义
无生无自性 离垢空如幻
诸佛及今佛 为谁如是说
净心修行者 离诸见计度
诸佛为彼说 我亦如是说
若一切皆心 世间何处住
何因见大地 众生有去来

如鸟游虚空 随分别而去
无依亦无住 如覆地而行
众生亦如是 随于妄分别
游履于自心 如鸟在虚空
身资国土影 佛说唯心起
愿说影唯心 何因云何起
身资国土影 皆由习气转
亦因不如理 分别之所生
外境是妄计 心缘彼境生
了境是唯心 分别则不起
若见妄计性 名义不和合
远离觉所觉 解脱诸有为
名义皆舍离 此是诸佛法
若离此求悟 彼无觉自他
若能见世间 离能觉所觉
是时则不起 名所名分别
由见自心故 妄作名字灭
不见于自心 则起彼分别
四蕴无色相 彼数不可得
大种性各异 云何共生色
由离诸相故 能所造非有
异色别有相 诸蕴何不生
若见于无相 蕴处皆舍离
是时心亦离 见法无我故
由根境差别 生于八种识
于彼无相中 是三相皆离

意缘阿赖耶	起我我所执
及识二执取	了知皆远离
观见离一异	是则无所动
离于我我所	二种妄分别
无生无增长	亦不为识因
既离能所作	灭已不复生
世间无能作	及离能所相
妄计及唯心	云何愿为说
自心现种种	分别诸形相
不了心所现	妄取谓心外
由无智觉故	而起于未见
云何于有性	而心不生着
分别非有无	故于有不生
了所见唯心	分别则不起
分别不起故	转依无所着
则遮于四宗	谓法有因等
此但异名别	所立皆不成
应知能作因	亦复不成立
为遮于能作	说因缘和合
为遮于常过	说缘是无常
愚夫谓无常	而实不生灭
不见灭坏法	而能有所作
何有无常法	而能有所生
天人阿修罗	鬼畜阎罗等
众生在中生	我说为六道
由业上中下	于中而受生

守护诸善法 而得胜解脱
佛为诸比丘 说于所受生
念念皆生灭 请为我宣说
色色不暂停 心心亦生灭
我为弟子说 受生念迁谢
色色中分别 生灭亦复然
分别是众生 离分别非有
我为此缘故 说于念念生
若离取着色 不生亦不灭
缘生非缘生 无明真如等
二法故有起 无二即真如
若彼缘非缘 生法有差别
常等与诸缘 有能作所作
是则大牟尼 及诸佛所说
有能作所作 与外道无异
我为弟子说 身是苦世间
亦是世间集 灭道皆悉具
凡夫妄分别 取三自性故
见有能所取 世及出世法
我先观待故 说取于自性
今为遮诸见 不应妄分别
求过为非法 亦令心不定
皆由二取起 无二即真如
若无明爱业 而生于识等
邪念复有因 是则无穷过
无智说诸法 有四种灭坏

妄起二分别	法实离有无
远离于四句	亦离于二见
分别所起二	了已不复生
不生中知生	生中知不生
彼法同等故	不应起分别
愿佛为我说	遮二见之理
令我及余众	恒不堕有无
不杂诸外道	亦杂于二乘
诸佛证所行	佛子不退处
解脱因非因	同一无生相
迷故执异名	智者应常离
法从分别生	如毛轮幻焰
外道妄分别	世从自性生
无生及真如	性空与真际
此等异名说	不应执为无
如手有多名	帝释名亦尔
诸法亦如是	不应执为无
色与空无异	无生亦复然
不应执为异	成诸见过失
以总别分别	及遍分别故
执着诸事相	长短方圆等
总分别是心	遍分别为意
别分别是识	皆离能所相
我法中起见	及外道无生
皆是妄分别	过失等无异
若有能解了	我所说无生

及无生所为 是人解我法
为破于诸见 无生无住处
令知此二义 故我说无生
佛说无生法 若是有是无
则同诸外道 无因不生论
我说唯心量 远离于有无
若生若不生 是见应皆离
无因论不生 生则着作者
作则杂诸见 无则自然生
佛说诸方便 正见大愿等
一切法若无 道场何所成
离能取所取 非生亦非灭
所见法非法 皆从自心起
牟尼之所说 前后自相违
云何说诸法 而复言不生
众生不能知 愿佛为我说
得离外道过 及彼颠倒因
唯愿胜说者 说生及与灭
皆离于有无 而不坏因果
世间堕二边 诸见所迷惑
唯愿青莲眼 说诸地次第
取生不生等 不了寂灭因
道场无所得 我亦无所说
刹那法皆空 无生无自性
诸佛已净二 有二即成过
恶见之所覆 分别非如来

妄计于生灭	愿为我等说
积集于戏论	和合之所生
随其类现前	色境皆具足
见于外色已	而起于分别
若能了知此	则见真实义
若离于大种	诸物皆不成
大种既唯心	当知无所生
此心亦不生	则顺圣种性
勿分别分别	无分别是智
分别于分别	是二非涅槃
若立无生宗	则坏于幻法
亦无因起幻	损减于自宗
犹如镜中像	虽离一异性
所见非是无	生相亦如是
如干城幻等	悉待因缘有
诸法亦如是	是生非不生
分别于人法	而起二种我
此但世俗说	愚夫不觉知
由愿与缘集	自力及最胜
声闻法第五	而有罗汉等
时隔及灭坏	胜义与递迁
是四种无常	愚分别非智
愚夫堕二边	德尘自性作
以取有无宗	不知解脱因
大种互相违	安能起于色
但是大种性	无大所造色

火乃烧于色 水复为烂坏
风能令散灭 云何色得生
色蕴及识蕴 唯此二非五
余但是异名 我说彼如怨
心心所差别 而起于现法
分析于诸色 唯心无所造
青白等相待 作所作亦然
所生及性空 冷热相所相
有无等一切 妄计不成立
心意及余六 诸识共相应
皆因藏识生 非一亦非异
数胜及露形 计自在能生
皆堕有无宗 远离寂静义
大种生形相 非生于大种
外道说大种 生大种及色
于无生法外 外道计作者
依止有无宗 愚夫不觉知
清净真实相 而与大智俱
但共心相应 非意等和合
若业皆生色 则违诸蕴因
众生应无取 无有住无色
说名为无者 众生亦应无
无色论是断 诸诸不应生
识依四种住 无色云何成
内外既不成 识亦不应起
众生识若无 自然得解脱

必是外道论	妄计者不知
或有随乐执	中有中诸蕴
如生于无色	无色云何有
无色中之色	彼非是可见
无色则违宗	非乘及乘者
识从习气生	与诸根和合
八种于刹那	取皆不可得
若诸色不起	诸根则非根
是故世尊说	根色刹腻迦
云何不了色	而得有识生
云何识不生	而得受生死
诸根及根境	圣者了其义
愚痴无智者	妄执取其名
不应执第六	有取及无取
为离诸过失	圣者无定说
诸外道无智	怖畏于断常
计有为无为	与我无差别
或计与心一	或与意等异
一性有可取	异性有亦然
若取是决了	名为心心所
此取何不能	决了于一性
有取及作业	可得而受生
犹如火所成	理趣似非似
如火顿烧时	燃可燃皆具
妄取我亦然	云何无所取
若生若不生	心性常清净

外道所立我 何不以为喻
迷惑识稠林 妄计离真法
乐于我论故 驰求于彼此
内证智所行 清淨其我相
此即如来藏 非外道所知
分别于诸蕴 能取及所取
若能了此相 则生真实智
是诸外道等 于赖耶藏处
计意与我俱 此非佛所说
若能辩了此 解脱见真谛
见修诸烦恼 断除悉清淨
本性清淨心 众生所迷取
无垢如来藏 远离边无边
本识在蕴中 如金银在矿
陶冶炼冶已 金银皆显现
佛非人非蕴 但是无漏智
了知常寂静 是我之所归
本性清淨心 随烦恼意等
及与我相应 愿佛为解说
自性清淨心 意等以为他
彼所积集业 杂染故为二
意等我烦恼 染污于淨心
犹如彼淨衣 而有诸垢染
如衣得离垢 亦如金出矿
衣金俱不坏 心离过亦然
无智者推求 筌篋蠹鼓等

而觅妙音声	蕴中我亦尔
犹如伏藏宝	亦如地下水
虽有不可见	蕴真我亦然
心心所功能	聚集蕴相应
无智不能取	蕴中我亦尔
如女怀胎藏	虽有不可见
蕴中真实我	无智不能知
如药中胜力	亦如木中火
蕴中真实我	无智不能知
诸法中空性	及以无常性
蕴中真实我	无智不能知
诸地自在通	灌顶胜三昧
若无此真我	是等悉皆无
有人破坏言	若有应示我
智者应答言	汝分别示我
说无真我者	谤法着有无
比丘应羯磨	摈弃不共语
说真我炽燃	犹如劫火起
烧无我稠林	离诸外道过
如苏酪石蜜	及以麻油等
彼皆悉有味	未尝者不知
于诸蕴身中	五种推求我
愚者不能了	智见即解脱
明智所立喻	犹未显于心
其中所集义	岂能使明了
诸法别异相	不了唯一心

计度者妄执	无因及无起
定者观于心	心不见于心
见从所见生	所见何因起
我姓迦旃延	净居天中出
为众生说法	令人涅槃城
缘于本住法	我及诸如来
于三千经中	广说涅槃法
欲界及无色	不于彼成佛
色界究竟天	离欲得菩提
境界非缚因	因缚于境界
修行利智剑	割断彼烦恼
无我云何有	幻等法有无
愚应显真如	云何无真我
已作未作法	皆非因所起
一切悉无生	愚夫不能了
能作者不生	所作及诸缘
此二皆无生	云何计能作
妄计者说有	先后一时因
显瓶弟子等	说诸物生起
佛非是有为	所具诸相好
是轮王功德	非此名如来
佛以智为相	远离于诸见
自内证所行	一切过皆断
聋盲暗症等	老小及怀怨
是等尤重者	皆无梵行分
随好隐为天	相隐为轮王

此二着放逸	唯显者出家
我释迦灭后	当有毗耶婆
迦那梨沙婆	劫比罗等出
我灭百年后	毗耶婆所说
婆众多等论	次有半择婆
侨拉婆啰摩	次有胄狸王
难陀及毳多	次箴利车王
于后刀兵起	次有极恶时
彼时诸世间	不修行正法
如是等过后	世间如轮转
日火共和合	焚烧于欲界
复立于诸天	世间还成就
诸王及四姓	诸仙垂法化
韦陀祠施等	当有此法兴
谈论戏笑法	长行与解释
我闻如是等	迷惑于世间
所受种种衣	若有正色者
青泥牛粪等	染之令坏色
所服一切衣	令离外道相
现于修行者	诸佛之憧相
亦系于腰条	漉水而饮用
次第而乞食	不至于非处
生于胜妙天	及生于人中
宝相具足者	生天及人王
王有四天下	法教久临御
上升于天宫	由贪皆退失

纯善及三时	二时并极恶
余佛出善时	释迦出恶世
于我涅槃后	释种悉达多
毗纽大自生	外道等俱出
如是我闻等	释师子所说
谈古及笑语	毗夜婆仙说
于我涅槃后	毗纽大自在
彼说如是言	我能作世间
我名离尘佛	姓迦多衍那
父名世间主	母号为具财
我生瞻婆国	我之先祖父
从于月种生	故号为月藏
出家修苦行	演说千法门
与大慧授记	然后当灭度
大慧付达摩	次付弥佉梨
弥佉梨恶时	劫尽法当灭
迦叶拘留孙	拘那含牟尼
及我离尘垢	皆出纯善时
纯善渐减时	有导师名慧
成就大勇猛	觉悟于五法
非二时三时	亦非极恶时
于彼纯善时	现成等正觉
衣虽不割缕	杂碎而补成
如孔雀尾目	无有人侵夺
或二指三指	间错而补成
异此之所作	愚夫生贪着

唯畜于三衣 恒灭贪欲火
沐以智慧水 日夜三时修
如放箭势极 一坠还放一
亦如抨酪木 善不善亦然
若一能生多 则有别异相
施者应如田 受者应如风
若一能生多 一切无因有
所作因灭坏 是妄计所立
若妄计所立 如灯及种子
一能生多者 但相似非多
胡麻不生豆 稻非秣麦因
小豆非谷种 云何一生多
名手作声论 广主造王论
顺世论妄说 当生梵藏中
迦多延造经 树皮仙说祀
鸩鹩出天文 恶世时当有
世间诸众生 福力感于王
如法御一切 守护于国土
青蚁及赤豆 侧僻与马行
此等大福仙 未来世当出
释子悉达多 步多五髻者
口力及聪慧 亦于未来出
我在于林野 梵王来惠我
鹿皮三岐杖 膊条及军持
此大修行者 当成离垢尊
说于其解脱 牟尼之幢相

梵王与梵众	诸天及天众
施我鹿皮衣	还归自在宫
我在林树间	帝释四天王
施我妙衣服	及以乞食钵
若立不生论	是因生复生
如是立无生	唯是虚言说
无始所积聚	无明为心因
生灭而相续	妄计所分别
僧佉论有二	胜性及变异
胜中有所作	所作应自成
胜性与物俱	求那说差别
作所作种种	变异不可得
如水银清净	尘垢不能染
藏识净亦然	众生所依止
如兴渠葱气	盐味及胎藏
种子亦如是	云何而不生
一性及异性	俱不俱亦然
非所取之有	非无非有为
马中牛性离	蕴中我亦然
所说为无为	悉皆无自性
理教等求我	是妄垢恶见
不了故说有	唯妄取无余
诸蕴中之我	一异皆不成
彼过失显然	妄计者不觉
如水镜及眼	现于种种影
远离一异性	蕴中我亦然

行者修于定	见谛及以道
勤修此三种	解脱诸恶见
犹如孔隙中	见电光速灭
法迁变亦然	不应起分别
愚夫心迷惑	取涅槃有无
若得圣见者	如实而能了
应知变异法	远离于生灭
亦离于有无	及以能所相
应知变异法	远离于生灭
亦离于名相	内我见亦灭
诸天乐触身	地狱苦逼体
若无彼中有	诸识不得生
应知诸趣中	众生种种身
胎卵湿生等	皆随中有生
离圣教正理	欲灭惑反增
是外道狂言	智者不应说
先应决了我	及分别诸取
以如石女儿	无决了分别
我离于肉眼	以天眼慧眼
见诸众生身	离诸行诸蕴
观见诸行中	有好色恶色
解脱非解脱	有住天中者
诸趣所受身	唯我能了达
超过世所知	非计度境界
无我而生心	此心云何生
岂不说心生	如河灯种子

若无无明等 心识则不生
离无明无识 云何生相续
妄计者所说 三世及非世
第五不可说 诸佛之所知
诸行取所住 彼亦为智因
不应说智慧 而名为诸行
有此因缘故 则有此法生
无别有作者 是我之所说
风不能生火 而今火炽燃
亦由风故灭 云何喻于我
所说为无为 皆离于诸取
云何愚分别 以火成立我
诸缘展转力 是故能生火
若分别如火 是我从谁生
意等为因故 诸蕴处积集
无我之商主 常与心俱起
此二常如日 远离能所作
非火能成立 妄计者不知
众生心涅槃 本性常清净
无始过习染 无异如虚空
象卧等外道 诸见所杂染
意识之所覆 计火等为净
若得如实见 便能断烦恼
舍邪喻稠林 到圣所行处
智所知差别 各异而分别
无智者不知 说所不应说

如愚执异材	作栴檀沉水
妄计与真智	当知亦复然
食讫持钵归	洗濯令清净
澡漱口余味	应当如是修
若于此法门	如理正思惟
净信离分别	成就最胜定
离着处于义	成金光法灯
分别于有无	及诸恶见网
三毒等皆离	得佛手灌顶
外道执能作	迷方及无因
于缘起惊怖	断灭无圣性
变起诸果报	谓诸识及意
意从赖耶生	识依末那起
赖耶起诸心	如海起波浪
习气以为因	随缘而生起
刹那相钩锁	取自心境界
种种诸形相	意根等识生
由无始恶习	似外境而生
所见唯自心	非外道所了
因彼而缘彼	而生于余识
是故起诸见	流转于生死
诸法如幻梦	水月焰干城
当知一切法	唯是自分别
正智依真如	而起诸三昧
如幻首楞严	如是等差别
得人于诸地	自在及神通

成就如幻智	诸佛灌其顶
见世间虚妄	是时心转依
获得欢喜地	诸地及佛地
既得转依已	如众色摩尼
利益诸众生	应现如水月
舍离有无见	及以俱不俱
过于二乘行	亦起第七地
自内现证决	地地而修治
远离诸外道	应说是大乘
说解脱法门	如兔角摩尼
舍离于分别	离死及迁灭
教由理故成	理由教故显
当依此教理	勿更余分别

导读者简介

谈锡永，笔名王亭之，广东南海人，先世八旗士族。

童年随长辈习东密，十二岁入道家西派之门，不久对佛典产生浓厚兴趣，至二十八岁时学习藏地密宗，于三十八岁时，得宁玛派金刚阿闍梨位。1986年由香港移居夏威夷，1993年移居加拿大。

早期佛学著述，收录于张曼涛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近期著作多发表于《内明》杂志及《慧炬》杂志，并结集为《大中观论集》。通俗佛学著述结集为《谈锡永作品集》。1992年，主编《佛家经论导读丛书》，并负责《金刚经》、《四法宝鬘》、《楞伽经》及《密续部总建立广释》之导读。

所译经论有《楞伽经》、《四法宝鬘》（龙青巴著）、《密续部总建立广释》（克主杰著）、《大圆满心性休息》及《大圆满心性休息三住三善导引菩提妙道》（龙青巴著）、《宝性论》（弥勒著，无著释）、《辨法法性论》（弥勒造，世亲释）、《六中有自解脱导引》（事业洲岩传）、《决定宝灯》（不败尊者造）、《吉祥金刚萨埵意成就》（伏藏主洲岩传）等。且据敦珠法王传授《大圆满心髓修习明灯》，注疏《大圆满禅定休息》。

编辑委员简介

主编

谈锡永 笔名王亭之。广东南海人。童年随长辈习东密，十二岁入道家西派之门，旋即对佛典产生浓厚兴趣，至二十八岁时学习藏地密宗，于三十八岁时，得宁玛派金刚阿闍梨位。1986年由香港移居夏威夷，1993年移居加拿大。

早期佛学著述，收录于张曼涛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近期著作多发表于《内明》杂志及《慧炬》杂志，并结集为《大中观论集》，通俗佛学著述结集为《谈锡永作品集》。主编《佛家经论导读丛书》并负责《金刚经》、《四法宝鬘》、《楞伽经》及《密续部总建立广释》之导读。

所译经论有《入楞伽经》、《四法宝鬘》（龙青巴著）、《密续部总建立广释》（克主杰著）、《大圆满心性休息》及《大圆满心性休息三住三善导引菩提妙道》（龙青巴著）、《宝性论》（弥勒著，无著释）、《辨法法性论》（弥勒造、世亲释）、《六中有自解脱导引》（事业洲岩传）、《决定宝灯》（不败尊者造）、《吉祥金刚萨埵意成就》（伏藏主洲岩传）等。且据敦珠法王传授《大圆满心髓修习明灯》，注疏《大圆满禅定休息》。

编辑委员

冯公夏 广东人，生于1903年，爱好中国文学，尤喜《易经》。1937年学修密法。1956年往尼泊尔参加佛教大会，顺道游览印度佛陀圣迹，又访问瑜伽大师施化难陀，1973年再往印度访问军徒利瑜伽大师告比奇理士那。生平所学，宗教

与科学并重，务求实证，排除臆测与盲信，近年拟由量子学说之研究，将形而下与形而上世界之隔膜突破，天人合一，印证佛学色空不异与不生不灭真理。

罗时宪 1914年生，广东顺德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及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部。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先后主讲大小乘佛学、佛典翻译文学等科目。

罗氏广习天台、唯识、中观之学。早年著作有《大乘掌中论略疏》、《唯识学之源流》、《唐五代之法难与中国佛教》。讲授《隋唐佛学》、《成唯识论》、《解深密经》、《金刚经》、《因明入正理论》等。1962年主编《佛经选要》。1965年出版《法相学会集刊》。1984年移居加拿大，弘扬法相般若，使唯识、法相之学说，远播至北美。

除上所记早年著作外，另《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纂释》、《成唯识论述记删注》、《唯识方隅》、《瑜伽师地论纂释》、《解深密经测疏节要》等，后结集为《罗时宪先生全集》。1993年冬逝世。

李润生 原籍广东中山，1936年生，在香港接受教育，先后毕业于葛量洪师范学院、珠海书院及新亚研究所。从事教育工作凡三十余年，曾任葛量洪教育学院讲师。对中国语言学、文学、佛家唯识学、因明学等都有研究。近作有《僧肇》（世界哲学家丛书之一）。历年学术论著有《禅宗对教育的启示》、《佛教的时代意义》、《佛家业论辨析》、《佛家逻辑的必然性与概然性》、《因明相违决定的批判》、《因明现量相违的探讨》、《法称因明三因说的探讨》等，分别发表于各大专学报或佛学丛刊。

修订版编辑委员

邵颂雄 祖藉广东番禺，1972年生，后移居加拿大，并随谈锡永先生学习佛家经论及佛典翻译，为多伦多大学宗教研究系博士，现任教于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及宗教研究系。

黄华生 广东台山人，1955年出生，香港大学建筑系博士，任教于香港大学建筑系，亦为香港西方寺建筑设计顾问，负责统筹设计西方寺重建工程，为资深建筑师。

九十年代，跟随谈锡永学习宁玛派。2003年，于夏威夷“文学与人文学国际会议”发表宁玛派“四重缘起”学说。现亦于香港大学佛学中心任教佛学硕士课程。

沈卫荣 1962年生。1979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自1990年入联邦德国波昂大学（Bonn University）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学习，攻读藏学博士学位，并辅修比较宗教学与汉学。1998年获该大学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自1998年起，参与汉译宁玛派经典计划；1999年至2000年为哈佛大学梵文印度研究系访问学者；2002年至2004年为京都大学访问学者；2006年始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出版有《一世达赖喇嘛传》、Leben und Bedeutung des ersten Dalai lama dGe'dun grub pa dpal bzang po (1391-1474) 等专著，以及有关藏地历史、宗教研究的论文三十多篇。